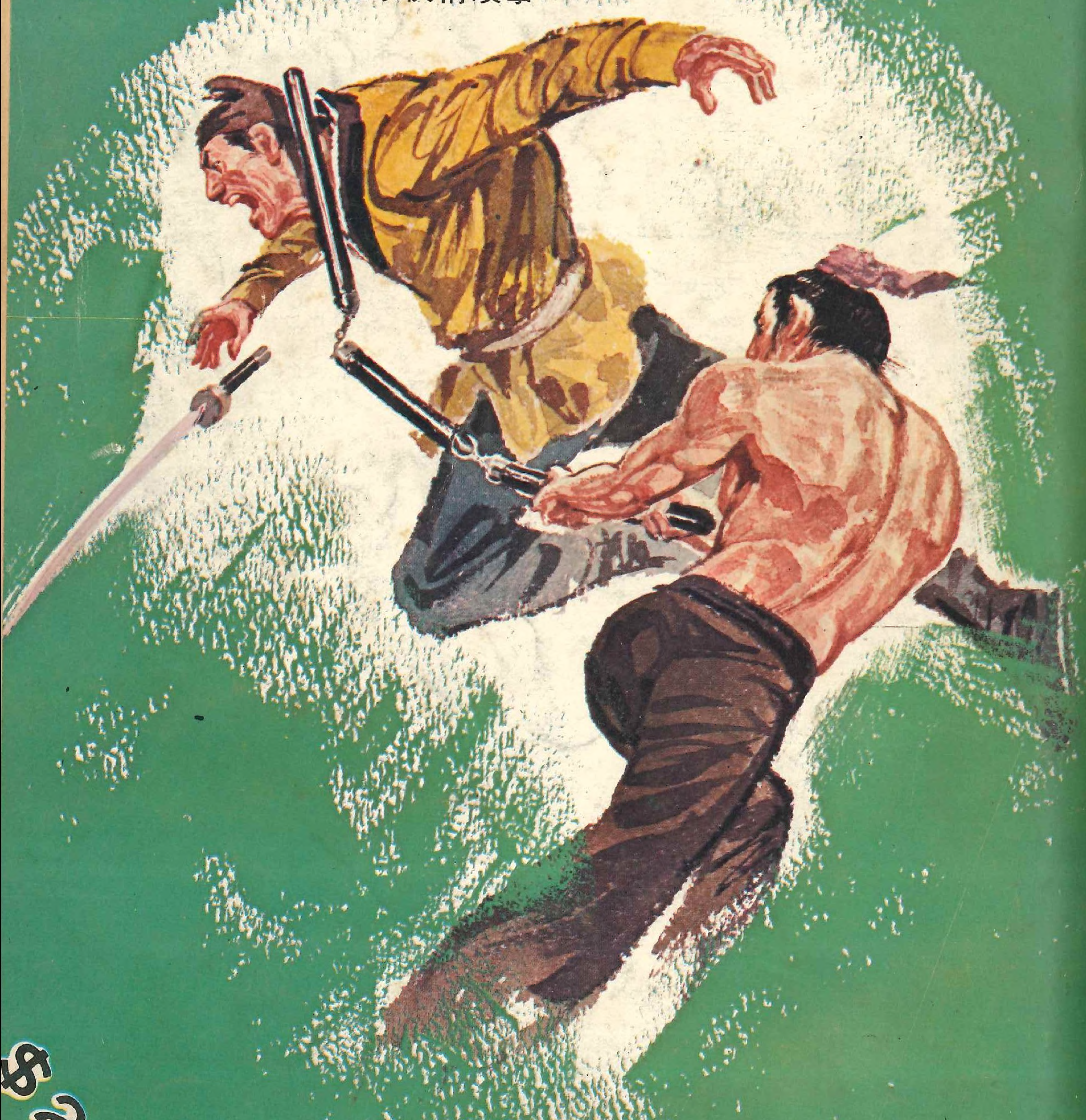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寶卷風雲 本故事氣魄雄偉，情節緊湊，內容曲折奇異，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外，書中人物令人讀來是躍然紙上，是一部正宗俠情故事。



$2.00

896

◀編 後 話▶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四：「寶卷風雲」是今期刊出的「特巨」「超霸」小說，蕭逸的作品，一部比一部精彩，內容結構迂迴曲折，詭秘傳奇，令人愛不釋卷……是篇文中主角奇俠萬斯同性愛探幽獵奇，鋤奸懲惡，他為了搜尋一部武林秘笈，單騎獨劍，間關萬里，會盡江湖道上黑白中人，展開無數次的鬥智鬥力生死大搏擊，過程驚險緊張，攝魂奪魄，愛好刺激小說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武林四大名捕故事「毒手」今期已告終結，「滅絕王」楚相玉終於受不了羣雄萬里追踪，捨命攻擊，終於死在名捕手下，但本故事餘波未了，下期繼「毒手」後續刊「玉手」，要看更精彩、更詭秘的「神捕」故事，請留意下期本刊。

***　　***　　***

「空城夜雨」是下期刊出巨型「鐵拐俠盜」名著，這是一個詭異莫測的離奇故事。呂偉良等三俠漫遊「世界的盡頭」——瑞典之餘，阿生突然又接獲特警總部發來緊急密令，特警總監離奇失踪，着令即速飛返美國，事不尋常，本故事全部充滿神秘色彩，恐怖氣氛，要知眞相，馬雲君下期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 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9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春江萬里情傳奇故事

寶卷風雲

蕭逸·文　盧令·圖

仗劍救靈禽　奇緣逢異士



已是陽春三月了，巍峨的山岩上還集着厚厚的一層白雪，遠望過去，正像一個深沉衰老的老年人，在那本已銀色的稀朗頭髮之上又加了一頂純白的帽子。

寒冽的山風呼號着，從那個山飄向那個山頭，每處峽谷峻峯，仍是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嚴冬雖被春風驅離了城市和康平之道，但却頑强的逗留在山峯及叢林之中。

萬斯同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的走着。

「萬斯同」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感覺——

當他仰首看着那些浮動白雲的時候，不禁深深嘆息了一聲，這許多年以來，自己的身世，正如同這些天上的雲塊一般，飄動，飄動……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安定下來，什麼時候才能拋除這些惱人的煩惱。

水面上微微蒸發出白色的烟霧，在靠近淺草的池面上，幾隻像似蜘蛛也似的長腿昆虫，來回的划動着，四周是那麼的靜謐。

攤在他面前的，是一張殘缺不全的桑皮紙——其上點綫交集，錯綜的綫路，像是顯示着某種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他却似乎已經漸漸叩開了那神秘的門扉，來到了「秘圖」所顯示的核心要地。

「如果那殘缺的部份不曾失竊，仍在我手中就好了！」

心裏這麼想着，內心不無遺憾——

馬在打噗嚕——

碧空如洗——

四周是出奇的靜，然而不知怎麼，他却下意識的感覺到或許將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這一點毫無來由的顯示頓時使得他精神抖擻，匆匆收起了綫圖，翻身上馬——就在此時，他耳中聽見了一聲清晰的馬嘶聲——

萬斯同心中一動，當下慌不迭的趨馬一邊，縮身上了一棵大樹——

他看見兩匹白馬，一路聯轡而來，步法極爲輕速，只一瞬，已馳抵眼前。

馬上是一男一女，俱都披着長長的披風，披風的顏色是一黑一綠，爲風飄起，眞是神采奕奕。

萬斯同本來還未看清這男女二人的長相，心中正自狐疑，忽見那着黑衣的男子，倏地把馬給勒住了，那匹白馬唏聿聿的長嘯了一聲，頓時就站住了。

穿着綠衣服的女人，見狀也帶回了馬，並且游目四顧，萬斯同不偏不倚，却正在這二人的頭頂上。

當他看清了這男女二人的面貌時，他不禁吃了一驚，心說果然是他們這羣人都來了。

這二人並非別人，正是一字劍商和夫婦，那女的萬斯同也曾久仰她的大名是燕翅鏢段英，這一對夫婦，雖然俱不過是五十左右的年歲，可是由於他們不平凡的身世和武功的造詣，自少年時刻，在江湖上都享有盛譽。

一字劍商和自拜秦嶺怪俠「一鳩老人」習技之後，自老人身上學得了精湛劍術，尤其是那套他仗以成名的「一字劍」，據說是採自六合歸一的先天妙術組成，動手時有極大威力。

萬斯同對這夫婦二人，也只是僅聽傳聞，而未眼見，但因久仰他二人厲害身手，此時，乍然見他們現身，不覺心中十分驚恐。

他伏在樹身上，眞不敢現出一點聲音，只見樹下二人此刻都已經勒住了馬。

燕翅鏢段英問：「爲什麼不去了？」

商和四顧道：「我只怕是走錯了路，這地方如果我猜得不錯，可已經到了星石岩了。」

「星石岩？」段英驚奇道：「那不是已經快到了。」

商和點了點頭，遂自身上摸出了一塊黃色的老羊皮，展開了仔細的觀查着。

萬斯同心中不禁又是一驚，他本以爲，瞎婆婆贈予自己的那張桑皮紙，是天下僅有的一張秘圖，却想不到對方手中，也有這麼一張。

看到此，他對於得書的信心，就更覺得渺然無望，可是另一個念頭，閃電也似的自他腦中掠過，他心中不禁又充滿了信心。

他靜靜的躲在樹身上，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是注目看着樹下的兩個人。

這時那一字劍商和，已經把那張羊皮收入懷內，他點了點頭道：「不錯，這是星石岩，再往下就是花琴澗了，我們總算不虛此行。」

段英面上現出了微笑，說：「你敢確定這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麼？」

「一字劍」商和聳肩一笑道：「我所担心的只是龍十姑那個丫頭，因爲師父說，她外婆手中，好像有一張秘圖，除此之外，武林中是再也沒有第二張了。」

段英皺眉道：「那麼，她要是也來了呢？」

商和冷冷一笑，道：「妳不要胡猜，她要是來了，我們這一路上還能沒有一個耳聞？」

他說着又似乎很得意的笑了笑，又說道：「妳莫非沒有看見，田老婆子和江老婆子，只是在亂石崗打轉，連門也摸不着麼？」

「可是……」段英吶吶地說道：「在柳樹林子裏，那個釣魚的小伙子，我總看他……」

一字劍商和冷笑道：「妳是說的那個騎驢的小子？」

燕翅鏢段英默默的點了點頭，萬斯同也不禁心中一動，他由是知道，那個竊取自己地圖的陌生少女，也已經到了，就更注意的往下聽去。

一字劍夫婦想是一路奔馳，炎熱不堪，此刻乍然行至蔭涼處，不禁感到十分涼爽，於是借着彼此交談，順便歇息一下，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他們頭上，還躲藏着一個人，這個人把他們口中談論的機密，全部都聽入了耳中，實在是大大的疏忽了。

這時段英說道：「就是那個騎驢的，我總覺得他有些別扭。」

商和哂然道：「就算他也是存心而來，只怕也沒有綫圖，也是空勞心機。」

段英說：「我們也要防他一防。」

商和點了點頭道：「下次見了他再說吧！來！我們再往下趕一程。」

他說着一帶韁繩，胯下白駒仰了一下頭，直向前面行去。

萬斯同心中正自焦慮，不知該如何才好，此刻見狀，自是不勝歡喜，當下就見他夫婦二人的馬，直向左前方那一彎溪水繞行而去。

那條小溪的左邊，是一叢叢密茂的竹林子，兩匹白馬，併轡而行，徐徐投入林內。

萬斯同迫不及待的躍下樹來，他本想跟踪而下，只怕跟隨太近，爲對方看出了端倪不妙，所以只有目送他們走遠了，才敢自後追上。

他匆匆騎上了自己的馬，順着他們的去路，一路帶馬行去，心中邊行邊想，若非是他二人無意帶引，只怕十天半月自己也是轉不出去。

這片竹林子並不如想像的那麼深寬，對於這附近地勢來說，只像是一座屏障，因爲它遮住了後面的石林，如果你不穿過它，你斷斷的不會發現，這些美麗得如同星羅棋佈的石林。

至此眼勢大開，似乎天在你眼前大大的開了，雲也低了，低得好像只是在你的頭頂上飄，風勢很大，由於穿行過衆多的石林，所以發出嗚嗚像哨子一般的聲音。

萬斯同正要放馬出林，忽然他耳中再次聽到了馬蹄踏動的聲音，並且有馬打噗嚕的聲音。

這聲音聽得他像猴子也似的，自馬背上急速的翻了下來。

他先把馬匹隱藏好了，然後一個人悄悄的循聲覓去，找了半天，果然他在一個窪子裏，找到了一字劍夫婦所留下的兩匹白馬。

兩匹馬是輕輕的圍在一叢竹子裏，正在安詳的掃着尾巴，只是，牠們的主人却不見了。萬斯同心中不由一怔，他十分後悔自己來得太晚了，以至於讓他們抽身而去。

現在沒有什麼再懷疑的，顯然是已經接近了那藏書之處，因爲前面石林馬不易行，所以他們才捨馬徒步而行，自己如不快快追上，只怕爲二人佔了先機。

想着他不及再回頭去照顧一下自己的馬，就匆匆的向前石林內行去。

看到了眼前的地勢，才令他相信一字劍商和所謂「星石岩」，果然有些名實相符。

他一個人借着巨石的掩身，不一刻已行至石林叢中，似此摸索着前進約有里許光景，仍然未能行出，也沒有再看見一字劍商和夫婦的人影。

太陽的影子微微偏西，陽光如炬，耀目難睜，所幸有這些石頭遮着，否則定是熱不可耐，這一片石林，可比昨天所經過的亂石崗大多了，地勢也闊得多，人行其中，如同置身陣內，若非輕車熟路，眞不敢想像你能輕易的轉出來。

萬斯同正自感到進退維谷的當兒，忽然聽到了一聲清晰的驢叫之聲。

這聲音喘急得極長，穿行在石空之間，彷彿就在近前不遠。

萬斯同不由得精神大振，當下飛快的直向驢嘶之處奔去，他自信這一次，那個竊取地圖的黑衣少女，定是逃不過自己的手去。

可是他快，更有人比他還快，當他的身形正自竄上了一根大石的尖峯，已有人自另一個尖峯飄身而下。

那飄下之人不是別人，正是一字劍商和。

萬斯同本能的把身子向下一伏，再看地面上，果然有一隻黑毛淨亮的小驢。

那頭小毛驢，正是萬斯同所熟悉的，牠正是那喬裝的少女所乘騎的驢子，只是這時候，却不見那個騎驢的黑衣少女。

一字劍商和這時面上罩着一層怒意，他雙手叉腰的站在驢子身邊，冷冷的笑道：「小朋友，我看見你了，藏又有什麼用呢？」

萬斯同心中一跳，心說糟糕，莫非他這句話，是指我而說的麼？不由得心內發毛！

心中正懷疑，那商和已施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地自地面上拔空而起，却向一根石尖上落了下去。

萬斯同正驚奇，却見商和身形方一下落，却另有一條身影比他還要快的騰了起來。那種式子是一上一下，甚爲好看，一字劍商和身子方一下落，那騰起的人影倏地彈起，却並不遠奔，僅僅掠過了五根石柱，驀然地又落下來。

一字劍商和無形中却是撲了一個空。

他口中叱了一聲：「好小輩。」

只見他身子「颼！」地一聲，又騰了起來，這一次那騰起的式子極快，也極爲美觀。

可是對於那個陌生的少年來說，他仍然是顯得太慢了。

一上一下的勢子，和先前依然沒有兩樣，只是更挨得近了，看起來幾乎是彼此擦肩而過。

這當口，一字劍商和，顯然已知道對方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年少可欺，相反地，對方少年，却是一個身負奇技的高手。

他的輕視之心，不覺去了不少，就在相互擦身而過的瞬那之間，一字劍商和口中叱了聲：「下去！」

他口中這麼說着，右手已猛然劈出，並且用了相當的功力。

這一掌夾着無比的勁風，直向那人腰臂之間劈去，其勢是勁猛力足。

在萬斯同的心目中，他認爲那人是斷斷的逃不開了，因爲一字劍商和這一掌來勢是那麼的猛。

半空裏，傳來了那人輕笑的聲音，他整個的身子，看來是那麼靈巧的一轉，如同柳枝爲狂風盪起一般，只是那麼輕輕的一閃。

兩條人影，又輕飄飄的岔開了。

萬斯同幾乎驚得呆了，他爲少年這種輕功身段震驚住了。

同時之間，這兩個人，又各自落身在兩個不同方向的石柱的尖峯之上。

這時候萬斯同也已看清了，那人果是竊取自己地圖的那個男女不分的少年。

只是他今日所穿的，不再是那件黑衣服，而換成了青衣青帽，日光之下極爲俊俏倜儻，青綢面的夾襖上他還另外加了一件小背心，看起來愈發神采奕奕。

萬斯同驟然發現了他的身形，想起前恨，眞恨不得撲身過去，給他一個厲害，可是感到眼前的諸多顧慮，他只好忍恨一旁。

遂見這青衣少年哂然笑道：「商和，你已是我手下敗將，居然還敢發什麼威？你眞是好不知恥。」

商和被他罵得面上一紅，他退後一步，緊緊的眨了一下眸子道：「足下何人？商和並不認識你。」

那少年嫣然一笑，看起來宛若女子，只是，他却偏偏丈夫氣的冷笑了一聲，沉聲說道：「你不要管我是誰，反正我認識你。」

說着眸子向兩邊瞟了一下，露出編貝也似的一口細齒笑道：「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何故容我不得？平白欺人，當我是好惹的麼？」

商和心中努力的去追憶眼前這人的音容相貌，他的感覺和萬斯同是一樣的，只是覺得他熟，却是想不起他是誰來。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那是因爲他們都在氣忿頭上，一個心懷憤怒的人，是不會用心去思慮一件事情的。

一字劍商和哈哈大笑了一聲，氣態宇昂的道：「你的話未嘗不對，只是你商大

爺行事素來是乾淨俐落，今日之勢本來是優勝劣敗，我們不妨印證一下武功，果如你所言，我商和如是你手下敗將，那也簡單，我是撥頭就走，合沙奇書自然讓你，否則却也不容你如此猖狂，小朋友，你意如何？」

那青衣少年嘻嘻一笑道：「商和，你也太聰明了，只是我並不會上你的當。」

他說着目光向萬斯同這邊瞟了一眼，咧嘴一笑，萬斯同急速的又把頭往下低了低。

他心中狐疑道：「莫非他發現了我藏身之處麼？」

想着右手環抱前胸，只待蓄勢發出，可是那少年只笑了笑，目光又回到了商和身上。

他冷笑道：「商和，你自詡爲足計多謀，却不知不覺做了一件大大的傻事，我怕羞了你的老臉，現在也不說破於你，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他笑了笑，輕鬆又道：「眼前已是重要關頭，我們各人但憑造化，武功，多逞口舌也是無益，好在你身上有羊皮幾圖，我們後面再見了。」

他說着雙掌平胸微按，却以「乳燕鑽天」的身法，驀地拔了起來，復向一座石尖上落去。

一字劍商和冷叱了一聲：「休走！」

他單掌微提長衣下擺，正要以「八步趕蟬」的上乘輕功隨後趕上。

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一聲嬌叱，道：「打！」

晴空裏驀地傳來了一陣哨子也似的聲音，但見三點銀星，呈品字形的，直向那青衣少年背後打到。

這種暗器出手即現不凡，一般人打法，尤其是像這類飛鏢之類，很少有一發三支的，最好的也只能連支發出，却並未見過三鏢一體的同時打出，這正是名震川湘的段家鏢法，而燕翅鏢段英，却正是至今段氏門中僅有的段氏嫡系子弟。

燕翅鏢段英這一掌三鏢，在武林中雖不能說是絕無僅有，然而却是極爲罕見。

三鏢出手夾着勁猛的尖風，其聲如哨，一閃即到，青衣少年整個身子方自騰起，看來是萬難逃開三鏢了。

萬斯同在旁不禁吃了一驚，可是那青衣少年，整個身子就像長了眼睛一般。

只見他把驀地騰了起來的身子，往下一折，雙手乍然的向兩下一分，活像一隻矯捷的大鷹，忽悠悠的直向前下方飄了出去。

那來自段英手上的三枚燕翅鏢，全數都落了空，雙雙打在一塊巨大的石柱之上，發出「叮！」的一聲！濺起了一些碎石屑。

就在這發鏢的同時，一條人影霍地拔起，可以看見她是紅衣紅鞋，日光之下，極爲醒人耳目。

這條人影口中嬌叱着，身形已自下落，不偏不倚，却正是朝着那青衣少年落身之處落去。

萬斯同這時已經看清了，那穿着鮮艷紅衣之人，正是燕翅鏢段英，不禁心中暗喜，因爲她夫婦既都在此，諒這青衣少年難以逃開了。

思念中，眼前已有了顯著的勝負之分，只見兩條人影往當中一湊，微微發出了「拍！」的一聲，一條人影却霍地往外一翻。

可是萬斯同已看出來，這翻出來的人影是那麼不自在，就像是一隻中了箭的大鳥一般。

她往下一落，發出了一聲慘笑道：「朋友，你是何人？好厲害的金剛指！」

說話之時，萬斯同才看清了，這人竟是段英，顯然的她是已經吃了大虧了。

就見她挺立在一座石峯上，單手扶按着石尖，面色慘白，身形也有些微微的發抖。

而那位青衣少年，仍然是風采依舊，他回頭嘻嘻的笑道：「段英，這只怪妳自己暗箭傷人，下次碰在我手上，可就不會這麼輕易的饒你了。」

這人說完話，却連一邊的一字劍商和，看也看不上一眼，身形再次的騰起，活似脫弦之箭，起落間，已自無影無踪。

雖是三招二式却把一邊的一字劍商和、萬斯同看得目瞪口呆。

當然他二人的心，是不相同的，在萬斯同來說，他多少抱着一點欣賞的味兒，有點「坐山觀虎鬥」的感覺，可是在一字劍商和來說，却是「切膚之痛」。

目睹着愛妻在和敵人一照面之間，即已負傷，他內心眞是痛不欲生，若非心懸段英安危，他勢必要和敵人見一個生死存亡。

這時他慌不迭的撲身過去，用力的抱住了搖搖欲墜的段英，大聲喝道：「不要說話！」

段英自己也知道，本身所煉混炁元氣，已爲敵人「金剛指」力戳破，此時如一說話，元氣外洩，若再想回復，恐怕不是一二日之內所能爲力了。

她掙扎着由丈夫懷中脫出，並且飄身而下，商和隨後而下，口中問道：「要緊麼？」

段英看了他一眼不再說話，遂見她盤膝在一塊巨石之上坐好。

一字劍商和退後一步，滿臉愁容，不時的東張西望，他只怕對方青衣少年捲土重來，所以在一邊戒備防守着。

過了一會兒，燕翅鏢段英才睜目起身，她臉色紅暈的道：「這少年金剛指力，差一點點穿了我護身勁道，總算我見機得早，否則，眞氣一散，想復元可就不容易了。」

一字劍商和劍眉緊鎖道：「奇怪，這人身手如此不凡，而年歲却不過少年，實在令人猜不透他是何人的門下高足？」

燕翅鏢段英怔怔的嘆息了一聲道：「這麼看來，這部合沙奇書，還眞不知道是落入何人之手呢？」

商和冷冷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要洩氣，妳我合手，也不見得就不是此人對手。」

段英苦笑了笑道：「你以爲我就此甘心麼？告訴你，我既來此，就不要想叫我空手而回。」

一字劍商和知道自己這位夫人，一向是個性倔强，她如是動了怒火，休想從容罷休，當下也不敢再火上加油，只淡然一

笑道：「我們是志在得書，可犯不着和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鬥氣。」

段英冷笑了一聲，未再多說。

萬斯同此刻藏身石後，心中暗暗想道：「這一次我可要緊緊的跟着你們了。」

就見一字劍商和又從身上摸出了那張羊皮地圖來，攤在地上和段英二人仔細的研究，不時的指東指西。

萬斯同藏身之處，離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因二人言語過低，聽不清楚，他想爬近一點，不想身子方一移動，却踢落了一塊小石子。

這枚石子「拍！」的一聲，自巨石上掉了下來，萬斯同大吃一驚，忙自猛然把身子伏下。

一字劍商和夫婦已自發覺，雙雙按臂騰身而起，萬斯同心想要糟，到了此時他也只好硬着頭皮，正想迎面一擊之後，待機而逃。

誰知身子方自一動，却覺得爲人用力把背向下一按，同時一股絕大的勁力，自背後發出，迎着商和勁猛的來勢，二人相碰之下，商和身子陡然下墜。

同時由萬斯同背後發出了一聲嬌笑，一條人影霍地拔起，逕向下一落，現出了方才的青衣少年。

他冷嘻嘻的道：「打擾了！」

說着目光復向萬斯同瞟了一眼，一路兎起鶻落而去，瞬即無踪。

萬斯同既驚且愧，他眞猜不透這青衣人是何用心，看他方才舉動，分明是暗中爲自己掩護，恐怕自己不是他二人敵手，這才出身誘敵，讓商和夫婦誤認方才石子是他無意踢落。

這一着果然生了奇效，商和夫婦俱都面現憤憤之色望着他的背影。

一字劍商和跺了一下腳道：「追！」

二人各自叱了一聲，俱都展開了上乘輕功，一路緊緊的追了下去。

萬斯同不敢怠慢，忙也尾隨了下去，他心中所想不透的是，那青衣少年何故對自己如此，同時也不禁由衷的佩服他那一身出奇的武功，想着已經追出了三四里之外，見一字劍商和已經遠遠的停了腳，和他妻子低低的在說什麼。

過了一會，二人又垂頭喪氣的回來了，萬斯同忙隱身石後，就見二人轉了半天，又在一塊巨石之下落坐。

這時當空的驕陽，已不如先前那麼炎熱，大塊的雲角，也都帶上了些粉紅色的顏色，天色漸漸的歸入暮色。

萬斯同心中奇怪，他夫婦二人來此目的，因爲他二人來此之後，並不再向下繼續行去，由此可見這裏必定是距離着那藏書之處近了。

他想到自己這麼苦苦的守着他二人也不是一個辦法，好歹還是自己去碰碰運氣的好。

想着就轉身而去，他一個人悄悄的行出了這片石林，太陽已把他的身子，在地上拉得長長的。

他見石林正前方，是一片翠野，這晚春的日子裏，野花遍處開着，偶爾發現幾株杜鵑，挺生在野花叢中，却如同一位帶滿勛章的將軍，站立在成千的士兵叢中，別有一番鶴立的景象。

萬斯同覺得甚爲飢渴，他身側帶有早先準備的乾糧，但是水囊却因匆匆忙忙，仍然遺忘在馬背上，好在這附近流水不絕，找幾口水喝諒也不是難事。

他踏過了這片草地，在一個有泉水的石邊坐了下來，楊柳的絲影，正好把那將下山的太陽遮住了，於是陽光被擊碎，它們像是無數閃光的金片，散落在水面上，那麼亮光閃閃的幌動着。

萬斯同吃了兩個鍋餅，用手掬了幾捧清水就口吮喝着，忽然，他聽見當空有一陣巨風掠過的聲音。

那聲音極像是有人用巨大蒲扇在猛搧的聲音，嚇得他慌忙抬頭而視。

在他尚還未看清是個什麼東西來臨之前，他耳中却先已聽到了一種生平從未聽過的鳴聲，那像是遊方的郎中，手中所搖動的串鈴聲音，但是却比那聲音要尖得多，也要亮得多。

緊接着地面上的陽光，現出一大片陰影，一頭巨鳥的形狀出現了。

萬斯同被驚得呆住了，因爲他畢生以來，還從未見過這麼巨大的鳥，你可以想像到那種巨大的程度，兩隻大翅張開來，如果說用門板去形容它，也未見得恰當，因爲它似乎比門板還要大出許多。

牠那綠色的羽毛，和雪白的胸脯，對襯得極爲鮮艷，日光之下閃閃生輝。

才開始，萬斯同只能發現這些，却已嚇得他六神無主，他慌忙的抖去了掌中的水，避向一邊。

那龐大的鳥影，在空中打了一個圈子之後，漸漸的低飛，這時候才算完全看淸了牠的面目。

眞可以說是火眼金睛，嘴如鋼鈎，最可怕是牠那兩隻長爪，拳起來就像是兵刄中的鶴爪鐮。

萬斯同再次的張大了眼睛去看牠，才發現牠眼睛的四周生着很長的紅毛，這些紅色的毛長得垂下來，看起來都似乎遮住了牠的眼睛。

萬斯同一時眞有些張口結舌，他眞想不到，天底下會有這麼大的鳥！這麼怪狀的鳥！

牠那搧動的兩隻翅膀，所搧起呼呼的風，使附近樹梢和草尖，都疾速的低下去，足見風力之驚人。

這頭大鳥，並不是發現什麼，牠只是無心的飛着，由高而低，不時的翩躚着身子，在低空做着滑翔的姿態，其狀甚爲安適。

忽然，牠雙翅一收，如同一枚彈子也似的，自空中疾速的投了下來，驀然的臨至萬斯同眼前。

萬斯同驚嚇得正想着往外拔劍，這頭鳥却已經束翅落了下來。

萬斯同心中勉强定了下來，這才發現那鳥的落下，並非是因爲發現了自己，牠只是選中了這地方以供憩息而已，可是如此一來，萬斯同却愈發的不能動了，因爲大鳥近在咫尺。

牠那巨大的身子，在收了翅膀的時候，看起來顯然是小了許多，可是仍然是龐然大物，站起來怕沒有一人高。

萬斯同留意的看着牠，並且把身子向一邊依了依，借着凸出的石角，把自己的

身子遮住了。

這頭鳥安閒的向前踱了幾步，口中「呱！呱！」低叫了兩聲。

這是牠的短鳴，和空中那種長串的鳴聲，完全是不一樣，然後牠那美麗的大眸子，微微的閉下了一點，生在牠眼睛四周的羽毛，像雨 紅的簾子，輕輕的垂了下來，而頭頂上却有一綹紅毛，這時候直直的立了起來：「呱！」地又一聲低鳴。

萬斯同心中暗暗着急，心說完了，牠要是在這兒休息，我可是不要想動了。

思念之中，這頭巨鳥，已經邁動了腳步，直向澗邊行去，在柳樹的蔭影下顧盼小立了一會。

牠那綠色的毛，簡直就和翡翠一樣的綠，一樣的美，如果能摘下來一片做扇子，那該是多麼的美。

忽見牠張開了一扇門板也似的大翅，把身子微微的斜偏了過來。

萬斯同只當牠是要起飛了，其實却是不然，只見牠把這隻翅膀，對着身前的半澗泉水，用力的搧去。

那扇翅膀由於鼓動的風力極大，風力像劇大的狂風，排山倒海般的直向水中搧去，一時之間，只見地面上沙石飛濺，枝揚草翻，聲勢好不驚人。

萬斯同不明究裏，心說這怪鳥是發了瘋不成？平白無故鼓翅搧風是何道理？

思念間，那鼓動的風向，却是愈來愈大，呼！呼！的風，聽在萬斯同耳中，眞是禁不住直打寒顫。

這時水花飛揚，點點銀星，宛如一大片光雨，直向距離着十丈以外的地面上落去。

萬斯同看得直皺眉，見那水落之處，是一片小土堆，爲數約在百堆左右。

這些土堆全係紅色的新土堆成，看到此，他的心不禁驀然一動，這才一切都明白了。

原來這些土堆，全係人工堆集而成，這還不奇，奇怪的是，每堆土堆之上，都生着一棵高僅尺許的小樹，這小樹的形狀，却也是萬斯同從來未曾見過的。

一般的植物，樹葉全是綠的，而這些樹葉的顏色，却是其黑如墨，葉子極爲稀少，每樹不超過五片，可是每片葉身，却都有巴掌那麼大小，却又生得極厚，約有銅錢一般厚薄，看起來油光閃亮，想必其中定有漿汁。

萬斯同來此甚久，一直都沒有發現，若非這怪鳥引水澆灌，他是絕對還不會發現。

因爲這數十棵短樹，雖是佔地極廣，可是種植的地方，却是極爲隱秘，前有亂石爲屏，後却是排天而起的千竿修竹，兩側間雜花亂草，而地勢又極低窪，如非有心觀查，你是萬難看出來的。

些植物栽種的形狀，却也有異一般，普通種植的方式或圓或方，俱都是行列井然。

可是這些小樹栽種的方式，却是太怪了，它們是有正有斜，或成圈，或散爲點，一眼望去，簡直是黑忽忽亂成一片。

萬斯同於是想到：「這些樹木的主人，定是一個村夫野漢，胸中絕少筆墨。」

這種情形大大的提起了他的興趣，他對這大鳥的懼怕情緒，立刻減少了許多。

因爲這頭巨鳥，既懂得引水澆灌花木，可見得深通人性，並爲人豢養，自然就沒有什麼值得好怕的了。

牠這種灌溉的方法實在是很別緻，大翅搧動時狂風乍起，却不似「吹縐一池春水」那麼文雅，而是把水面上的泉水，一層層的逐次搧起，然後在空中幻化成大片的雨珠，遍洒在林叢之中。

奇怪的是，這麼百十棵灌木，佔地少說也有十來丈方圓，可是這些自半空中降落下來的水珠，就像是雨水一般的均勻，不多不少，每一株的水量，看來幾乎完全相等。

而在這些灌木叢之外，却休想分得一滴，這種精確的洒水技術，眞令人拍案稱奇。

萬斯同目睹這聞所未聞的怪事，不禁一時驚異得目瞪口呆，他眞沒想到，這頭巨大的鳥，竟是爲人所豢養，而妙的是尙能供服勞役。

只看牠那種洒水熟練的動作，當可知道這類的事，牠是時常作的了。

萬斯同目睹着牠澆灌這些灌木，約有一盞茶的時刻之久，牠才停止了動作。

然後牠移動腳爪，直朝着這些矮樹行去。

萬斯同緊張的舒了一口氣，却仍然不敢移動，因爲目前，這隻怪鳥，正是因爲聽到了什麼，牠才走過去的。

牠走到了這片園圃前，又低鳴了一聲，一雙火眼突地睁大了許多。

萬斯同見牠不時的左顧右盼，並且伸長了頸子，直向樹叢中觀望着，如此甚久，似並沒有發現什麼。

在暗中偷看的萬斯同，已感到有些不耐，那隻巨鳥想是久立沒有發現什麼，正想轉身，忽然牠頭上的一綹紅毛，猛地立了起來。

同時牠口中發出了一聲長鳴，大翅一展，就如同一片雲也似的飄了起來。

總共是一起一落的事情，萬斯同只看見似乎在一株矮樹上的一落，遂見牠仍然飛落到了原處。

可是在牠鋼鈎也似的一隻利爪內，却多了一條長幾愈丈的紅鱗巨蛇。

這種蛇，萬斯同認得，那就是一般人所稱之爲「火赤鍊」的毒蛇，是蛇類中一種極毒的東西，常人爲牠咬上一口，只怕十步之內就得喪命。

可是這時候，牠落在這頭巨大怪鳥的爪上，却顯得一籌莫展。

起先牠展動着長軀，試圖去緊緊纏着怪鳥的雙爪，可是這一企圖，不久在怪鳥的利爪之下，牠不得不放棄了，並且全身抖顫不已。

那頭巨鳥，也許只是逗着牠玩，也許是另有企圖，因爲牠是那麼的輕鬆，丈許的蛇，在牠的爪下，看起來牠是根本不把牠當回事兒。

如此單爪緊緊鬆鬆，直逗得那蛇兒焦躁暴怒已極，可是奇怪的是，那蛇始終不張口去咬，牠雙唇緊閉兩腮頻動，萬斯同不見牠的利齒和長信。

巨鳥的意思，也許是希望牠張開嘴來，可是那赤鍊蛇却是甘心皮肉受苦，至死

不肯張開嘴來。

似如此一鳥一蛇堅持了一段時間，那頭巨鳥似乎是玩的興緻已經過去了。

只見牠「呱！呱！」一連叫了兩聲，陡然探出了另一隻鋼爪，只一抓，就抓在了巨蛇的七寸三分之上，另一爪，此時却扣得更緊了。

那條巨蛇，在這種巨力之下，只痛得全身一陣急戰，紅鱗片片的都翻了起來。

逐見大鳥跟着那隻原來抓在巨蛇七寸三分上的右爪，霍的向前一捋。

這種勁道，那條赤鍊蛇果然是吃不住了，只見牠那緊閉着的嘴是再也閉不住了，闊口白牙森然，而這刹那間，却由牠口中噴出一物。

萬斯同才看清了，竟是一枚大如橄欖的黑色果子，它外形，也是和橄欖十分相像的兩頭尖當中圓。

那巨蛇吐出了這枚果子之後，好似憤怒已極，口中「吱！吱！」之聲，震人耳膜。

這時候，牠再也不堅持了，長信亂吐，掉過頭來朝着怪鳥近脚處就咬。

可是，牠這點道行，在這巨大如鵬的怪鳥眼中，簡直是太渺小了，太不當回事了！

只見那大鳥單爪復捋，看起來這條蛇就像暴長了半尺一般，其實也確是如此，那是巨鳥的大力之下使爲然。

怪蛇吱！吱之聲，叫得更尖更厲害了，腥液成串的自口中往下滴着。

牠身上的那些美麗鱗片，如同狂風下的玫瑰花瓣一般，一片片的散落了下來，血肉模糊不堪。

緊跟着巨鳥雙爪一分，大翅霍地一張，身子躍起了四五尺高下，呱！地一聲長鳴。

萬斯同看時，那條紅鱗長幾近丈的赤鍊毒蛇，却已經身首異處，鮮紅的血連連的滴流不已，微風過處，帶起了一片奇腥異味，中人欲嘔。

巨鳥的身子重復落下，雙爪這時已經鬆開，那兩截蛇屍被拋在一邊，可是仍在連續的輾轉抽動不已，巨鳥只是望着牠，有時偏偏頭，又過去加上一爪，如此五六下之後，那條蛇已大卸八塊。

萬斯同在一邊看得眞有點觸目驚心，可是這些是帶給他驚嚇而已。

他所感到奇怪和興趣的，却是那枚自怪蛇口中所吐出來的黑色果子。

自從這枚果子被怪蛇噴吐出去之後，它滾落在一邊，萬斯同就始終的注意着它，只見它生得黑光閃亮，雖然僅不過橄欖大小，可是看起來，令人覺得肉很多，漲得鼓鼓的。

看到這種情形，很容易令人想到，這定是一枚奇毒無比的果子，否則怎會爲怪蛇所賞噬。

那頭大鳥在判處了赤鍊蛇死刑之後，在一邊舒爪剔羽，忽然牠想到了那枚果子，口中怪叫了一聲，就猛然的轉過了身子，到處張望了一會，終爲牠看到了。

牠把那枚黑色的果子啣在口中，倏地展開了大翅，萬斯同只覺得狂風吹體，再看牠那巨大的身子，已自起在當空。

那種飛行的速度，眞令人看起來驚心，總共也不是一張翅膀的時間，可是看起來，空中只剩下了一個黑點，那黑點直向西邊移去。

在西邊的天空中，此刻佈滿了醉人的紅霞，那大鳥其實並沒有飛很遠。

萬斯同看見牠在一片巍峨的巨石之間，緩緩的盤旋着，愈盤愈低，後來就消失了。

這時候，萬斯同才算是鬆了一口氣，他由石後一躍而出。

方才目睹的一切，眞像是夢境一般，如非是親目所見，這種近乎神話的事情，他是萬難相信的。

他好奇的走到了那片園圃前面，蹲下了身子，仔細的去觀查着，這些怪異的植物。

經過仔細的觀查之後，他才看清了，原來這些矮樹上，每樹生着五片葉子，即使有的樹是不滿五片，可是必定有一兩片極小的嫩葉，高矮大小，幾乎是每樹都是一般。

在這些樹的頂尖，都生有一枚，像方才怪蛇所咬下的那種橄欖也似的果子，只是顏色多是淡白的顏色，大小也比方才那枚不如。

由此看來，可想知這些果子，定是還沒有成熟，而方才的那一枚，才是熟透了的。

怪蛇倒是一個老內行，僅此一枚熟果，却爲牠發現了，若非是那頭巨鳥聽覦靈敏，那枚果子，定是到了牠的腹中無疑。

萬斯同心中不禁奇怪，因爲他實在想不懂這是一種什麼植物。

這些樹是誰種的，種來作什麼？這些果子有什麼用，可以吃嗎？……

愈想愈覺得好奇，忍不住伸手，朝着最近的一棵樹上摸去。

他想摘下一枚這種果子來看看，到底是什麼味，想着就伸手直向一枚果子上摘去。

不想手方一觸及那果子的外皮，就如同是摸在一枚燒得極紅的炭火上一般，直燙得他差一點叫了起來，慌不迭的收回了手。

再看那棵爲自己手指所碰過的樹身，就像是抽了筋一般的一陣顫抖，樹身上所有五片葉子，幾乎是同時一般的搭垂了下來。

那枚爲自己指尖所觸過的果子，却也自動的收了進去，露出了一個小指尖大小的洞口，自洞中瀰瀰的，像奶汁也似流出了一些白色濃液。

同時間，空氣中散發出一股異香，聞在鼻內，覺得甚爲不舒適。

經此一來，萬斯同是不敢再動了，他因而也想到，這些果子，絕非是可食的東西。

可是，他心中更充滿了好奇，仍然去仔細的看着這些樹，數了數共是一百零八棵。

這麼一細數觀查，頓時令他又發現了奇怪的東西。

原來這一百零八棵矮樹，它們所以這麼錯綜複雜的栽種着，絕非是信手亂栽，而是其中隱隱含着極爲巧妙的八卦陣圖。

只是這陣圖，也許是太奇特了，萬斯

同端詳了半天也是看它不懂。

那些用以栽培矮樹的紅土，也不是這塊地上原有的土質，而是自別處移運來的，試着用手去摸摸，却也是奇熱無比。

原來那樹身的奇熱，竟是爲這些怪異的紅土所培煉出來的。

萬斯同就像是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他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手指，因爲這一切，都不是他能相信的，但確又是眞實的事。

他終于發現了一個極爲有趣的事情，這一百零八棵矮樹所種植的目的，極可能是爲了掩護另一棵樹。

在此筆者必須要交待清楚，這所謂的另一棵樹，却生長在這一片矮小的樹叢正中。

那是一棵幾乎和這些矮樹一般矮小的一株小樹，只是它的顏色是紅的，樹身上並沒有一片葉子，根莖畢直的挺生着，紅得微微有些透明。

如果你不一株株的仔細去看，你就不會發現到這一棵小樹，萬斯同心中十分驚異，他確信自己現在是步入一個奇妙的世界了。

因爲他現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以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情。

方才他對那些黑色矮樹所存的驚奇，此刻却又轉到了這株紅色的小樹的身上。

這株小紅樹形狀是那麼的奇怪，樣子就像是一根小旗杆，在莖部的頂端，生有一枚小如櫻桃一般的小紅果實，紅得吹彈可破，雖然沒有風，可是看起來，它也像有些搖搖欲墜的樣子。

萬斯同回身四顧了一下，確信這地方不易爲人所發現，他就把一雙褲腿拉起了些，正自端詳着要如何進去的當兒，忽見眼前不遠草棵之中，有一物徐徐動着。

他此時眞可說已成了驚弓之鳥，生恐又有什麼怪物，嚇得慌不迭後退了幾步，忙把身子蹲了下去。

他目光注視着那片草地，先是見草尖偏到一邊，似有一物慢慢游動，少頃，却聞得有「噓！噓！」的低鳴之聲，至此才見一蛇首人立也似的探起。

萬斯同不看則可，這一看可是令他吃了一驚。

原來眼前這蛇的形狀，和方才那巨鳥所啄死的怪蛇，正是一般無二。

只是牠却又比那一條要大多了，週身紅鱗，鮮艷如火，最奇的是牠那三角形的怪頭之上，正中心長出一棵高有兩寸左右的肉莖，其色赤紅，較諸牠身上那些紅鱗更爲顯著。

看來這條怪蛇，極可能和方才那條是一對兒，否則像如此罕有的毒物，怎可能在同一地點，同時出現了兩條？

這條蛇昂首在亂草中一路行着，牠口中不時的發出噓噓之聲，其狀至爲急躁。

似如此叫了一陣之後，愈形急躁，逕自向那叢矮樹中游去。

人們對于這類毒虫，幾乎有共同的觀點，一則以避，一則以殺，那要看本身的胆量如何。

萬斯同也有這種觀念，他右手緊握着劍柄，殺機頓起，因爲這類毒物，不知毒害了多少生靈，豈能任牠在自己眼皮底下任意來去。

他向前躡了幾步，只等着時機來時便下手。

再看那蛇，似乎也知受不了那紅色土質的奇燙，一路吱吱怪叫不已，有時昂首樹上，看一看樹尖上的果子，却又伏下身來。

奇怪的是牠身子却只能在外圍轉來轉去，至於近在咫尺的內圍，却是如同未見一般。

萬斯同心中更是不勝驚異，這才知道這設伏陣圖的厲害，非但是人，即連獸畜也不能擅越雷池一步。

這條紅鱗巨蛇在矮樹外圍游行了一週，想是沒有尋着牠那同伴，不禁更是暴怒如狂，口中尖叫的聲音，更加大了許多。

萬斯同見牠一路快行，毒首高昂，那雙大如芥子的瞳子，更是暴出如珠。

由於牠這麼來回緊行，萬斯同看清了牠整個的身體，約有茶杯口粗細，長有一丈二三，在牠尾尖部份却生着一個像球也似的圓形肉瘤，想是昔年因傷折斷過尾尖，才致生出這種畸形怪樣。

牠這一路游走，宛若無人之境，忽然——牠整個地身子停止不動。

萬斯同知道牠定是有所發現，果然見牠怪首高昂，一雙鼻孔較方才張大了許多，「呼！呼！」的出息之聲，大爲頻繁。

看樣子牠是聞到了些什麼，似如此嗅聞了一陣之後，身子其快如箭也似的，已竄到了一邊亂草。

在那裏，牠發現了牠同伴的屍體，口中發現了刺耳的一聲怪鳴，如非是耳聞目睹，你絕不會相信這種聲音是由蛇口中發的。

那聲音就好像是一個嬰孩啼哭的聲音一模一樣，聞之令人毛髮悚然。

萬斯同緊握劍柄，就見牠整個身子，在草地上反覆的打着滾，口發淒鳴，那樣子簡直是悲痛到了極點，雖是萬惡的毒類，却有這種眞摯的情感，也足以感人了。

萬斯同那緊緊握劍的手，不禁慢慢的鬆開了。

他心中想到，如果這蛇就此而去，自己也就網開一面放牠而去算了。

誰知他却是大大錯會了這條蛇的意思了，如其說牠是悲痛不如說是憤怒的發洩更恰當。

牠這麼翻騰了一陣，遂把那蛇的屍體一截截的用嘴啣到了一邊，在那些斷肢的傷口處，仔細的去聞去看，不時的揚首吱吱怪叫。

顯然地，牠已經看出了同伴是死於天空中的禽類，由是更形暴怒。

只見牠兩腮頻鼓，愈脹愈大，頭上那根小肉柱，也是左右幌動不已，並且較諸先前，也加粗了許多。

天色這時已有些昏暗，美麗的紅色霞霧，在西方也逐漸消失，空中暮色蒼然。

忽然，這條蛇把身子霍地向下一低，「哧！」的一聲穿入一邊草叢之中。

萬斯同心中奇怪，以爲牠就此而去，方想站起身子，耳中却聽到了串鈴也似的一串鳴聲，自當空傳下來。

對于這聲音，萬斯同是熟悉的，他立刻知道，方才的那一隻巨鳥又來了。

果然，當空移來了一片巨大的陰影，萬斯同尚不及抬頭觀看，只覺得大風襲體，那頭綠毛白腹的巨大怪鳥，已束翅落在眼前。

牠是落在一塊凸出的高大巨石之上，鋼爪束處石屑刷刷濺落一邊，看來眞是龐然大物。

這頭巨大的怪鳥，第二次的又降臨到此，不禁令萬斯同感到十分費解。

經過短時的觀查之後，萬斯同顯然看出了，這大鳥來此，並非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故，而是爲了例行的觀查和巡視而已。

牠圍繞着這一片矮木林來回的踱着，口中發着輕微的鳴聲，萬斯同却十分留心去找那條毒蛇，他認爲那條蛇定是爲大鳥所嚇跑了。

這時那隻大鳥繞行了一週之後，並沒有發現什麼不對之處，正當牠準備展翅離開的刹那，倏地傳來了「吱！吱！」一陣尖鳴之聲。大鳥聞聲驀地轉身，可是已經太晚了，就見由牠身邊的一叢竹林內，如同彩鍊也似的閃出了一條長影。

萬斯同情不自禁的口中「啊！」了一聲，他已猜到了是什麼東西。那條喪偶的赤鍊怪蛇，復仇之心極重，原來大鳥在空中那的鳴聲早已爲牠獲悉，所以急迅的隱身在竹林之內，此刻乘那鳥走近身側而不備的當兒，突地竄出身來，直向對方長頸之上衝去。牠這一招，果然用上了，要是在平日，那大鳥驚覺之時，牠休想能近身一步，可是此刻一來是大鳥沒有注意，再者怪蛇是由背後襲來，天色又暗，再加上怪蛇拚死復仇的決心。

這各方面的原因，使得那頭往素所向無敵的巨鳥，也中了道兒。

在發現事情不妙的刹那之間，這頭大鳥霍地一展雙翅，而掠過一邊，可是已經晚了一步，只聞得牠怪嘯了一聲，却由飛來的怪蛇，緊緊地盤着了頸項之上。

萬斯同由暗中看去，就好像是在牠那粗長的頸項上，多上了一條紅色的圍巾。

赤鍊毒蛇僥倖得手，不禁兇焰大張，只見牠全身一陣緊匝，直勒得那頭大鳥全身一陣踉蹌，雙翅張撲不已。

這眞是一場難得一見的精彩表演，那頭大鳥不留意爲怪蛇制了先機，空有鋼爪鐵喙，却是莫能爲力，不禁赫然大怒。

只見牠一雙大翅霍霍張動，在地上左右翻騰，一時之間，砂石飛濺，樹倒土揚，聲勢好不驚人。

可是那條怪蛇，這時似已存下了必死制敵之心，僥倖制了先機牠是再也不肯鬆手。

牠一面緊緊束着長軀，想令敵人窒息，再方面却張開了生滿了毒牙利齒的怪唇，直向大鳥頸上咬去。

雖然牠在對敵的一刹時間，已佔了極大的先機優勢，可是不可否認，敵人實在是太强大了。

中途曾有無數次，由於巨鳥的長頸收縮運氣，差一點就擺脫了牠的長軀，那怪蛇更形暴怒驚嚇不已，吱吱之聲不絕於耳，雖任牠施盡了全力收縮長軀，奈何敵人，已得有調息妙法，雖暫時窒息，還不見得就能致死。

這眞是一場殊死的戰鬥，直看得萬斯同在一邊驚心動魄，他不得不小心提防着自己，因爲一個不小心爲大鳥巨翅掃上，那可是非死不可，就是爲牠掮起的石塊打上也是不得了。

一場大戰之後，那頭巨鳥顯然是失敗了，因爲牠始終沒有辦法，把緊束在長頸上的怪蛇掙開，相反地那怪蛇却是愈纏愈緊。

最後那頭大鳥却停步不動。口中發出了低聲的哀鳴，似乎是在另外考慮着制勝的妙法。

萬斯同對這頭大鳥，不知如何，自初初一見，即生有無限好感，這時見牠雖竭盡全力，亦不能掙開那怪蛇緊纏的長軀，心中不禁大爲同情。

這時那大鳥似已想起了另一妙法，只見牠把長頸用力的在一塊凸出的石角上磨擦着，並且不時用力的碰擊。

這方法，果然令怪蛇吃了大苦頭，只見紅鱗片落，鮮血飛濺，只痛得那怪蛇兒啼也似的怪叫了起來，可是雖是如此，牠仍然不放鬆牠的身子。

這條蛇顯然也知道，這是牠唯一可以制勝敵人的方法，捨此無它。

所以牠拚着皮肉被石尖磨破及內骨的刺痛，長軀是至死也不放鬆，口中長信吐出，大口的毒氣，朝着鳥首狂噴不已。

大鳥在連番的制敵不克獲勝之後，氣勢已大不如前，最可怕的是呼吸感到困難，在長時間的停止呼吸之後，牠已感到有些不能自持。

只見牠那碩大的身子，只是在那一塊站脚的地方，連連的轉動不已，一雙眸子怒出如火，大翅霍又張開，看來確是感到了極大的痛苦。

萬斯同看到此，一時再也忍耐不住，他並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

當時霍地怒叱了一聲，騰身而出，右手向外一揚，已把那口寒鐵軟劍，撤了出來。

巨鳥見狀，竟是停止了轉動，却望着他連連的哀鳴了起來。

這種情形令萬斯同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同情之心更不期大大增加。

當下口中說道：「你不必害怕，我來救你就是。」

說着揚起手中劍，直向大鳥身邊走去，他這種動作，竟爲那條赤鍊蛇看見，一時吱！吱！怪叫了起來。

這怪蛇見萬斯同走近時，竟自揚起了前半截身子，直向萬斯同上身來咬。

可是萬斯同寶劍在手，又因預防在先，如何能爲牠襲上身子！

當下只見他身子向左一閃，右手寒鐵軟劍陡地繞起了一團劍光。

只聽得「哧！」的一聲，頓時把那怪蛇的蛇頭給劈了下來，腥血洒了一地。

蛇首既落，力道大失，那頭巨鳥又自奮起神力，只見牠長頸一收一縮，全身陡然一陣顫抖，已自把盤在頸上的蛇身抖落下來。

遂見牠鋼爪下處，只數下，已把蛇身裂爲數段，口中並且發出一串長鳴之聲。

萬斯同這時收起了劍，近看這幾乎和自己一般高大巨鳥，雖是身上翠羽已有多處翻起，可是看來猶是那麼的神俊無比，

他不禁伸出一隻手來，把牠身上的亂羽整理了一下，那頭大鳥却也不避。

萬斯同一面理着牠的毛，一面問：「看來你決非凡鳥，想必是有主人吧？」

那鳥低鳴了一聲，却是偏着頭，用一雙眸子，仔細的打量着他。

萬斯同一笑道：「你不必奇怪我，我只不過是一個路過的閒人而已。」

那鳥仍是不鳴不動，萬斯同見牠經過如此一番疾鬥，却並不顯出絲毫疲憊樣子，心中愈發喜愛，遂又笑問道：「你肯和我作個朋友麼？」

大鳥低低的叫了一聲，霍地張了一下翅膀。

萬斯同不禁喜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那鳥又叫了一聲，並且把前頸低了下來，直向萬斯同身上擦來。

萬斯同不禁大喜，可是他因見鳥身上，染有些方才毒蛇的鮮血，雖然血中無毒，可是看來總覺得有些嘔心，就笑道：「你身上已沾了不少血腥，我能爲你洗一洗麼？」

方言到此，大鳥忽然短鳴了一聲，霍地巨翅一張，翅上所帶起的風力，差一點把萬斯同搧得摔倒了。

他不禁吃了一驚，只以爲牠是反臉無情，對自己施以襲擊，不自覺身子向左一縱。

等他身子縱出，才發現那大鳥並非如此，牠只是把身子飛到那條澗水旁邊。

萬斯同大喜，一面揆上道：「來，我來給你好好的洗一洗。」

可是那個鳥並不須要他幫助，只見牠微張雙翅，已把全個的身子，輕輕的飄落澗水之中。

一時只見牠雙翅鼓動，浪花飛揚，牠整個的身子，已完全沐浴水中。

似如此約有半盞茶的時間，牠才算把整個的身子洗乾淨了。

萬斯同看着牠心中只是覺得無比的興奮，他簡直就忘了此行的目的。

這時口中連笑道：「好了！好了！洗得太乾淨了。」

那頭巨鳥果然依言又落在了他身邊，萬斯同方要用手去摸牠，忽見牠全身翠羽一齊張開，霍地一抖，無數水珠由牠身上噴泉也似的濺了起來。

萬斯同一時不及躲身，只弄了一身一臉全是，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那大鳥却也似無限興奮，只管連連抖着身上的水珠，如此三數下之後，牠身上的羽毛全都乾了。

萬斯同用手去摸了摸，竟不覺得有一絲水氣。

這時天已大黑了，當空一輪皓月，映着地上一潭清水，現出銀光千縷，這一人一鳥，佇立月下，相互調笑，却也詩情畫意。

似如此逗玩了一會之後，萬斯同忽然想起此來任務，不覺大吃了一驚。

可是他確實又捨不得離開這新交的鳥友，當下笑了笑，問那巨鳥道：「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要去了，明天這個時候，你仍能在此等我麼？」

那鳥却是不聲不動，只管偏着頭去看他。

萬斯同又說了一遍，牠仍是如此，萬斯同不禁暗中發笑，道：「牠只不過是一隻鳥而已，我却又何故多情至此，還是走吧。」

想着就用手拍了拍鳥背道：「再見了朋友，希望還能再看見你。」

大鳥又用頭去挨他的衣服，這動作不禁又令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感傷。

他摸了摸牠頭上的紅毛，小聲問：「你明天晚上再來好不好？」

大鳥點了點頭，萬斯同不禁狂喜，當時又拍了拍牠，就轉身走了。

不想牠才轉過身，走了沒有幾步，忽聽得那鳥發出了一串鳴聲，霍地鼓翅而來，萬斯同尚不及回頭，已爲這大鳥自背後趕上，當背一爪，實實地抓住了。

萬斯同大吃一驚，大叫道：「喂，放下我來！快放我下來！」

他口中叫着，並且用出全力掙扎着，想要自巨鳥爪下脫身。

可是那巨鳥的爪子竟是奇大無比，這一爪又是抓得那麼實實在在，牠抓緊了萬斯同整個的兩肋，萬斯同雖用出了全力，却是休想掙動分毫。

就在他怒吼聲中，只覺得兩耳呼呼生風，同時覺得身子隨着巨鳥的起勢，驀地騰了起來。

刹時之間已置身靑冥，到了此刻，萬斯同就是能動他也不敢動了。

眼見着星月雲溪，似都在自己眼前，低首看時山石林木，如同萬馬奔馳也似的自足下竄過。

他不禁驚得呆住了，停了一會兒才驚問道：「喂！大朋友，你是要帶我去那裏？我實在有點受不了啦。」

大股的風直向他口中灌進去，他勉强說了幾句話，由不住咳了起來。

凜冽的天風，吹得他透體生涼，他可眞有些害怕了，因爲他到底不明白這鳥是何居心。

所幸這一段飛行的路程並不遠，才起飛不久，這頭大鳥已在空中偏過了身子，並且慢慢的低飛了下去。

萬斯同覺得身子慢慢的往下降，他才敢往下仔細的去看。

月色之下，彷彿脚下是一片泉石林木，景緻頗佳，於是忍不住又開口道：「喂！這是什麼地方？你要帶我去那裏呀？」

說了這兩句話，自己也覺得好笑，因爲對方是一頭鳥，即使是牠知道，又怎能回答自己？

想着也就不再多說，心中是又驚又怕，眞不知這大鳥要把自己帶到一個什麼地方？

在盤旋了一個半圓的圈子之後，這頭巨鳥總算慢慢的降了下去。

萬斯同低頭看時見足下是一塊大松坪，却是在一座孤挺而出的高峯之上，峯上風光如畫，幾棵老松斜生峯前，更形幽雅動人。

這怪鳥就帶着他直向松前落去，離着地面約有數呎，這大鳥才鬆開了爪子，萬斯同飄身而下，大鳥也隨後落了下來。

萬斯同驚魂乍定，忙回過身來，望着那頭大鳥道：「你發瘋了麼？把我帶到這

個地方來。」

巨鳥搧動着一雙大翅，發出極大的風力，直把兩旁邊的松樹吹得唰唰直響。

同時牠口中却發出了一種極爲怪異的鳴聲，那聲音是「噓哩噓哩」！

萬斯同不明究竟，眞不知道牠這是什麼意思，當時只管呆呆的看着牠。

那大鳥叫了十數聲之後，收好了翅膀，把身子伏了下去，口中竟自發出了哀鳴的聲音，似如此叫了一會之後，大翅膀復自搧動，口中又自發出「唏哩！唏哩！」的尖鳴之聲。

萬斯同心中一動，因爲牠這種樣子，好似在向誰請示也似的，不覺心中大爲緊張。

一個念頭，閃電也似的自他腦中掠過，他低低的嘆道：「天啊，我竟會忘記了，那瞎婆婆不是曾經告訴過我，要我小心着一隻大鳥，這麼看起來，定必是指這頭大鳥了。」

「我眞笨，到現在才想起來。」他想到此，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可是他立刻又想到，自己苦思不得尋到的地方，很可能就在眼前，我何故還呆呆的守在這裏作什麼？

想着，就對着大鳥抱了一下拳，說道：「多謝你了，鳥兄弟，我可以離開你一會麼？」

大鳥聞聲却不理會他，牠仍然伏着身子，把胸部緊貼在地上，雙翅頻頻鼓動不已。

萬斯同見狀自不知牠是什麼意思，當下慢慢轉過身來，見眼前是一座爬滿了籐蔓的岩石，石前有一池清水，水面似飄着荷葉，間以各色奇花，點綴得這一片地方，宛如人間仙境一般。

在這荒涼的地方，萬斯同眞不敢相信，會有這麼美麗的地方，他就大步直向前面行去。誰知足步方一前進，半空裏傳出一聲冷叱道：「站住！」

這聲冷叱，直驚得他頓時立住了脚步，空谷迴音，他還不知道，這喝叱的聲音是從何處而來。

「從你立脚之處，你要往後退出二十步。」那個聲音復由峯前傳出來，聲調之中，充滿了冷酷無情和單調。

萬斯同這時，心中已知是遇到了奇人，他不禁又驚又喜，當下定了一下神，朗聲說道：「萬斯同冒昧蒞臨，尙乞高人勿怪……」

才言到此，那聲音厲聲的喝叱道：「退後！你莫非沒有聽到我的話麼？」

萬斯同不禁被他罵得臉色一紅，當下只好中止住未完的話，依言退了約二十步，正好是立在了那隻大鳥的身邊，心中未免有些生氣。

當下昂然站立着不再答話，良久，並沒有聲音再傳過來，那頭大鳥兀自伏身在地，不住的哀鳴不已，似乎像是闖了什麼禍事一般。

萬斯同心中，正自驚疑不解，却聽到一聲陰沉的冷笑之聲，劃破了當空寂聊，並有聲音傳了過來，道：「你知罪了麼？畜牲？」

萬斯同心中一怔，本以爲是罵自己，正自皺眉，却見那大鳥雙翅連連搧動，口中發出悲悽的鳴聲，牠目光却斜過來偏視着萬斯同，像是求他援助一般。

萬斯同心中不解，這時那聲音厲害的叱道：「你這畜牲愈來愈懶，不知要你何用，那枚火棗，爲人無故摘落，已經罪大惡極，現在復敢擅帶生人，入我禁地，兩罪併發，今日是斷斷不能饒你……」

方言到此，大鳥悲鳴的聲音更加大了，一雙大翅拍拍的打在地上，聲震山石。

那聲音赫赫一笑，萬斯同才聽出了，那是一種非常蒼老的聲音，可意會到聲音是發自一個如何老邁的人物口中。

這笑聲是帶着責怪的聲調，復道：「怎麼？你這畜牲還覺得冤枉麼？」

大鳥又低鳴了幾聲，那人才嘆了一口氣道：「我這人最是講理，念你追隨我前後已近百年，向無過錯，只是我的法令你不是不知，我是言出必行，那火棗如何失落？這人又是誰？爲何帶他來此？你却要還我一個公道。」

大鳥聞言，目光之中竟似要滾出淚來一般，牠長頸伸縮，發出斷斷續續的短鳴之聲，似乎是在申訴牠的理由和委屈。

萬斯同此刻看得心驚肉跳，因爲聽這人口氣，分明自己的來臨，已破了他門中的禁令，很可能在制完了這頭大鳥之後，即要降罪自己。

這時見大鳥哀鳴，心中不禁大爲代牠難受，因爲他是知道這頭鳥的委屈的。

只是他不知道這人脾氣如何，不敢冒昧發言，只管呆立一旁，一言不發。

大鳥似如此叫了一陣之後，那人冷冷笑道：「照你如此說來，那枚火棗是爲一巨蛇所偷食，現在巨蛇已爲你制死，這話我怎能信你，想我那『火雲紅泥』，是如何的熱量，那蛇有多大道行，竟然不怕焚身？你這些鬼話，還想騙我不成？」

大鳥不等他說完，口中又自發出了悲鳴之聲，一顆頭並且轉向了萬斯同，連連點頭，像似乞救不已。

萬斯同實在忍不住，當下躬身一禮道：「老前輩萬萬不可冤屈牠，那枚黑果子，確是爲一條巨蛇偷食，後經這仙禽奪得，這一點不假，弟子可以作證，尙乞老前輩網開一面，不要錯責牠才好。」

他說這些話時，那隻大鳥連連的向他點頭不已，想是致謝謝意。

萬斯同冒昧的說了這些，其實也有些害怕，因爲他如今立場，簡直是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尙還要爲大鳥求情，豈不可笑？

可是，那人聽了這一番話後，竟是沒有當時發作，他冷冷的又問道：「你是何人？」

萬斯同彎腰道：「晚輩姓萬名斯同，方才已報過名了。」

這人冷笑道：「方才所言，眞是你親眼所見麼？」

萬斯同懇誠地說道：「弟子怎敢撒謊？方才所言，的確是晚輩親目所見。」

那人停了一會，才自語道：「這就奇了，有那火雲紅泥，怎會沒有用呢？」

萬斯同心知他所指的「火雲紅泥」，即是那培在矮樹根上的紅泥土，當下吶吶的道：「老前輩所說的神泥，並非無用，只是那怪蛇可能過於厲害，以晚輩的淺薄

見識，那蛇通體火紅，極似一種叫火赤鍊的毒物，也許牠並不十分畏懼老前輩的火雲神泥。」

那人口中「噢！」了一聲，才噢口氣，道：「不錯，你如此說就是了，我是奇怪，什麼樣子的蛇類有此能耐，原來是這種東西……」

他嘆了一聲又道：「這麼說來，我倒是眞的冤枉了牠了，只是……」

他的口氣又轉向了那頭大鳥道：「只是這種蛇類向來是雌雄相隨，你莫非只喪了其中之一麼？」

大鳥雙翅連連拍動，口中怪聲鳴着，那人頓了頓又道：「我怎麼不懂你說些什麼？……」

遂又轉向萬斯同道：「小朋友，你知道麼？」

萬斯同聽他口氣，已較先前大爲轉變，當下心中略爲安定，慌不迭的說道：「我知——」

那人一笑道：「你不必慌，可慢慢說來。」

萬斯同點了點頭，略把方才所經見一切，詳細說了一遍，當然他並沒有說出，自己曾有意要去偷正中的那枚果子的事。

這人聞後，笑了笑道：「如此說來，你倒是救牠的恩人了，莫怪牠竟破格引你來此。」

說着又大聲笑道：「你引他來此，用意何在？」

大鳥由這人語氣之中，已知自己沒有事了，此刻聞言，向空長鳴了幾聲。

「求見？」這人怪笑了一聲道：「你莫非不知我這幾十年以來，是從不見外人麼？」

大鳥又自低鳴了起來，這人長嘆了一聲，遂道：「你這東西，空活了如此年月，却仍然如當年一般無賴，我此時如遣他自去，想必令你不快……」

小停遂道：「這麼吧，我可以答應你，令他見我，多少給他些好處，只是你可不要再多爲他求說，求也無用。」

大鳥聞言，口中却又發出一串低鳴，那人冷哼了一聲說：「這個却要看他的造化，你此時說却未免多餘。」

萬斯同此刻眼見這一人一鳥對答，心中大是驚異，因問答之言，多有係關自己，不覺仔細去聽，聽到後來不禁一陣狂喜，當時心知這人既能與鳥通話，又因目睹他諸多奇特，可想知定是一少見異人。

他至今最感遺憾的，總覺得一身武功不如別人，可是，絕技難求，明師更不易訪，此刻忽然有此機緣，怎不令他歡欣欲狂。

當下站在一邊，眞不知該說些什麼是好，那人與大鳥對答之後，才笑了一聲道：「娃娃，你身懷至寶，可肯展出令我一見麼？」

萬斯同怔了一下道：「晚輩隨身僅有寶劍一口，並無什麼寶物呀。」

那人呵呵一笑道：「寶劍不就是寶物麼，你肯借我看上一下麼？」

萬斯同心中暗自驚訝，暗驚這人目光好厲害，自己這口劍深藏腰內，何況尙有劍鞘緊緊套着，他怎能一眼就看了出來。

當下自然不敢隱瞞，口中答應了一聲，已探手把那口寒鐵軟劍，自腰上解了下來。

他雙手呈劍道：「寶劍在此，請賜告尊處，晚輩以便面呈。」

他口中方自說了這句，忽覺得背後大風搧動，尙不及回身細看，手中劍倏地一緊，已凌空爲人抓去。

萬斯同嚇得大叫了一聲，那大風把他身子壓得向下一蹌，遂即消失，再看時，自己那口劍竟自到了那頭大鳥的爪中。

那頭巨鳥單爪抓劍，長鳴着直向那座孤懸而起的峯頭上疾飛而去。

萬斯同這才知道，原來老人坐息之處，離着自己立處，尙有數十丈距離，在如此距離之外，自己的一切，他能瞭如指掌，對話有如面談一般，由此看來，這人確是一位世所罕見的奇人，心中不禁肅然起敬。

大鳥飛臨峯上，遂即束翅下落，緊接着那鳥又自騰空而起，復在萬斯同身後落去。

那人這時才道：「你放心，我只是看一看而已。」

又道：「此劍果非凡品，我曾與它有過一面之緣，那時此劍，是在我一老友鐵肩大師手上，想不到事隔多年，竟會落到了你的手上，如此說來，你和鐵肩老友多少有些關係了。」

萬斯同心中大驚，因爲關於這口劍的歷史，秦冰曾對自己說過，在她口中，曾經提到過鐵肩大師的名字，並曾說過是他授業的恩師。

此刻這人既口稱鐵肩是他老友，由此判來，此人年齡簡直是大得驚人了。

當時想到這裏，只驚得雙目圓睜，一時答不上話來。

那人一笑，道：「娃娃，爲何不答我話？」

萬斯同才慌張的打了一躬，這「娃娃」二字確實令他感到極不自然，因爲自己已是二十好幾的人了，堂堂七尺之軀，此刻爲人以「娃娃」相稱，如非是情知對方年歲驚人，這稱呼可眞是近乎侮辱了。

當下紅着臉，說道：「老前輩所說非假，此劍原來主人，確實是鐵肩大師，後來，因失落在水母之手，故令其弟子秦冰討回……」

他不得不簡單的把這件事報告一下，說起來十分繞口，却又不能不說。

當時又接下去道：「秦老前輩與弟子有一面之交，是晚輩子曾帮同出手，由水母手中把這口劍奪回，秦老先生因劍爲晚輩奪回，執意不收，並堅意贈與晚輩，晚輩却之不恭，只好拜收下來……」

那人聽到此，呵呵大笑道：「够了，想不到這其中還有這麼曲折，此劍係當年大方眞人闢洞四寶之一，採自萬年寒鐵，確係大有來頭，你小小年紀得到手中，却要好好保存呢。」

萬斯同只好口中答應着，心中却不禁暗暗發急，因爲，對方並沒有立刻還與自己。

思念之中，却又聞得那人口中喝道：「拿去。」

萬斯同慌忙抬頭，却見一物颼然而至，挾起一股尖銳的勁風，直向自己面門上

打來，正是自己那口寒鐵軟劍。

他不禁吃了一驚，因爲看情形那劍身上帶着極大的力道，自己冒然去接，只怕接它不住，如不去接，却又有遺失峯下之慮，心中好不担心。

眼看這口劍只一閃已至眼前，萬斯同不由一咬銀牙，右掌上猛貫眞力，用「分翅手」霍地向外一翻，直向劍柄上抓去。

可是那口劍來式雖是勁猛無比，說也奇怪，當它距離萬斯同尚有尺許左右，忽的就空停住，略一顫抖，遂即劍尖朝下直落下來，爲萬斯同兜着一把抓了個緊，却覺得劍身上不帶着一絲餘力，這一剎時，他不禁對這人投劍的手法佩服了個五體投地。他拿劍在手，躬身道：「謝謝老前輩！」遂把長劍向腰上束去，不想手方觸柄，却意外發現到，在這劍把的柄上，繫有一個黑色絲質的小網巾，內中鼓鼓的不知何物。

遂聞那人道：「我封劍此峯已近百年，不想再見生人，你與我總算有緣，因見你秉性忠實，英氣內歛，頗爲一難得人材，又對我座下仙鳥有救命之恩，才與你交談數語，現贈你緊身風衣一件，及劍訣一卷，俱爲人間至寶，你好好保存參研學習，自是大大有用，我先前口允你來見之事，此刻作罷，因我不久尚要爲一事分神，現在命我那鳥兒送你離去便了。」

萬斯同不勝感激，當下彎腰拜道：「多謝你老人家厚賜，只是弟子來此，尚有要事，不想就此離去，老前輩可允許我在這附近多作盤桓麼？」

老人哼道：「隨你，你只管吩咐牠便了。」說罷，遂不再言語，斯同緊緊抓着那絲質網巾，覺得內中軟軟地，他極想打開來看，只是又怕老人不悅，當下匆匆揣入懷中。

忽聞身後大鳥「唏哩」的叫了一聲，萬斯同回頭看了看牠身子伏了下來，雙翅張開，露出兩肋，似乎令己乘騎的模樣。

他本想說出來此的目的，可是因聽老人口氣，已有厭煩意思，不敢多言。

心中由是打定主意，自己還是去試試機緣再說，他想定了，就含笑問大鳥道：「你願意送我去一個地方麼？」

大鳥望着他連連點頭，萬斯同不由大喜，遂跨在了牠的身上，試着用手緊抓着牠頸上的長毛，倒十分的襯手，有此一着，即不懼空中跌落之慮，當下他伏在那大鳥耳邊道：「你可知合沙奇書藏處，帶我去那裏可好？」

那鳥偏着頭想了想，意似猶豫，萬斯同又重覆了一遍，那鳥忽然仰首高鳴了一聲。

萬斯同禁不嚇了一跳，半天才聽得石峯上一聲嘆息道：「既是你救命恩人，我破格允你帶他前去，一切要看他的福份了，我尚要在此候他呢。」

萬斯同心正暗喜，那大鳥霍地兩翅搧動，騰空而起，一時間罡風撲面，幾令萬斯同爲之窒息。

强闖夾道險　勇挽千鈞危

那大鳥帶着他，只是兜了一個圈子，遂即平開二翼，像紙鳶也似的飄了下來。

落足之處是一片雜亂的石頭，水聲潺潺，眼前不遠，像似有一座石屏，月光之下，也看不甚清，那大鳥把他載來此地，復張開二翅騰空而去。

萬斯同追了一步，高聲喚道：「喂！鳥兄弟，喂……」

可是那頭大鳥却逕自頭也不回的飛遠了。

他無可奈何的轉過身來，想了想方才的一些遭遇，就如同是夢幻一般。

眼前被牠帶來此地，不可否認，那藏書之處定在眼前，還是好好在這附近搜一搜才是。

想着他就向前一步步走去，見眼前果然有一座大石聳立着，石上書着「兩儀」兩個大字，月光之下，這兩個字甚是蒼勁有力。

石後是一條寬約三尺左右的石道，彎彎曲曲的展延出去，想是因爲年久無人清理，這石道上已爲亂草遮滿了，微風吹來，他鼻中嗅着陣陣的花香的味道。

萬斯同就順着這條羊腸細路，一直的行了下去。

這條窄道曲曲折折，直通向一座巨石洞門，月光之下，似覺得那洞門顏色深黑高有數丈，很像是一座無人的野洞。

他加緊了步子，往前行去，當他走到洞門旁邊，忽然驚愕了。

原來竟有一絲燈光，由裏面照出來，他心中暗暗想道，這就奇怪了，此時此刻莫非竟會有人在此？

想着他就大胆的邁進了石門，却有一種陰森森的說不出來的感覺，憑這種感覺，他猜想這裏決不會有人居住。

那一絲燈光，是由左前方散出來，這石室內，別無長物，只是一張長有數丈的長方形的石案，左右兩側俱有通廊斜伸外出。

萬斯同由左邊彎進去，果見燈光較先前爲亮，那燈光是由一間敞室內傳出，室門前是一扇落地屏風，此刻並有低微的談話之聲自內傳出。

萬斯同心中一動，暗想如此深夜，竟還是人在此談話？可謂之怪事了。

想着他就轉入屏內，他本以爲還有石門，誰知身才轉進去，那談話之聲忽然止住。

同時眼前燈光大亮，室內正有二人在隔案談話，一人是一年已古稀的老人，另一人不看尚可，這一看足令他怒火中燒。

原來那另一人，竟是中途由自己身上盜得桑皮紙圖的騎驢少年，他此刻仍是黑衣黑帽，手中尚還拿着一條黑綠色的小馬鞭，正在和對面老人說話。

萬斯同這一進來，二人都不禁大吃了一驚，相繼立起身來，尤其是那黑衣小伙子，臉色更形驚慌。

萬斯同望着他冷冷一笑道：「朋友，想不到我們會在此地又見面了。」

那黑衣小伙子臉色一陣通紅，却又勉强帶出了一個微笑，道：「朋友，你也來了。」

那古稀老人面色微怒的看着黑衣人道：「小老弟，這位又是何人？」

那黑衣少年嘻嘻一笑，說道：「和你我是一條道上的，哈！現在我們是三個人了。」

老人面色十分難看的望着萬斯同道：「朋友你貴姓，來此何爲？」

萬斯同本有一腔怒火，可是眼前也不是打架的時候，再者這黑衣人的功夫，他也是目覩過的，此刻他對自己微笑，不禁一時發作不得，而這個老人又正向自己問話。

他只得忍着怒，打量着眼前老人道：「我姓萬，你貴姓？我來此作甚，你管得着嗎？」

老人一怔，一雙綠豆眼精光四射，遂即嘿嘿一笑道：「你問我姓什麼，這位小朋友可以告訴你，我乃是好心的問問你，你却如此對我——」

才說到此，那黑衣美少年哂然一笑，玉手一分道：「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吵了。」

他明眸向着萬斯同這邊瞟了一眼，又對老人一笑道：「你也太沒有容人之量了，那部書既爲古人所留，言明有緣得之，多他一人又有何妨？」

老人冷笑一聲道：「你的度量倒是不小，哼！依老夫看來，此人定是與你一路，你還想來瞞我麼？」

少年不由明眸一翻，薄怒道：「你這人怎地如此多心？你莫非沒有看見這小子一進門，還對着我磁牙瞪眼麼，却又怎會是我一路來的。」

他也說着，邊把小馬鞭，重重的往石上一抽，冷笑道：「既然你如此多疑，我們還是各人辦各人的就是了，我就不信我不如你。」

那老人臉色鐵青着，揮着掌，道：「且慢。」

遂又回視萬斯同道：「這麼看來，你也定是爲了那部合沙奇書而來了？」

萬斯同冷然道：「已知何故多問。」

老人瘦削的面上，帶出了一個陰沉的冷笑，勉强忍下了這口氣，冷冷的道：「你們年輕人，脾氣都太暴躁了，遇事沉着，才是處世之道。」

他說着苦笑了一下，嘆道：「既如此，你也坐下，我們來好好商量一下。」

老人說着遂自落座，萬斯同這時才注意到老人背後，有一連五枝青色的竹筒，斜揹在背後，開口處都有特製的鐵皮蓋子封着！一時也猜不透是何物件，見他身着一色的黃繭布肥衣，脚下纏有青布的綁腿，一雙鹿皮快靴，打扮得有點不倫不類。

萬斯同心中懷疑的忍氣坐了下來，却見那黑衣少年一直用眸子在看着自己。

萬斯同因早已懷疑他是女着男裝，所以倒不好細細的打量他了，心中只是奇怪，因爲自己始終像是在那裏見過他，這個念頭只好暫壓心中，留待以後再觀查了。

黑衣少年見他落座之後，才用手一指那老人道：「此老乃是來自貴州的蛇老尉遲八太爺，想你有過耳聞吧。」

萬斯同心中不由暗吃了一驚，這才知道，眼前這個枯瘦的乾老頭子，竟是在武林中有蛇神之稱的尉遲丹，人稱八太爺的怪傑。

他當時抱了一下拳，道：「久仰，久仰！」

黑衣少年後指着萬斯同道：「此人姓萬，名字我也不清楚，也是個大有來歷之人。」

說着笑着看着萬斯同，又道：「……人家身上可有削金斷玉的寶劍，要斬你那些蛇頭。」

萬斯同不禁俊臉一紅，那尉遲丹，聞言却好好的打量了他幾眼，點了點頭，面現冷笑不語。

在那黑衣少年，略爲把萬斯同向蛇老尉遲丹介紹之後，這位一向出沒於苗荒的武林怪傑，嘴角輕輕帶起了一個冷笑，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上下的打量了萬斯同幾眼，就又把頭轉過去了。

這種傲態看在萬斯同眼中，自然心中大是不樂，可是也無可奈何。

他耐着性子坐了下來，蛇老尉遲丹瞇着細小的眸子，又掃向他，徐徐的道：「老弟台，你來此是爲了那部合沙奇書自不待言，只是你可知那書的藏處麼？」

萬斯同心中一怔，但他却不願輸口，冷笑了一聲道：「既來到此，還愁找不到那書的藏處麼？」

尉遲丹白眉一聳，遂又嘿嘿笑道：「小兄弟，你們作事是有勇無謀，凡事不是這麼容易的。」

他說着看了那黑衣少年一眼，又笑了笑道：「不信你可以問問這位朋友。」

他用手指了那少年一下，萬斯同憤然道：「我本來無意與你二人合力，是你們要拖我來的。」

蛇老伸手皺眉道：「別吵，別吵！辦法是有，只是不知你樂不樂意，再者你身上這身功夫……」

他目光又開始在萬斯同身上打量着，冷冷一笑道：「我可是並不清楚，是不是能應付得下來，很是問題。」

萬斯同也被他說得不大得勁，偸偸看了那黑衣少年一眼，却見他正凝視着自己微笑，萬斯同的臉就禁不住紅了。

那蛇老遂又舒眉道：「不過也說不上了，反正這種事是各人憑自己的造化。」

這時那黑衣少年，才笑吟吟的對萬斯同道：「萬兄，這裏的情形，你可能還不大瞭解，我與八太爺已經詳細的找尋過了，藏書之處也有了眉目……」

說到此，這神秘的少年目光一凝，一雙細眉毛，微微皺着。

他說：「據我二人的觀察，要想從容把藏書得到手中，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通過一條極險的通道，這過道之中，可能有厲害的埋伏。」

蛇老揚了一下瘦掌，冷笑道：「老夫自信尚能通過，這位哥兒……」

他用手指了黑衣少年一下，接道：「……他的武功也不差，足可應付，只是剩下你——」

萬斯同冷然道：「你不必顧慮我，我應付不了，只怨我自己的命。」

尉遲丹怔了一下，遂笑道：「這樣很好。」

他說着自袖內抽出一張牛皮紙，是一個紙卷兒，然後他攤開在桌子上，上面是用炭筆畫的各種圖樣，圈點綫條不一。

黑衣少年嘻笑道：「你的運氣不錯，我與八太爺窮了半日之工，打探得來的情形，你却不費吹灰之力，一目了然，想來

未免太不公平了。」

萬斯同目視着他，見他每說話時，總似下巴往下縮着，聲調很低，極像有意改腔換調，一時眞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男是女。

此刻聽他這麼說，不禁記起前恨，哼了一聲道：「你還認爲不公平？我那張地圖若是中途不爲人竊去，此刻怕不早已到了。」

黑衣少年不禁面色一紅，他唇角那一枚黑痣，襯上那張乖巧的小嘴，看來確是很俏，當他發現萬斯同目光緊盯着他時，他的眸子就很不自然的瞟向一邊去了。

萬斯同見他不說話，心知他定是內愧不已，遂也不爲已甚，沒有再更進一步的挖苦他。

一旁的蛇老尉遲丹，由二人對話裏，自然也聽不懂是什麼含意。

他顯得很不耐煩的道：「我們不能再就誤了，依照大木上人的告示，如果今夜天亮以前，我們不能通過那間客室，必須要等到三天之後才能再試一次了。」

萬斯同不解道：「我還不大懂什麼意思？」

尉遲丹冷笑道：「到了地方你就明白了。」

他站起了身子，很愼重的道：「爲了減少我們不必要的自相殘殺，所以和這位小友才有這麼一個君子協定，那就是他們共同合力，突破藏書通道，至於書歸誰所有，那只有憑各人的造化和手段了，沒有得到的人，不可節外生枝，更不可暗箭傷人。」

萬斯同點了點頭，說道：「這樣很公平。」

蛇老冷笑道：「自然是公平了。」

他忽然想起一事又道：「小友，你那口斬金截鐵的寶劍呢？」

萬斯同拍了一下腰畔，道：「現在身邊。」

蛇老點了點頭道：「你要隨時備用，很好，有了這東西，我們可能用得着。」

黑衣少年這時趨上前道：「在進入藏書之處的一路上，我們三人必須要互相援助，同舟共濟。」

萬斯同秉性忠厚，對於這些條件，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事，他點了點頭，慨然道：「當然。」

蛇老尉遲丹這時把他的褲腳更紮緊了些，腰帶又緊了緊，向萬斯同道：「你準備好了暗器沒有？」

萬斯同方探手去摸，尉遲丹已遞給他一個蛇皮袋子，他說：「拿着用。」

萬斯同接了過來，尉遲丹又給了那黑衣少年同樣一袋，美少年笑了笑，道：「老頭，你把這種東西也帶出來了，只怕用不着吧？」

蛇老冷笑道：「用不着最好，總比沒有好。」

萬斯同好奇的解開袋口向內中一看，卻發現是用宣紙包好的一枚枚圓形彈子。

同時他鼻中已聞到了一股強烈的琉璜味道，他忽然知道了，這些彈子，竟是武林中一種獨門特製的暗器，名喚「烈火丸」，出手即燃，威力無匹。

他雖一向不喜用這些毒惡的暗器，可是也不妨備而不用，到時再看情形而定。

蛇老尉遲丹把烈火丸分與二人後，他沉聲道：「我們可以走了。」

黑衣少年眨目道：「你知那大木上人在谷中麼？」

尉遲丹搖了搖頭，道：「此老即使尙在人世，只怕年歲過高，不會再管這些閑事了。」

他說着又冷冷一笑道：「不過，我們的目的是硬闖硬拿，他既有每年一開的諾言，怎能怪我們上門求書？」

黑衣少年皺了一下眉說：「如果此老也在，問題很痲煩，而且聽說尙有一隻怪鳥……」

萬斯同不禁心中怦然一動，暗中想道：「莫非這所謂的大木上人，就是贈我東西的那個神秘老人麼？」

他心中這麼想着，不覺感到異常興奮，方才那一番懼怕之心，不禁去了好多。

蛇老尉遲丹冷冷一笑說：「怎麼老弟，你膽虛了麼？」

黑衣少年嘻嘻一笑道：「什麼話？我們走吧！」

說着他率先出室，蛇老居中，萬斯同最後，三人一併出了這間石室。

只見黑衣人帶路，直向走廊外行去，這時天色很暗，雖有月光，看來也是陰暗得很。

這附近環境是那麼的靜，四外荒石亂草之間，燐火點點，此即一般人所謂的「鬼火」，因其明滅不定，顏色青綠，故一般人皆稱之爲鬼火。

三人無話匆匆向前行着，因前二人腳步極快，萬斯同自然不能拉下，所以緊緊跟着他們。

前行了里許，皆是荒蕪的樹林，這條小路曲曲折折下行甚遠，那蛇老尉遲丹，在前面一言不發，他步行極快，像是對這一帶情形瞭如指掌。

萬斯同跟着他二人，心中不禁有些懷疑，不知二人要把自己帶到一個什麼地方去。

正思念間，見二人已停住了腳步，眼前是一方高有三丈的大石碑，因爲天黑，那碑上寫些什麼，萬斯同却是看不清楚。

三人立定腳步之後，黑衣美少年就回過頭來，他用手指着道左的一條過道說：「我們三人，必須要從這一條窄道中通過去。」

萬斯同打量着那條窄路，心中暗暗吃驚，見這所謂的窄路，竟是介於兩座巨岩之間的一條小夾縫而已，夾縫之內風聲颼颼，那穿弄而來的風，撲在三人身上，眞有些陰森的感覺。

萬斯同注意着那兩座岩峯，高可參天，午夜中打量起來，眞有些獅虎難以攀登的感覺。

蛇老尉遲丹駐足冷冷的道：「果然這窄道的大石門開了，我們千萬不要錯過這機會。」

他說着首先騰起了身子，直向那雙峯之間的夾道前落去，黑衣少年蜂腰輕輕下折，也如同箭一般的撲了過去，萬斯同見二人如此慌張急馳，心中不禁暗暗好笑，心知他們都存心想第一個通過窄道，好先搶到那合沙奇書。

按理來說，他又何嘗不急，只是眼前二人之武功，都遠在自己之上，自己刻下又唯二人馬首是瞻，這書能落在自己手上的機會，實在是太小了。

他對自己，實在沒有多大信心，只不過能同他二人一併入內，長長見識也是好的。

所以他既存有這種心，反倒不急了，當他身子隨着二人縱到了石峯之前，才看清了，那夾縫入口處，有一方高有十丈許巨岩錯開了。

據蛇老說，這塊十數萬斤的大石，昨夜尙緊緊的封在夾道之口，今夜却無聲無息的爲人錯開，大石門上生滿了亂籐草，當它關上的時候，任何人也判斷不出來它是一扇門，設計之巧，宛如天生，眞可當「鬼斧神工」無愧。

萬斯同細細打量着這巨大宛如岩峯的大石門時，蛇老和那個黑衣少年，在夾道口已顯出極爲不耐之色。

尉遲丹不悅的道：「小兄弟，你倒是來不來呀？唉，你們這些年輕人，這麼重大的事情，你們反倒把它當成不關痛癢的事情來處置。」

他氣得臉色蒼白的望着那黑衣少年叉道：「走！我們先進去。」

美少年哂道：「他已經來了，我們三人聯合，總比一個人一意孤行的好，何況他手上還有那把削鐵如泥的寶劍呢。」

尉遲丹聽到後來，倒是不動了，只是用銳利的目光去看着萬斯同。

萬斯同匆匆走到道口，尉遲丹冷笑道：「兄弟，你不要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這弄道之中，隱藏着大木上人精心裝置的十八具木人，和九十九支頑石喪門釘，另有飛枝吊人繩七十二處，百年以來，多少英雄豪傑，喪身受創其內……」

他說到此，顯然也有些心虛了，抖顫顫的道：「你們年紀輕輕，那知道其中厲害，萬一要是中途受害，老夫也是救不了你。」

萬斯同冷笑道：「果然如此，我只怨自己的命，怎能怨你，你老人家還是多多留意自己好了。」

尉遲丹氣得一連冷哼了兩聲，冷笑道：「你不要爲老夫担心，反正誰的武功好不好，進去就知道了。」

他說着身形向下一矮，雙掌前後交錯着，用「龍行乙式穿身掌」的身法，陡地騰了起來，往下一落，已隱入夾道之中。

黑衣少年望着萬斯同笑了笑道：「萬兄，依我勸告，你還是不必入內的好。」

他苦笑了一下，顯得很是眞情的又道：「我說的是眞話，因爲你的功夫還差一皮。」

萬斯同不禁俊臉一紅，心中大怒，正想反唇相譏，忽然看見對方那種表情，他的心中不禁動了一下，同時這兩句話，對方說出來時，竟是柔若女子，一改他方才的有意壓低聲調。

這證實了他果然是一個女子，萬斯同不禁呆住了，他想要仔細的觀察她一下，看看她到底是誰喬裝的？

可是這黑衣少年竟自笑了笑，突地縱身向窄道之中撲去。

萬斯同冷冷一笑，道：「謝謝你的好意。」

因爲對方雖然是一番好意，可是當面這麼說，也是近於侮辱，堂堂七尺男兒，豈能爲一女孩子輕視？

想到此，他就再也不猶豫的向着那雙峯之間的夾道縱了進去，身方撲入，只覺陰風透體生寒，窄道兩側，是高可參天的古松樹，看過去，就像是站着兩行巨人一般。

那蛇老尉遲丹和黑衣人，俱都早已無踪，萬斯同心中更緊張，一時足下加勁，施展出了輕功絕技，猛然向前面追去。

夾道雖是够窄的了，可是仍能容數人並排行走，他心中不禁暗氣二人，只顧一意孤行，竟不依約互相照應，可是，因此却也少了許多不必要的應酬和痲煩，因爲事實上他對蛇老印象並不好，對那女扮男裝的少年，也只是好奇，却說不上什麼好感。

想念之中，他已飛撲出了數丈以外，心中正在奇怪，因爲據蛇老所說，這其中有極厲害的埋伏，可是這時却是一樣都未見，這不是很奇怪麼？

他心中正在狐疑莫釋的當兒，忽然覺得足下踏着的一截枯枝，倏地向下一軟。

萬斯同心中一驚，驀地騰身而起，他只當是踏上了一個陷阱。

誰知身子方往一邊飄下，驀然間就在一棵大松樹之後，電也似的閃出了一個長人。

天黑看不大清楚，只覺這人身材極爲高瘦，頭戴着一頂尖頂的大斗笠。

這人身形閃出之後，却直直的朝着萬斯同身上闖來，萬斯同驚叱一聲，道：「是誰？」

因那人來勢太以兇猛，萬斯同深恐爲他闖上，當下一面劈掌擊出，直向這人前胸擊去。

只聽見「碰」地一聲打個正着，瘦人身形被打得向後一拱。

但是，萬斯同的感覺裏，這一掌雖是打上了，却好像擊在了一面牛皮戰鼓上一樣的，同時之間，他也看清了敵人的那副尊容。

只見對方墨首平面，闊肩長臂，竟是一具巨大的木人。

只是這木人的前胸後背，却是牛皮緊緊纏成的，掌擊上去，有如擂鼓一般。

那木人本不知發招過式，顯然的，他必須要等着敵人的接觸，才能觸動機鈕，抽招換式。

果然的，那木人隨後拱之勢，身子霍地向下一蹲，萬斯同隱聞得它腹中有鋼條「咚！」地一聲，忽見那木人右腿倏地舉起，緊緊貼着地面，「刷！」地一腿掃來，這一招在招術上說是「鐵牛耕地」，只是一般人的腳，是如何也不能踢得這般快法。

那疾勁的風，挾着木人的一條木腿，只是一閃，已到了萬斯同腿旁。

萬斯同這才知道果然厲害，他慌不迭把身子猛的拔起，那木人的腳，擦衣而過，直把萬斯同嚇出了一身冷汗，暗忖這一下要是讓它掃上了，自己這條腿就不要打算想要了。

那木人一招不中，隨着身形疾速的轉

了一週，接着又通心一掌，只是部位多少有了些偏差，因爲木人到底是木人。

萬斯同有了防備，這一拳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它打上，他身形疾轉，出左手一蕩這木人膀子，覺得極爲吃力，可是他右手却不閑着，以「小天星」掌力，霍地向外一擊。

只聽得「叭！」的一聲，實實地擊中了這木人的前胸，頓時間，聽得「咵嚓！咵嚓！」一連串的發條聲音，那木人，就如同來時一般的，疾速的向後退去。

萬斯同有了這一次的教訓，頓時不敢再有絲毫大意，他謹愼的疾步繼續往前馳去。

兩旁那些高大的松樹影子，看起來都像是隱藏着的木人，眞有點風聲鶴唳的感覺。

不想他才行了幾步，突聞得左側樹梢上有弓弦「咚！」的一響。

萬斯同不及回頭就本能的向前一個猛撲，可是却覺得頭頂上，並無絲毫動靜。

他心中奇怪道：「怪事！莫非我聽錯了！」

想着就由地上又爬了起來，誰知身方直起，却覺得右側方，「咻！」的一般尖風襲到。

萬斯同再怎麼也沒想到，這暗器，竟會由相反的方向竄出來，而且沒有一點聲音。

待他發覺時，那暗器已距離着他右面胸肋不及三寸，那是如何也躲不過了。

萬斯同嚇得「哦！」了一聲，就在這一刹時間，忽聽得前方一聲清叱。

萬斯同尚不及看出來人是誰，只聽得身側「叮！」一聲，現出了一點火星，那暗襲自己的一枚長形釘狀暗器，竟爲另一枚銀色暗器擊落。

隨着眼前人影一幌，現出了那黑衣少年亭亭玉立的身材。

萬斯同不禁面色甚窘的點頭道：「謝謝你了。」

黑衣少年嫣然一笑道：「走吧，爲了不放心你，我就誤了不少時間，快走！」

說着他就拉了一下萬斯同的袖子，率先前進，萬斯同既知他是女子喬裝，形跡上更不敢與她顯得親近，此時見她竟用手拉自己，嚇得忙掙了開來。

這美少年後退了一步，咀唇微啓，想是要說什麼，却又臨時忍住了。

她微微嘆息了一聲道：「你呀！」

只說了這兩個字，就住口不說了，萬斯同這時看她，愈覺得唇齒之間，彷彿像誰似的，就問：「妳到底是誰？如何化裝成一個男的？」

這句話，令她秀眉一挑，也似微微有些吃驚，她搖了搖頭道：「別瞎疑心，我不認識你。」

說着就跺了一下脚，又道：「我得快走了！」

就在她身子方自騰起的時候，他們都顯然聽得前路蛇老尉遲丹大笑的聲音。

這聲音不禁吸引得二人加速奔上，却見數丈以外，窄道內，對立着三個人影。

蛇老尉遲丹面向着這邊，另有二人，却是背朝這邊，這時就聽得尉遲丹桀桀笑道：「朋友，不是尉遲丹太自私，今日却是不能讓你們過去。」

黑衣少年與萬斯同，這時已相繼趕到，尉遲丹呵呵一笑道：「你們二人來得正好，這裏有兩位朋友，大家認識認識！」

萬斯同遠看背向自己的二人，已有些眼熟，此時見他二人一回頭，萬斯同才看清了，果然是一字劍商和夫婦。

只見二人面色似極爲氣憤的模樣，當他們發現身後的黑衣少年及萬斯同時，更帶出了大驚失色的表情。

商和對萬斯同抱了一下拳，強笑道：原來萬朋友也是道中人。」

他目光又轉向一邊的黑衣少年，冷冷的道：「合沙奇書有緣者得之，你們何故不許外人插足？未免欺人太甚。」

蛇老尉遲丹冷冷一笑道：「商老二，老夫久仰你在秦嶺一帶有些聲望，早想會你一面，今天倒是巧得很，老夫就在這窄谷之中見識見識你的一字劍法！」

這老兒口中說着，身形倏地拔起，身形往下一撳，雙腕同時盪起，直向商和兩肩上按去。

看起並不出奇，可是這却是蛇老仗以成名的「五行鶴爪」之一，名喚「飛綢撈魚」。

一字劍商和耳中久仰過這個怪老頭的名字，可是，却不知道這老兒，竟是如此不講武林道義，說打就打，一見面就下毒手。

商和自感忍無可忍，當下冷叱了一聲「好！」

他身子猛地向下一蹲，右手「天命一掌」，霍地向上一推，發力八成，直向蛇老小腹上打去。

這種打法果然高明，尉遲丹獰笑了一聲，就空一滾，避過了商和這致命一擊。

商和忽然向着一邊的妻子燕翅鏢段英叫道：「妳還不快走？此地有我來對付他們。」

段英聞言身方縱起，不想足方站起，忽覺頭上疾風已先她掠過。

不容她看清來人是誰，只覺得一股罡風迎面而來，燕翅鏢段英足下「倒踩蓮枝步」，倏地向後猛退，却忍不住被這人凌厲的掌風，逼得身形蹌了一下，驚慌之下，才見迎面而立之人，竟是今晨掌傷自己的那個黑衣少年人。

段英由不住心中大怒，她右臂向外一翻，只聽見「嗆！」的一聲，一口雪白的三尖兩刃奇形兵刃，已經撤了出來。

燕翅鏢段英兵刃在手，精神大振，嬌叱了聲：「小輩，你未免欺人太甚，莫非我夫婦當眞還怕了你們不成？」

她口中這麼說着，手中三尖兩刃刀向上一舉，倏地一殺腰，掌中刀「鐵鎖橫舟」向外一揮，刀面上泛出了一片雪光，直向這黑衣少年人攔腰斬去。

可是這黑衣少年人，確實有驚人的功力，容得對方刀刃已臨到了眼前，還不見他有任何動靜。

燕翅鏢段英心正奇怪，俗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尤其是像他這種名家動手，根本無需招式打出，就知對方是否能夠化解。

以燕翅鏢段英精湛的造詣，自是不待細說，這口刀方一遞出，她已知道自己上了對方「以身餵招」的大當了，不禁大吃了一驚。

當下一聲驚叱，身形是「老子坐洞」式，霍地向後一坐，掌中刀用全力向後一抽。

可是仍然顯得太慢了，對方黑衣少年人本是名噪兩江，聞名喪胆的人物，只是暫時喬裝，容人認不出罷了，她那厲害的手段，自不會因爲喬裝而有所遜色。

就在燕翅鏢段英發現自己身手慢了一步，而上了大當的時候，她果然是上了大當了。

黑衣少年哂然一笑，左手「迷掌」向外一伸，五指張開幌了一幌，右手却「噗！」地一把，刁在了段英手腕子之上，口中叱了聲：「放手！」

只聽得「噹啷！」的一聲，三尖兩刃刀已飛出數丈以外，刀口正砍在青石之上，劃起了一片火光。

就在同時間，這美少年用「十字擺蓮」的手法，交叉着向外一兜。

那段英一聲慘叫，身形踉蹌退出了七八尺，「噗通！」一聲坐於就地。

由於天色甚暗，看不清她臉色如何，只見她身子微微的在抖動，可是她並沒有出聲。

這是段英第二次落敗於對方黑衣少年之手，可是這一次的傷，却遠較上一次重得多了，以至於她再也沒有能力把身子站起來。

那正在和蛇老尉遲丹大打出手的一字劍商和，眼見愛妻一照面就吃了對方大虧，禁不住心如刀割。

他口中厲叱了聲，道：「小賊，你償命來！」

他這麼叱着，身子縱躍而起，可是身方撲起，却迎上了蛇老尉遲丹的「迎風貫穴手」。

這一掌是由後自前，斜着兜出去的，一字劍商和一心只想撲上前手刃那黑衣少年，爲愛妻報仇，却忽視了對手強大的敵人。

這一掌，直擊在了他左肋，把他打出有三丈以外，後又隨勢降落了下來。

一字劍商和在和蛇老尉遲丹一動手的起初，已用了十成功力，倍加謹慎，却想不到末了仍是傷在了尉遲丹的手中，可見動手過招，一時却也是疏忽不得。

商和落地之後，噴出了一口鮮血，伏地喘息不已，蛇老尉遲丹望着他冷冷一笑道：「姓商的，我們並無深仇大怨，只怪你夫婦太不識相，你們還是少事調息之後，快快出去吧！」

商和猛的翻身而起，忽見一邊那個未曾動手的萬斯同朝自己擺了擺手，滿面同情的說道：「商先生，你老中了內傷，還是不要多說吧！小不忍則亂大謀。」

商和望了他一眼，遂即長嘆了一聲，閉目不語，萬斯同然後望着一邊冷笑的蛇老尉遲丹，憤聲道：「八爺，你下手太重了。」

尉遲丹冷哼了一聲道：「這是他自找的，怪得誰來？」

「可是他們與我們有什麼仇？」萬斯同不解的問，他同時也憤恨那黑衣少年的手狠心辣。

尉遲丹不禁大怒，正要發作，一邊的黑衣少年已含笑過來道：「你們倆個是怎麼了？我們快走吧！」

萬斯同自然也不願意和他惹起衝突，當時率先而行，這裏尉遲丹冷冷的對黑衣人道：「這小輩和我們一路只是惹厭，不如除了他好。」

黑衣人一向手狠口辣，但聞言後，却冷笑了一聲道：「不行！你若有此心意，就連我一齊除去吧！」

然後他聳了一下肩膀，微笑又道：「只要你自信有此能力。」

蛇老尉遲丹呆了一呆，他面色十分蒼白，對於這個黑衣少年，他始終盤算不出，是一個什麼來路的人物。

可是對方那種身手，也確實令他內心折服，他雖是老一輩的武林高手，可是對於這個黑衣小伙子，深深存下了戒心，雖早有除他之心，可是這種意思却只敢深深埋在內心，惟恐不成反害自己。

這時聞言，他不自然的笑了笑道：「我是不會傷害他的，我們走吧！」

黑衣少年玲瓏剔透的目光，早已把這個狡猾老人的內心看了個淸楚，他就更加了幾分戒心，自己雖不怕他，可是萬斯同却說不定要受他傷害。

萬斯同內心對這一老一少，老實說，內心都十分鄙夷。

因爲他們這麼傷了商和夫婦，實在是不太光明，他眞不願和他二人同道而行。

因此他足下加幾分功力，直向前路猛撲而去，誰知方行不遠，忽聞得身後蛇老喝叱之聲，萬斯同忙回頭觀看。

只見那尉遲丹身側，竟環侍着三具木人，正自打得難解難分，萬斯同大驚，正要回身相救，忽見那女扮男裝的黑衣少年，自空而降。

他猛然一拉萬斯同道：「我們走，別管他！」

萬斯同忽然揮開了他的手，猛然向後撲去，他雖是心憤老人之爲人，但是三人既相互有口頭之約，怎能見危不救？

蛇老因一時大意，誤踏中了一套極爲厲害的木人裝置機關，這是大木上人苦費心機所裝置的連環制敵法，暗設絕技一十八招，有極大的攻擊威力。

尉遲丹雖是技高胆大，可是面對着這三具木人連攻的厲害招式之內，也不禁有些手忙脚亂。

萬斯同方一撲到，這老人已大聲叫道：「老弟快來！」

萬斯同口中答應了聲：「不要慌！」

他忽然身前向前一縱，右手發了七成功夫，一掌劈出，直向着第一具木人後心擊去。

可是那木人竟像是有知覺一般，萬斯同一掌方到，它霍地雙掌向後一揚，雙掌左右向後合拍而來。

萬斯同大吃一驚，倏地向後一仰，「叭！」一聲，那木人合掌之聲，有如擊石一般，若爲它這一掌拍上，至少也得口吐鮮血。

萬斯同不禁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本以爲這幾具木人，和先前所見，不會有多大差別，誰知全然不是。

原來這三具木人足下有無數繩索，相

互牽連，只動其一，即可牽連其它，因範圍散佈很廣，又當是黑夜裏，如想避其糾纏，實在是不可能。

萬斯同和那喬裝的黑衣少年，本來都極僥倖的避開了，此刻萬斯同再次返回，無異自投羅網。

他身子方自後退，忽見那木人「刷！」的俯下了身子，萬斯同尚不及抽身，那木人已旋風也似的舞了起來，右掌蝶翼也似的展開，快如電閃一般的直向萬斯同臂上削來。

萬斯同口中「啊！」了一聲，猛分右臂向外一擋，不由得自骨中泛出一陣奇痛，這隻手差一點連舉都舉不起來了。

這剎時間，忽聽當空一聲叱道：「速退！」

倏地落下那喬裝的少年，這少年果然功力非凡，只見他雙手突出，已合刁在那木人長臂之上，用力向外一送，那木人立刻發出一片喨嚓之聲，被送得後退了數尺以外，可是如此一來，這種連鎖攻擊陣法也因而發動了。

三具木人雖是手笨脚遲，可是却有一件長處，那即是你永遠打不傷它們。

大木上人那厲害的十八式聯合攻式，此刻一經發動，只見三具木人忽上忽下，有如飛索吊人也似的，倏起倏落，對敵之法，看來是沉實油滑至極。

這種局面，由蛇老一人對敵的開始，轉變成了三人混亂的局面，雖是人多手衆，可是看來，他三人竟未佔得絲毫上風。

厲害可怕的是，這三具木人繩繩相牽，招式詭奇不一，雖然說是那十八招中之一，可是秩序却並不連貫，往往第一具木人施的是第八招，第二具木人却是第一招，如此凌亂十分。

如此一來，它們的招式，看來永遠是變幻無窮，絕不一致，至能發揮出極大的威力。

三人動手，反不如一人俐落，往往一人有抽空逃脫的機會，而另二人却抽不開身，只得繼續留下厮打拚命，時間一長，大家都覺得這種打法的可怕了。

因爲，最後木人是不會疲倦的，疲倦的是人，以血肉之軀，是永遠也拚不過它們的。

蛇老尉遲丹忽然厲吼一聲，此老顯然是已大大的感到不耐了。

只聽見「碰！」的一聲劇響，他的雙推手，以沉重的掌力擊在了一具木人的前胸，把那木人打得身形平倒了過去。

而尉遲丹本人，竟在這時前胸微俯，竟以「旱地拔葱」的騰身之勢，霍地拔了起來。

這老兒竟想獨自抽身而退，可是大木上人早已在這方圓之地，佈下了令人想像不到的埋伏，如不身試，不難測出。

蛇老尉遲丹身形倏地縱起，他却是忘記頭頂的松樹枝葉，就在那濃密的枝葉之中，隱藏有神奇的吊人飛索。

突然之間「哧！」一聲，由那樹葉叢裏，黑忽忽的，竄出了數條怪蛇也似的東西。

尉遲丹驚嚇之中，只當是飛蛇暗襲，不禁胆氣大壯，因爲這老兒自幼弄蛇，至今已有數十年經驗，無論什麼毒蛇大蟒，在他手中，眞是一籌也施展不開，所以才博得了這麼一個「蛇老」的外號。

此刻見狀，突分右手，直奔向面前的那條怪蛇的七寸上快速捏去。

這一下倒是爲他捏了一個正着，只是他猜錯了，那却不是什麼蛇，竟是一條柔軟無比的長索。

尉遲丹再想抖手已自不及，只覺得腕上一緊。整個人就像一枚彈子也似的，霍地彈了出去。

驚魂之下，那另一條直奔頂上而來的繩圈也套了個正着。

剎時間，這老兒就像是一個高高飛人也似的給吊了起來，離着地面，少說也有八九丈高下。

尉遲丹雖有一身奇功，却也禁不住這種猛力纏頭，只咳了一聲，頓時就蹩過了氣去。

他那瘦長的身子，在松樹的尖上，上下不停的抖動着，却是愈掙愈緊，看來生命只是片刻之間的事。

萬斯同見狀不禁大吃了一驚，到了此時，他也顧不了許多了，正逢上一木人用「童子參佛」的招式，合掌向他的頭上劈來。

木人的雙掌上挾着凌厲的勁風，萬斯同大吼了一聲，身形霍地向下一彎，右手向外一分，寒光閃處，只聽見「嚓！」地一聲，再看那木人竟是剩下兩截禿臂，猶自幌動不已。

萬斯同劍削木人雙臂之後，身形絕不少停，倏地拔空而起，那黑衣少年却也跟踪而起，他口中喚道：「萬兄小心！」

果然在他此話方自出口的當兒，萬斯同就見身側兩條飛索箭也似的朝着自己射來。

情急之下，爲萬斯同劍光一繞，白光一掃，那兩條飛索已斬了下來，他就借勢於一截樹枝上，用力一竄，身子已再次騰了起來。

這一次騰身的高度，已超過了尉遲丹懸身的地方，他口中叱了一聲，掌中劍驀地向前一揮。

寒光如虹，只一閃，尉遲丹已自樹梢上直墜了下來，「噗通！」的一聲，頓時給摔得昏死了過去。

萬斯同急忙騰身下落，把那摔昏了的尉遲丹，給扶了起來，只見他早已不省人事。

他被嚇得回頭忙叫道：「喂！可不好了！」

黑衣少年只一閃已來至他身前，他彎下了身子，冷然道：「這老鬼太以自私，何必救他，你起來。」

萬斯同見尉遲丹頸上，尙還緊緊繫着半截長索，摸在手中非皮非蔴，只是任你有多大的力，却也是解它不開，拉又拉不斷，惹得他火起，用劍尖輕輕一挑，那索頭遂即迎刄而開。

至此，那蛇老尉遲丹，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萬斯同忙自懷中掏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立刻亮起了尺許方圓的一團光華。

只見尉遲丹雙目緊緊閉着，牙關緊緊的咬着，萬斯同一望即知，他不過是一時岔過了氣。

當時正要與他推按，却見那黑衣少年蹲下身來道：「讓我來！」

萬斯同忙讓開一邊，却見那美少年玉手倏地往下截，正中蛇老「丹田穴」上，萬斯同見狀，大吃一驚，他想伸手加以阻止，已自無及。

只聽見那尉遲丹口中「吭！」了一聲，雙目突開，可是全身抖顫得更厲害了。

他顯然是已經醒轉了過來，斷斷續續的道：「你……小輩……」

黑衣少年嘻嘻一笑道：「老鬼，這是你自作自受，可顧不得我手狠心辣，我今點你丹田一穴，以你功力，不過一個對時即可血脈暢行，於你生命，却是萬無妨碍，你大可放心……」

說着站起身來，含笑對萬斯同道：「我們走吧！」

萬斯同見狀，眞是大吃了一驚，他眞沒想到，她會這麼狠心，一時禁不住怔住了。

此刻聞言，不由望着她道：「他不會死麼？」

美少年冷笑了一聲，說道：「決死不了！」

遂又向地上的蛇老一笑道：「尉遲丹，你以後如不服氣，可逕來杭州找我就是了。」

她說完，身形倏地縱了出去，萬斯同聽了她這句話，心中突然一動，他忽然悟出了來人是誰，當下趕上了一步，大叫道：「前面是龍姑娘麼？」

那少年回頭冷然道：「你管不着！」

萬斯同不禁頓時一呆，他這才知道，來人是睡蓮龍十姑，只是她又爲何喬裝成一個男人呢？瞎婆婆不是一再的囑咐，不叫她來麼？想不到她竟是如此倔强。

最可恨她竟是沿途一直跟隨自己，還把瞎婆婆贈送自己的秘圖偷了去，一路的欺瞞着自己，此女可眞是一個神秘得很的人物。

他忽然想到了瞎婆婆關照自己的話，生怕她前路有了意外，那裏還再敢在此發楞。

當下大聲叫道：「姑娘，妳回來，我有話告訴妳！」

說着往前便追，不意之間，脚下正踏在了一截軟枝之上，只聽「哧！」一聲，一物正中腿肚。

萬斯同口中啊唷了一聲，向前一個跟蹌，他反手用力的把腿上那東西拔了下來，只覺得順着脚往外淌血，再看手中之物，竟是一枚長有八寸長的小箭，只是箭身是圓的，木幹銀頭，看來極爲銳利。

他這才想到蛇老所說的頑石喪門釘，自己一時大意，不想竟負此傷害。

只痛得他幾乎掉了淚來，當下忍着奇痛，找出了刀傷藥，把衣服撕下了一片，緊緊的包紮住了，他因深恐這附近還有埋伏，那裏還敢在此多所停留。

心裏面更惦記着前路的龍十姑，惟恐她應上了瞎婆婆的話，有什麼三長兩短。

當下口中又喊了兩聲：「龍姑娘！龍姑娘！」

口中喊着，足下是一跛一跛的直追了下去，忽見眼前地勢大展，並不再是那陰陰的窄道了。

他這才知道，原來已出了窄道，眼前就該是合沙奇書的藏書處了。

可是這時他對於那得書的興趣，反倒不甚濃了，一心只是記掛着龍十姑，因爲她如爲此受害，自己豈不是有愧於心，更對不起瞎婆婆的一片囑咐了。

於是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勉强的忍住了腿上的痛，一溜跛跌的往前跑着。

他口中又道：「姑娘，妳出來，我們好好商量一下如何？妳不要去，那書我得到了，情願奉送如何？」

方自這麼喚着，却耳聽得不遠處「唏哩！」的一聲高鳴。

這種聲音是十分熟悉的，立刻聽出了，是那大鳥所發出的聲音，由是推想，前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當下奮力的向前跑去，這一接近，才又聽到，果然於鳥鳴之中，更夾有十姑娘嬌叱之聲。

萬斯同大吃了一驚，他因爲知道那隻大鳥的厲害，生怕十姑受傷。

他口中大聲叫道：「姑娘，不要驚嚇，我來了。」

說着連跑帶跳的向着鳥鳴之處奔去，這時他眼中却看到了大片火光，那大鳥鳴叫的聲音，更淒厲了。

同時他鼻中聞到了濃厚的一股琉璜氣味，這才想起了是一件什麼事情。

當時大吃一驚，大聲叫道：「姑娘，不能傷牠！」

說着已衝了出去，果見不遠前的一人一鳥，正自打得不可開交。

那喬裝的美少年，雖是功力無匹，可是要她來對付這隻百齡巨鳥，她顯然是太吃力了。

萬斯同來時，只見她不時的躲閃着，身上已有多處爲大鳥抓傷，喘成了一片：那隻巨鳥厲鳴之聲，再加上呼呼的大翅風聲，看來眞個令人驚心動魄。

黑衣少年手上還運行着一口劍，劍氣如芒，左舞右蓋，可是仍然無法阻止着大鳥的威勢，她不得已，竟把得自蛇老的烈火丸連續的抛了出去，這附近已有幾棵枯樹爲火焰燃着了。

萬斯同見狀，心內大驚，因爲這大鳥，乃大木上人座下愛禽，龍十姑竟敢這麼傷了牠，大木上人豈肯善罷干休？再者龍十姑所發的烈火丸，已將使此一地方，造成無比的浩刦，這事情可眞是非同小可。

他當時再也忍不住，奮身撲進了場中，用力的把十姑推開，大聲喝道：「姑娘妳想死麼？」

同時他拚命的搖着手，往空大叫道：「她是我的朋友，請你原諒，你走吧！」

那隻大鳥腹羽被燒，火光閃閃，牠口中發出極爲尖銳的鳴聲，竟忍着奇痛，向下俯衝着，雙爪如同兩把銳利的鋼鈎。

正當牠凌空下襲的當兒，忽然爲萬斯同的叫聲所驚動了，只見牠驀然騰起了身子。牠口中仍然發着淒厲的鳴聲，在空中又盤了幾圈，萬斯同頻頻地向着牠揮手跳躍，讓牠好看清了自己。

大鳥因爲受傷太重，急需求主醫治，又見萬斯同出面說情，牠自隨上人以來，已深解人性，尤其恩怨分明，見狀心內雖然極不甘心，但因萬斯同曾是牠救命恩人

，却只得含恨長鳴了數聲，一逕向西邊展翅而去。

萬斯同這才鬆了一大口氣，那喬裝為男的十姑，此刻坐倚在一棵樹根上，尚在頻頻喘息不已。

大火已蔓延了三四棵樹，她像沒事情一樣的，她也不去撲滅，只是呆呆的喘息着。

萬斯同見狀十分憤怒，冷笑道：「妳惹了大禍，莫非就不管了麼？」

他說着就奮力的拔起了一棵小樹，猛撲到了火場，用手中樹梢，用力的拍打着那幾棵燃着了的樹身。

不要看這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起來實在是不簡單，那熊熊的火光，打滅了經風一吹，又復重燃。

萬斯同整個的衣褲，都為濺起的火星兒燒壞了，燒成了千瘡百孔，那束得整齊的髮束，也全都散開了，長髮披在肩膊之上，尤其是火烘得頭腦發昏，濃烟薰得他直流眼淚。

可是他還需要拚命的去救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話眞是一點也不假，看微風助長的火勢，就像捲起來的一條蓆子，劈劈拍拍之聲，更是密如貫珠。

所幸的是萬斯同那麼奮力，不顧生命的撲救着，幸為他把那足以燎原的火勢給壓了下去。

萬斯同已經累得連腰也直不起來了，可是他仍然不得不奮起餘力，撲過去踐踏着，用手上只剩枯桿兒的樹枝去拍打着。

這場大火，終於熄滅了。

萬斯同也倒下去了，望着這一片地方，尺有十丈方圓變成了焦土，樹都剩成了一個光桿兒，十分難看。

萬斯同靠着一塊大石塊，喘息了一刻，心中愈想愈氣，就想回過頭來，問問十姑，問她為什麼要這麼胡來，並且見火不救？

可是當他回過 來，却發現原來倚着那棵大樹根上的十姑，竟然不見了。

他心中一動，忙站了起來，大聲喚道：「十姑！十姑！你在那裏？」

可是那姑娘並沒有回答他，她竟是悄悄的溜走了。

萬斯同怔了一會，就想到了，她必定是趁自己救火的當兒，獨自去偷取那部藏書去了，這個女孩子，貪心實在太重了。

想着不禁啞笑了笑，心忖道：「你又何須如此，其實這部書就是我得了，送你也沒有什麼。」

他又想到了，方才十姑和那頭巨鳥拚命的樣子，看她情形，也許身上已多處負傷都不定，這個女孩子也夠可憐了，她太倔強，倔強得令人可恨。

萬斯同一個人這麼想着，越覺得她獨自前去，前路可危，如果再遇見了那頭大鳥，她必定是活不成了。

如此一想，他就連自己身上的疲倦也顧不得了，只把一身破衣服整了一下，就邁着腳繼續往下行去。

眼前這個地方，他因倉促行來，救人救火，忙了一通，根本就沒有看清是個什麼樣子。

此時他心情略定，才細細的觀查了一番，見是一片生滿了花樹的山谷，也是道路的盡頭，是一個死谷。

正前方是高拔挺峻的千仞懸崖，排雲而立，並無山道可行，左右亦在羣山懷中，看來這是一個死谷。

谷的景緻十分幽雅，如果是白天，看起來一定很好看，因為前行不遠，似有一道瀑布，鍊掛也似的垂伸了下來，積了一池清水。

池水邊種着無數橫柳，時已暮春，柳葉都已枯萎，可是那被風揚起來的柳絲細枝，望起來却更有無限詩意。

萬斯同跛着腳走過去，他相信自己的樣子，現在看起來一定很狼狽。

試着用手一摸，頭上臉上是全黑黝黝的炭灰，那樣子就像才是從煤堆裏鑽出來一樣的。

正好這裏有水，不妨過去洗它一洗。

當他走過了水邊，却意外的發現柳樹邊，坐着一個人，萬斯同一眼已看出了那是龍十姑。

果然不錯，這姑娘現在用不着化裝了，因為大鳥早巳把她用來喬裝男人的那帽子給抓掉了。

現在又經過她用清水洗淨了臉，洗去了一些油彩，和偽裝在唇角的一粒黑痣，看來她的原形就一切畢露了。

萬斯同輕輕走在了她的身後，叫了聲：「龍十姑！」

十姑回頭看了他一眼，又把頭別過去了，她像是有沉重的心思，同時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萬斯同嘆息了一聲，就走過來，也坐了下來。

他一面洗手，一面說：「我眞沒想到妳也來。」

「怎麼？我不能來麼？」龍十姑翻着眼睛望着他說，有些生氣的樣子。

萬斯同怔了一下，說：「妳外婆不是說——」

龍十姑一擺手，嗔道：「不要提她，誰相信她那一篇鬼話？」

她望了萬斯同冷笑了一聲又道：「她說我沒有緣得到這部書，現在我就偏要得到給她看，你看！」

她站起來動了一下說：「我並沒有受什麼傷，你的腿上還中了一箭，我什麼都沒有。」

萬斯同笑了笑道：「我的功夫自然不如妳，只是妳也太……好強了。」

他本來想說太「貪心」了，不知怎麼，却已改成了「好強」二字。

十姑聽他這麼說，臉上的怒氣就消了許多，有了些笑意的道：「誰叫你自己來受罪呢！你早就該回去了。」

萬斯同沒有說話，心中却不禁有些不服，心說如果不是我救妳，妳此時早巳死在巨鳥的爪下了，現在却又來說什麼風凉話。

十姑見他沉默不語，就把一雙透澈的大眼睛，注視着他，半天才道：「原來這頭大鳥你認識，和你是朋友，怎麼以前你沒有說過呢？」

萬斯同搖了搖頭道：「也不過是上午才認識。」

十姑兩彎蛾眉，却向兩邊一分，冷笑道：「如果不是你來了，牠必定會被我燒死。」

萬斯同見她倔強至此，不禁為之嘆息，就道：「那頭大鳥是大木上人的座下愛禽，妳這麼對牠，上人會不高興的。」

十姑不由掀了一下嘴道：「他不高興？我還不高興呢！為什麼要牠來傷人？」

萬斯同聽她這麼說，不由心內一驚，他深怕那大木上人就在一邊，這些話要為他聽見了，定會不高興的。

想着正要說話，忽見十姑昂然站了起來，她對萬斯同道：「你可曾知道，那書就藏在這池中麼？」

萬斯同怔了一下，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十姑用手指了一下那瀑布的地方說：「就在那裏，有個暗門，現在我已看出來了。」

萬斯同順其手指處，只是見到白嘩嘩地流水，什麼也看不見，他不由道：「在那裏，怎麼我看不見。」

十姑不回他話，就由囊中，取出了一塊油綢水布，她一面把秀髮密密的紮住，一面說：「現在我去看看。」

說着就見她慢慢把身子浸到水中，水深到她胸部，她就這麼涉着水，直向瀑布處行去。

萬斯同本想下水，可是忽然他想到，自己如果也下去，這姑娘定會以為，自己是去與她搶奪那書，不如乾脆在此守候。

如果那部書眞要為她得去，也只能怪自己緣分不够，也沒有什麼好遺憾。

想着就仍然坐下來不動，只見龍十姑

萬斯同目睹龍十姑縱身向瀑布處竄入。

這麼涉着水，慢慢走到了瀑布面前，水花都濺在她的頭上，她也不管，只是正面注視着那瀑布的深處。

萬斯同心中正自奇怪，暗忖這姑娘莫非是瘋了不成，儘自的看那瀑布作甚？

想念之中，忽見十姑身子向下一蹲，倏地竄過了瀑布就不見了。

萬斯同不由吃了一驚，這才知她並非瞎胡亂闖，原來果然是有所發現。

同時他也覺得很慚愧，怎麼自己就看不出來，而十姑却看出來了，如此看來自己來此，算是白來一趟，想到失望處，眞想回頭離開算了。

可是他心中多少也存下好奇的想法，想要看個究竟，要看看十姑到底得到了什麼？

有了這種念頭，他就耐心在池邊等着，過了很久的時間，就聽得水花復響，瀑布裏又露出了龍十姑的身子來。

她慢慢的涉水又走了過來，拔波而起，萬斯同見她全身上下，為水浸得濕淋淋，黑光閃閃，忍不住說道：「姑娘，妳不冷麼？」

十姑搖了搖頭，萬斯同才注意到，她板着一張清水臉，可是一點笑容也沒有，不禁有些奇怪道：「得到了什麼？」

龍十姑把頭上的油布解下來，先抖了抖面上的水，望着萬斯同苦笑了笑道：「你可以幫我一下麼？」

萬斯同點了點頭道：「可以！」可是他立刻就後悔了，因為自己並不知道是幫些什麼。

十姑見他慨然答允，不由面現喜色，笑了笑說：「你眞好。」

遂又道：「如果你能幫我把那部書找到了，我眞不知該如何來感激你！」

萬斯同這才知道所謂的幫忙，竟是幫這個忙，不由心中大是後悔，同時也不禁有些輕視十姑的為人。

因為自己費盡了千辛萬苦，長途跋涉，來此無非是取得這部藏書，想不到這姑娘私心如此之重，竟有臉說出要自己幫她取得，雙手奉上。

這到底算是一件什麼事呢？實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當下忍不住冷冷一笑。

十姑見狀冷冷問道：「你不願意？」

萬斯同停了一下，才苦笑了笑，說：「好吧，你只要說出如何幫法，我一定効勞。」

這兩句話，他說得內心非常氣憤，可是他倒是誠心誠意的說了出去。

十姑淺淺笑了笑，翻了一下眸子，說道：「這也並不十分委屈你，因為如不是我看出這書的藏處，你也是不能發現的，不過——」

她望着萬斯同羞澀的一笑又道：「——當然，我還是很感激你的。」

萬斯同的內心不禁更為憤怒，只是他並不發洩出來，他乾笑了笑道：「那麼，妳告訴我，怎麼幫妳的忙吧？」

十姑臉色甚窘的道：「這條瀑布之後，有一暗門，那部合沙奇書即藏在裏面，所以，你只要能把那暗門打開，書就可以到手。」

萬斯同笑了笑道：「妳為什麼自己不打開呢？」

十姑臉一紅道：「我……我就是開不到，所以才找你嘛！」

「好吧！」萬斯同說着，就把下半身浸入水內。

十姑立刻也跳了下來，她說：「我陪你一塊去。」

萬斯同道：「也好。」

喜獲曠古籙　驚失心上人

他們兩個就涉着水一直走到了瀑布前面，十姑首先低頭鑽了進去，萬斯同也跟着進去，水把他頭髮整個的全打濕了。

等到鑽進去之後，萬斯同才見，果然有一座四方形的石室，石質如玉，且打磨得十分平滑，外面瀑布雖是嘩嘩的瀉下來，可是這間石室裏却是一些水跡都沒有。

十姑把火亮着了，石室內立刻光華大盛，萬斯同驚奇的四面打量着，他眞想不到，這地方會有如此神秘的一間暗室。

就在石室的正前方壁上，懸有一副四方形的畫像，畫像上是一個白鬍子的老人，另有一行字跡，在這圖的下方，寫的是：「合沙宗師之神像」。

十姑指了一下這張像道：「這就是合沙老人，那部合沙奇書就是他手撰的。」

萬斯同望着老人遺像，不禁肅然起敬，當時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十姑却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顯然的，她是認爲不屑如此的。

萬斯同行禮之後，就走到老人遺像前，見圖像下方，有一尺許圓形的青玉石塊，嵌在石壁之內。

奇怪的是那青玉壁石之上，有五個圓形指印，深深陷入玉石之內。

龍十姑就把右手五指插入指孔之內，說也奇怪，那青玉圓塊，竟自左右的轉動了起來。

十姑就用力的往外硬拉，可是那玉石只能左右轉動，却休想拉動分毫。

龍十姑冷笑着，對萬斯同道：「你看見了沒有，那部合沙奇書，必定是藏在這石壁裏面，只是這石塊，我却是沒有辦法拉開。」她說着皺着眉，一面抽出了手道：「你來試試看，也許你力量大些。」

萬斯同一聲不哼的把手指插入到孔內，覺得那指孔大小，彷彿就和自己的手掌一模一樣，手伸在裏面，竟是沒有剩下一些空隙。

他用力的往外面拉了拉，那玉石仍是絲毫不動，十姑見狀不禁皺眉道：「要用力。」

萬斯同一時力貫單臂，施出了鷹爪力，霍地向外一提，滿打算定要拉開了，可是事實却非如此，那青玉石塊，仍然是紋絲不動。

他嘆了一口氣道：「不行，」就抽出了手。

十姑又把手伸進去，用全力幌了兩幌，也是沒有用，她就拔出手來道：「我找你帮忙，就是因爲你有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劍，你可以用它把這塊玉石給刨出來，那樣就不愁打不開它。」

萬斯同心中一動，就當眞把圍在腰內的寒鐵軟劍拔了出來，一時光華耀目。

可是他轉念一想，又把劍收回了鞘子，重新圍在了腰上，十姑奇怪的道：「爲什麼不用劍呢？」

萬斯同搖了搖頭道：「不行，不能用劍砍，妳想想，這是合沙老前輩當年修眞的地方，這塊玉石定是他親手安製，又是一塊寶物，如果冒然的用劍傷害了它，豈不是有違了他老人家的心意？」

說着他又嘆了一聲道：「還是另想辦法好了。」

十姑冷冷一笑，道：「你的胆子太小了。」

萬斯同搖了搖頭道：「這不是胆子小不小的事，而是我不能做。」

「那麼……」龍十姑冷笑着說：「……既然你不敢，這樣吧，你把劍先借給我，看我斬開來給你看看。」

萬斯同臉上一紅道：「這……不行！我不能借。」

龍十姑倏地蛾眉一豎，却又放下了顏色，笑了笑道：「我知你是心存敬畏，生怕那大木上人，其實你是太多慮，慢說那個老人，現在不會在此，就是在此，有你我二人合力，怕他作甚？」

萬斯同退後了一步，苦笑了笑說：「姑娘，妳先靜下心來，我們來研究一下，可能另有妙法。」

龍十姑一面舉着火熠子，半天才失望的嘆息一聲，她退回了身子，一言不發。

萬斯同這時望着那石塊發了一會兒呆，心中就想，這是一個什麼道理，爲什麼這玉石可以左右旋轉，却是不能前後？

他退後到一邊，默默地坐了下來，運用着心智仔細的推敲着這其中奧妙，一言不發，龍十姑只是緊緊的皺着眉，就道：「我看，你還是把寶劍——」

萬斯同一擺手，阻止了她的話，就站了起來，又把手插入指孔之內，試着往左用力一轉，却見那青玉塊，在石壁內，就像車輪也似的轉着，他又試着往右用力，也是一樣。

這時候他內心不禁有了一些主張，心忖道：「這其中，必定含有極爲神秘的先天易數道理在內。」

他腦中這麼想着，偶一抬頭，却見那畫上的老人，一雙大眸子，好似直直的在看着自己，神態栩栩如生，目光之中，一副不怒而威的樣子，他的心不禁有些虛了，可是冥冥之中，又好似這紙上的圖相，正在向自己透露一項不可告人的神秘也似的。

他內心不禁大大的爲之一動。

這種感覺，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內心感覺，一種幻想和一種靈感，可是人生，却也有很多事情，是憑這種突然的靈感而成功或消逝。

在老人這張圖像的目光裏，萬斯同似得到了一種神靈的啓示。

正好，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隻蝙蝠，突然由那幅畫像裏，鼓翅而出，由於那蝙蝠飛出的突然，不禁把室內二人都嚇了一跳。

龍十姑正欲舉掌[illegible]去，忽聽萬斯同大聲吼道：「且慢！」

這聲音不禁把十姑嚇了一跳，她驚愕的望着萬斯同，而萬斯同却正仰首看着那幅呆板的畫相。

這時候，陸續的又由圖相之後，一二三四五六七，連方才那一隻，共是八隻。牠們飛出之後，箭也似的直向室外穿泉而出。

萬斯同大喝了一聲：「八！」

忽見他右手疾轉，把那玉石一連轉了八轉，方及「八」數，就聞得那青玉塊內發出了「叮噹」，如同鳴金也似的一聲脆響。

這聲音，令十姑吃了一驚，她大喜道：「快快拉呀！開了！開了！」

可是萬斯同樣子就像是一個呆子一樣，他那微微閤攏的一雙眸子，就像是在參透一件先天易理一般。

他腦中彷彿隔石聽到了，聽到了那遠處寺院的鳴鐘之聲，那聲音微弱但清楚，一共是敲了二十四下。

他就毫不猶豫的向左面，一連轉動了二十四轉，在他一聲不哼默默的轉動時，十姑在一邊看他，就像是在看一個呆子也似的。

萬斯同一連轉了二十四下，最後一轉時，他像瘋子也似的，並且用手，重重的在青玉上擊了一下，道了一聲：「開！」

只聽得石內又是「叮噹！」的一聲脆響。

萬斯同抽手回身，縱出了七尺以外，只聽見石壁處傳出了一陣琴瑟之聲，彷彿有人在石內挑動琴弦一般，那聲音好不動人。

緊接着，那青玉塊，就像車滾也似的，飛快的轉動了起來，同時樂聲忽止。

同時之間，石壁上，響起了一片礌礌之聲，一扇大小約有三尺見方，厚達七尺左右的笨重石門，慢慢地啓了開來。

龍十姑大喜，正撲上來，忽爲萬斯同一把把她拉住了，她回身道：「我要去拿書。」

「快伏下！」萬斯同緊張的道。

他說着自己猛的伏了下來，十姑不自主的跟着他也伏了下來！

可是她心中有些莫名其妙，就在她心存懷疑的當兒，就聽見「哧哧！」之聲密如貫珠的自空中交插而過。

隨着叮叮噹噹的一陣亂響，少說竟有百十支短箭，自那敞開的石門之內，漫天的射了出來。

那些暗箭力道極大，一支支都射入石壁之內，激起了滿天星火，石屑紛飛。

二人都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爲如此勁道的暗器，他們還是首次見過，任何人也是萬萬躲不過的，若非是萬斯同見機得早，此刻二人早已橫屍當地。

二人都不禁抽了一口冷氣，直到一切安靜之後，萬斯同才緩緩地爬了起來。

龍十姑見他起來，才敢跟着起來，就見那大石門已完全洞開，現出了門內的一個長形石櫃來！

那石櫃長僅數尺，內中有一個明格，全係青色玉石砌成。

龍十姑又重新幌亮了火熠子，只見那明格內，放着一個緞面的書匣，上寫着「合沙奇書」四個大字，她不由大喜，不假思索的伸手就抓。

萬斯同心存仔細，見狀要喚已是不及，十姑手方觸及匣面，只聽得她「啊！」的一聲，倏地後退了好幾步，一時面色如土。

再看她手背上，却中了一枚長短僅有寸許的銀色小箭，已然沒羽，鮮血正由她雪也似白的手腕子上淌出來，十姑身形踉蹌後退，痛得她嬌軀連連顫抖。

可是，她竟自咬着牙，把那枚小箭給拔了下來，萬斯同吃驚的道：「傷得厲害嗎？」

十姑手捂傷處，牙關緊咬，退後了一步，一言不發，可是她那雙美麗而貪婪的目光，却仍然往石櫃中搜索着。

萬斯同也怕時機不再，深恐那石門會自行關上，當下忙探手把那「合沙奇書」取了下來。

他雙手把這部「合沙奇書」捧了出來，却見下面有一白銅機鈕，那機鈕本爲書壓着，此刻書一去，那機鈕突然地跳了半寸，發出「咚！」的一聲。

萬斯同眞是福至心靈，要換任何人來說，也不會有他這麼機靈，更不會有他這些料事如神的預感。

這機鈕方一跳起，萬斯同已幌動身子，電也似的拉着龍十姑自櫃內飄出。

他身子方一躍出，只聽見「砰！」的一聲巨響，眞是個震耳欲聾的一聲大響，彷彿是整個的石室都是被震得塌了下來。

再看那厚大的石門，此刻已然關上，和石壁印成了嚴絲合縫，和先來時一樣，看不出一點痕跡。

二人都不禁嚇了一跳，萬斯同連聲叫險，心想自己只要遲緩半步，此刻怕不爲砸成了肉餅，即或不然，也只怕終身埋葬石櫃之中了。

他眞是餘悸尚存，慢慢地，他把那部合沙奇書抱入懷內，嘆道：「好險！姑娘我們走吧！」

龍十姑這時已略爲把手上的傷包紮好了，她怔怔的看着萬斯同手上的那部合沙奇書，嘴角欲動。

萬斯同忽然明白了，當時微笑了一下，把書放下來，一面把匣子啓開，果然內中有書三卷，用藍色緞子封着面，十分平貼。

三卷上有紅色書籤註明着爲「天、地、人」三卷，他略爲翻動了一下，見內全是工筆書寫的蠅頭小字，旁邊却偶有紅筆加註的記號，間頁另有生動的圖形，影襯得清爽朗目，栩栩如生。

萬斯同笑了笑說：「這部書暫時由我保管，待平安外出之後，我定然雙手奉交與你，因爲那頭大鳥或許還會再來。」

龍十姑苦笑道：「書是你苦心得來的，自然由你。」

言下似很失望，樣子也極爲勉强，萬斯同見她如此表情，心中未免不樂。

他本打算把書給她，可是因心念瞎婆婆之言，生怕書現在就交給她，難免觸怒大木上人，和那頭怪鳥，再者他內心多少有些割捨不得，還打算和她商量一下，先行借看數月，此刻看來，這一願望，還是不說的好。

他內心這麼想着，就冷冷一笑道：「姑娘，妳不要以爲我有什麼三心二意，我既然答應把此書贈你，自不會再生出枝葉，一待出了亂石嶺後，我定然把這書奉交

與你，那時，妳回杭州，我也要去一個地方。」

十姑翻了一下眸子，她臉色有些發紅，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又問：「你去什麼地方？」

萬斯同皺眉道：「去雁蕩，唉！我已經為你躭誤了太多的時間了。」

十姑低下了頭，她心中默默的想道：「眼前他能把書給我，實在是天大的人情，我不妨讓他自去，好在雁蕩離此地也不太遠，以後我還怕他跑了麼？」

想着就問：「你住在雁蕩？」

萬斯同點了點頭，並且微微一笑，因為他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花心蕊，她一定還住在那裏，她在等盼着自己，那麼我就立刻與她結為夫婦。

想到得意處，他情不自禁的又笑了笑，十姑也不知他心中想些什麼，她也有她自己的主意是了。

這時候，二人就站起了身子，室外那扇水晶簾子，嘩嘩的在響着。

十姑在前，萬斯同在後，雙雙邁出了室門，又重新涉水向岸邊行去。

此刻天空中落着絲絲的牛毛細雨，東已方有了曙色，天可是差不多亮了。

萬斯同雖覺有些遺憾，可是他總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極不平凡的事情，心中很是得意。

至於龍十姑，她那一雙剪水的瞳子，却不時的向萬斯同懷中望着，面色甚為陰沉。

要是換在任何一個人，她決不會容他佔有這部書，那怕是一分鐘，可是萬斯同，一來是這部書的得者，再者，那豐俊的儀表，早已令她心醉，她不忍心下手硬搶，可是她內心却有些懷疑，懷疑萬斯同是否眞捨得把這三卷天下至寶「合沙奇書」，雙手奉贈自己，所以她內心始終是很納悶，除非書在她手上，她才能放心。

就在這時，忽然當空一聲長鳴，這種聲音，對於二人來說，都是熟悉的。

他二人都不禁大吃一驚，慌忙向天上望去，果見那頭大鳥又出現了。

牠在空中來回的盤旋着，發出了極大的鳴聲。

萬斯同深恐有意外，當時大聲的叫着，並且向天上揮着手，可是這一次，那頭大鳥彷彿沒有聽見一般。

只見牠陡然在空中把身子一歪，斜着身子，就像箭一般的衝了下來。

在牠接近二人的時候，霍地右翅一分，直向水面上擊去，擊起了一股水箭，朝着二人身上打來。

那水箭的勁道極大，二人都不敢為它打上，可是身在水中想要躲閃却是不易，一時都不由得跌倒水中，弄得遍體透濕。

萬斯同最担心的是懷中那部「合沙奇書」，生怕為水所濕了。

他慌忙取出來看看，所幸書外另有匣子，要不然就會濕了！

就在這時，那隻大鳥又採取另外一個角度，由高空直衝了下來，二人已走到了岸邊，未及上岸，却為大鳥的巨翅所打來的水柱，射了一身一臉，因為力道極猛，二人都差一點跌倒。

龍十姑不禁勃然大怒，她抖手打出了一枚「烈火丸」，可是那精靈的大鳥，牠身上早已事先沾滿了水，這烈火丸打在了他的身上，只發出了「嗞！」的一聲，頓時冒出了股烟，連火花也沒亮一下，就熄滅了。

十姑大吃一驚，又連續打出了幾枚，全是如此，她這才知道，這種暗器是失效了。

那頭大鳥見烈火丸不能生效，牠就什麼也不怕了，當時厲嘯了一聲，突地低飛而來。

萬斯同忽然搶了上前，他以為自己和這頭大鳥多少有些交情，誰知這大鳥似乎連他也認不得了。

牠猛然分出了一隻爪子，直向着萬斯同的那部「合沙奇書」抓去。

萬斯同大吃一驚，他慌不迭，向後一閃，這時龍十姑更怕那部書為鳥所抓去。

此刻見狀，嬌叱了聲，她突地撤出了劍，直向鳥爪上繞去。

大鳥驀地騰空，牠口中發出淒厲的鳴聲，似乎恨十姑已入骨髓，可是却有些怕她的劍。

萬斯同仍然向天空大聲嚷着，那大鳥也許是由於龍十姑而遷怒到了萬斯同，所以，牠絲毫不理會，此刻正在天上兜着圈子。

龍十姑忿忿的道：「好嘛！那老頭子縱鳥傷人，我就放火燒了他的林子。」

她說着就要重施故技，萬斯同見狀，慌忙把她拉住，正在推拉之際，忽聽得當空一陣笛子吹奏的聲音，十分清楚。

二人都不禁吃了一驚，因為這地方，怎會有外人來呢？

那頭大鳥本在低空盤旋，聽到了這陣笛子聲音，牠忽然收束了雙翅，落在了一座大石的尖峯，「呱！呱！」對空高鳴了兩聲，笛聲遂止。

十姑怔怔看了萬斯同一眼道：「我們走，快！」

萬斯同擺了擺手，這時空中發出了一聲冷笑，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萬斯同，這部書是你得去了麼？」

萬斯同慌忙跪地道：「正是晚輩，求老前輩放行。」

老人嘿嘿一笑說：「你眞是好造化，這多年以來，多少人鎩羽而歸，你却很輕易的得到了，昨日你來，我已略運智慧的為你推算，算出此書今日定必出山，却想不到應在了你這孩子的手上。」

萬斯同恭敬的跪地不發一言，老人笑了笑又道：「和你同行女子是誰，為何不跪？」

萬斯同忙向十姑遞了個眼色，可是十姑天性驕傲，她內心早已恨透了這個老人，此時焉肯與他下跪。

可是她也知道，此老既能辟穀此山，可見非同凡流，自己還是不要當面招惹他的好。

說着深深打了一躬，極為勉強的道：「晚輩龍十姑參見前輩。」

老人發出了一聲陰沉的冷笑，道：「龍十姑，你好大的胆子，來到我這飛雷澗恣意狂橫，傷我愛鳥，燒我花木，居心陰狠，莫此為甚。」

說着又發出了一陣冷笑，稍停才道：

「妳的報應就在眼前了。」

說着又是一陣長嘆，徐徐說道：「這是妳自取其咎，關於對妳的發落，貧道自有安排，我先不向妳多說話，妳也不必多言。」

十姑聞言面上現出驚懼之色，只是她絕不懺悔，面上現出了冷冷的笑容。

萬斯同見狀，不禁為她深深的担心，他慌不迭的道：「老前輩務請開恩，這都是晚輩等年少無知——」

才言到此，那老人已冷哼道：「這與你沒有關係，你不必多說。」

萬斯同只好止住了話，可是他內心十分為十姑難受，却又不知如何勸說才好。

龍十姑此刻，用劍尖點在一塊石頭上，蛾眉微挑，面上似有怒容，却是一言不發。

那老人忽又嘿嘿一笑，語氣突然變得溫和的道：「萬斯同，你知道，我是有事情與你商量的。」

萬斯同吃驚道：「老前輩，有話請說，晚輩洗耳恭聽。」

老人才道：「好！」

遂又問道：「你手上抱的，可是那部合沙奇書麼？」

「是的！」萬斯同彎腰答應一聲。

「很好！」老人咳了一聲道：「……我是想，這部書你年紀太小，書中武功多係獨家奧秘，只怕你不易參透，是否可由我為你暫時保管幾年？」

萬斯同怔了一下，却見十姑怒容滿面的搖了搖頭，萬斯同臉紅道：「多謝老前輩關懷。」

老人插口道：「我這是愛惜你。」

萬斯同吶吶地道：「晚輩年歲雖輕，但此書因得之不易，頗想珍藏研究，以為傳家。」

老人長嘆了一聲，語音悲切道：「萬斯同，不瞞你說，老夫坐關已多年，至今却不得大脫手解法，只是想參閱一下合沙老前輩的秘訣口語罷了，莫非以老夫當今身份，向你求借一下也是不肯麼？」

萬斯同不禁面色十分為難，一旁的十姑，就冷冷一笑道：「堂堂武林前輩，却向後輩如此乞討東西，傳揚出去，豈不丟人？」

老人冷笑了一聲，道：「小小女子，大難當前，尚不知反悔，妳知道什麼？老夫若想強要，別說你二人無法抵擋，即你二人師尊合力聯手，也是枉然，只是老夫與萬小友，尚有些交情，所以才至誠降格問他借取，老夫此舉非偷非盜，明可對天，有何丟人？」

說到此，又冷笑道：「你這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大難當前，不知反悔，反敢對我無禮，老夫若不給妳些教訓，諒妳日後定必更加猖狂。」

十姑所以胆敢如此，主要是只聽老人言語，不見其人，她猜出老人定是坐關在緊要關頭，身子不能移動，只能發話，又怕他何來？

所以，她笑了一聲，道：「你這窄谷，自認佈署周密，在姑娘看來，亦只不過如此。」

此話方了，就見眼前晨霧之中，衣衫飄動，定目望去，一個瘦削清癯的道人，已站在眼前。

這道人身着一襲淺灰色的道衣，長幾及地，足下是一雙多耳蔴鞋，或是衣服太長，所以看不出他的腳部動作，他只是緩緩地前行着。

二人見狀不禁大吃了一驚，尤其是龍十姑，知道自己一時口舌之爭，竟自將這怪老道激了出來，眼前怕是對自己大大的不利了。

想着不禁面色嚇得蒼白，一時再也不敢多說了。

道人緩緩行抵二人身前不遠站定，先向萬斯同微笑着點了點頭，萬斯同忙躬身一禮，口中謙虛道：「老前輩你何故親臨，晚輩等實不敢當。」

道人冷冷一笑，眸子遂自轉到了十姑身上，用着冷峻的口吻道：「女娃娃，妳師尊何人？是誰家子弟？」

十姑眨了一下眸子，看了他一眼，却是一句話也不回答，她心中正在思着脫身之計。

道人見她不語，面色不禁漸漸轉惱，冷哂道：「娃娃妳此番來時，妳那師尊莫非告訴過妳，此來有一番刦難麼？」

這一句話，不禁令二人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十姑驚得猛的抬頭看着道人。

這道人冷冷一笑，平伸一手，指着十姑面容道：「妳印堂發暗，陰霾侵主，如不應在貧道此一刦內，日後定有殺身之禍，這都是妳素日自傲自負，妄自托大，任性胡為的報應，又怨得誰來？」

他這一番大道理，聽在龍十姑耳中，不禁勃然大怒，她生性極為好強，又因武技過人，素日為人恭維，直如公主一般。

這道人一番凌厲挖苦之言，她如何能聽入耳內，蛾眉一挑，殺機頓起。

可是她也知道道人隱居此谷內，已過百年，素日來，江湖上對他的傳聞，多係捕風捉影之談，謂其已成半仙之身，雖未免言過其實，可是由此觀之，這道人也絕非無來頭。

只看他這種說來就來，輕似飄絮的身材，已知道人煉氣的功夫，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龍十姑觀察到了這些，雖有侵犯之意，她也不得不小心從事。

當下強忍心中暴怒，勉強打了一躬道：「晚輩恭領教誨。」

這道人正是大木上人的眞身肉體，他百年以來，鮮問世事，一意煉丹求道，已成不死之身，內功自是可觀，道人善觀天時地利，夜觀星象，更于靜中，透參人生的變遷，凡人思維入其望中，自是一目了然。

此刻龍十姑表面恭敬，內心存有歹念，上人自是一望就知！

因此他的面容陡然就拉了下來，冷冷一笑，不發一語，他本想先下手擒她入手，倒不如待她先發動了。

在上人來說，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他自弱冠入道已來，還是首次與人動手，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外表極美的女孩子，竟敢下手向自己行兇。

為了證實他的猜測是否屬實，所以他轉身向萬斯同含笑說道：「你這孩子根骨質素，俱是上材，日後好自為之，不難大

成。」

萬斯同正自彎腰稱謝，就在這刹那之間，那不知天高地厚的龍十姑，竟自突然出手，只聽她一聲嬌叱，忽然身形向下一低，雙掌齊出，把她多年不曾用過，壓箱底的「五行內功」，突地發了出來！

十姑因知道人非是易與之輩，所以一出手，就用出了十成功力，只期這一掌，就能把道人立斃掌下。

可是她未免想得太天眞了，這種掌力若說拿來對付任何一個武林高手，對方也有性命之慮，可是若用來對這百年坐關的童身道人，却顯得太幼稚了。

掌力方出，那道人雙袖霍地向上一擧，身形紋絲不動，只聽見「砰！」的一聲脆響。

道人身如巨石，紋絲不動，而龍十姑如同是撞在一堵有彈力的牆上一般。

只聽她口中尖叫了一聲，突地反身就倒，同時口中也噴出了一口鮮血，當時就昏死了過去。

萬斯同雖說與她並無深交，但是多少有些情份，見狀驚呼了一聲，猛然撲過去，把她扶持起來。

他驚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只是驚異的看着大木上人。

道人冷冷的一笑道：「好厲害的姑娘，竟敢對貧道下此毒手，若非是貧道力抵三關，這五行眞力，也是承受不起。」

說到此，他却又微微嘆息了一聲，說道：「她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五行眞力乃心肝肺脾腎五臟之力，此刻傷我不成，她反倒五臟俱傷，看來，她生命是保不住了。」

說着又自嘆了一聲，輕輕走到十姑身前，單手摸索着她腕上脈門，遂即鬆手，搖了搖頭。

萬斯同見狀大驚，他慌忙道：「老前輩，你要救她一救，救她一救！」

道人見萬斯同語音懇切，也似有些感動，他嘆了一聲說：「這是她自作自受，怨得誰來，五行眞力索日用上三四成，也足可制人於死，她竟敢以十成功力向貧道暗襲。」

說到此，白眉一揚，憤憤的又道：「貧道與她，到底有何深仇大怨，竟下這種毒手。」

說着，又自冷冷地笑了幾聲，萬斯同此刻見十姑面如金紙，雙目微闔，看來已是氣若游絲。

想到了與她多日相處，同路共行，雖說並無曖昧情形，却未免有些物傷其類，一時悲從中來，落下了兩行眼淚。

道人微笑了笑道：「你也不必傷心，此女心地畢竟也實在太毒，留她世上，尚不知有多少人受她毒害！」

萬斯同不禁跪下來，悲聲道：「此女雖是心術有些偏激，自大狂傲，然而並非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務乞老前輩念她年幼無知，設法救她回生，弟子情願將這部合沙奇書奉上，以交換此女的生命，尚乞你老人家務必開恩。」

道人不禁面色一驚，他仔細的看着萬斯同道：「你說的是眞話麼?」

萬斯同咬了一下牙，道：「自然是眞的。」

說着雙手奉書，道人搖一搖頭道：「且慢給我，容我先看看這女娃娃再說！」

他說着微微皺眉的又去摸了十姑一會兒脈門，半天才苦笑道：「不行了。」

萬斯同聞言，不禁熱淚奪眶而出，道人却一擺手，嘆道：「你這孩子心術很好，既如此，貧道只得格外成全她便了。」

萬斯同不禁大喜，連聲道：「謝謝老前輩！」

這人哼了一聲，徐徐說道：「先不要謝，死罪雖免，活罪却饒她不得，何況貧道也要殺一殺她的傲氣，令她以後好好爲人……」

萬斯同吶吶道：「只要老前輩救她活命就好了。」

道人奇怪道：「她與你是何關係?」

萬斯同面紅了一下，可是他遂正色道：「晚輩與她只是萍水相逢，談不到什麼情誼，只不過承她諸多關愛就是了！」

大木上人點了點頭說道：「難得。」

道人說完了這句話，目光又死死的盯在龍十姑面上，說道：「爲了替她消除日後大難，此女需要在這飛雷澗中，面壁七年。」

「七年?」萬斯同吃了一驚，因爲這應上了瞎婆婆銅鑼神算，他不由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道人鼻中哼了一聲道：「這是貧道破格對她成全，以她心術，本當死有餘辜，現在你也不必多說了，七年之後，此女自會出山，彼時她可能會變成另一個人了，這要看她的造化了。」

萬斯同聞言，雖有些難過，但聽道人所說，又似對她有益無害，雖然七年是一極長的日子，可是十姑如能如此因禍得福，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這也是她自作自受，不幸中之大幸了。

龍十姑性情高傲，凡事任性，至今却得到了一個極大的教訓，這是她咎自由取，却與旁人無關。

秉性忠厚的萬斯同，在苦苦哀求了大木上人之後，得知十姑所謂的「七年之災」，却不幸眞的應驗了，他除了頓足惋惜之外，又能如何呢?

上人這時自懷內取出一個玉瓶，大小形狀，就和鼻烟壺的樣子差不多。

他由瓶內倒了一粒極小的丸丹，走過去放在十姑的嘴裏，然後回過頭來，冷然道：「你可以放心了，貧道這粒冷香丸，足以挽回她的生命。」

萬斯同戚然的點了點頭，大木上人遂又一笑，說道：「萬小友，現在我已答應了你……」

話尚未完，萬斯同已雙手把書呈上道：「晚輩也絕不食言，這部合沙奇書，老前輩就拿去吧！」

道人想不到這少年，果眞竟如此慷慨，一時也不禁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人類的感情，都是一樣，譬如說，你愛一件東西，人家愈不肯給，你愈想要，眞要是對方割愛的雙手奉上，你却又覺得不大好意思收受了。

這種情形，正如同眼前是一樣的，萬斯同盡了千辛萬苦，得到了這部書，現在他毫不猶疑的雙手奉上，那位不費吹灰之力，而坐享其成的老前輩，他就是臉皮再

厚，却也是不好意思收下了。

何況他又是一位三清教下的有道之人，這個臉，他可是眞拉不下來。

當下兩彎白眉連聳了聳，手已伸出，又收了回來，汗顏的笑道：「我只是借閱些時候罷了。」

萬斯同面不改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豈有反悔之理?這東西也不過是晚輩意外得來，既然老前輩想要，晚輩決心贈送，還說什麼借不借，豈非見笑了。」

這幾句話，說得大木上人一時面紅如火，頭上白髮像要立起來了。

他忽然伸出手來，把萬斯同送在面前的書向外一推，慨然的長嘆了一聲，口中吶吶的道：「你快將這部書收起來吧！快！快！」

萬斯同不禁吃了一驚，道：「老前輩你……」

上人苦笑道：「萬斯同，你這番話說得太好了，貧道顯然也動了貪念，現在，你把這部應歸你的書收起來吧，貧道決心不要了。」

他說話之時，面色灰白，像是深深地受着內心的譴責，他那雙精光炯炯的眸子，甚至於也不敢去和萬斯同的目光相接觸了

「老前輩！」萬斯同不明的道：「這是爲何?晚輩是心甘情願送上的呀！」

「你不要再說了！」大木上人顯然有些生氣了，他一揮手，道：「你快快收起它來！」

萬斯同心中大喜，正要揣入懷內，道人却又道了聲：「且慢！」

他招了招手，道：「這部合沙奇書，貧道如猜得不錯，該是天、地、人三卷，是不是?」

「是的。」萬斯同說：「一點不錯，老前輩。」

上人和悅的一笑：「數十年前這部書曾害我動了一次貪念，那時貧道是由一女子之手得來，本想翻閱，因見書面戒語，自知此擧難免天譴，這才送歸石櫃，因書面戒語曾謂四十年後，才是此書眞正出世之日，貧道滿想，至時由櫃再取，易如反掌，也就沒有十分担心。」

他長嘆了一聲，又道：「那書櫃雖經合沙宗師，以易數天鎖鎭壓，然貧道早已參透先天易理，也不難算出開啓之訣，所以，滿想你等凡夫俗子，至時萬難與我爭奪。」

說到此，他已發出了一聲長嘆，苦笑了笑道：「到此我才深深知道，緣份這兩個字，是不可强求的。」

道人目光，在萬斯同身上打了個轉兒，冷笑又道：「說來你可能不信。」

「什麼……事?」萬斯同眞有些糊塗了。

上人又苦笑了笑，道：「我那平日料事如神的神算，就在近來失靈了。」

「怎麼會呢?」萬斯同吃驚的問。

上人張大了目光，感慨道：「我是說獨獨對此一推算失靈，你說怪是不怪?現在，我是完全相信這一個『緣』字了！」

大木上人又指了一下萬斯同手上的書道：「這東西當眞是對我無緣，我想如勉强佔有，只怕尚有殺身之禍呢！」

萬斯同忽然想起一事，就問道：「老前輩所說的數十年前得書的女子，又是誰呢?」

上人面色不禁突然變得悽涼，頓了頓才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彼時如非她貪心過甚，這部書已爲她拿去了，不過，書封不到啓時，她妄取亦是無用，反有殺身之禍。」

說到此，他又笑了笑道：「那女子只爲一時貪念，因而幾乎喪命，較諸眼前這小女孩下塲，却又慘得多了。」

上人回憶到了那一件慘厲的往事，他幾乎不敢再去仔細的想。

可是萬斯同却感傷的道：「那位女老前輩不是和你老人家約好，要六十年後，再取這部書麼?」

上人怔了一下，面帶希冀的點了點頭道：「可是她過期並沒有來，貧道曾答應她來時，願助她一臂之力，現在，這部書却已經爲你得去了。」

說着長嘆了一聲，却很奇怪的又道：「你怎會知道?你認識她麼?她如今年歲很大了……吧?」

萬斯同這時突然想起一事，暗恨自己竟把這件事忘了，否則何至於吃這麼個苦頭?

當下嘆息了一聲，自身旁把瞎婆婆交給自己的那件東西取出，那是一個極小的方形匣子。

他雙手遞上道：「這是那位女前輩叫晚輩帶上的，晚輩幾乎忘記了。」

上人眉頭微皺，可是他很快的把這小匣子接過來，却猶豫的打了開來。

立刻他那黃蠟也似的面容一變，口中「噢！」了一聲，雙手一抖，那小盒子落到地上，由盒內滾出了一雙乾枯的肉乾。

萬斯同道：「那位女前輩並未忘記六十年前之約，只是她老人家現在一心從佛，特囑晚輩以此一雙眼珠，換取這套藏書，現在合沙奇書既爲晚輩得到，弟子受人所託，這雙眼珠，還是要交給你老人家，以證前因後果。」

道人沉默了良久，慨然長嘆了一聲，頷首道：「是了！是了！當年之事，貧道處置此事，未免過重，可是這位女士却也未嘗不是因此而受惠。」

他說着雙目微微閉了一下，忽地手指地下十姑道：「此女和那瞎婆婆是什麼關係……?」

萬斯同躬身道：「那位瞎婆婆，是這位姑娘的外婆。」

上人面色變了一變，長嘆道：「竟有這種事?既有這種關係，就煩你歸告那瞎婆婆一聲，說我念在她昔年喪目之憾，决不會薄待了此女，這姑娘傷我愛鳥，燒我林木，居然尚敢下毒手襲擊貧道，諸般大罪，不得不給她一個懲戒。」

他望着萬斯同又道：「況且此女眼前印堂晦暗，此後七年，如不應在貧道這一刦上，還會另有刦難，怕尚有殺身之禍，所以這七年面壁之刑，如其說是懲戒她的狂傲無知，不如說是爲她消災解難。」

他一口氣說到此，又頓了頓才道：「七年後的今天，貧道肯定必放她離此，那時她定成爲一個新的人了。」

萬斯同彎腰道：「晚輩謹受囑託。」

上人忽然開目，他目光在萬斯同臉上轉了一下，微微笑道：「小友，你天質根骨俱是上乘，日後在武學上必大有發展，只氣色紅貫雙顴，婚姻只怕尙多有糾纏，這却不能不說是你命中的魔難。」

一頓又道：「一個年輕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你要謹愼才是。」

萬斯同忙道：「是！是！」

可是道人這兩句話，却深深令他感到驚恐和戰慄，想到了此行的任務，想到了苦戀中的花心蕊，他幾乎呆住了。

大木上人微微一笑道：「小友，這部書，我雖不要了，可是你爲我說出其中幾行章句，你願意麼？」

萬斯同連忙點了點頭道：「願意。」

道人微笑道：「這本書共分天、地、人三卷，現在你要爲我在人卷之中，找出口訣，念與我聽，貧道不勝感激。」

萬斯同答應着，把人卷找出，雙手呈上道：「老前輩何不自閱，晚輩只怕不大清楚。」

上人含笑道：「貧道謹遵師命，守護此書已過百年，如自閱看，難免有監守自盜之嫌，萬小友還是你口誦出來吧。」

萬斯同心內這才明白，不禁又有些暗笑，當下以手翻閱那「人」卷，見內中每多詩句。

於是信口唸道：「神妙莫測由眼開，慧光照徹宇宙間……」

上人搖頭道：「錯了。」

萬斯同又翻到別頁唸道：「閉住獸虎關訣穴，目守泥丸舌接督，吸提呼降氣歸竅，陽外氣發急回中。一

道人嘻嘻笑道：「這是『收悉』口訣，貧道多年以前，已有此成就了，小友，你再往後翻閱吧！」

萬斯同於是往後又翻了數十頁，忽見一圖中，畫有一人趺坐，自頂有小人飛昇，一旁却有四行詩句，每字皆用紅筆點圈着。

他笑道：「有了！」於是高聲朗頌道：「念動向太空，日月廟門開，推情合性輪，二光相遇獻。」

道人忽然狂笑了一聲，只見他伏身把十姑挾起，身形蕩處，已自渺然無踪。

萬斯同心知他得了出胎口訣，才至如此高興而去，當下把這天、地、人三卷奇書，妥善的入匣，放入懷中，自己此刻心中，却也說不出是憂是喜。

龍十姑落得如此下塲，却也無話可說，自己現在正急着至雁蕩，自無理在此多事逗留。

於是，他匆匆循着來路，退出窄道，有了前車之鑑，所以他更加小心，沿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第二日傍晚時分，他又回到了杭州。

在一家小旅舍，吃過了晚飯，他伏案寫了一封長信，受信人是若愚女尼。

他把此行經過，畧畧說了一個大概，尤其是關於十姑的事，請她轉告瞎婆婆放心，自己因尙有事，不克往訪，再者更怕生出不必要之事端，匆匆寫畢，封好之後，呼來一茶房，並取出紋銀五兩，囑其將此信送去。

那茶房先聽是送至龍家，還有些猶豫，後見有五兩銀子的賞錢，他才欣然答應，當晚就騎着馬去了。

萬斯同連日疲憊，難得睡一個好覺，今夜在客棧內，總算沒有人再來干擾，睡了一個舒服覺。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他深恐那一羣一心奪書的傢伙，又來和自己嚕囌，所以不敢在此久留。

於是就在錢塘江口僱了一隻小船，連人帶馬的裝載着直下而去。

這是一條頗長的水路，沿途經富春江。湘江、蘭江而至蘭谿。

到了蘭谿時，又是一個惱人的黃昏，天上下着霏霏的細雨，小船靠在岸邊上，萬斯同歸心似箭，他不想在這些地方多留，匆匆換上了一襲雨衣，就拉馬上岸。

岸邊上泥爛路滑，人又多，還有成羣的鴨子被披着簑笠的老人趕着，發出呷呷的叫聲，路人都打着傘，口中說的，也都是本地的方言，萬斯同一句也聽不懂。

他的馬還不小心撞倒了兩個人，一氣之下，他就下來牽馬而行。

等到進了城內，那雨勢更加大了，鋪着石板的路面，水都快成河了，家家戶戶都開着門，捲着褲腿，拿着盤子，由屋內向外面倒水，有的還在刷着朱漆的大馬桶，市面很混亂。

萬斯同本不想在這裏過夜，禁不住那雨勢不停，天空中尙有大塊的烏雲聚積着，看來這雨還要下一個時間呢。

他只好找了一家客棧，店名「安福」，還算寬敞，因爲店門兩側挖得有較深的溝渠，所以店內不曾進水。

那掌櫃的和幾個伙計，都在門內向外而張望着，指指點點，很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這時萬斯同驀然進內，他們很是驚奇，尤其是萬斯同牽着一匹大馬，人馬都爲雨水濕透了。

一個店家忙跑過來接住了他的馬，打着傘把馬拉到了後院子去，另一個伙計就給他拿毛巾擦臉，並且問道：「客人要住店吧？」

萬斯同皺眉道：「不一定，雨停了我還要趕路。」

那個店小二笑了笑，道：「大爺，你眞是說笑話了，這個雨，明天能停，就是好的了……」

說着又張望了一下道：「……赫！好大的雨，這麼大雨，今年還是頭一次。」

回頭又問萬斯同道：「客人，你是上那去？」

萬斯同一面脫下濕衣服，一面道：「我要去雁蕩，怎麼走？」

這時那邊那個正在抽烟的老板，就過來笑道：「你要去雁蕩，是北雁蕩還是南雁蕩？」

萬斯同說：「自然是北雁蕩山了。」

掌櫃的點了點頭，說道：「你先由武夷下去到仙霞嶺，再經永康可就到了括蒼山了。」

他吹了一口烟，一面捻着烟紙，一面說：「過了括蒼就到了，不過山路可不好走，要圖舒服，你客人就得繞道路，經麗水縣再繞青田到溫州，再下樂清，到了樂清縣離雁蕩只有七八十里就到了。」

萬斯同那能記得這麼清楚，不過他仍

然是仔細的聽着，一面連連點着頭，道謝不已。

掌櫃的口中謙遜着，那雙老花眼，却不時的打量着萬斯同，尤其是在注意他身上的那口劍。

一會兒伙計掌上了燈，把萬斯同引到了裏院一個偏間，萬斯同就向那茶房要了一盆炭火，把衣服烘烘乾，另外他小心地把那已有些發潮的合沙奇書坂出來，用火小心地烤乾。

這三卷奇書，他雖只是大略的翻着看了看，可也令他心內狂喜不已，舉凡內外輕功，以及許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武功，書內都繪形的有詳細的記載。

看到了這些，萬斯同不禁雄心頓起，他內心想到，只要找到了心蕊，自己就和她在「冷碧軒」中閉門不出，破出五年的工夫，非要把這三卷奇書中的精奧參透不可。

想了一刻，就連這一路的疲倦也忘」，他小心地把這幾卷書收好，又把大木上人贈給自己的那個網袋取出，由內中取出了上人贈送自己的兩件東西。

他還不曾好好的看過，這時把那襲薄薄的衣服抖開，見是一身緊身衣靠，非絲非綱，也不知是何質料所織成。

他試着用衣角在火內燒了燒，並未見任何毀壞，心中大爲驚異，用手扯了扯，那衣服只是被拉得長了許多，並似微有彈勁，心知這也定是一件不尋常的東西，當下小心地收起。

再看那本「洗髓眞經」，也是自己生平僅見的東西，讀一讀內中語句，有些自己是明白的，但有很多自己還不大明白。

旅舍之中，人物繁雜，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他小心地 這些東西收了起來。

一會兒伙計把火盤撤走了，萬斯同就隨便叫了兩個菜，吃了飯，只在廊下走了走，見雨雖然小了許多，可是天更是陰沉了，風吹得廊下的幾盞燈籠直打着轉兒。

萬斯同望了一陣子雨，內心浮上極度的空虛和寂寞，又想到了雁蕩山上的花心蕊，眞恨不能插翅飛去。

夜裏，彷彿雨停了，想到了眼前的各種事情，萬斯同這一夜不曾好睡。

第二天，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就上馬而行，蘭谿街上到處還是水漬漬的，可是他內心憧憬着美麗的遠景，眼前的一切，也都似乎變得美麗了。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雁蕩山腰，飄浮着朵朵白雲，那些嫣紅色的山茶花，點綴得這附近眞是美極了，小鳥在枝頭上搧着翅膀，咭喳咭喳的叫着，像是在歌頌美好一天的開始。

這時候，一匹白馬在嶺上出現了，馬背上端坐着年輕的萬斯同。

他像是再也忍不住他內心的喜悅，兩彎劍眉由於過度的興奮而展躍着。

如果有人把他此刻的樣子，和前數月作一個比較的話，那麼看來，他眞像是足足年輕了十年。

只見他頭紮紫紅的英雄巾，身上穿着寶石藍色的長衫，足下是一雙鹿皮粉底快靴，在馬上眞是精神抖擻，神采飛揚。

雁蕩山道四通八達，由於峯嶺太多，行人極容易迷失路途，可是萬斯同却是一匹識途老馬，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座小刃峯。

在往峯上行走的路途中，他的心反倒是不再那麼沉着了，他渴望着一見心上人，此刻到底情形如何，對於他來說，實在還是一個謎，不過，他內心似有堅定的自信，那就是，心蕊必定仍然還在痴候着自己。

他決心要給她一個驚喜，因此他的心情極輕快。

慢慢地他已經看見了小刃峯的頂峯了，峯頭的背面，就是冷碧軒，這路途他是清楚的。

當這匹馬過了這松坪之後，眼前的景物，竟令他忽然驚訝得怔住了。

只見就在昔日的「冷碧軒」座落之處，此刻竟修築起了大片的圍牆。

圍牆上，開滿了一種紅色的小花，遠看過去，這圍牆就像是一條伸縮的火龍一般。

這是以前他沒有見過的，而且由圍牆往裏面望去，有畫樓的閣角，有開着藤蘿花的搭棚架子，美極了，而萬斯同的眼睛也直了。

他吃了一驚，驚得由馬背上翻了下來，心中却想道奇怪呀！這不是冷碧軒麼？

「別是我找錯了吧？」他心裏這麼想着，就慢慢地把馬牽了過去。

果然不錯，在幽雅的藤蘿花架覆蓋下，那座用大理石鑲就的大門上，有「冷碧軒」三個大字，那是用朱紅的顏色，抹飾在墨綠色的大理石上的。

萬斯同不禁大吃一驚，他眞是作夢也想不到，昔日那鑿壁的兩間陋室，一年之後，竟然會變成了如此氣勢雄偉的寬大宅第。

他望着門口，一時眞幾乎呆住了，又退後了幾步，四外打量了一番，那是一點也不錯，這地方正是昔日的「冷碧軒」無疑了。

「莫非這裏有了什麼大變故麼？」想到此，忍不住內心一陣難受，因爲看樣子花心蕊是決不會在此了，否則這裏不會變成這樣。

這裏定是另有人把冷碧軒給佔據了，所以才會如此大興土木，以至於和昔日的冷碧軒面目全非。

想到這裏，萬斯同不禁大爲憤怒，因爲自從師父三盒老人他移之後，這座冷碧軒曾面交給了自己，並囑自己要在此好好看守，不得讓與別人。

現在看起來，非但是已落入外人之手，竟然爲那人任意擴展，把一個簡樸的修眞之處，一變而成爲金碧輝煌的深宮廣第，這簡直是大大有違了冷碧軒歷來主人的初衷，包括萬斯同在內。

他不由大感氣憤，當下把馬繫在了一邊，昂然的行至門前，用手在門環上叩了兩下道：「裏面有人麼？」

耳中彷彿聽得牆內有女子嬉笑之聲，玩得十分熱鬧，他心中就愈發覺得奇怪，更是益增憤怒。

於是他又用力的搥了一下門，大聲道：「裏面有人沒有？快開門！」

這一聲大喊，果然有些用，那嬉笑喧

嘩的聲音，似乎停了一下，就有一女子聲音隔牆道：「誰呀？」

萬斯同大聲道：「是我！」

那個女孩嘀咕着道：「誰知道你是誰呀？」

說着門栓開動，大門就開了，走出一個穿着翠綠襖褲的小女孩。

這女孩正是心蕊的心腹丫鬟小碧，她看見了萬斯同，忽然含笑道：「少爺回來啦！」

說着就請了個安，又回過頭來大聲道：「少爺回來啦，妳們快別吵啦！」

萬斯同不由心中一怔，就點了點頭道：「妳們是……」

小碧跳了一下笑着說：「花姨這些天可不大舒服，天天都在盼着您啦！」

說着又看了看門口的馬，就跑出去道：「幹嗎還把馬拴在外頭呀，我去給您拉去。」

萬斯同這時心中萬分驚訝，眞好像身墜五里霧中一般，忽然用手攔住了小碧。

只見他面色很窘的道：「先慢着，我是來看一位姑娘的，不知她在不在？」

小碧聞言也似怔了一下，她就上下打量了萬斯同幾眼，可是這個人，實在和少爺面容太相似了，她眞有些糊塗了。

當下翻着眼珠子吶吶的道：「您是……少爺您找誰呀？幹嗎不進去呀？」

萬斯同道：「我找一個叫花心蕊的姑娘，這裏是不是有這麼一個人呀？」

小碧後退了一步，先是一怔，遂不禁掩口嚶的一笑道：「那不就是花姨嗎？少爺你可眞會鬧着玩，你不在，花姨想你可想死了，快進去吧！」

說着又笑了一聲，就跑着出去給他牽馬去了。

萬斯同聞言不禁一陣驚喜，差一點要笑了出來，現在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了，心蕊果眞還住在此，非但如此，她仍然還在苦苦的等着自己。

這只是奇怪的是她却怎會變得這麼闊氣了，由話中看來，這小女孩分明是她的使喚丫鬟，她必定是素日來繪影繪形的把自己樣子講給這些丫鬟聽了，否則她們怎會一見面就認出了自己？

由這個小丫鬟口中，更知道了自己心上人，如今大概還在病着，很可能是由於苦苦思念自己而成疾的。

想到了這些，內心不禁一陣傷心，差一點淌下了淚，當時再也沒有什麼好猶豫了。

遂就大步走了進去，那些丫鬟婆子，見他進來，紛紛向他請安，都道少爺回來了。

萬斯同雖有些不大對勁兒，却是作夢也不會想到其他方面，他只是深感到奇怪罷了。

再看這冷碧軒中假山樓閣，翠草紅亭，比之昔日，眞是一天一地，不可同日而語。

這時，那個叫小藍的丫鬟飛跑着過來，對萬斯同請了個安，叫了聲：「少爺你可回來啦，花姨天天都在問你呢，快進去吧！」

萬斯同一聽，心說這決定是不錯了，當下忙把小藍摻了起來，一面含笑道：「妳不要多禮，我現在既回來了就好了，妳快帶我進去吧！」

小藍站起來偏了一下頭笑道：「少爺晒黑了一點，看起來好像也高多了。」

萬斯同嘆道：「在外面這麼久，怎會不黑呢？」

可是他說了這句話後，忽然站住了腳，面色一變道：「咦！妳……妳怎麼見過我？」

小藍噗哧一笑道：「我怎麼沒見過你？才幾天沒見您呀！」

萬斯同呆道：「妳叫什麼名字？」

小藍笑得彎了一下腰，又咧着嘴嘻嘻的笑道：「少爺眞滑稽，你說我叫什麼名字吧？」

萬斯同頓時心中一動，他的臉刹時就變白了，忽然他一上步，抖手抓住了小藍的右手脈門之上，略一用力，那小丫鬟直痛得花容失色，口中啊唷連聲的叫了起來，一面大聲道：「少爺！少爺！啊！快放手，我的手可是要斷了呀！」

萬斯同厲聲道：「我不是你們少爺，快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小藍抖聲道：「我怎麼知道呀？哎唷！我的天，我可是受不了啦！」

她一邊哭叫着，同時，却也似乎有些看出來，眼前這個人，並不是她們的少爺了。

因爲葛金郎很白，眼前這位主兒，却稍微有點黑，而且他那一雙劍眉，也似比少爺要濃一些。

看到此，小藍不禁嚇得直打哆嗦，一時連呼痛也忘了，她悚懍的道：「你不……是少爺呀？」

「我姓萬……」萬斯同厲聲道。

「噢！」小丫鬟點了點頭，又問：「……你是幹什麼的呀？」

頓了頓，小藍皺着眉，又道：「相公，你把我的手鬆一下好不好，我決定不跑，哎……哎……哎……我的膀子都快斷了呀，你這個人……」

萬斯同此刻內心充滿了疑團，眸子裏幾乎都要噴出了火來，他把手一鬆，冷笑道：「諒妳也跑不脫。」

小藍掙開了手，口中還在哎唷着，她叫了幾聲之後，又去仔細的注視着萬斯同的臉，半天才點了點頭道：「不錯，眞不是！」

說着她秀眉向兩邊一挑，狠聲問道：「你是誰？你也不打聽打聽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到這裏來撒野？」

萬斯同向前走了一步，小藍嚇得却又退後了一步，因爲她方才吃過苦頭，深知這位相同可不是好惹的。

「我來此只是找一個人，見着她之後我也許馬上就走！」萬斯同說。

小藍睜着一雙圓眼睛說：「你說你找誰？」

萬斯同似乎已經感覺到不幸的結果將要來臨了，他不禁喟然長嘆了一聲，面色悽然的道：「我是來找一個名叫花心蕊的姑娘的，她在不在？」

小藍吃了一驚道：「那不是我們花姨嗎？」

萬斯同冷冷的道：「什麼花姨不花姨，我不知道，妳先帶我去見她就是了。」

小藍在想乘他不備，下手給他一個厲害，以報方才他緊扣自己脈門之恨。

可是此時一聽得他是來找花心蕊的，她就不敢冒失的動手了。

因爲花心蕊矯情的厲害，小碧小藍雖是她心腹的丫鬟，平日對她，却是不敢一絲怠慢。

這時，她又打量了萬斯同一番，只是覺得他簡直太像葛金郎了，心中不禁奇怪萬分。

她點了點頭道：「好吧，你跟我來。」

說着她就轉過身子，直向前面行去，萬斯同一聲不停的在後跟隨着她。他心中却在想，這個花姨是否就是心蕊，會不會是自己弄錯了？如果眞是她，那麼那個所謂的「少爺」又是誰呢？爲什麼她們都把自己當成了那個少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眞令人百思不解。

思念之中，那個丫鬟小藍，已把他引進了一間花廳，並且囑咐道：「你在此等一等。」

萬斯同內心這時眞有些舉棋不定，說不出是什麼感覺，尤其是眼前這個所謂的花姨，眞把他給弄糊塗了，他倒希望她不是花心蕊，否則恐怕就麻煩了。

須臾小藍又出，她問：「花姨問你貴姓，大名是什麼，來此有何貴幹？」

萬斯同這時已不像方才那麼衝動了，他冷靜的點了點頭說：「我名叫萬斯同，妳一說她就知道。」

他因爲弄不清心蕊現在確實情形，所以不便冒然的進內，否則他又何須傳禀，長久的相思，那裏能允許他如此泰然？

小藍進去了之後，他又開始內心急躁了。

這間花廳佈置得十分淡雅名貴，兩壁上鑲着兩副大畫像，一男一女，俱是神采飛揚。

萬斯同本來不甚注意去看，誰知無意間目光在那像上溜了一眼，頓時他就怔住了。

原來那畫像上，那個站立在白馬旁邊的，穿着一身紫色衣裙的少女，正是他朝思夢想的花心蕊。

他不由仔細的端詳了半天，雖然並不能確定必然就是她，可是眉目之間，那種英颯之氣，那熟悉的笑靨，分明故人；萬斯同望到了這一副畫相，一時就好像見了心目中的心蕊。

他就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了，再看那另一幅男人的圖相，他就更驚奇了。

那是一個頭戴紅色彩帽，身着白羽披肩的英俊少年，這少年背後繫着長劍，劍穗飄揚，十分俊逸瀟洒。

最奇怪的是，在萬斯同看來，這少年的面貌，竟是和自己一模一樣，乍望之下，簡直是分不出什麼差別之處，除了他那種天生風流神采，和怪樣的衣着，和自己有着顯著的逈異，在別的方面，那是看不出來的。

萬斯同不禁又興遐想，忖道：莫非是心蕊思念我，而擬着我的樣子，親手畫的麼？

想到此，他不禁有些暈暈陶醉的感覺，暗忖果眞要是如此，可太令人感動了。

方自想念到此，却見翠簾翻處，仍然是那小藍走了進來，她身後並沒有人。

小藍直着眼睛道：「花姨說了，說她現在身體不舒服，她不出來見你了。」

萬斯同吃了一驚，喃喃道：「這是她親口說的麼？」

小藍點了點頭，說道：「自然是她說的囉！」

萬斯同臉色不禁變得極爲沉痛，就問：「妳告訴她我的名字沒有？」

小藍點頭道：「你不是叫萬斯同麼？我說了，花姨她病了，不想見你。」

萬斯同頓時就怔住了，多少日子的痴情和思戀，如今竟落得了這麼一句冷漠無情的回答，這不用說，心蕊是變了心了。

說不好她已經……否則她何至於這麼無情的對待自己呢？

這麼想着，他幾乎爲之泫然淚下，當下冷冷一笑，站了起來。

就爲着這麼一句話，萬斯同本該扭頭就走的，可是他爲人極爲忠厚，心中雖是悲憤，可是聽到了心蕊有病，他還是忍不住想要探望她一下，這一年來，他實在太思念她了。

當下齒咬下唇道：「妳帶我去探望她一下，見過她之後我立刻就走。」

小藍搖頭說不行，可是萬斯同竟不待她答應，大步的直向裏面行去，小藍慌忙追上大聲道：「喂！你這人怎麼可以到處亂闖？」

萬斯同目蘊熱淚，也不去理她，仍然往裏面走，小藍一聲嬌叱，縱身到了萬斯同身後，抖掌就打，萬斯同身形用力向前一竄，小藍掌已打空。

可是她口中却大聲叫道：「你們來人哪，這傢伙往裏面硬闖啦。」

萬斯同這時身形速縱，早已進到內室，這「冷碧軒」雖經葛金郎大興土木，修飾得金碧輝煌，可是花心蕊始終偏愛着原有的那幾間石室，愛其古雅而冬暖夏涼，所以她始終仍然住在那原來的石室之中。

萬斯同穿出了這條走道通廊之後，一眼已認出了那幾間石室，雖然看來已面目全非，可是他仍然認得。

此刻見先前爲自己牽馬進來的那個小丫鬟，正自慌慌張張的跑了過來。

萬斯同正想奪室而進，這個小丫鬟小碧，却正面把他的路攔住道：「原來你不是我們少爺，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往裏面闖的？」

萬斯同冷冷笑道：「我是來找花心蕊姑娘的，妳們快閃開。」

他的一番熱望，連連遭受冷遇，禁不住心中大怒，當下再也不知道什麼叫客氣，雙掌向前一推，以「排山運掌」的功力，直向小碧身上擊去。

小碧嚇得向旁一閃身，這時小藍却已自後撲了上來，她口叫道：「小碧姐，咱們倆個來收拾他，這小子居然還敢冒充我們少爺，咱們差一點就上了他的當。」

口中說着，身形已自撲上，足下一上步，用「通臂拳」一拳直向萬斯同背後搗去。

萬斯同見心蕊不着，却莫名其妙的來了這麼兩個丫鬟，一直的刁難自己，居然不令自己去見心蕊。

他一時之間，並沒有想到心蕊有什麼

不對，却以爲這兩個丫鬟居心不測，當時冷叱了聲，身形疾轉，小藍拳已走空。

可是那另一個丫鬟小碧却也撲上了身手，這丫鬟一上來，用「揮手風塵」，玉手突出，直向萬斯同右肋上揮去。

萬斯同倒沒想到，兩個小丫鬟，居然會有如此身手，一時不禁大爲吃驚。

他知道對方這一式中，却含有「大摔碑手」的內家功力在內，若爲她實打上了，却是非同小可。

一時上身幌動，閃開了對方這一式狠招，却就式向外一分手，用「匹手」霍地一抖，「噗！」地一聲，可就抓住了小藍的手腕，就式向裏面一帶，叱了聲：「倒下！」

小藍怎吃得住他這種大力？一時被帶出了十數步之外，蹌倒了地下。

小碧這時見狀，不禁吃了一驚，她口中大聲叫道：「花姨妳快出來吧，這個小子可是兇極了！」

萬斯同本來正要想下手傷她，此刻聽她這麼一喊，他不禁頓時就怔住了。

這時他才知道，這兩個丫鬟並非是擅作主張的處置自己，原來竟是心蕊這麼囑咐她們的。

這麼一想，他頓時就呆住了。

小碧見他本來是大打出手，此刻竟自忽然呆立不動了，當下也頗奇怪，氣虎虎地在一邊看着他。

萬斯同長嘆了一聲，朗聲向內道：「心蕊，這一年多來，我想得妳好苦，好容易找到這裏，妳却如此對我……」

說到此，一時聲調不勝悲戚，遂道：

「妳既不願見我，我立刻就走也就是了，何故縱容小婢對我無禮？現在什麼也不必多談了。」

又頓了頓仍然大聲道：「妳如仍念昔日之情，即刻請現身一見，否則，我現在也就走了。」

說罷悄然長嘆了一聲，良久不見回音，他又高聲道：「我的話妳可曾聽到？」

依然沒有回音，萬斯同心中既傷心又納悶，小碧見狀，冷笑一聲道：「你還是走吧，花姨就在前面客室內，怎會聽不見你的話？」

小藍也冷冷笑道：「你這人眞是好不識趣，若是葛少爺在家，看不打斷了你的狗腿。」

萬斯同現在傷心已至極點，那裏還會再有心情給他們二人爭論？

聞言之後他只是苦笑了笑，遂又高聲道：「花心蕊，妳當眞是不見我了？」

室內依然沒有半點回音，萬斯同不禁臉色鐵青的跺了一下脚，道：「好！我走了！」

他說着不禁熱淚涔涔的流了下來，帶着一腔悲憤轉身就走，他此刻眞是萬念俱灰，再也沒有什麼好依戀了。

他這麼一氣的直走到了門口，見小碧由裏面追出來，他牽着萬斯同的馬，一面高聲道：「喂！你的馬，我們可不要。」

萬斯同忍着氣接過了馬，翻身而上，直衝出門，他此刻傷心到了極點，一出門再也不願在此多停留，一路疾馳了下去。

一口氣跑出了十多里，眼前已將來到了山下，他才勒住了馬，讓徐徐的風，震瑟着他冰也似寒的胴體。

「莫非我就這麼永遠不再見她了麼？莫非我們那些海誓山盟，就此取消了？」

想到了這些，他內心禁不住碎了，這一年來，自己到處求醫，到處飄零，爲的是什麼？早先爲了自慚身廢，而不忍躭誤了她如花似玉的青春，此刻身體既然意外的復元，那已死的幻想，不自禁油然而甦，却更較先前爲熱烈。

「莫非她眞的已嫁了別人？她已經自郭潛手中看到了自己的信了？」

他不由暗想道：「果眞如此，我又能怪得誰來？只能怪我自己。」

想到此，他不禁悵然的呆住了，這一切就像是一個夢，只是這個夢太慘了。

那匹馬身上早沁出汗，此時在大樹下，爲徐徐的風吹着，牠很舒服的彎下頭在吃着草。

萬斯同以手伏鞍，身子整個的垂着，他的心已完全碎了，他眞不敢想喪失了心蕊的情份之後，自己還有什麼勇氣和毅力能够活下去。

可是却另有一個念頭，閃電也似的，自他腦內掠過，他不禁抬起了頭，心忖道：「不！我不能這麼武斷的想她，也許她並沒有……」

「對！我怎麼沒有見到她人，而自己一意的瞎猜胡想呢？」

想到此，他眞恨不能當時帶馬回去查問一個水落石出，可是他立刻又制止了這種莽動。

他不禁想：我莫非還能回去，受那兩個丫頭的恥笑不成？心蕊如在，她方才已是不見自己，此刻去還是自討沒趣，如是她根本就不在冷碧軒中，自己去又如何？

這麼一想甚覺有理，當下痴想了一陣，總覺得還有再去一次的必要，只是却不宜現在就去。

想着就沒神打彩的一路放馬而下，雁蕩山下有一小鎭名喚「楓林」，顧名思義，這地方到處都生着醉人的紅葉，尤其是在現在這種暮春的日子裏，這些紅葉，就像是一片紅海也似的，隨着風勢飄動如潮湧一般。

萬斯同失望的影子，帶馬至此，看到了紅葉，看到了這一副暮春的殘景，他內心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失望的情緒，在紅葉的印襯之下，似乎得到了一種「共鳴」，他留下來，因爲他再也走不動了，再也不想走了。

更番遭恥辱　滌慮練奇功

楓林只是一個靠山的小鎭，離着樂清縣尚有七八十里地，所以顯得極爲清靜，整個的市鎭，僅僅只有一家小客棧，設備極爲簡陋。

萬斯同暫時就在這裏留了下來，客棧雖小，却埋在紅葉深處，一個飽經路途滄桑的失意人，在此是很能得到安靜和憩息的。

傍晚的時候，他推開了窗戶，一個人把盞望着紅葉，飲了幾杯老酒，自己彷彿覺得那先時的一腔豪氣，此刻竟是一些也不存在了。

那習習的風抄着樹梢吹下來，此時正

有人用沙啞的喉嚨在高唱着，他唱的是：

「……征衫穿破誰針綫，點點行行淚痕滿，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

聲調悽愴，古意盎然，萬斯同放下了酒杯，尋聲望去，見一髮色已斑的漢子，正自以手擊樹，張着大嘴唱着這動人的歌詞，身邊樹上，却拴着一匹瘦馬，人馬俱是帶着濃重的風塵之色。

萬斯同不禁心中一動，感傷的想道：這漢子滿面風霜，獨自感傷，看來和我的心情是一樣，可見得人世上儘多的是失意人啊！

想着不禁喟然長嘆了一聲，那漢子本來離着萬斯同不遠，聽到了這聲嘆息，忙一偏頭，正好和他目光相對。

萬斯同只得微微一笑，道：「老兄，你這歌詞太好了，再來一段吧！」

那漢子咧開大嘴一笑，由地上拍衣而起道：「見笑！見笑！俺只當這附近沒有人，却不料驚擾了老弟你的淸靜，罪過！罪過！」

一面說着就要去收拾地上的杯箸，萬斯同忙道：「老哥你太客氣了，兄弟也是失意之人，因此聽到了老哥的歌聲，不禁一時神往！」

他說着一面站起身來道：「如果老兄不嫌棄，兄弟願意移樽就教，咱們共飲幾杯如何？」

那漢子生着一張赤紅的臉，頷下濃鬚繞口，身材高壯，望之有燕趙之風。

他聞言哈哈一笑道：「好！如此一來可就有人飲酒了，只是……」

他指了指鋪在一張牛皮紙上的簡陋酒菜道：「……這些殘菜剩酒，老弟你不嫌髒？」

萬斯同已躍窗而出，一面笑道：「無妨。」

那漢子見此少年如此豪興，遂不禁大喜，當下雙手握住萬斯同一掌，寒暄道：「兄弟你貴姓呀？」

萬斯同微笑道：「小弟姓萬名斯同，老兄是……」

漢子用着純粹的家鄉口音說道：「俺名馬鐵軍，老家是江蘇徐州府，兄弟，你請坐。」

萬斯同含笑坐下，心忖久聞蘇北之人，勤儉耐勞，雄健樸實，看這位老兄倒眞是不虛。

當下這馬鐵軍爲他斟上一杯酒，萬斯同見那下酒的菜，只是一包花生米，七八塊豆腐干，可是他却吃得極香，酒已醉了八成。

本是萍水相逢，用不着彼此深交，二人你來我往，互相飲着酒，吃着花生米，豆腐干。

萬斯同才知道那漢子是一個布商，專門跑着布的生意，他由蘇北家鄉，自山東郯城，棗莊等地轉載府綢土綢，到蘇北販賣，獲利雖不多，一家老小却也不愁衣食，只是這種生意却是極爲辛苦，在外的時候多，在家的時間極少，以至於他才客中感傷，唱出了悲情的歌。

他又問萬斯同的身世，萬斯同只略略說了個大概，馬鐵軍不禁十分吃驚，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睜着一雙半醉的眼睛道：

「看不出來老弟你還是個身上有功夫的人，眞是失敬了！」

萬斯同謙虛的給他客氣了一番，二人正在杯酒交歡之際，忽聽得嶺陌上有一串鈴聲，嘩楞楞的直向這邊馳來，那串鈴的聲音，極似在杭州道上，遇見龍十姑時小驢上發出的聲音。

萬斯同不禁吃了一驚，慌忙向嶺陌上望去，但見兩匹馬，正自飛快的向這邊馳來，他們像是取道直上的樣子，那鈴聲，正是自坐騎的頸上發出來的。

二馬一黑一白，剎時間已至近前，萬斯同見白馬在前，其上坐着一個錦衣公子模樣的少年，後面黑馬上却是一個青衣小厮。

那公子身披銀色羽毛披風，內着紫紅色勁服，背插寶劍，生得長眉秀目，唇紅齒白，十分俊逸，尤其是那匹白馬的頸上，那一串銅鈴，每一顆都有核桃大小，銀光閃閃，煞是好看！跑動起來，銅鈴一齊幌動，嘩楞！嘩楞！聲聞數里。

萬斯同本是隨便的一望，只是這一望却令他心中一動，因爲少年這份容貌，他竟好似在何處見過一般。

忽然他就立起身來，腦子裏頓時想起來，這個人正是在冷碧軒內牆壁上所懸掛的畫中人物，就連他身上所披的這一領羽毛披風，也是極其彷彿，萬斯同不禁心中立刻緊張了起來。

最奇怪的少年容貌，竟眞的是和自己極爲相像，萬斯同與馬鐵軍坐處正是這茶館通道的道邊，離着路邊不過尺許遠近。

那馬鐵軍不禁口中「咦！」了一聲，他猛然的站了起來，他忽然往前幾步，睜大了眼睛道：「這人怎麼和老弟你……」

說着他又回過頭來打量萬斯同，又扭頭去看那騎馬的彩衣少年，愈看愈覺得奇，他的眼睛就愈發睜得大了，他簡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這麼相似的人。

剎那之間，那兩匹馬已跑近了，馬鐵軍口中嘖嘖的稱奇，竟忘了自己所站的地方了。

等到他發現那彩衣少年的馬，已經到了眼前，才發現自己處身的危險，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萬斯同這時才突然驚覺不對，他猛然伸手去拉他道：「小心！」

可是那彩衣少年放馬如飛，竟是如同無人之境一般，萬斯同伸手拉馬鐵軍之時，也正是他揮鞭打人之時。

但聽得他口中叱道：「該死的東西！閃開！」

「叭！」一聲，這一馬鞭，抽在了馬鐵軍的臉上，馬鐵軍眞想不到，對方少年竟是如此橫蠻，居然敢下手抽打自己。

由於他無備之下，這一馬鞭，正抽在了他那大而紅的臉膛之上，立刻皮開肉綻，鮮血順臉而下。

他痛得大叫了一聲：「啊唷！」

那少年抽打了人，竟還似不能洩恨，只見他單手一帶馬韁，身子旁側，猛的一脚直向馬鐵軍頭上踹去。

他脚下是鑲有白鋼扣花的牛皮短靴，這一脚要是踹在了馬鐵軍的臉上，可是非同小可。

所幸萬斯同此刻在一邊目睹情形，他

的怒焰激漲，這一腳是如何也容不得他踹上去了。

他在馬鐵軍的身後，驀然伸手把馬鐵軍向身後一帶，少年這一腳卻踹了個空。

彩衣少年本有十分把握，這一腳踹一個準，他萬萬也想不到，這地方會有什麼能人。

這一腳由於力道過猛，踹了個空還不去說他，自己身子卻猛地向前一送，那隻踹出去的腳，卻正好到了萬斯同面前。

萬斯同一時怒起，那裏還顧到其他，只見他陡地一伸手，不偏不倚，卻正刁在了少年的腳上，就勢向外一帶，冷叱了聲：「你給我下來。」

彩衣少年一身超人的武功，卻因爲一時太以大意，才至眼前吃了大虧，萬斯同伸手出去，他並非沒有看見，只是由於身形前聳，再想收足，已是來不及了。

一時只聽「噗！」地一聲，卻爲萬斯同抓了個緊，那少年手中皮鞭「唰」的一聲同時掄了下來，他口中叱道：「小子你敢！」

結果呢，他的皮鞭抽在了萬斯同的肩膀，而自己卻也爲萬斯同拉下了馬來。

少年鮮麗的一領披風，也爲鞍子掛破了，人也摔在了地下，還險些爲馬蹄子踩着。

這時他身後那個小廝也趕了上來，這小子仗着他主人的勢力，又會些拳腳，一向是目中無人，這時眼見主人爲人拖下了馬，如何能依得？

當時由鞍旁「嗆！」的一聲，抽出了一口刀來，自後而前的向着萬斯同背上斬去。

萬斯同如今功夫，要說是對付那彩衣少年，或許不及，可是說拿來對付這個小廝，卻是游刄有餘，太輕而易舉了。

這一刀劈下之時，一邊的那徐州大漢馬鐵軍，嚇得大聲吼道：「兄弟當心呀，刀！」

萬斯同也早已聽到了金刄劈風之聲，只見他身形向前一俯，那小子的鋼刀，已離着他背上不及半尺。

馬鐵軍已嚇得哇呀呀大叫了起來，他以爲萬斯同再想逃得活命，眞是萬難了。

可是他是估計錯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就見萬斯同陡然縮肩現掌，他並不回頭看什麼，只是憑着聽覺特有的能力，竟是認得極爲清楚，這一掌正是抓住了那小廝砍下來的刀背之上。

那小廝名喚「魏七」，外號叫「紅眼七」，因其雙目一年四季都是紅紅的，像害眼病一樣的，所以才得了這一個外號。

至於那個鮮衣彩帽的美少年，卻已是如今冷碧軒主人葛金郎，也是花心蕊的丈夫。

他因每數月都需至天台山其父魔宮去探望一次，也不過逗留幾天就回來了，可是後來逗留的時間卻是愈來愈長。

這一次他帶着紅眼七回返天台，因爲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所以多逗留了些時間，而這件意外的事，卻和心蕊有關，葛金郎十分憤怒，正打算回來之後，要好好的責問心蕊一番，共謀對策。

所以他們的馬特別快，卻想不到在自己已經到了雁蕩家門的時候，竟會發生了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主僕二人都是素來欺人已慣，卻是一點也不能吃虧的，如今怎能受下這一口氣，俱不禁大怒。

那紅眼七一刀砍下，非但沒有砍着人家，卻爲人家把刀給抓住了。

這小子就知道遇見了厲害的人了，他口裏還不乾淨的罵了一聲：「他媽的！」

一面用力的往回抽刀，可是那口刀就像是嵌在了石頭裏一樣的堅固，休想能抽動分毫。

紅眼七就知不妙，手一鬆回頭就跑，可是敵人已如同旋風一般的轉過了身子，一掌向他打來。

那一邊的葛金郎驀然的騰了起來，可是卻已經晚了一步，只聽見「砰！」的一聲！

紅眼七口中「啊唷唷！」的叫了一聲，直蹌出去八九步，才一交栽倒，他口中又叫了一聲，就昏了過去。

這時候葛金郎身子已經落了下來，見狀用力的頓了一下足道：「好小子！你敢下毒手？今天少爺要制不了你，也愧爲鬼面神君的傳人了！」

萬斯同原想問問他和心蕊之間的關係，本不想這麼冒然出手，可是此刻卻是勢成騎虎，再想善罷干休，卻是來不及了。

同時葛金郎這種氣焰高張，和狂橫的行爲，不禁激起了他的俠義個性。

當下冷冷一笑道：「這是他自己找死，怪得誰來？」

他說完了這句話，突然想起了「鬼面神君」這個名字，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

鬼面神君葛鷹這個名字，他是很早就聽說過了，知道此老乃是天地間的一個極怪之人，所練武功，無不是怪異絕倫，而且生性殘酷，動輒殺人，武林中人提起他來，無不談虎色變。

此刻葛金郎這一提到他，萬斯同心中怎不吃驚，當下冷笑了一聲道：「久仰了，只是……」

他的話方說到此，那葛金郎已縱身而上，他再也忍不住這口氣，當下抖手駢二指，直朝着萬斯同雙目上點去，這一招名喚「二龍搶珠」。

俗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葛金郎這一遞招，在萬斯同眼中看來，已知道此人受有高人傳授，當下怎敢怠慢。

他慌不迭向後一撤步，同時，封掌用「閉門栅」的硬功夫，把雙掌向外猛的一推。

葛金郎心中，也自吃驚，因爲對方少年掌上那種充沛的掌力，他立刻就體會出來。

如果他胆敢不即撤手，自己這兩個手指就不要再想要了。

情急之下，他鼻中哼了一聲，身形是「老子坐洞」式，向後一矮，同時右手化指而掌，倏地向右邊一翻，這一招名喚「孔雀開屏」。

只見他五指箕開，和左掌遙遙交叉着，直向萬斯同臂上劃去！

他的指尖上可是透着功夫了，否則他是斷斷不能如此施展的。

萬斯同心知厲害，他內力已自吐出，再想收回，卻也不是容易的專情，當下口中「嘿！」了一聲，硬硬地把雙手撤了回

來。

二人這一動上手，直把一旁的馬鐵軍看了個目瞪口呆，他臉上雖然還在淌着血，可是他是忘了用手擦一下，只是張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二人騰躍着身手。

所幸這條後山的野道上，並沒有行人，二人就在這生滿了雜花，和堆有亂石的嶺陌上，展開了各人的身手，一時卻也難分軒輊。

約有盞茶的時間，忽見二人身子各向兩邊一分，馬鐵軍嚇得叫道：「別打了！算了！」

二人又往裏一合，馬鐵軍又嚷道：「老弟，算了吧！俺認倒霉就是了！」

二人那種龍騰虎躍的身形，把他的眼都看花了，他眞不知他們誰勝誰負。

忽然二人又分開了，馬鐵軍就認準了萬斯同，猛然撲過去想拉他。

可是二人這種分合，本是動手的一種轉手功夫，也就是說有更厲害的招式，要隨之而出，這種情形意味着，愈是不能善罷干休。

馬鐵軍還沒有撲上前，二人卻又互叱了一聲，第二次的往當中各湊了去。

也就在這第二次的合湊裏，二人的勝負可就立刻分了出來。

暮色沉沉裏，彷佛看見那羽衣少年右手向上一分，也不知他是挨着了萬斯同沒有，可是後者卻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呼痛之聲。

他們驀然的分開了，羽衣少年面帶冷笑的聳了一下肩，卻是二話不說的走上前去，把倒臥在地的紅眼七給拖了起來，騰身上馬。

兩匹馬在暮色蒼茫裏，得得的直向嶺上飛馳而去。

馬鐵軍心中怔了一下，他忙再去看萬斯同，卻也似乎是看不出什麼不對來。

只見他身形站在當地紋絲不動，面色似乎有些發白，可是卻不十分顯著。

馬鐵軍問：「兄弟，你怎麼啦？」

萬斯同眸子在微微閉着，聞言卻睜了開來，他面上帶着一絲苦笑道：「沒有什麼！」

說着他就向前走了幾步，走到了原先喝酒的地方，坐了下來，一面微笑道：「來，咱們喝酒。」

馬鐵軍本以爲他受傷了，正自驚嚇，見狀，這才算放下了心來。

他用手抹了一下臉上的鮮血，嘿嘿笑道：「兄弟，你爲我受累了。」

然後他又咬了一下牙道：「他娘的，那個小壞種。」

一面說着一面恨恨的坐了下來，掏出一塊布巾，輕輕的在臉上抹着血。

萬斯同這時，卻靠着一塊大石，微微的閉上眼睛，馬鐵軍擦乾淨了臉上的血漬之後，忽然一怔，說道：「老弟……我看你是……」

萬斯同忽然張開了眼睛笑了笑說：「沒有事，咱們喝酒。」

說着端起了杯子，一仰而盡，馬鐵軍此刻那裏還有心喝酒，只是萬斯同爲他和人家打了架，現在人家說要喝酒，他還能不奉陪嗎。

當下苦着臉，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萬斯同臉色鐵青道：「剛才那個少年你認識麼？他叫什麼名字？」

馬鐵軍茫然的搖了搖頭，又道：「俺沒有見過他，瞧他小子也不是什麼正經人，穿的花花綠綠的，不像個東西。」

萬斯同悶不哼聲的又喝了兩杯酒，吃了幾粒花生米，就推杯而起道：「老兄，我走了。」

馬鐵軍忙站起身子發楞道：「不再聊一會嗎？」

萬斯同此刻劍眉微皺，聞言搖頭一笑說：「不聊了，老兄，今日打架之事不要對人提起。」

馬鐵軍又楞了一下，而眨着眼睛說：「俺知道，那小子身上有功夫，俺惹不起他。」

萬斯同冷冷一笑說：「倒不是如此，我只怕他此地黨羽衆多，老兄你身上沒有功夫，難免吃虧。」

馬鐵軍別瞧他個子大，胆子可是眞小，聞言嚇得臉色如土，卻又故作大胆的挺了一下肚子說：「俺不怕，俺給他們拚了，這是有王法的地方。」

萬斯同笑了笑，就回過身來，可是，他才走了沒有兩三步，就咕嚕的一下倒下去了。

馬鐵軍在後面看見嚇了一跳，慌不迭的跳起來，一面嚷叫道：「怎麼了，怎麼了？」

萬斯同這時已掙扎着又站了起來，馬鐵軍卻用力的把他給摻住了，一面皺眉頓足道：「唉！我就知道你不大對！這怎麼是好？」

說着又嘆息了一聲，跺了一下腳道：「老弟，你是受傷了不是，要不要緊？」

萬斯同咬着牙齦不語，可是頭上卻淌下大顆的汗，那馬鐵軍又跺了一下腳，急道：「事到如今，你老弟還不說話，老弟你太要強了。」

說着摻着他往前走了幾步，又問：「是被那小子傷了不是？」

萬斯同緊閉着嘴，勉強的點了點頭，馬鐵軍卻又大口的嘆氣，又咬牙大聲罵道：「娘那個腳！那小子可眞狠呀，傷着那了？」

萬斯同挺了一下腰說：「不要緊，你不用管我，我自己還能走。」

馬鐵軍卻是緊緊的扶着他，一面哭喪着臉道：「兄弟！這事情你可不能充好漢，要是有內傷，你可得馬上治，晚了就許碍事。」

萬斯同只是嘆氣搖頭，馬鐵軍一面扶着他往前走，一面道：「咱們快進去，我給你瞧瞧去，早先沒賣布之前，在老家我是專門給人看病的，專看跌打刀傷，骨頭折了我也能給你接上！」

萬斯同聞言倒不再堅持了，他點頭嘆道：「既如此，就痲煩老兄給我看一看吧，大概我身上有傷。」

說着二人已行至店前，萬斯同不願叫人看出他有傷來，到了客店前，他拚命的撐着離開了馬鐵軍，大步的向裏面走，馬鐵軍緊緊地在後面跟着他。

二人進房之後，萬斯同單手按着桌子，還要強忍，馬鐵軍卻硬把他摻上了床，道：「老弟，可是委屈了你了，你快躺下

吧！」

萬斯同和衣躺了下來，可是他臉上仍然帶着笑容，馬鐵軍忙坐下來給他看脈。

茶房進內倒茶之後就走了，馬鐵軍關上門後就問：「兄弟你傷着那裏了？」

「大概是三里穴。」萬斯同說。

馬鐵軍「噢！」了一聲，皺眉問：「是內傷？」

萬斯同又點了點頭，遂道：「並不太重，我幸虧是運着氣，要不然——」

馬鐵軍皺了一下眉，點頭道：「老弟，你知道，我雖不會武，可是這種情形我知道。」

說着偏頭咧着嘴道：「倒看不出，那小子娘兒們似的，還有這種好功夫。」

萬斯同慚愧的嘆了一聲道：「這人內功果然是好，他只是以二指戳了我一下，否則我只怕送條命……」

馬鐵軍立刻又嚇得臉色一變，却忙站起來把窗子關上了，一面却道：「怕風吹了你。」

萬斯同知道他是害怕，却故意掩飾，當下並不說破，只是皺眉不語，同時之間，覺得左肋十分疼，忍不住輕輕呻吟了一聲。

這時馬鐵軍把燈光移近了些，一面爲他把身上衣服解了開來，露出胸肺，他就用燈光去細細的瞧着，又問道：「是這裏麼？」

萬斯同指了一下說：「這裏。」

馬鐵軍把燈往下移了一點，忽然嚇得「啊！」了一聲，燈光也跟着一抖，險些下落。

原來就在左肋第六根骨下，有兩個紅點，色作紫紅，那形狀就和人手指形狀是一樣的。

馬鐵軍昔年在徐州爲走方郎中時，什麼病傷也都見過，這傷跡他一看，頓時就知道萬斯同是爲人點傷了內裏脾腎了。

一時嚇得他面色如土，他說：「老弟，你張開嘴來看看。」

萬斯同張開了嘴，又伸了伸舌頭，馬鐵軍忙把燈光就過了仔細的看了一下，不禁嘆息道：「老弟呀，你的話不錯，這錯非是老弟你有極好的內功，要是換在另外一個人，這條命可就完了！」

然後他擱下了燈，面色少緩的道：「不要緊，中氣你算是封住了，沒有散。」

萬斯同總算放下了心來，他哼了一聲，道：「只是喘氣就痛，老兄，你再看看吧！」

馬鐵軍又仔細看了一下，又在他四週按了一回，說：「老弟，你再運運氣。」

萬斯同立刻把內力運行了一遍，馬鐵軍用手重重的推着他的肚子，數下之後，他住手道：「沒有事，中氣沒有散。」他擦了一下臉，吐氣道：「嚇了我一跳。」

「要緊麼？」萬斯同又問。

馬鐵軍搖了一下頭，說道：「要緊是不要緊，不過你一天半天還是得在床上躺着。」

萬斯同不禁有些失望的嘆了一聲，馬鐵軍發了一會兒怔，又道：「我得親自給你抓藥去。」

萬斯同感激的道：「你只開張方子，叫一個店小二去就行了。」

那馬鐵軍似乎也怕在外面又碰見了那兩個人，聞言之後就說：「也行。」

他說着就出去找店中人開方子去了，萬斯同獨自睡在床上，內心却不禁暗暗想道：「好險呀！看那羽衣少年確實是受過高人傳授，我武技是遠不如他。」

想到此，心中眞是說不出的難受，忽然他又想到，那少年他眞是住在冷碧軒中之人，這事倒令人有些費解了，他算是什麼呢？」

「莫非這人，就是她們所謂的葛少爺麼？」

他這麼想着，內心却不禁又動了一下，忽然憶起那天台山的鬼面神君不是姓葛名鷹麼？那麼這人如姓葛，或許是他什麼人吧！

這麼想着，心中打了一個冷戰，就對方才少年所說是鬼面神君的傳人，有幾分相信。

可是他並非是一個軟弱的人，尤其是那羽衣少年這麼傷了自己，這口氣他是無論如何也忍不下去的。

自然比這個更痛苦萬分的却是那花心蕊，一想到了她，他全身直冒冷氣。

現在又多上這麼一個羽衣少年在其中，他眞不知道這少年和自己心上人花心蕊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

「倘若他二人已經……」萬斯同這麼想着，眞不禁頓時昏了過去。

這個謎底，他必定是要揭開的，而且實在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感覺。

正在他憤慨交加的情況之下，那馬鐵軍却推門而入，他臉上却塗了一些藥，一面走進來，彎下了腰，輕聲的說道：「剛才已經打聽過了，這個人他們都不認識，大概是一個新來的，我看也許是白蓮教的人。」

萬斯同只苦笑了笑沒有去理他，馬鐵軍又笑了笑道：「我在這附近也看了看，他們人是走了，大概不會再來了。」

說着就坐了下來，只是端着茶杯發楞，萬斯同見他胆小至此，不禁好笑，却也不便說什麼。

一會茶房在外面叩門道：「大爺你的藥來了。」

馬鐵軍忙起來去開了門，見那茶房手中大包小包提着好幾個，一面對馬鐵軍道：「這些藥叫我好找，藥店裏說這些藥很少有人買。」

馬鐵軍一面點着頭，賞了他幾個錢，又道：「煩你給弄個火來，再弄個藥罐，我自己煎。」

茶房點着頭答應着而去，須臾就眞的把這幾樣東西弄來了。

馬鐵軍倒是很仔細的，他親自一樣樣的檢視着下鍋裏去煎熬，有的還另外加白布包紮起來放下去。

萬斯同見他如此費心，不禁十分感激，在床上道謝不已。

馬鐵軍嘆了一聲道：「老弟，你不要客氣，要不是爲了我，你能給人家打嗎，不打架你那能受了這個委屈？唉！這都是我害了你。」

說着用筷子翻攪了一下藥罐子，又揚了一下眉道：「你什麼都不用說，我已看出了，你老弟是一位身負奇技的少年英雄

，俠客，我眞佩服你了。」

說着還伸了一下大姆指，萬斯同不禁面色一紅，苦笑道：「算了，老哥你少挖苦我吧！」

馬鐵軍這時似乎忘了臉上的痛，站起來大聲道：「這算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你別瞧他打了你，往後就許你打了他，老弟你有這身好功夫，再好好練幾年，那小子準不行。」

這幾句話雖是信口而出，却不能不說沒有理由，聽在萬斯同耳中，不禁動了一下。

眞的，這些時間裏，常常會令他自己覺得技不如人，尤其是在遇見了十姑，和現在這個人之後，他的好勝心不禁油然而興。

不過他聽了馬鐵軍的幾句話，並沒有回答，只嘆息了一聲，就閉上眸子休息不語。

馬鐵軍又給他說了幾句別的話，藥煎好之後，他親自餵萬斯同服了下去。

服下之後，他就說：「最遲明天晚上你就能下牀了，我這藥是專門爲你活氣調血的，準靈。」

萬斯同連連點頭稱謝，馬鐵軍看了一下天色，說道：「今天我也住在這裏了，我看……」

他四週看了一眼，又吶吶地道：「我看……老弟要不嫌煩，我就和你住一個房吧！」

萬斯同因爲自己夜裏也許須要個人招呼，再者也知道他是害怕，當下就點了點頭。

馬鐵軍於是很高興的就出去招呼着茶房，叫他在這間房裏又搭了一張竹床，又叫來了飯，萬斯同却只能吃稀飯。

飯後，因爲萬斯同要休息，所以他們很早就睡覺了，一夜無語，尤其是萬斯同，自服藥之後，那傷處內部果然就不再痛了。

想不到馬鐵軍的藥竟會這麼靈驗，次日天亮之後，馬鐵軍先是看了看他的傷，他的臉色立刻就和緩了下來，就含笑道：「行啦！老弟，你的傷是完全的好了，只是還不能下牀。」

萬斯同只好點了點頭，傷勢既去，他那要强好勝的雄心，不禁又高漲了起來，只是當着馬鐵軍，他却不願表露出來，只淡淡笑了笑道：「這要謝謝你才是。」

這時候伙計送來了盤水，馬鐵軍侍候着萬斯同洗了臉，又叫了兩碗麵吃了。

飯後，萬斯同默默的運功調息着，他已確知自己是無礙了，想到了昨日那羽衣少年，對自己「三里穴」上按指之時，分明他是想制我於死地，只看他勝利後那種眉飛色舞的樣子，眞是令人痛恨。

「他必定是以爲我死了，或者重傷在牀上，才能洩除心中之恨。」

可是他又想到了那羽衣少年的身手，他和自己對敵時，那種從容不迫的情形，靜如山岳，動如狡兔，確實是一個厲害的對手。

於是他就暗暗囑咐着自己，在下次再見他的時候，務必要提高警覺。

他腦子裏思維簡直是亂七八糟，一回想東，一回又想西，想到了那少年的容貌，却也是一個令人奇怪的事，因爲世上儘管多的是相似的人，可是那麼維妙維肖之人，確是絕不多見。

這少年看來，就好像和自己是孿生兄弟一般，莫非我和他在血統上是……

想到這裏他不禁有些失笑了，心忖我簡直是瞎想，可是由此却令自己回想到了自己辛酸的身世，據師父告訴自己，他老人家是雪地裏拾到我的，那時我却還在襁褓的年齡。

師父還告訴自己說，唯一的一項證物，就是一塊翠牌兒。

想到這裏，他不禁探手到內衣裏，把那塊翠玉牌兒，拉了出來，因爲這是他自幼就戴在身上的東西，所以他始終佩在身邊。

揭起來那塊牌子綠光晶亮，只是式樣十分特別，是月牙式的，一邊還有鋸齒的裂碎痕跡，那下面有「骨」「平」兩個雕凸出來的字跡。

每當他看到這兩個字，他總不禁引起一層莫明的費解，和傷心，這兩個字，固然是一個謎，自己的身世又何嘗不是一個謎？

馬鐵軍這時也看見了，他就趨前彎下腰道：「喲！這是翡翠的吧？」

萬斯同忙收了進去，一面笑了笑道：「戴着玩的。」

可是馬鐵軍這種老於世故的人，焉能會看不出來，他知道這塊翠玉牌，定隱藏着一段隱秘，只是他自知和對方不過是陌路相交，不便「交淺言深」，所以他就笑了笑不再多說。

爲了萬斯同的傷，馬鐵軍却多就擱了一天，萬斯同十分過意不去，所以非要逼着他走，馬鐵軍一來歸心似箭，再看見萬斯同傷已不礙事，他也不願再多耽誤，勉强又留了半天，吃過了午飯以後，他又爲萬斯同詳細診斷了一回，才向這位少年俠士道別而去。

萬斯同對他這種古道熱腸十分感激，當下留下了他的地址，以便日後有機會去拜訪他，馬鐵軍知道他是一個俠士，所謂四海爲家，自不會有什麼固定居處，所以也沒有問他居處。

他們在這荒涼的小客棧裏，殷殷話別，店外却下着絲絲的細雨。

那個販布的徐州客馬鐵軍走了之後，萬斯同這間房子，頓時是安靜得多了。

整個的下午，他都在靜靜調息養傷，其實他現在已經完全復原了，可是他腦子裏却有另外的一個決定，他要爲着今夜的行動而「養精蓄銳」。

× × ×

天黑了，那毛毛的細雨也停了。

萬斯同把自己整理得十分停當，只見他身着那襲得自大木上人的緊身內衣，頭紮英雄巾，足下是一雙黑緞薄底快靴。

他的目光灼灼，精神抖擻，只見他身形一弓一竄，已快如脫弦之箭，「嗖！」一聲，竄上了屋頂，此刻風聲颯颯，飄下了一天的紅葉！夜涼如水，此時此刻，該是人們好夢方酣的時候，誰又會注意到，這個夜行人他的去留呢！

萬斯同他是必定不會甘心的，倒不是要報昨日的二指之仇，實在是他對那個曾

有婚約的心上人放心不下，他必定要去探一個水落石出。

這條嶺道他是熟悉的，像他這種一路縱躍如飛的脚程，半個時辰之後，他已經來到了「小刄峯」的峯頭之上。

那所龐大的建築物，已經展露在他的眼前，在沉迷的山霧裏，那是黑沉沉的一片。

萬斯同望着這高大的圍牆，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記得當初自己把花心蕊安置在此處時的情景，光陰彈指，却想不到如今門面依舊，人物已非，其實「門面依舊」，這四個字已很不妥當了，因爲今日的冷碧軒，已是非當年的冷碧軒了。

他在牆外感傷了一陣之後，遂自騰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了圍牆之上。

展目向牆內望去，只見牆內靜悄悄的，幾顆柳樹被風吹得飄飄起舞，看來是十分蕭索。

萬斯同懷着萬分沉痛的心情，飄身而入，院子裏的形勢，他白天來過，還大致有個記憶，當下就縱身循着那條通廊直撲了下去。

冷碧軒內傳出微微的燈光，這證明其中的人尚未入睡，軒窗大大的閉着，只見室內却下着簾子。

萬斯同用「燕子飛雲縱」的功夫，一連幾個起落已撲到了窗前，微微用手把簾子撥開了些，可是這一眼，已令他吃了一驚，慌忙把身子蹲了下來。

原來室內的擺飾，像是一間書房，壁上懸有書畫，一張黑漆的楠木長書案，文房四寶齊列案頭，另外有一長有一丈，可供人小憩之用。

那個前晚同自己動手的羽衣少年，正自半倚在那張皮榥之上，身着一襲綠綢肥大的便衣。

那個叫「小碧」的丫鬟，正在蹲在地上，用兩隻小拳頭，在他的腿上來回的搥着。

萬斯同心內更加氣憤了，因爲如此一來，確實證明了這少年是宿於此的了。

「那麼心蕊和他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內心激動的想着，眞恨不能撲進室內去問一個明白。

這時就聽那小碧道：「奴婢也不大清楚。」

少年道：「妳不大清楚，妳們在家都是管什麼的？」小碧嚇得低着頭，似乎十分害怕的說：「自從那個姓萬的來過以後，少奶奶就變了，整天不出屋子，奴婢也不敢問。」少年兩道長眉猛地一挑，冷冷一笑道：「那姓萬的小子和她說了些什麼？害她如此傷心？」

小碧用驚嚇的眼光看着他道：「啊喲！少爺，可不能這麼說，少奶奶連那個人見也沒見呀！」

少年只是連聲冷笑不已，忽然他咬緊牙道：「那小子要再敢來，我殺了他！」

小碧繃着小臉道：「他來之後，少奶奶就傳下話說不見他，可是那小子却硬往裏闖！」

「妳們就讓他闖進去？」那羽衣少年問。

小碧連連搖着手道：「沒有，奴婢二人就動手和他打，可是那小子本事很大，我們都打不過他。」

羽衣少年臉上又帶了一個冷笑，小碧又道：「那人長得和少爺是一個模樣，聲音也像，我們都差一點爲他給騙着啦！」

少年十分氣憤的道：「不用說了！」

說着還緊緊的扭着手指，萬斯同聞二人對話口語中，已探知二人所說的那人，正是自己，而那所謂的「少奶奶」不用說，正是花心蕊了。

聽到此，他的脚都幾乎軟了，只覺得全身都在冒着虛汗。

「完了！」他對自己說：「心蕊竟是眞的嫁給了這個人了，我來晚了。」

想到此，淚水不禁奪眶而出，一時眞差一點要倒了下去，可是他到底知道此刻自己身在敵境，一個不好，可就有性命之憂，因爲那羽衣少年的手段，他是領教過的。

可是如果叫他這麼就走，他是更不會甘心的，當下驀地把身子退了出去。

他佇立在一顆柳樹之下，凝神的想了想，心想聽方才那丫環說，心蕊自從自己走後，這一天來像是十分悲傷，由此看來，她對我當是舊情未忘。

她之所以如此，定必是爲這惡少所逼，如今我回來了，她大約羞見故人，所以才不敢見我吧。

這麼一想，他內心不禁大大的動了一下，同時先前對心蕊的一番怨恨，情不自禁的減除了不少。

「好！」他內心想：「那麼我就去見她一下，如果這些都是實情，我就把她救出去，至于這個登徒惡少，以後再謀對付他的方法。」

他內心這麼想着，立刻熱血激動，覺得極爲有理，當下他再也不猶豫，身形一縱，已竄上了屋簷。

這幾間石室，都經過葛金郎費心的加以美化過了，簷上鋪着亮光閃閃的琉璃瓦，人行其上，十分滑溜。

萬斯同小心的踏着瓦面，如同狸貓也似的，很快的向前竄過了兩間！

這時候他就看見一扇窗戶內有燈光照出來，萬斯同拔身而起，如一片落葉也似的就落在了窗前。

他似乎是一種直覺，認定了花心蕊必在這間房內，于是他毫不猶豫的伸手在窗上叩了一下。

室內立刻有女子的聲音低聲問道：「誰？」

萬斯同聽到了這聲音，雖然那是疏遠已久的聲音，可是他也能立刻斷定出來，那聲音必是發自花心蕊的口中。

於是他激動的道：「我！」

「你……你是誰？」那聲音抖顫着說道。

萬斯同咬了一下牙，痛苦的道：「心蕊，妳連我的聲音都認不出來？」

「啊……」那聲音顫抖一下，遂道：「你是萬萬……斯同吧？」

「是的！」萬斯同說道：「妳開開窗子。」

心蕊忽然絕情的道：「姓萬的，你來這裏作什麼？我如今已是葛家的人了，你莫非不知道麼？」

萬斯同打了一個冷戰，他冷笑一聲道

：「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妳必定不是心甘情願，我要妳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

萬斯同說着，整個的身子在發抖，他內心幾乎寒冷了。

因爲他想不到心蕊竟會對自己這麼說，他說了這句話之後，本能的去推了一下窗子。

可是裏面却有人用雙手抵着，並且他聽到隱隱有哭泣的聲音。

萬斯同內心難受極了，他冷冷的笑：「妳爲何不開開窗子？我是從很遠的地方趕來的……」

心蕊忽然狠心的道：「現在我們沒有話好說了，莫非你那個姓郭的朋友沒告訴你？你何必還要再來？」

萬斯同怔了一下，道：「郭潛他來過了？」

心蕊冷笑道：「你找他去吧，你要給他報仇也行，反正我……」

說着她似乎又哭了，萬斯同也是順着眼角往下流淚，過了一會，他又推了一下窗子，奈何裏面還在用力的推着。

「心蕊！」萬斯同說：「現在，我才發現妳眞的變了，這一年來我想妳想得好苦。」

他忍着傷心繼續道：「……可是昨天早晨我來，妳竟忍心托病不見我。」

「哼！」心蕊冷笑了一聲道：「我如今已嫁給葛金郎了，還見你幹什麼？」

說着她又哭了，並且抽搐的道：「你快走，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見你了。」

萬斯同聽她哭得傷心，不禁心如刀割，當下用力的推了一下，窗戶開了半尺，又關上了，發出了「匡！」的一聲，二人都吃了一驚。

萬斯同慌忙回身看了看，見並沒有驚動別人，他才放下心來，並且冷冷一笑道：「其實妳有妳的自由，我自然管不了妳，可是妳要知道，那姓葛的乃是出自天台魔宮的子弟，妳怎能……」

心蕊不禁哭了起來，她用力的拍着窗子道：「我知道，我高興，你管不着，你走，快走！」

這幾句話說得很絕情，萬斯同臉都白了，他拚命的忍耐着，冷笑一聲，道：「我要見妳一眼，妳不敢見我，就證明妳言不由衷。」

他方說到這裏，那扇門忽然開了，萬斯同差一點身子都要衝了進去。

當他驚慌的站定之後，他看見迎窗站着一個絕色的少婦，那少婦正是心蕊。

只見她頭梳疊螺髮式，前面留着劉海，髮上插有一珠一釵，宮樣蛾眉，鬱鬱秋水，雖然帶有一絲憔悴和憂愁，怎禁得住麗姿天生，看來只是更增艷麗。

她雙目平平的凝視着萬斯同，眼淚已經淌滿了粉面，顫抖着道：「萬斯同，你看見我了，走吧！」

萬斯同臉色慘白的點了點頭道：「很好……」

心蕊却也冷冷一笑道：「這只怪你當初逼我太甚，現在什麼都不必再說了。」

萬斯同驀然掠身而入，花心蕊想擋着他，已經來不及，她不禁面色大變，吶吶道：「你……你想怎麼樣？」

萬斯同忽然跺了一下脚，厲聲說道：「我要妳跟我走，那姓葛的，讓我來對付他！」

心蕊擦了一下臉上的淚，苦笑道：「太晚了。」

她說話之時，仍然面對着牆，萬斯同忍不住拉着她，道：「爲什麼？爲什麼晚了？」

心蕊顏色慘變的用手一掙道：「你幹什麼？」

可是萬斯同在她身形半轉之時，已看見她鼓鼓的大腹，他就像觸了電也似的退後了幾步，口中「啊！」了一聲。

眼前這個大腹便便的女人，就是花心蕊，那是一點也不錯的，萬斯同不看則已，一望之下，只覺得一陣步履踉蹌，差一點倒了下去。

他勉強的扶着牆站立着，痛苦的點了點頭，說道：「對不起，我竟是不知道妳已經……」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走吧，萬斯同眞有些舉止失措了，心蕊這時忽然大聲哭道：「看見了吧，你可以死心地走啦！」

她忽然又把身子轉了過去，面向着牆，同時更大聲的哭道：「這都是你逼我的，不要用這種眼睛看我，我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你……你快走，要不然我可是要叫了！」

萬斯同見她此刻竟無情至此，一時血氣衝動，眞想上去打她一掌，可是見她哭得就像是一朶帶雨的梨花一般，似有無限酸心情意，他的怒恨一時却又發洩不出。

當下木納也似的爲難了好一陣子，才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好！我走！」

說着轉身向窗前行去，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回頭冷笑道：「花心蕊，我這次在洞庭曾遇見了你姐姐心怡，可能她和妳母親已出來找妳，妳應該想辦法和她們見見面……」

說着由不得嘆息了一聲，自忖道：「我眞是太痴心了，又何必再說這些呢？」

想着就用眼睛去望着心蕊，內心悽愴萬分，花心蕊這時可也不哭了，她睜着那雙水汪汪的眸子望着萬斯同，吶吶喚道：「斯同……」

萬斯同心中不禁一軟，暗想道：她仍然未忘舊情，方才我倒是把她想錯了。

「斯同……」心蕊抽搐道：「你可不能糊塗，我如今既已嫁了葛金郎，他就是我的丈夫！」

說到此，她咬了一下牙道：「誰要是他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到時候你可不要說我翻臉不認人。」

萬斯同狂笑了一聲，退後了一步，眸子裏精光四射，道：「謝謝妳的關照，我知道了。」

從花心蕊口中，他知道了那少年的名字叫「葛金郎」，於是牢牢記在心內。

他推開了窗子，正要騰身而出，心蕊却又冷笑了一聲說道：「我已和我母親姐姐脫離了關係，她們已不是我什麼人了，這一點我也告訴你。」

萬斯同吃了一驚，回頭看了她一眼，冷冷一笑道：「很好，妳眞有志氣！」

心蕊嘆了一聲，微有期艾的道：「你也別挖苦我，我們女人就是這個樣子，嫁

夫隨夫。」

萬斯同此刻對她已寒心得很，聽她這麼說，只微微冷笑了一聲，理也不理。

心蕊又說：「你還是去別的地方好了，一個人走遠一點，去邊疆蒙古怎麼樣，你知道，金郎是放不過你的，他武功可是比你高。」

萬斯同聽得透心地涼，忍不住冷笑道：「謝謝妳！」

可笑素日玲瓏透剔的花心蕊，此刻竟是看不出萬斯同的臉色，她繼續說：「我這是爲你好，天下女人多的是，你可以去找花心怡。」

萬斯同幾乎爲之痲木了，他眞想不到花心蕊會說這話，花心蕊接道：「眞的，她對你很好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現在還來得及。」

說着就微微一笑道：「今天你能來看我，我很高興，現在話就說到這裏，你快走吧！」

萬斯同不禁長長嘆息了一聲，他望着眼前這位絕色的佳人道：「我和妳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完了，我絕不抱怨妳，只怪我自己，至於這別後一年的經過，我也用不着再對妳說了。」

「你快走吧！」花心蕊皺着眉說。

「我當然走！」萬斯同劍眉一挑道：「可是我要把話說完，我走之後，妳轉告葛金郎，就說我在短日之內，誓必要找他一報二指之仇！」

「二指之仇？」花心蕊不明白的問。

萬斯同說完了話，不顧在此多留，冷笑道：「我走了！」

忽然一陣大笑之聲，自窗外傳進來，道：「萬斯同你好大的胆，滾出來！」

花心蕊啊了一聲道：「不好了，是葛金郎，我來給他說話，你快逃吧！」

顯然的，她多少仍然還有些不忘舊情，可是斯同昂藏七尺之軀，豈能受一婦人保護。

他當時臉色一變，也自狂笑了一聲，說道：「好！今天我倒要好好再領教領教了。」

他說着把擋在身前的花心蕊，向一邊一推，就勢縱身而出，同時他已把束在腰上的那口寒鐵軟劍抖了出來，夜色沉沉之中，這口劍就像是一道閃電也似的，驀然的閃出了一道白光。

他持劍在手，身形向院中一落，大喝道：「葛金郎小子在那裏？」

「哈——」又是一聲狂笑，就在一行松樹影裏，走出了那個意態輕狂的葛金郎來。

他離着萬斯同約有十步，站定了脚步，手指着萬斯同冷笑道：「昨日在嶺下所遇果眞是你，你家少爺當時手下留情，饒你不死，想不到今夜你居然還有胆量私闖我這冷碧軒，擅入婦人閨房，你好大的胆子，今夜若不叫你死在我寶劍之下，諒你不識我葛金郎何許人也！」

說着反手後背，按動寶劍啞簧，只聽得「嗆！」地一聲，已把長劍撤了出來。

當下平劍當胸，冷冷笑道：「快來受死！」

萬斯同冷冷的道：「葛金郎，你好大言不慚，這冷碧軒是我天南派歷來清修之處，本派宗師三盒老人已移交由我掌管，是你這小輩，不懂武林規矩，擅自佔據整修，已有違我天南門規，卻怎地說我擅自闖入？眞乃恬不知恥！」

葛金郎被他罵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時惱羞成怒，啐了一口道：「這冷碧軒乃是古人留下的遺跡，又非你天南派的財產，你們住得，我就住不得麼？」

說着又赫赫一聲冷笑道：「那麼你暗入我妻閨房，又待怎講？」

萬斯同爲他這麼一問，一時倒也不知如何解答，微微頓了一下，才冷笑道：「她原是我萬斯同的妻子，只是未正式結婚而已！」

說了這幾句話，不禁觸動傷懷，一時唏噓不已，葛金郎聞言大喝了一聲：「你是滿口胡言，看劍！」

他說着身子已飛縱了過去，掌中劍「春水試寒」，抖起了一點銀星，直向萬斯同咽喉上刺去。

萬斯同這時早已恨不能與他一拚，當時用劍向外一撥，葛金郎只是把劍向後一吞，容得萬斯同劍過，仍然原式刺出，劍勢頗爲疾勁。

可是萬斯同這一個招式，也是一個虛式，旨在掩飾其下的一招「秋扇揮螢」。

葛金郎劍尖方到，突然見到萬斯同右臂一展，劍光倏地一閃，劍刃已臨右腮，一時冷氣侵面，劍芒逼人，他就吃了一驚，這才知道對方所持，竟是一口削鐵斷金的寶劍，當下慌不迭的向左一個蝶翻。

萬斯同這一招雖是走了空招，可是那鋒利的劍芒，已把葛金郎那襲肥大的衣袖，劃開了三四寸許的一道開口，直把葛金郎嚇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萬斯同卻也暗驚這葛金郎果然是身懷絕技，一時抖擻精神，挺身而出，把一口寶劍展了個風雨不透，只見他左插右蓋，前盤後舞，吞吐如意，力貫劍鋒，凡是劍訣指處，劍鋒必定走到那裏。

這是他知道葛金郎身法不凡，所以才這麼使盡了身手，可是對方又怎是弱者。

他此時因見萬斯同劍法高深，再加上他手上那口寶劍，自己更不敢絲毫 視，所以把其父秘授給自己的「大羅十八劍」，立時展了開來。

一時之間，但見劍光閃閃，人影幢幢，這套劍法的妙處是在予敵以錯覺，一待展了開來，敵人很難分出眞實的身形來。

二人這一動上手，可謂之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劍光環繞中，二人那沉浮的身子，時分乍合，看起來眞有所謂的「虫蠅不能落，一羽不能加」之勢。

這時花心蕊也站在一邊，她秀眉微皺，手中也持着一口寶劍，卻不知道如何是好。

小碧和小藍也都叉腰站在一邊，不時的打量着場內，想助主人一臂之力。

忽然「嗆啷！」的一聲，二人各自躍身騰開，萬斯同俯視掌中那口愛逾性命的寶劍，見它依然光華奪目，劍身如一彎秋水也似的顫動着，並無一絲損壞，心中不禁寬心大放。

可是葛金郎低看自己掌中那口劍時，卻發現已少了半尺多長的一截，他不禁心中大寒。

萬斯同冷笑了一聲，未曾發話，葛金郎卻恨聲叫道：「你倚仗着寶劍鋒利，算得什麼英雄？如有本事，可敢與我換劍敵過？」

他說着，憤怒的把手中那半截寶劍往地上一擲，花心蕊這時卻走上，把她自己那口劍遞給了葛金郎道：「金郎，你用我的劍！」

葛金郎冷冷一笑，把寶劍接了過來，二人目光同往萬斯同望去。

花心蕊輕輕挽着葛金郎一臂，微笑的對萬斯同道：「萬斯同，方才你二人比對之時，我已看過了，你的劍法雖高，比起金郎來，還是略差一籌，你不過是佔了一口好劍的便宜，可是你要削我這口劍，卻也是不容易，怎麼，你還要再打麼？」

萬斯同目見此狀，一時內心眞是無比難受，葛金郎面帶冷笑的望着他，他之所以不如先前那麼盛氣凌人，可能是心中顧慮對方手中的寶劍。

雖然他自信在招式上倖不輸他，可是對方有一口好劍，在內心上卻威脅自己很大，他才暫時沒有作聲。

在萬斯同來說，他本存有倖勝之心，可是現在目睹花心蕊的情形，他的鬥志可就完全消了。

他認爲，[illegible]自己[illegible]

[illegible]腰上，道：「這地方我以後不會再來了，祝你二人快樂幸福。」

說完這兩句話，他內心傷心到極了，這地方他實在是不願再多留一分鐘，遂即縱身而去。

他的身形，方自騰縱上了一堵假山，未及下飄，卻聽得葛金郎一聲狂笑道：「萬斯同慢走，小弟送你一程。」

接着一條人影，自後緊撲而上，萬斯同心存厭惡，那裏願意叫他送自己。

當下聞言之後，足下更加快捷的向前縱去，這冷碧軒自改建以後，莊園範圍擴大，萬斯同施出輕功絕技，尚得十數個起落，才來至園牆附近。

「喂！慢走一步！」葛金郎自後趕上來。

萬斯同足尖用力一點，身形自上了牆頭，可是，這時那葛金郎，卻也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上了一堵假山石之上。

只聽見他口中狂笑道：「萬兄你走好了，小弟不遠送了。」

葛金郎口中這麼說着，只見他右手霍地向外一推，隱隱聽得「崩！」的一聲輕彈之聲。

那牆頭上的萬斯同心中也自奇怪，[illegible]

[illegible]之下墜。

隱聞得身後的葛金郎，狂笑而去。

萬斯同由牆上栽下，倒是沒有摔着，試着用手摸了一下頸後，不勝疼痛，這才知道右耳根下，竟爲暗器擦傷了，那暗器，雖沒有中着自己，卻是劃傷了一道血槽，鮮血也瀰瀰的流了出來，吃夜風一吸，痛得他銀牙緊咬不已。

他忍着痛摸了摸後背，並未見有傷痕，心中大爲奇怪，因爲方才明明覺得背後中了不少暗器，怎會不見傷痕呢？猛然憶起了自己所穿，是大木上人所贈的那件緊身風衣。

如此看來，這件風衣，分明能避一般刀劍暗器，倘非如此，自己這條命，今夜休想再要了。

當下眞恨不能回過頭來，重新再找葛金郎拚命去，可是轉念一想，他就停止了這種衝動。

一來這葛金郎武技不凡，似在自己之上，回去再打不見得就能取勝，再者自己此刻受有暗器輕傷，尚不知傷勢如何。

這麼一想，他就感傷着，直向山下行去。

那頸後傷痕，本有些痛疼，此刻行了一陣，忽覺得風吹得十分難受，而且眞內[illegible]

[illegible]

他嚇得全身打了一個寒戰，慌不迭站起，可是任何受傷之人，都是一樣的，如果你自認爲能支持下去，或許就眞能支持下去，反之，你是必定要崩潰的。

萬斯同此刻正是如此，如果他不知那是毒藥暗器，尚或許能支持一些時候，可是當他已經想到了之後，他就支持不下去了。

當下他只覺得雙腿一陣發軟，頭腦一陣昏暈，由不住「咕嚕」的一聲，就倒在地下了。

多災多難的萬斯同，這一次毒發山途，看來是凶多吉少了，可是「吉人自有天相」，一個不該死之人，處處都能逢生。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彷彿覺得身子爲人轉動着，同時鼻中聞到一種令人發嗆的氣味。

「噢！」他翻了一個身，由不住睜開了眼睛。

「好啦！老天爺啊！」一個人在他身邊這麼說着，萬斯同心中一驚，正要挺身坐起，卻爲這人又把他按住了。

萬斯同也就借機把這裏情形打量了一下，自己是睡在一張鋪有厚氈的木板床上，這間房子並不大，[illegible]一個箱子當中，有一盞油燈，[illegible]，看見在自己[illegible]

[illegible]

的姑娘，這姑娘長得十分胖蠢，肥臉小眼，還是重下巴。

她此時來回的在推動着萬斯同，就像是和打麵一樣的，萬斯同爲那濃烟嗆得直咳，一面喘道：「大姑娘行啦！不要……再推了。」

胖女嘻嘻一笑，對着那老太太道：「這小子醒了，在說話呢！」

她說着話，手下仍然是不停的推着揉着，萬斯同覺得難受得很，就伸手把她一推道：「不要再推了！」

那婆子這時才笑笑說：「喂，別動……狠了，我們婆孫倆個，可是救你，你頸子上是中了毒藥鏢，要不給你放血，你就死啦！」

胖女身子被他推得退後了三四步，想是吃驚於萬斯同有這麼大力，一時就呆住了。

她的話很難懂，大概是牙都掉光了，說起話來有漏風，可是萬斯同還能勉强的聽得懂。

他這才想起來是怎麼一回事，當下好不慚愧，就在枕上點了點頭道：「謝謝妳們了，我……」

這一點頭，才知道右頸下面十分酸疼，並且好似還有一個什麼熱東西罩在上面一般，忍不住就想用手去抓。

那老太婆却馬上按住他的手，道：「不要動。」

萬斯同忙縮回了手，一面皺眉道：「老太太，這是……」

老太太用手指了那胖姑娘一下說：「這是我孫女。」

萬斯同忙點了一下頭，道：「謝謝姑娘！」

胖姑娘本來在一邊不說話，這時候見萬斯同對自己說話，她就咧開大嘴先笑了兩聲，一面走了過來。

那婆子又接下去道：「……我孫女牽着驢要去拉柴木，不想半路上看見了你，就把你給馱回來了。」

萬斯同一邊點頭稱謝，心裏却想這可好，我成了柴禾了，一時只覺得這房中十分氣悶，就四下看了看，只有左上方開着一個小天窗，另外兩扇窗子都關着，他就道：「好熱！」

胖姑娘就過去推開了一扇窗子，萬斯同忽然想起了藏在自己身畔的那三卷「合沙奇書」，不禁口中「啊哈！」了一聲，一面就伸手去摸。

老婆婆見狀噗哧的笑了，就說：「你不用怕，你的東西，我們原封沒有動，都給你帶着啦！」

萬斯同這才放心的點了點頭，心中不禁對這婆孫二人十分感激。

這時那個胖姑娘就拉了一張櫈子在萬斯同床前，老太太却打了一個呵欠道：「咱們爲了你可是一夜都沒睡，來，四妞，把罐子給他卸下來，時候也差不多了。」

胖姑娘聞言就答應着，並且用兩隻手，按住了萬斯同的雙肩上，那個老太太就彎下腰去摸摸他的頸子。

萬斯同想問幹什麼，就覺得頸後面「波！」的一聲，頓時感到傷處十分清爽。

再看那老婆婆手中，却多了一個竹筒兒，筒內熱騰騰的還在冒着烟。

那個叫四妞的胖姑娘趕緊從地上端起了一個盆，老太太就把竹筒子向盆裏一倒，萬斯同才看出了，由內中倒出的，却是一塊紅顏色的血塊。

老婆婆又親自把燈拿過來，低下頭在盆裏瞧了一瞧，一面點頭笑道：「好了！你看看。」

萬斯同忙坐起來，仔細的看了看，就見那盆中，一塊塊全是紫黑顏色的血塊，只有上面六七塊是鮮紅顏色的，老太太就指着對他說：「黑顏色的就是有毒的，紅顏色的就是毒已經沒有了。」

萬斯同連忙稱謝，他眞想不到，這種鄉下的土法子，俗名「搬罐子」的玩藝兒，居然還有此功效，當時就要下床，那個胖妞却按着他道：「你的頸子還有血呢？我給你擦擦！」

萬斯同雖是不大好意思，但也無法，就見那個姑娘找來些乾布，爲他擦去了血漬，又爲他細心包紮上，就道：「現在你可以下地了。」

萬斯同就翻身下床，對着她二人彎腰一拜道：「小可多謝二位恩人，救命大恩，尚未請教二位大名，貴舍主人是否在家呢？」

老太太赫赫笑道：「不客氣了，唉！咱們可就兩個人……」

說着用手揉了一下眼睛，一指那個胖姑娘道：「她爹娘在老家都死啦——我帶着她到了江南，現在就剩下了咱們兩個人啦！」

萬斯同傷感的點了點頭，一時却也不知怎麼安慰她們好，這時他才注意到，房中堆着不少的乾柴，一綑綑都堆在一起，心知這婆孫二人定是打柴爲生，心中就更加同情，除了自己睡的這張床上，另外在幾張板櫈上還架着一張大木床，被褥雖破舊，看來倒還乾淨。

這時候窗戶上已露出了微微的白色，天已經亮了，幾隻小鳥正在窗前的樹枝椏上跳着叫着。

老太太哈着腰，上了床，一面道：「先生你再坐一會，叫四妞給你熬點稀飯，你吃飽了好上路，我的腰不太聽使喚，要休息一下了。」

萬斯同已把她扶了上床，感激的道：「老太太妳好好歇着吧！」

這時那個胖姑娘已把他的一個革囊給提了過來，萬斯同就過去從其中取出了二十兩銀子，雙手贈予那老太太道：「這是在下一點小意思，老太太你和姑娘留着花吧！」

不想那老太太却翻身起來，推着手道：「我們不要錢，你先生可別客氣。」

胖姑娘也紅着面在一邊道：「我們賣柴木，還剩下有錢呢，你收回去吧！」

萬斯同如何肯依，推了半天，二人因見萬斯同十分堅持，只好收了下來。

萬斯同肚子也是眞餓了，胖姑娘煮好了稀飯，他就吃了兩大碗，那老太太熬了一整夜，這時就呼呼的睡着了，萬斯同也沒有吵她，就別了胖姑娘，一個人走了出來。

胖姑娘一直送他走到了路邊，他又指了他一條通往山下的道路，才依依不捨的走了。

遠處的山尖上，也已露出了一些旭日的光彩，疲倦的人似乎也得到了復甦。

在路邊的一塊小石山上，他怔怔的坐了下來，心中想道：「我這麼匆匆忙忙的趕路，又是上何處而去呢？」

這麼一想，他不禁暗暗的發起了愁來，這一路急匆而馳，總算我到了雁蕩，也找到了心蕊，可是那些又有什麼用？早知如此，自己這一趟也就不必再來了。

他又想到昨夜的一些情形，花心蕊對自己所說的那些話，一時不禁痛心欲裂。

尤其是葛金郎那種狠毒的手段，更令他切齒痛恨，他不禁暗自咒詛着，有一天自己必定要報這筆仇恨的，想到恨處，眞令他銀牙咬碎。

可是當他想到了葛金郎，他那一身武功，又確實令自己佩服，由此看來，他那父親葛鷹，尚不知道是如何厲害的一個人物。

「難道說我這一身武功，就能報仇了麼？」想到這裏，他眞由不得從汗毛裏向外直冒涼氣。

又想到了遭受心蕊輕視的嘴臉，那種樣子，似乎早已註定了自己不是葛金郎的對手，「唉！」他重重嘆息一聲，這時候東方的太陽忽然跳了出來，大地渲染成了一片紅色。

經過長途跋涉，而歷經千辛萬苦的萬斯同，在他已經達到了一個目標之後，他顯然是再也走不動了，雖然他並沒有眞的達到那個目標。

忽然他感覺到，自己的武技實在是太差了，比之龍十姑固是不如，連眼前的葛金郎也是差得遠。

「我是非要再下一番苦功不可！」萬斯同重重的搥了一下石頭。

「我身邊既然有現成的合沙奇書，還有大木上人送我的那本劍訣秘譜，何不參照着痛下工夫？」

這念頭本來他早就埋藏在內心了，只是那時他一心一意的記掛着花心蕊，只打算和她作長久夫妻的事了，並未深思這個問題。

可是這時候情形就大大不同了，花心蕊這一邊，可以說是完全死了心了。

同時却自葛金郎身上，受了這種奇恥大辱，忿激的令他感覺到自己是非要再下苦功鍛鍊不可。

他有了這種想法，當下就站了起來，這雁蕩峯迴極多，覓一靜處，實在並不費事。

於是他就開始留意這附近的山峯，費了整整的一上午時間，果然他發現了一座無人的石洞，洞內光綫很好，地勢高亢，裏面也很乾燥！

暫時他就在這裏住了下來！

一個曾經過這般痛苦遭遇的人，是很難安定下來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

「黑夜」——「天明」是要經過一番蛻變的！

冬盡——春來，亦需要耐心和期待！

緊緊的咬着牙齦，戰兢在痛苦的深淵裏，他期待着那一聲「驚蟄」的春雷！

那一天眞的會來嗎？

他相信一定會到的！（本篇完）

奇招絕技

醉八仙的脚法

賴巖霜・文

孫玉峯是羅漢門的掌門人，他最擅長的絕招就是羅漢門的蝴蝶掌，另有一手「醉八仙」，打起來搖搖欲倒，實則步步紮實，可以在任何一個角度踢起一條腿來，這種功夫必須苦練多年，能够單脚站立卽時打關斗，殊不容易，因爲它必須從小練習，活到十六歲過外的人，開始練習它，成就有限，故此他到廣州座鎭體育路的國民體育會，從未敎授別人，甚至他最得意的弟子王嘯俠，未有傳授，其餘的門人，更加沒法得到這一門的絕技。

究竟醉八仙拳有何妙用呢？關於這點，孫玉峯沒有解釋，雖知其詳，照外邊的武林人士推測，這一派拳脚最厲害的只是閃打，僅此而已，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有許多種拳脚是以閃打爲主的，何必學習醉八仙呢？可見它另有妙用了，照王嘯俠稱道，醉八仙拳是準備跟高手過招施展的，因爲它出擊之際，身形搖幌，不可捉摸，卽使高不可扳的拳師，碰着這種拳脚，亦無把握取勝，明白這種原理，才可以進一步瞭解醉八仙的妙用。

醉八仙雖是歪歪斜斜，搖搖欲倒，但在將倒未倒將跌未跌之際，仍可飛出一條腿來，那種功夫是最難學習的，亦卽醉八仙的神髓，孫玉峯曾經在中秋之夜多喝一杯，略有醉意，他當衆表演醉八仙的脚法，忽然向左邊傾跌，整個軀體離地，可是，右脚往上一挑，左脚立刻化爲低撑脚出擊，跟住左脚落地，便卽凌空飛躍，踢出掛眉腿來，那時他整體凌空，突然跌落，拍的一聲，一變再變，竟以鯉魚打挺的脚法出擊，一脚橫踢，轉了半邊身，另外一脚仰踢，快而有勁。

那些脚法俱是一連串踢出來的，一雙手始終以交加手的姿勢緊貼在胸，看來他只是以脚出擊，爲甚麼他用脚不用手呢？他表演醉八仙之後如此解釋：「有時一但拳師中伏，一雙手受了傷，或者他的一雙手給人用繩子綑綁起來，如果他不能够純用脚法取勝，那就很危險了，除此之外，還該從另一方面看，因爲脚比手長，脚法靈活的師傅，跟橋手堅挺的拳師搏鬥，佔了上風，故此碰着不知對方虛實的一種形勢之下，展開生死鬥，就要集中力量在一雙脚了，爲了使每一條腿發揮高度的效能，索性用手護胸，暫時棄而不用。」

話雖如此，踢了一輪脚之後，有機可乘，孫玉峯仍然用手出擊的，羅漢門的一招「蝴蝶穿花」就是最重要的拳法之一，不管他用拳或用掌出擊，都很有勁，等閒之輩，交手就倒下來。



三期完俠情故事

高橋·文
盧令·圖

血書（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明末時期，清兵圍攻揚州，史可法壯烈殉國，死前遺下血書一封，交由三位職任千戶的朱進、洪南楝及安定邦，着送往瓜州監軍使艾文旗，要他死守瓜州，以延清兵渡江。清軍主帥和碩豫親王獲知此消息，命巴圖魯隆羅多往追，揚州惡人司徒豹向清軍投靠，自願領隆羅多往追三千戶。朱進、洪南楝、安定邦雜在難民羣中離開揚州，至一小鎮向一小飯店老闆晏富貴購買乾糧後，三人分路而行。司徒豹領着隆羅多追至小鎮，到小飯店向晏富貴恫嚇，要他有問必實答，當有賞賜，否則殺無赦——

義血洒黃土　拚死保山河

晏富貴道：「我知道，那裏有放着銀子不要，自己去找殺頭的。」

他轉望着司徒豹，諂媚的笑容。

司徒豹道：「你知道就好，我跟隆羅多將軍是來追拿人的，追拿的是史可法身邊的三千戶，他們三個人換了民裝，帶着史可法的書信，要趕到瓜州去，你看到這三個人沒有?他們走那條路?」

晏富貴回憶方才的事，未即回答。

司徒豹一手取起銀錠，一手取刀，道：「他們是至死不悟，不識順逆的人——才敢抗拒應命入關的大清國，你想好再說，因爲，事關你的生死。」

晏富貴的老婆暗暗推他一把，道：「你快老老實實的給大爺說呀!」

「是。」晏富貴應着，把方才的事回想一遍，道：「方才是有三個人打這裏經過，穿着民裝，帶着劍，在我這裏買三份乾糧，上馬就走啦。」

司徒豹道：「你有沒有聽到他們的說話?」

晏富貴道：「有。」

司徒豹道：「說什麼?」

晏富貴道：「說什麼我可不能一句句的記起來，意思中是他們身上帶着什麼東西，後邊有人追趕，他們三個人決定分三路走。」

「那三路?」

晏富貴道：「一個人沿運河走，一個人走米穀鎮，一個人走白馬嶺。」

司徒豹道：「你知不知道，誰走那一條路?」

晏富貴道：「大爺，這我可說不上來，我也不認識他們誰是誰。」

司徒豹把刀往晏富貴脖子上一放，冷笑着，道：「你總不會忘記，他們的模樣吧?」

晏富貴妻子嚇得渾身發軟，道：「孩子的爹，你說呀!」

司徒豹臉上的怪笑，看來陰森可怖。

晏富貴思索着，道：「他們三個人裏，有一個他們叫他『朱大哥』，是沿運河走的，看來年輕的一個，往白馬嶺走的，還有一個走米穀鎮。」

司徒豹道：「你說的不錯。」

晏富貴道：「大爺，你已經知道?」

司徒豹道：「你說了，我就知道。」

他把托着銀子的手，向晏富貴一伸，道：「喏!銀子給你。」

「謝謝。」

晏富貴欣喜的雙手去接，司徒豹把刀在晏富貴的肩上往回一拖，「沙!」晏富貴的腦袋，已經掉在地上，身子倒下去，血噴洒得滿屋。

「啊!」

晏富貴的老婆驚叫一聲，暈倒在地。

司徒豹收起了銀子，從容的走出小飯舖。

隆羅多在馬上問道：「你已打聽清楚了?」

司徒豹點點頭，又和隆羅多說了一遍，隆羅多道：「是他說的?」

「是。」

「可靠嗎?」

「可靠。」

隆羅多道：「他既然說實話，你爲什麼又殺他呢?」

司徒豹道：「我因爲他說了實話，可見他得了銀子，什麼都能出賣，不是好東西。」

隆羅多反正殺人是見慣了的，一笑置之，道：「依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司徒豹道：「該分三路追下去，可惜我們的人不够。」

隆羅多道：「東西可能在誰身上?」

司徒豹道：「還是在朱進身上，他是三千戶中最得史可法信賴的，這麼重要的東西，朱進就是要交給洪南楝，安定邦，他兩個人也不敢承當的。」

隆羅多道：「那麼，我們立即沿運河追下去。」

司徒豹道：「那兩路呢?」

隆羅多道：「揚州方面會派兵下來的，我留兩個人在這裏，帶他們追另兩路，諒他們走不脫的。」

司徒豹道：「將軍想的週到。」

隆羅多面帶得意之色，他自從入關以來，大小數百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追拿史可法的三千戶，對他說來已經是牛刀殺鷄了。

× × ×

傅大奎，雷千里，帶着十名堂下兄弟和高瓊珠，風塵僕僕的追到龍鞋口，並沒有追着司徒豹，也沒有聽到三千戶行踪的消息，却看到晏富貴小飯舖門口，擠着水洩不通的人羣。

龍鞋口還沒有這麼多的人，都是揚州下來的義民。

傅大奎勒住馬觀望着，因爲他在馬上，居於高處，能看到小飯舖裏的情形。

晏富貴的老婆正在伏屍痛哭，嘴裏不住的罵道：「這個殺千刀的司徒豹，他問什麼，我那死鬼說什麼，他還是殺了我那死鬼。」

有人在旁邊勸和着，道：「妳也就別哭了，這年頭死個人不算什麼，妳掌櫃的死了，還知道是司徒豹殺的，外面死的人，連被誰殺的都不知道，到閻王老爺那裏，都沒有法子告狀。」

晏富貴的老婆道：「那殺千刀的司徒豹不講理，我那死鬼給他實話實說，他不給銀子也罷了，怎麼能昧着良心殺死我那死鬼?」

勸和的人道：「他們如果講理，外面不會死那麼多的人啦!聽我說，快去買棺材辦事吧，揚州死的人更多!棺材馬上要貴起來的。」

晏富貴的老婆止住哭聲，思量着。

她知道這是句老實話。

「唉!」

她浩嘆着站起身，傅大奎撥開衆人擠進小飯舖，道：「這位大嫂，妳看見司徒豹嗎?」

晏富貴的老婆道：「唉呀，我這死鬼，就是死在他手裏的，這天打雷劈的殺千刀。」

傅大奎道：「他往那裏去了?」

晏富貴的老婆眼神透着憤怒，道：「你是那殺千刀的朋友。」

傅大奎道：「我是他的仇家，我要追殺他。」

「當眞?」

晏富貴的老婆興奮的望着傅大奎。

傅大奎道：「當然。」

晏富貴的老婆忽然疑慮的追視着傅大奎，道：「你是什麼人?」

跟在傅大奎身後的一名堂下兄弟，接口道：「這是我們揚州保義堂，執掌忠義堂的傅堂主。」

晏富貴的老婆欣喜的道：「你們是保義堂的，那可好，我當時暈過去了，沒有看到，不過，有許多人看到，他們沿着運河往瓜州去的。」

「多謝。」

傅大奎說話之間，掏出一錠銀子，敬敬重重的交給晏富貴的老婆，道：「這個就算是我對掌櫃的一點尊敬吧!」

「這怎麼成。」

晏富貴的老婆推辭着，傅大奎早已轉身走出小飯舖，飄身上馬。

高瓊珠焦急的道：「可問出來?」

傅大奎策馬引路，道：「走吧!」

高瓊珠馳馬追上去，苦苦哀求，道：「大爺，我求你見面之後，先容我和他說幾句話。」

傅大奎道：「總堂主有交代，只要他背回頭，我們不會逼迫的。」

高瓊珠連連道：「謝!」

他們沿着運河追下去，那正是司徒豹帶着隆羅多追趕朱進的路。

× × ×

夏初的和風，吹着運河平靜的流水，兩岸楊柳低垂，串串如絲。

可惜，一切景象都不配合這一片美好的景色。

運河裏滿是張帆南下，大大小小逃亡的船隻，沿着運河，車馬行人，不絕於途，都是倉倉惶惶，揚州城出來的義民。

朱進雜在人叢裏，他雖然騎着馬，却並不急於逃走，不時間向揚州來的路上回望着。

他的傷感是看得出來的，昔日繁華，已成過眼雲烟，如今，史大人殉國，三千戶風流雲散，只剩得他孤零零一人，負劍江湖。

他却並不如此寂寞，眉宇間仍隱着一

股英氣。

他仍有未泯的雄心。

他騎在馬上，使馬懶散的在河邊岸走着。

突然，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蹄聲，他陡然一驚，回顧一眼，策馬急走。

隆羅多帶來的旗營兵，都是在馬背上長大的，一聲號令，如箭離弦，烟塵滾滾，剎時巳經越過朱進，攔着他的去路。

朱進不得不勒住馬，靜觀其變。

隆羅多和司徒豹跟着他追上來。

司徒豹含笑，道：「老朱，走不了，放漂亮點兒，東西拿出來吧！」

朱進道：「什麼東西？」

他泰然的神態，如同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隆羅多耐不住的道：「別裝蒜，史可法寫給艾文旗血書。」

朱進道：「你們知道？」

司徒豹道：「當然知道。」

朱進道：「一封血書，不過，不在我身上。」

隆羅多道：「我不信。」

朱進道：「你當然不會相信，如果你要證實這件事，只有兩個法子。」

司徒豹道：「兩個什麼法子？」

朱進道：「第一個法子，爲了證明我的話，我願意給你們搜查，你們可不得動武。第二個法子，你們乾脆把我殺死，再慢慢的找，這兩個法子都有好處，也都有壞處。」

隆羅多道：「什麼好處壞處？」

朱進道：「第一個法子的好處是省時間，壞處是我可能藏得嚴密，你們找不到，第二個法子的好處是我無法隱藏，你們可以慢慢從容的搜尋，不過，你們要殺我，却要費點時間，那樣身上帶着書信的人，就可以脫身了。」

隆羅多道：「他們走不了，我們另有人追捕他們。」

朱進道：「只要你們兩個人不在，他們即使追上了，也是白白的送死，洪南棟，安定邦二人，都不是三五個兵士能夠拿得下的。」

他說的是眞話。

隆羅多眼神瞟向司徒豹，司徒豹點點頭，向朱進道：「好吧！就照你說的。」

朱進道：「怎麼？」

司徒豹道：「你只要給我們搜查，身上確實沒有血書，就放你走。」

「當眞？」

「當然。」

朱進飄身下馬，道：「你們只要過來一名士兵，不得帶兵刄。」

「哦。」

隆羅多應着，向身後一指，一名兵士躍身下馬，解下佩刀，大踏步走向朱進。

朱進昂然而立，傲然的道：「我們都要保持君子風度，否則朱某出手無情。」

司徒豹道：「放心，你會知道，就連我司徒豹也是君子。」

「但願如此。」

兵士到朱進身邊，朱進毫無反抗的舉起雙手，任那兵士在他的身上，馬上，到處搜查一遍，兵士道：「回將軍，沒有血書。」

隆羅多道：「眞的沒有？」

兵士道：「奴才搜查得仔細，沒有血書。」

朱進含笑，道：「我可以走了。」

隆羅多道：「走？」

朱進道：「是啊！」

隆羅多轉頭向司徒豹問道：「他可以走嗎？」

司徒豹道：「他當然可以走，我們都是君子，說出一句話，就像板上釘釘子，牢得很，不過，他還有一個地方，沒有搜查到。」

朱進臉色頓變，道：「那裏？」

司徒豹道：「你會不會吃進肚子裏去呢？」

朱進朗聲大笑，說道：「我當你們看出什麼來，原來仍然失信，想要殺我，不難！」

他吐出「不難」二字，巳飄身上馬。

司徒豹却比他更快，馬韁一帶，巳掩在朱進的去路上，道：「你走得了？」

朱進道：「走得了。」

司徒豹道：「我殺不了你？」

朱進道：「殺不了。」

司徒豹道：「你可記得我是『揚州司徒刀』啊！」

朱進道：「我知道。」

司徒豹道：「那麼，你該知道，你錯了。」

微風吹起道路上的塵土，司徒豹話音方落，人巳在微風中飄身下馬，到了朱進身邊，刀光一閃，連出三招，有奪命之氣勢。

朱進拔劍接下一招，雙脚踏鐙，離鞍凌空，飄落在距離司徒豹十餘步處。

他要走，却仍不是容易的。

隆羅多和手下的兵士，扯馬急走，巳把朱進緊緊的圍起來。

司徒豹冷厲道：「你還認爲我殺不了你？」

朱進道：「是。」

他那從容的態度，令人感到他是有恃無恐的。

司徒豹當然不介意他憑恃的是什麼，手中的大刀，在朱進面前一擺，道：「恐怕你沒有看見我手裏的刀。」

朱進淡然一笑。

司徒豹道：「笑什麼？」

朱進道：「恐怕你沒有看見你身後的人。」

司徒豹回顧之下，遠處塵烟如浪濤，滾滾而來，蹄聲如奔雷，剎時巳到近處。

司徒豹道：「雷千里，傅大奎，他們阻碍不了我，不過多兩個送死的罷了。」

朱進道：「還有你老婆。」

司徒豹冷笑，說道：「老朱，你弄錯了。」

朱進道：「不是你老婆？」

司徒豹道：「是我老婆，不過，你看我這種人，老子都不在乎，還在乎個把老婆？」

朱進道：「你說的也是。」

司徒豹冷厲的道：「你還是乖乖的領死吧！」

他刀勢一起，迅如閃電，襲向朱進上中盤致命部位。

朱進正要迎擊，凌空人影幌動，雷千里，傅大奎，躍身落入，兩人聯手抵住司徒豹，道：「朱大人，您上馬快走啊！」

司徒豹以威猛的刀勢逼開雷千里，傅大奎，追殺朱進，朱進巳經飄身上馬。

司徒豹掠身追趕，不料他的腿却被人抱着，再也移動不了。

他連看也沒有看，就破口大罵，道：「妳這個娘們兒，在這個要命的節骨眼兒上，妳是從那裏綳出來的，又來扯我的後腿。」

高瓊珠哭着，道：「我求你，要殺你就殺我吧，你千萬不能殺他。」

司徒豹道：「我殺你有屁用，我要殺他，才能出頭啊。」

高瓊珠哭着，緊抱着司徒豹的腿不放，哀求道：「你不能殺他，你什麼壞事都做了，就差着沒有賣國，再怎麼着，你總不能忘記你是大漢子孫。」

司徒豹把腿一蹬，踢開高瓊珠，大喝道：「你滾到一邊去吧，這年頭，有奶就是娘。」

他却巳殺不了朱進。

朱進巳飛馬衝出重圍而去。

隆羅多手下的旗兵，正與傅大奎，雷千里堂下的兄弟，拚命搏殺。

司徒豹打量一眼，放聲大喝道：「住手！」

隆羅多飄身後退，道：「司徒豹，你不帮着殺，想要做什麼？」

司徒豹道：「將軍，我們是來做什麼的？」

隆羅多道：「追三千戶啊！」

司徒豹道：「追他們做什麼？」

隆羅多怒道：「你明知故問，截史可法的那封血書啊！」

司徒豹道：「將軍，我們這樣和他們打下去，那封血書豈不是越走越遠了。」

「啊！」

隆羅多恍然大悟。

司徒豹道：「我們上當了！」

隆羅多焦急的道：「可怎麼辦好？」

司徒豹道：「信旣不在朱進身上，還好，我們錯路走的不遠，立刻回頭，走米穀鎮追洪南棟，馬上加鞭，還來的及。」

隆羅多道：「對，咱們走。」

「是！」

雷千里把手一揮，堂下兄弟立刻緊圍着司徒豹，隆羅多他們，喝道：「走？想走就走？要我四海堂雷堂主點個頭，你們再走。」

司徒豹怒道：「你好大的口氣！」

他說話時，施展刀法向雷千里猛攻，邊向隆羅多道：「將軍，你先上馬走。」

隆德多道：「你對付得了？」

司徒豹道：「放心，我如果對付不了，也活不到今天，早死了。」

隆羅多道：「咱們前邊見。」

他手下的旗營兵保護着他上馬，無心戀戰，反倒被保義堂的兄弟撕倒兩個。

隆羅多却乘機上馬而出。

他手下的旗營兵跟着上馬而去，只留下司徒豹一個人，被雷千里，傅大奎毫不留情的圍殺。

高瓊珠這時反倒流着眼淚，跪地向傅大奎哀求，道：「傅堂主，求您手下留情，饒他一命，他會悔改的，他一定會悔改的。」

傅大奎道：「他會嗎？」

高瓊珠反轉求司徒豹，道：「你給傅堂主說，你會悔改的，請他饒過你，我們回到蜀崗去，你好好的住在家裏，別出來惹事生非，我就是討飯養活你，我心裏也是高興。」

司徒豹突然把刀收起，道：「好！我悔改了。」

「當眞？」

高瓊珠欣喜的忍不住落下眼淚。

司徒豹道：「妳瞧——這不是嗎？」

高瓊珠又向傅大奎哀求，道：「堂主，他悔改了，你就高抬貴手，饒過他吧！」

「好吧！」

傅大奎剛收起劍，司徒豹却乘他們大夥兒鬆弛之際，飄身上馬，道：「哼！妳把我看成什麼樣的男人，躲在家裏等妳討飯來吃。」

他飛馬而出。

他追踪着隆羅多而去，他一點也沒有悔改。

雷千里喝道：「追！不要放走他。」

他們上馬呼嘯而去。

高瓊珠傷心欲絕的從地上爬起來，吃力的上馬，雖然他們巳奔馳出一段路，却還是盡力的追趕着，不停的喊道：「求你們不要殺他，他不是那麼壞，他一定會悔改的。」

沒有人聽她的。

他們的眼神，都憤怒的盯着前邊馬上的司徒豹。

× × ×

過午了。

陽光雖暖，無奈龍鞋口猶在兵荒馬亂中，看來冷冷淸淸，悽悽慘慘。

疾風掠街而過，捲起黃塵一片。

隆羅多帶着他的旗營兵士，注視運河岸道路遠處。

他們等在那裏，巳有很久。

隆羅多踞馬握劍，默默的期待着。

一名弋什哈扯馬偎過去，道：「將軍，您瞧那司徒豹還會來嗎？」

隆羅多道：「不死，他就會來。」

弋什哈道：「將軍，他還能不死？」

隆羅多道：「不能。」

他連想都沒有想的，率然回答。

弋什哈道：「我們還等什麼呢？」

隆羅多道：「什麼事都有意外呀！」

弋什哈道：「其實王爺旣巳調兵截斷往瓜州的通路，司徒豹不來，三千戶也沒有法子到瓜州的。」

隆羅多道：「可是，如果司徒豹來了，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三千戶，把史可法的書信拿到手，回揚州見王爺覆命。」

「可惜，他來不了。」

「可惜嗎？」

弋什哈道：「如果他對我們還有用，那是可惜的。」

隆羅多道：「並不可惜。」

「爲什麼？」

「你瞧！」

司徒豹飛馬而來。

他騎在馬上，身子都是不正的。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用急。」

「哦！」

隆羅多道：「王爺已派兵截斷去瓜州的通路，他們三個人想要過去，不是容易的，問題是咱們怎麼把三個人找出來，取回血書。」

司徒豹略一思忖，道：「不難。」

隆羅多道：「有什麼法子？」

司徒豹道：「從米穀鎮下去，要投瓜州，必需經過鯉魚渡，就是走運河，白馬嶺也要打鯉魚渡走，只要將軍把兵馬撤到鯉魚渡這邊。」

隆羅多道：「爲什麼？」

司徒豹道：「兵馬撤到鯉魚渡北邊，你我潛到鯉魚渡去等，咱們撤下的兵馬，外面緊張裏邊鬆，他們要闖，就放他們過去，不愁他們不闖進我們設在鯉魚渡的口袋裏。怎麼樣？」

隆羅多道：「妙計！」

司徒豹道：「我們這就走。再慢恐怕傅大奎他們就追上來了。」

隆羅多道：「我們要等。」

「等？」

「是。」

「等什麼？」

[illegible]

隆羅多冷[illegible]一[illegible]

司徒豹道：「[illegible]計[illegible]？」

隆羅多道：「沒有我的[illegible]，他們插翅難飛。」

「哦？」司徒豹應着道：「將軍要如何殺傅大奎他們？」

隆羅多冷冷一笑說道：「我已經安排妥當了，司徒豹，你就跟着我瞧吧！用不着動手。」

司徒豹道：「不要我動手？」

隆羅多含笑，道：「連我也用不着動手。」

「哦？」

司徒豹有點不相信。

隆羅多向四方一指，說道：「你瞧瞧吧！」

司徒豹眼色向四處一瞄，這才看清，屋頂上，牆壁隱壁處，埋伏着無數的強弓硬弩，把個龍鞋口，佈成十面埋伏之地。

難怪街上不見一個人影。

遠處飈起塵埃，傅大奎，雷千里率着手下的兄弟，已追向龍鞋口來了。

隆羅多把馬向後一帶，道：「走！」

司徒豹拉馬跟着隆羅多撤出箭地之外，雙眉緊皺，心思重重。

隆羅多道：「你不要担心，他們只要一進龍鞋口，就沒有一點生機。」

門，[illegible]也要死在[illegible]

隆羅多皺着眉，却想不出好的主意。

司徒豹道：「將軍，你要替我想個辦法。」

隆羅多無奈，道：「嘿！死個女人算什麼，王爺在揚州尚未封刀，事情辦完，回到揚州你揀一個就是，如花似玉的多的是。」

司徒豹道：「不行。」

隆羅多道：「怎麼不行？」

司徒豹道：「用慣了的好。」

傅大奎的人馬已經逼近龍鞋口。

隆羅多瞄一眼，道：「我是沒有好辦法，你有法子，就快說出來，他們就要到了。」

司徒豹道：「我有一個法子。」

隆羅多道：「快說！」

司徒豹湊在隆羅多耳邊，咕噥一陣，兩眼不住的瞧着隆羅多的臉色。

隆羅多突然把臉色沉下來，道：「不成！」

司徒豹含笑道：「不成嗎？」

隆羅多道：「如果你的身手不够俐落，就會破壞我的計劃。」

司徒豹道：「傅大奎，雷千里是隨時可殺的，何況他們還跟着送死：三千戶和那封血書却不能有差池啊！你殺死我的老[illegible]是啊！」

隆羅多無奈，道：「你可不能有半點差錯。」

司徒豹道：「錯不了。」

隆羅多點點頭，眼神却在盯着馳馬而來的傅大奎一夥人馬。

司徒豹揮一揮手，道：「你們退到後邊去。」

隆羅多叮囑道：「你要小心啊！」

「是。」

隆羅多等退到街尾，他打量躲在牆屋隱秘處的弓箭手，無數支强弓硬弩，正對着司徒豹立身之處。

那塊地眞是有死無生之地。

司徒豹正站在那裏，他已經拔出大刀，臉上透着森森煞氣。

傅大奎一夥人馬，衝進龍鞋口，在距司徒豹三十步處勒住馬。

雷千里怒喝道：「司徒豹，想不到，你竟然等在這裏受死。」

司徒豹若無其事的含笑，道：「雷堂主，您客氣啦！我是在等我的老婆。」

傅大奎怒罵道：「你這種人，祖先墳墓都不要，還要老婆？」

司徒豹道：「我就是這個老婆當眞不要，也不能讓她跟着你們在外胡跑；眼看着我拿着三千戶，就在王爺馬前當差了，丟不起這個人啊！」

雷千里怒道：「不用和他多說，先殺這個賣主求榮，認賊作父的東西。」

他一馬當先，朝司徒豹衝去。

他堂下的兄弟，爭先向司徒豹圍殺。

巴圖魯隆羅多勒馬佇立在街尾，冷眼旁觀，這一場龍爭虎鬥。

高瓊珠從進龍鞋口，沒有開口說話的機會，如今見他們當眞動起手來，要殺司徒豹，焦急萬狀，催馬衝出，放聲喊道：「求你們不要殺他，他不是那種人，讓我和他說兩句話。」

她不顧生死的衝進刀劍陣裏，衝過司徒豹的身邊，道：「我求你放下刀，他們不會當眞殺你的；你還要帮這些韃子，揚州城裏殺成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司徒豹冷笑道：「打仗那裏有不殺人的。」

他輕舒猿臂，把高瓊珠往腋下一挾，道：「跟我走吧！女人家別管這些事。」

他飄忽如風，掠身後撤。

雷千里和堂下的兄弟，豈肯放鬆，掠身急追，兩把刀，已劈向司徒豹後心，司徒豹回手仰刀，把那兩人震得跌出十步之外。

他輕聲道：「你們已進入死地。」

說完話，他的人已在數十步外。

雷千里眼色向四處一瞟，暗道：「不好！」

他拔身向斜處飄出，高聲喝道：「快躲開啊！」

他很快的躲避，却快不過隆羅多；隆羅多迅即作一手勢，箭如飛蝗，齊射入雷千里近身之處。

雷千里在千鈞一髮之際，脫險而出，却有三名兄弟已當場畢命。

司徒豹已到隆羅多身邊。

隆羅多微怒的道：「司徒豹，你救了你的老婆，却使他們兩個人脫了身。」

司徒豹道：「他們是網中之魚，遲早抓到，跑不出去的。」

「是。」隆羅多應着，別具用心的瞟司徒豹一眼，道：「我很高興，你的身手的確不尋常，現在我們就要分手辦事。」

「分手？」

「是。」

司徒豹道：「爲什麼分手？」

隆羅多道：「我一名弋什哈帶些兄弟，跟你一起向米穀鎮追拿三千戶。」

司徒豹道：「你呢？」

隆羅多面色微沉，眼色飄向傅大奎、雷千里，徐徐拔劍，道：「我在這裏辦一樁事，立刻趕上來。」

司徒豹已意識到隆德多要做什麼。

他吭聲應道：「好！」

他忽然又悄聲的向隆羅多道：「我的老婆呢？」

隆羅多道：「帶着老婆怎麼好辦事，我差人送她回揚州，事情辦完，咱們一道回揚州，你就有新的府第了；好好的去辦事吧！」

他的話別有用心。

司徒豹還有這點聰明，他知道隆羅多對自己起疑了，他却毫不介意，猛的在高瓊珠肩上一拍，道：「妳跟他們先回揚州去，我去抓着那三個傢伙，回揚州後，咱們就會榮華富貴了。」

高瓊珠「噗！」的跪倒在地，淚流滿面的道：「我不要榮華富貴，你不要出賣祖宗，就是要我苦，要我死，我都甘心情願。」

「死心眼！」

他推開高瓊珠，掠身上馬，向隆羅多道：「將軍，前邊路上候您啦！」

司徒豹策馬向米穀鎮而去。

他連看也不曾再看高瓊珠一眼，實在令高瓊珠傷心：她想：他眞是爲名利喪心而病狂了。

她流着眼淚，望着他遠去的背影。

「慢走！」傅大奎呼喚着，馳馬向司徒豹追去。

隆羅多飄身攔住，仗劍冷笑，道：「下馬吧！你們都過不了龍鞋口；史可法的血書到不了瓜州，三千戶也逃不出司徒豹的手。」

傅大奎道：「未必。」

隆羅多道：「你會相信的。」

他只把手輕輕一抬，屋牆隱秘處，刹時站起無數人影，果然，傅大奎、雷千里早已在陷阱裏。

傅大奎打量一眼向雷千里，說道：「走！」

雷千里縱聲一笑，道：「不走。」

「不走？」

傅大奎猜不透雷千里打的什麼主意？

雷千里道：「我們要和這兔崽子死戰，拖住他，給三千戶脫身的機會。」

傅大奎道：「可是，司徒豹已經追上去。」

雷千里道：「他們三個人對付司徒豹一個人，總比再加上這兔崽子要好的多，說不定，我們把這兔崽子剪掉，那就更好了。」

隆羅多譏笑的道：「這倒是個好的想法。」

雷千里道：「怎麼？你認爲我們辦不到？」

隆羅多道：「你們能辦到嗎？我不相信。」

雷千里模仿着隆羅多方才的口氣，道：「你會相信的。」

他話音落時，已飄身下馬，拔劍刺向隆羅多咽喉致命部份。

他的身法快，劍法更快。

滿兵「颼！」的齊向隆羅多護衞。保義堂下的兄弟也跟着雷千里下馬，聯手向隆羅多圍襲。

「退下！」

隆羅多只輕聲一喝，滿兵「喳！」的一聲，齊垂手退身，號令如山。

他把肩微側，避過雷千里的劍鋒。保義堂下的兄弟，怒叱一聲，齊向隆羅多襲去。

隆羅多揚臂開聲，寒光一閃，血撒黃塵，已有保義堂下兩名兄弟，死於劍下。果然，他這巴圖魯的名號，不是浪得的。

他從容的向手下吩咐，道：「兄弟們，四邊守緊，別給那沒種的開溜了。」

「喳！」

這一聲應和，兵刃弓箭，佈滿四週，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隻麻雀，也難以飛出去。

傅大奎當然看得出，隆羅多出手不凡，悄聲向雷千里道：「這傢伙武功不在司徒豹之下，我們低估他了。」

雷千里道：「是，不過現在要走也不容易。」

傅大奎道：「我們也不能走。」

「不能走?」

「是。」

「爲什麼?」

傅大奎道：「他越是武功高，我們還越是不能罷手，因爲，我們必須爲三位千戶大人爭取時間，他們三個人對付不了司徒豹和隆羅多的。」

雷千里豪情萬丈，慨然的道：「我們和他拚，大不了一死。」

傅大奎道：「不能拚。」

雷千里道：「那要怎麼辦?」

傅大奎在雷千里耳朵邊，低聲說出一個字：「拖!」

雷千里立刻會意，悄聲向隆羅多道：「喂!兔崽子，你的劍法不錯，雷爺給你過幾招，怎麼樣?」

隆羅多氣得面色鐵青，道：「你現在把髒話說盡，等會我要你髒血也流盡。」

他已揑起劍訣，劍鋒指着雷千里。

雷千里神態自若，揮劍進擊，雖然招招緊逼，隆羅多却看得出，他招式中的功力，不及四成，可說全是虛招，使隆羅多難以捉摸。

兩人先過數十招，雷千里儘管全是進攻的招式，却沒有傷着隆羅多一根汗毛，從他招式中他又看出，他根本沒有傷隆羅多的意思。

隆羅多恍然大悟，振劍怒喝，招式一變，陡然轉守爲攻，使個「鯉躍龍門」的身法逼近雷千里，劍鋒上挑「吳牛喘月」，點進雷千里咽喉。

他這一劍殺氣逼人。

雷千里震劍閃身，愴惶中避過。

隆羅多毫不放手，「螳螂捕蟬」，劍鋒隨着雷千里的身形，點進靈台。

雷千里見隆羅多的劍法，狠而煞氣重，絲毫不敢馬虎，沉劍逼開隆羅多的劍鋒，飄身避出十步之外，叫道：「慢着!慢着!」

隆羅多道：「怎麼啦?」

雷千里道：「怎麼?你惱啦?」

隆羅多怒道：「你施詭計，我要取你的性命。」

雷千里道：「當眞要拚命?」

隆德多道：「你不出招，休怪我劍下無情。」

他說話間，吐劍向雷千里逼近。

雷千里搖手，道：「不行，不行，你要玩命我不幹。」

他轉向傅大奎道：「傅老大，我比你年輕，不能先死。」

傅大奎神情肅然，仗劍而出，道：「傅大奎，領教閣下幾招。」

隆羅多淡然一笑，道：「你們想拖延我嗎?那是辦不到的。」

傅大奎道：「你可以走啊!」

隆羅多道：「我不喜歡我不喜歡的人跟在身邊，我要你們死。」

他揮劍向傅大奎刺去。

傅大奎只要看他出手，便已知道，隆羅多是想利那之間決一勝負的。

傅大奎却不想這麼做，他要「拖」，他不計較勝負和生死，只要爲三千戶爭取時間，使他們能夠順利的到達瓜州，就成了。

可惜，隆羅多不容許他這樣拖。

他一出手便有狂風暴雨之勢，使傅大奎意外的感到連招架都吃力!雷千里當然也看的出來，他們的武功，跟隆羅多是差得很遠的。

雷千里見傅大奎被逼處於險境，挺劍大喝道：「傅老大，別讓着他，你越是讓着他，他還以爲他是眞行呢!你退開讓我來。」

傅大奎沒有想雷千里的話。

他幾乎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想脫身，施盡渾身解數，却也想不出脫身的法子，這樣千鈞一髮時，雷千里忽然從隆羅多身後掩入，攻其無備。

隆羅多感到身後的動靜，也聽到了雷千里的呼喊聲，只佯作不知，一直等到雷千里劍鋒及身，陡的轉身，左掌切往雷千里的腕，推開他手上的劍——劍鋒却刺入雷千里中腹。

傅大奎暗叫「不好」，奮身撲救!隆羅多拔劍回身，左手印入傅大奎七坎，震得傅大奎連退十數步，穩住身子，腹內一股熱流上湧，噴出一口鮮血。

「殺!」

隆羅多一聲大喝——傅大奎登時死於一陣亂箭之下。

保義堂的兄弟見兩位堂主都已殉國，痛不欲生——齊吼一聲，向隆羅多撲去。

隆羅多見傅大奎，雷千里巳死，也不想再就擱，把手一揮，喝道：「你們把這幾個不怕死的收拾掉，我還要趕到米穀鎭去。」

「喳!」

滿兵奉令像檢便宜似的，齊向保義堂下兄弟圍殺。

傅大奎已倒地而死。

雷千里也倒在血泊裏，瞪着兩個大眼珠子，手裏緊握着他的劍。

隆羅多看傅大奎一眼，又看雷千里一眼，匆匆的傲然轉身而去。

他却未料到雷千里忍着最後一口氣，從血泊裏掙起身子，用盡生命之力，向隆羅多的後心飛劍刺去。

「將軍!」滿兵在驚叫着。

「啊!」隆羅多也在驚叫着。

這時，無數弓弩手的箭，射向雷千里，雷千里身中百箭倒地。

他的劍却也刺中隆羅多了。

× × ×

斜陽殘照下，黃塵迷離。

司徒豹和一名弋什哈，帶着十名快騎，從龍鞋口，不到一個時辰，趕三十多里路，看秀離米穀鎭不遠，雖然也砍殺了不少大明朝退散的士兵，和一些義不順清的義民，可是，却沒有追到千戶洪南棟，甚至連洪南棟的消息也沒有。

司徒豹馳馬急追。

弋什哈受過隆羅多交代的，心裏自然犯着嘀咕，把馬韁一扯，追到司徒豹身邊，道：「喂!洪南棟是走這條路嗎?」

—下期續完—

六期完新穎俠情中篇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寒星劍（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金江阿郎和西門上霜在金家莊，拯救出冷觀音後，江阿郎爲守諾言，先一步趕往巧箭分舵，邀請巧箭長老、護法、香主往護金家莊，然後趕回嘉峪客棧，在右奇房中與西門上霜及冷觀音會合，再由江阿郎單獨往訪居住對面房中的費翔雲，要他釋放被劫爲人質的金百川，費翔雲極口否認與事有關，另一面暗令劫人的阮存悔逃走，阮存悔闖逃至後園，便被江阿郎發覺，追擒回來，他矢口否認此事與費翔雲有關，把罪責攬在身上，江阿郎祇好放之逃去，把金百川救回在右奇房中，伸手拍活金百川被制的穴道——

刀破八劍陣　威震金家莊

金百川身軀一震而醒，緩緩睜開眼睛，掃視了汪阿郎等衆人一眼，神色遲疑地說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金兄請安心，你已經安全了。」

「我已經安全了?」金百川雙目一凝道：「你們不是那姓阮的一夥。」

「不是。」江阿郎搖頭道：「我和令拜弟雷克剛是朋友。」

金百川眨眨眼睛，忽然冷冷地道：「那姓阮的和我二弟也是朋友。」

江阿郎點頭道：「這我知道，但是朋友與朋友有所不同，也有好有壞。」

金百川道：「你的意思是說，你與那姓阮的不同，你是好朋友?」

江阿郎道：「要不然我就不會將金兄從姓阮的手裏救出來了。」

「哦。」金百川道：「那姓阮的呢?」

江阿郎道：「已經跑了。」

金百川微一沉吟，凝目道：「我雷二弟呢?他在何處?」

江阿郎道：「仍在莊上。」

金百川臉色倏地一變，道：「糟了，這一來，你害了我那二弟和全家大小了!」

江阿郎神色平靜地一笑，道：「金兄請放心，令二弟和你全家大小如果少了一根汗毛，你唯我是問!」

金百川目光一凝，道：「唯你是問?你知道是怎麼回事麼?」

江阿郎點頭道：「我從府上來，一切都經由令二弟告訴了我。」

金百川道：「你有把握保證我二弟和我全家大小的安全?」

江阿郎道：「要是沒有把握，我就不敢冒失來救金兄脫險了!」

金百川默然想了想，道：「你既然已經救出了我，爲何還不送我回去?」

江阿郎道：「我這就要送金兄回去，但是我想先請問金兄一些事情。」

金百川道：「什麼事情?」

江阿郎道：「我請問金兄被那姓阮的挾持離莊以後，都見着了些什麼人?」

金百川搖頭道：「什麼人也沒見着。」

江阿郎濃眉不禁一皺，道：「曾到過些什

麼地方，金兄還記得麼?」

金百川道：「離莊以後，那姓阮的便在我身上點了一下，隨卽我就失去了知覺，什麼也不知道了。」

江阿郎點了點頭，轉向冷梅卿含笑說道：「冷姑娘，照這情形看來，目前我們只好任他逍遙，沒辦法拿他奈何了!」

冷梅卿微微點了點頭，默然沒有接話。

金百川不禁訝異地望了冷梅卿一眼，望着江阿郎問道：「她是位姑娘?」

江阿郎點頭道：「她就是被姓阮的擄刦往貴府上的那位姑娘。」

「哦……」金百川眨眨眼睛，望着冷梅卿問道：「姑娘，那姓阮的與姑娘有仇麼?」

冷梅卿搖頭道：「沒有。」

金百川詫異地道：「他既然與姑娘無仇，那他爲何……」

江阿郎接口道：「金兄，這是江湖中事，你非江湖中人，還是不知道的好。」

語聲一頓，轉向冷梅卿說道：「冷姑娘，我有幾句話妳可願聽?」

冷梅卿點頭道：「江大哥別客氣，有話你請只管直說就是。」

江阿郎道：「請姑娘今後凡事多加小心謹防陰謀暗算，免爲歹徒所乘，同時請姑娘暫作小忍，千萬別有任何行動，以免歹徒提高警覺，一切等候令尊等來到以後再說。」

冷梅卿沉吟地點頭道：「妾身遵命。」

江阿郎笑了笑又道：「另外我想請幾位朋友暫時借住在姑娘那兒，姑娘答應麼?」

冷梅卿也是個聰明絕頂之人，聞言已知江阿郎之意，是怕她再遭暗算不測，連忙點頭說道：「妾身那兒的空房甚多，大哥的朋友妾身無不歡迎。」

江阿郎含笑道：「謝謝姑娘。」

語聲一頓，倏然轉向石奇說道：「石大哥，小弟想請大哥和戚老等四位搬到冷姑娘那兒去暫住幾天，好麼?」

石奇神情不禁微微一呆，望了望冷梅卿，有點遲疑地道：「我……」

江阿郎截口道：「大哥難道不願意?」

這話，石奇怎麼好答，當着冷梅卿的面，他怎好說不願意?

別說他心裏根本不是這個意思，縱然是，他又怎麼能直說?

因此，他臉孔不由微微一紅，連忙搖頭說道：「兄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江阿郎道：「那麼大哥是什麼意思?」

石奇道：「兄弟，我的意思是和冷姑娘緣才初識，不便打擾。」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大哥該知道，冷姑娘非世俗女兒家，大哥天南瓊瑤石府的少主，當也非世俗男兒，何乃有此世俗之見?」

石奇聽得雙眉不由微微一軒，但並未立刻接話，目光却轉朝冷梅卿望去了，冷梅卿的目光恰巧也正向他望來。

四目相接，石奇心頭不禁莫明所以地倏然一震。

這時，西門玉霜突然明白了江阿郎之要石奇搬到冷梅卿那兒去暫住的眞正用心。

她心念電轉了轉，倏然輕聲一笑說道：「石大哥，彼此均非世俗兒女，你就收拾搬過去吧，小妹和冷姊姊先走一步了。」

伸手一拉冷梅卿道：「姊姊，我們走。」

話落，拉着冷梅卿往外走了出去。

望着冷梅卿與西門玉霜的背影走遠了，江阿郎倏向石奇輕聲一笑道：「石大哥，冷觀音可是位名滿川南武林的絕色嬌娃，蓋代紅粉，你搬到她那兒去暫住，可千萬要把握住這大好機會呀!」

這麼一說，石奇也有點明白江阿郎的眞正用心了，雙目不由陡地一亮，道：「兄弟，原來你是……」

江阿郎含笑接口道：「這不好嗎?大哥難道不希望瓊瑤石府未來的女主人是一位人間絕色，當代武林紅粉翹楚?」

石奇目閃異采地道：「這當然好，若說不希望，那是違心之言，可是，兄弟，你知道她心裏願意麼?」

江阿郎搖頭道：「這小弟如何知道，不過，大哥應該明白那句『近水樓台』的俗話。」

石奇笑笑道：「兄弟，你也該明白情感二字是絲毫勉强不得的，『近水樓台』只是句俗話，也只是個機會，並不一定就能夠……」

江阿郎截口道：「所以小弟才要大哥千萬把握住這個大好機會!」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大哥請快收拾收拾搬過去吧，小弟謹預祝大哥『先得月』!」

冷觀音對石奇的印象如何?在「近水樓台」的情形下，石奇是不是能够「得月」?雖然是以後的問題，目前還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江阿郎的這份用心安排，石奇却不由不衷心十分感激地道：「謝謝兄弟!」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謝倒不必，到時候只要大哥不忘請我多喝兩杯就好了。」

石奇俊臉不禁微微一紅，笑說道：「兄弟放心，只要你高興，瓊瑤石府的酒，我隨時請你喝個够!」

話鋒一頓，目光倏然凝注問道：「這兒的房間呢，要退掉嗎?」

「不。」江阿郎搖頭道：「小弟想另外派人來住，就便監視他們的行動。」

石奇點了點頭，轉向戚定遠和「雙虎」田强，邱平說道：「戚老，你們去收拾一下，準備搬過去吧。」

× × ×

夜，二更過半。

金百川家的大廳上擺着一桌酒席，圍桌而坐的人是六個，但却沒有一個是主人。

六個人，一個是位圓臉，濃眉，面貌英挺，氣宇威儀懾人的少年，一個是個六十多歲年紀和四個五旬開外的老化子。

前者是江阿郎，後者是丐帮三位長老之一的齊長老和四大護法。

齊老化子伸手端起面前的酒杯，仰頸一口喝乾，放下酒杯，舔了舔嘴唇，目光忽然一凝，望着江阿郎說道：「江兄弟，這件事情既然有您伸了手，以我老化子看，他可能沒有那個膽來自找難堪了。」

江阿郎微一搖頭道：「這很難說，以我猜想，以他之心性爲人，明着或許不敢，但暗中却必然會派些人到這兒來出出氣，洩洩忿。」

齊老化子道：「可是現在已經二更半過多了，怎麼還沒有一點動靜……」

江阿郎含笑着接口道：「齊老，這兒有酒有肉，你急的什麼，三更前後，天亮以前才是宵小活躍行動正確時間哩!來，咱們喝酒。」

說着伸手端起面前的酒杯，朝着老化子和四大護法舉了舉，喝了一大口。

齊老化子不禁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宵小活躍行動的時間，這話要讓費翔雲那小子聽到了，他要不氣炸了心肺才怪呢!」

他口中說手不閒，一邊說着一邊拿起酒壺將自己的酒杯斟滿，與四大護法紛紛舉杯喝了一口。

倏然，江阿郎雙目寒電一閃，低聲說道：「齊老，來了。」

齊老化子略一凝神，臉色微微一變，道：「來的人好像不少。」

江阿郎點頭道：「大概有十來個。」

語聲方落，院子裏已電射瀉落十多個黑衣人。

黑衣人共十三個，爲首的是個瘦削臉孔，目光陰沉長髯齊胸，年約五旬開外威稜懾人的黑袍老者。

另十二個人中是四個三十多四十不到，濃眉巨目，海口虬鬚，長像威猛頗爲嚇人的勁裝彪壯大漢，八個二十五六歲年紀，神色冷漠，書生打扮，腰懸佩劍的少年。

四個勁裝彪壯大漢全都腰間鼓鼓的，一眼就知那是軟兵刃。

黑袍老者，目光如電地，掃視了大廳中江阿郎等六人一眼，沉聲說道：「老夫請主人說話。」

江阿郎緩緩站起身子，抬手抱拳一拱，道：「閣下尊姓大名?」

黑袍老者冷冷道：「老夫郭冠杰。」

江阿郎道：「郭朋友找主人有何見教?」

郭冠杰道：「你是什麼人?」

江阿郎道：「閣下該看得出來，在這間大廳中我坐的是主位。」

郭冠杰道：「你是這兒的主人?」

江阿郎道：「不錯。」

郭冠杰道：「你姓金?還是姓雷?」

江阿郎搖頭道：「我不姓金也不姓雷。」

郭冠杰沉目光一凝道：「你貴姓?」

江阿郎道：「我姓江。」

「江?」郭冠杰道：「這就奇怪了!」

江阿郎道：「怎麼奇怪了?」

郭冠杰道：「據老夫所知，這兒的主人是金百川和雷克剛。」

江阿郎淡淡道：「這沒有什麼奇怪的，以前的主人是他二位，現在換了我。」

郭冠杰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江阿郎道：「就在剛才以前。」

郭冠杰道：「金百川和雷克剛呢?」

江阿郎道：「走了。」

郭冠杰忽然嘿嘿一笑道：「這麼說，老夫是來遲一步了。」

江阿郎道：「閣下確是來遲了一步。」

郭冠杰微一沉吟道：「金百川和雷克剛去了那裏?」

江阿郎道：「江南。」

「哦。」郭冠杰道：「江南地方很大，總該有個地名兒吧?」

江阿郎道：「是該有個地名兒，可惜他二位走時匆忙，忘了告訴我，我也忘了問。」

郭冠杰道：「這可眞巧呵!」

江阿郎道：「閣下可是不信?」

郭冠杰冷冷道：「你說對了，老夫確實有點不信。」

江阿郎淡淡道：「那就隨便閣下了。」

郭冠杰陰沉的目光閃動，倏然嘿嘿一笑道：「姓江的，老夫有句良言奉勸，你最好實說出金百川雷克剛他兩個的去處。」

江阿郎道：「我不實說呢?」

郭冠杰冷冷道：「那就是你自找苦吃，到頭來你還得實說出他兩個的去處!」

「哦。」江阿郎淡淡道：「是這樣麼?」

郭冠杰冷哼一聲道：「現在老夫給你十數的攷慮時間，只要你實說出他兩個的去處，老夫保證决不難爲你!」

「謝謝閣下。」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我也有句良言奉勸，希望閣下最好是由那兒來還回那兒去，別在這兒多嚕嗦了!」

郭冠杰雙目寒芒一閃，沉聲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肯實說了!」

江阿郎眨眨眼睛，目光倏地一凝，道：「容我先請教，閣下找金雷二位何事?」

郭冠杰微一沉吟，道：「老夫告訴你是什麼事，你便告訴老夫金百川雷克剛他兩個的去處麼?」

江阿郎搖頭道：「我雖然確實不知道他二位的去處，不過，我可以代替他二位作主了斷任何事情!」

「哦。」郭冠杰眨眨眼睛道：「如果老夫要你立刻離開這兒，把這座宅子交還呢，你也能做主麼?」

江阿郎淡淡道：「這也沒有什麼不能的，但是，那得有個道理。」

郭冠杰嘿嘿一笑，倏然轉向身後八個佩劍少年中的一個，說道：「魯榮，這是你的事，你告訴他!」

那佩劍少年魯榮應了一聲，跨前一步，望着江阿郎朗聲說道：「江閣下，這座宅子原是我魯家的產業。」

「哦。」江阿郎雙目忽地一凝，道：「魯兄有證據麼?」

魯榮神情不禁微微一呆，隨卽搖頭道：「我沒有證據，不過我可以告訴閣下，二十年前，金百川雷克剛來到此地，殺了我父母全家，霸佔了這座宅子，乃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這眞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麼?只有天曉得。

這分明是胡說八道，而且漏洞甚大。

因爲雷克剛居住此地只不過十二年多，二十年前，雷克剛還在江湖上，並且是剛出道不久，怎麼會是殺害他魯家全家，霸佔此宅的兇手?

至於金百川，那就更不用說了，金百川不是江湖人，更不懂絲毫武功!

顯然，這是個藉口。

魯榮的話聲一落，郭冠杰立刻接口說道：「姓江的，現在你明白了麼?」

江阿郎淡然點頭道：「我明白了。」

郭冠杰道：「你怎麼說?」

江阿郎沉吟地道：「這座宅子既然原來是魯家的產業，我當然不能帮着金百川雷克剛他們霸佔它。」

郭冠杰道：「這麼說，你是打算代他兩個做主把它交還原主了!」

「還沒有。」江阿郎搖頭道：「這座宅子原是魯家的產業，只是你們說的，是不是?」

郭冠杰道：「你可是不相信?」

江阿郎淡淡道：「我並不是完全不相信，而是如果你我立場互易，換了你閣下是我，你閣下能隨便聽信那位魯兄片面之言麼?」

這話不錯，是理。

俗話說得好，空口無憑，片面之言，無憑無證，誰也不會隨便完全相信。

郭冠杰目光凝注地道：「這麼說，你還是不相信，還是要點什麼憑證了!」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我只是不敢輕信而已。」

郭冠杰冷冷道：「那麼以你的意思……」

江阿郎道：「我的意思很簡單，你們雖然沒有什麼憑證，但是世居這金家莊上的幾十年的人應該不會沒有，是不是?」

郭冠杰明白了，道：「你的意思是說找兩個人來問一問，證明一下?」

江阿郎點頭道：「這應該是個簡單的好辦法，只要有人說一句這座宅子的原主人是姓魯，我立刻代爲做主，將它交還那位魯兄弟。」

郭冠杰搖頭道：「這雖然確實是個好辦法，但是，這恐怕行不通!」

江阿郎道：「怎麼行不通?」

郭冠杰道：「這件事决沒人敢說。」

江阿郎道：「爲什麼?」

郭冠杰道：「這兒金家莊都是安份守己的老實人，種田的老百姓，積威之下，他們怎敢說實話，得罪金百川雷克剛他兩個，自找殺身

之禍。」

「哦。」江阿郎道：「你是說這金家莊上的人全都怕金雷他二位?」

郭冠杰點頭道：「不錯，這兒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不怕他兩個的。」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皺，道：「那便怎麼辦呢?我總不能就憑你們……」

郭冠杰嘿嘿一笑接口道：「依老夫看，你最好是聽信老夫的，要不然你就告訴老夫他兩個的去處地名，老夫自找他兩個！」

江阿郎搖頭道：「閣下原諒，前者，我不能，後者，我確實是不知道。」

郭冠杰聲調一沉，道：「姓江的，你應該明白，老夫對你不惜如此浪費口舌，如此容忍，只因為你只是金雷兩個的朋友，俗話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老夫找的是金雷他兩個，只為不想牽連別人，不願妄殺無辜，可並不是不敢怎樣你，怕你！」

江阿郎淡淡道：「閣下，你也該明白，我說的可是個理字，何況為朋友兩脅可以插刀，我並不在乎閣下能怎麼樣我，也更不會因此而放棄一個理字！」

郭冠杰冷笑道：「這麼說，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江阿郎濃眉一軒又垂，神色平靜地一笑道：「那就隨你了！」

郭冠杰目中寒芒一閃，倏然轉向魯榮問道：「魯榮，這座宅子目前反正你也不能回來住，要它也沒有什麼用，老夫想放把火燒了它，等你將來成家時，再重建新屋，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魯榮微一躬身道：「屬下沒有意見，但憑總管做主就是。」

「好。」郭冠杰點頭一笑，隨即轉朝那四個勁裝彪壯大漢中的兩個，沉聲說道：「古大徐二，放火燒！」

古大徐二兩個應了一聲，抬手探懷取出火種，跨步就要分往兩邊廂房去放火。

江阿郎兩道濃眉倏地一揚，沉喝道：「站住！」

沉喝聲中，手揚處，兩道黃光電射，「篤篤」兩聲分別插在古大徐二兩個的腳前地上。

那是兩根筷子。

古大徐二兩個心頭一驚停步。

江阿郎適時冷聲說道：「你兩個敢再移動一步，這兩根筷子就不會只插在你兩個的腳前了。」

說話間，已拿起桌上齊老化子面前的一雙筷子，朝古徐兩個揚了揚。

古大徐二兩個遲疑着，一時沒敢再動。

郭冠杰臉色勃然一變，道：「好手法，怪不得你敢這麼強硬不聽老夫的，原來你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還是位高人，老夫走眼了！」

語聲微頓，陰沉的目光忽地一凝，問道：「你姓江?」

「不錯。」江阿郎點了點頭。

郭冠杰道：「請問大名?」

江阿郎道：「阿郎。」

郭冠杰心神暗暗一震，道：「一刀斬?」

「嗯。」江阿郎淡淡道：「我想你閣下早就知道了，是不?」

郭冠杰一怔，道：「老夫早就知道了?你這話怎麼講?」

江阿郎目光一凝道：「你來的時候，難道沒人對你說過我可能在這兒?」

「沒有。」郭冠杰搖搖頭，訝異地道：「你知道老夫的來處?」

江阿郎道：「你的來處我雖然不知道，但卻知道是誰讓你來的。」

郭冠杰道：「你以為是誰?」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費翔雲，可對?」

郭冠杰道：「你是說七星莊那位號稱『寒星劍』的少莊主?」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正是他。」

郭冠杰一搖頭道：「錯了。」

江阿郎神色一怔，道：「不是他?」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老夫與費翔雲從未相識，與七星莊也毫無關連！」

江阿郎雙目凝注道：「閣下這話實在?」

郭冠杰冷聲一哼，道：「信不信隨你！」

江阿郎淡淡笑道：「如此我請教，是誰派你閣下來的?」

郭冠杰冷冷道：「老夫的主人。」

江阿郎道：「貴主人是那一位?」

郭冠杰道：「楓林別莊莊主。」

江阿郎道：「我請問他的名號?」

郭冠杰道：「老夫無可奉告。」

江阿郎道：「你不敢說麼?」

郭冠杰雙眉一揚又垂，道：「你不必用激，那沒有用，老夫也不受這個，想知道，你只前往楓林別莊走一趟就明白了。」

「閣下說的是。」江阿郎點頭道：「我請問楓林別莊在什麼地方?」

郭冠杰道：「秦嶺山中。」

江阿郎道：「日後有機緣，我定當前往拜訪。」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閣下現在怎麼說，還要放火燒這座宅子不?」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一刀斬三字雖然名震武林，但卻還嚇阻不住老夫。」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挑道：「這麼說，你仍是要放火燒了！」

郭冠杰冷冷道：「不錯，老夫今天是放火燒定了。」

江阿郎道：「閣下該明白，既有我在這兒，我決不容許你放火，也勢必攔阻你。」

郭冠杰神色冷漠地道：「你不容許那是你的事，老夫放老夫的火，還是照放不誤。」

江阿郎濃眉再次一挑，道：「如此看來，你閣下是決不肯善罷干休了！」

郭冠杰道：「不錯，老夫奉命前來協助魯榮討債報仇，豈能虎頭蛇尾，若然就此善罷干休，如何向莊主交差覆命。」

江阿郎眉鋒一皺，道：「郭閣下，你該知道你這不肯善罷干休的後果。」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老夫十分清楚，不過，你也該明白，你雖然名列武林『六俊』之首，傳聞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但是老夫卻有點不信。」

江阿郎道：「你不信什麼?是不信你們那麼多人敵不過我一個，還是不信我能攔阻得住你們放火?」

郭冠杰冷冷道：「兩者都是。」

江阿郎道：「這麼說，你是要試試了?」

郭冠杰道：「老夫確實有這個意思。」

江阿郎淡淡道：「好吧，你既然有這個意思，我怎好讓你失望。」

說着邁步離席走向廳外。

齊老化子和四大護法紛紛長身站起，跟着走出廳外。

江阿郎走下廳前石階，在郭冠杰對面七尺之處停步立定，哈哈說道：「閣下要試試就請出手吧！」

郭冠杰目光一瞥齊老化子和四大護法五人，嘿嘿一笑道：「不忙，老夫先請教，他們五位是?……」

江阿郎道：「閣下身為楓林別莊的總管，應該不是個孤陋寡聞之人，難道還看不出來他五位是窮家幫弟子。」

郭冠杰道：「這個老夫知道。」

江阿郎道：「既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郭冠杰道：「老夫是請教他們五位在窮家幫中的身份?」

江阿郎道：「一位長老，四位護法。」

郭冠杰心頭暗暗一震，道：「他五位是你的朋友?」

江阿郎道：「承窮家幫主看得起，全幫上下都是我的朋友。」

郭冠杰眼珠微微一轉，道：「你與老夫等動手時，他們五位會出手幫忙不?」

江阿郎剛一搖頭，方要說不，齊老化子突然說道：「江兄弟，老化子有個請求，望江兄弟能答應。」

江阿郎含笑道：「齊老別客氣，請求二字我怎麼敢當，您請說。」

齊老化子道：「我老化子想活動活動筋骨，向兄弟你討令會會高人。」

江阿郎搖頭一笑道：「齊老原諒，在這兒，目前我是主人，您五位是客，那有主人不動，煩勞客人的道理！」

語聲一頓，轉向郭冠杰說道：「閣下只管放心，你們十三個縱然聯手齊上，也只我一人，他們五位都只作壁上觀。」

郭冠杰要的就是這句話，嘿嘿一笑道：「好豪氣，可是，你這話算數?」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軒道：「我說話向來一言九鼎，從沒有個不算數的。」

郭冠杰道：「他五位萬一不耐呢?」

江阿郎道：「他五位只有一人出手就算我輸！」

郭冠杰目光一凝道：「算輸便怎麼樣?」

江阿郎冷冷道：「這還有什麼怎麼樣的，你不是要放火燒掉這座宅子嗎，自然由你放火由你燒了！」

「好。」郭冠杰陰沉的目光轉了轉，嘿嘿一笑，道：「老夫想另外吩咐加上點彩頭賭注，你敢麼?」

江阿郎淡淡道：「我既敢獨對你們十三個，其他更沒有什麼不敢的，你說吧！」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說出金百川雷克剛他兩個的去處。」

江阿郎點頭道：「沒有問題，目前我雖然確實不知他二位的去處，但在三天之內我必奉告。」

齊老化子突又接口說道：「郭閣下，便宜都被你佔盡了，江少俠為人厚道，他雖然不願說什麼，我老化子卻心中不平，不願太吃虧，不能不說話。」

郭冠杰臉色一變，道：「老化子你想怎麼樣?」

齊老化子道：「江少俠敗了，便要輸這座宅子和金雷二人的性命，閣下你呢?你們敗了，打算輸點兒什麼呢?」

郭冠杰冷冷道：「你老化子想要老夫也拿出點彩頭賭注?」

齊老化子道：「難道不該?」

郭冠杰微一沉吟道：「你老化子想要點什麼賭注彩頭，你說罷。」

齊老化子微微一笑道：「我老化子想請你們留下來。」

郭冠杰臉色陡然一變，道：「你老化子要的這彩頭，便宜也未免佔得太大了！」

齊老化子道：「怎麼太大了?」

郭冠杰道：「江阿郎落敗，他輸掉的只不過是這麼一座宅子和金百川雷克剛兩個的去處，老夫若然落敗，卻要輸掉十三條命，這便宜還不夠大麼?」

齊老化子搖頭一笑道：「郭閣下，你弄錯我老化子的意思了。」

郭冠杰道：「老夫怎麼弄錯了?」

齊老化子淡淡道：「我老化子只說請你們留下來，並未說要你們的命，是不是?」

郭冠杰陰沉的目光一凝，道：「那麼你要老夫等留下的意思是?……」

齊老化子道：「老化子要弄清楚這事！」

郭冠杰道：「什麼事?」

齊老化子道：「這座宅子究竟是不是魯家的產業?」

郭冠杰雙目一眨道：「你是想讓老夫等和金百川雷克剛當面對證?」

齊老化子搖頭道：「那倒不必，老化子另有地方查證。」

郭冠杰道：「什麼地方?」

齊老子道：「本幫此地分舵。」

郭冠杰道：「查證之後呢?」

齊老化子道：「是魯家的產業，自然物歸原王，仍交還魯家。」

郭冠杰道：「不是便怎麼樣?」

齊老化子冷聲道：「老化子就押着你們前往楓林別莊，找貴莊主討個公道。」

郭冠杰臉色一變，道：「老化子，你可是認為江阿郎一搏必勝?」

齊老化子淡淡道：「一對十三，這種衆寡懸殊的搏戰，老化子焉敢說他必勝。」

郭冠杰冷冷道：「如此，你何必向老夫提出這麼個彩頭賭注，多此一舉。」

齊老化子淡然一笑道：「這也許是老化子多此一舉，不過，閣下既要求江少俠說出金雷二位的去處，作為一搏勝負的彩頭賭注，彼此就應該公平，閣下身為楓林別莊總管，當該不是個不明白這種道理之人。」

這話不錯，是理。

俗話說得好，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一個理字能壓死人。

郭冠杰為人雖然陰沉詭詐，在一個理字下，心中也不禁為之一窒，一時接不上話，無言可對。

他無言可對，齊老化子自是不會就此算完，雙目倏如電射般逼注地道：「郭冠杰，你不敢答應麼?」

一個涵養功夫極深之人，往往也會受不得一個激字，何況郭冠杰這種人，他如何能受得住激，雙眉陡地一挑，道：「笑話，老夫身為總管，又是此行之首，有什麼不敢答應的。」

齊老化子道：「這麼說，你是答應了！」

郭冠杰的涵養功夫雖然不夠深，但他畢竟是個心機陰沉詭詐之人，話出口之後，心中立刻明白是上了老化子的一個激字。

因此，齊老化子話聲一落，他立即一搖頭道：「老化子，你不必激老夫，老夫是不會上你的當的。」

齊老化子道：「你是不敢答應?」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老夫不是不敢答應，而是不願答應！」

齊老化子冷笑道：「姓郭的，你該明白老化子這麼說是對你客氣，也是給你面子。」

郭冠杰冷冷道：「要是不客氣，不給面子，你能將老夫怎樣?」

齊老化子冷笑道：「老化子一樣能夠留下你們！」

郭冠杰臉色勃然一變，暗吸了口氣，竟沒再答理齊老化子，目光倏然轉望着江阿郎問道：「江阿郎，你怎麼說?」

江阿郎微微一怔，道：「什麼怎麼說?」

郭冠杰道：「老夫請問，這兒目前究竟是誰為主?」

這麼一問，江阿郎明白他的用意了，淡淡道：「我。怎麼樣?」

郭冠杰冷冷道：「既然是你為主，那麼老化子在旁如此岔嘴多話，喧賓奪主，節外生枝

，你怎麼不說話？」

江阿郎道：「你要我說什麼？」

郭冠杰道：「最起碼你該攔阻他。」

江阿郎道：「閣下該明白，齊老他說的是持平之論。是理。」

郭冠杰道：「這麼說，你是同意老化子的意思了？」

江阿郎道：「我要是不同意，就不會不說話不攔阻他了。」

目光倏地一凝，問道：「你怎麼說，答應麼？」

郭冠杰陰沉的雙目轉了轉，搖頭道：「這彩頭如在早先由你提出，老夫當然可以答應，但是現在却不想答應。」

江阿郎道：「為什麼？」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老夫生平不願受人脅迫，更不願在脅迫下答應什麼。」

「哦。」江阿郎淡淡道：「郭閣下，我脅迫你了麼？」

郭冠杰道：「你雖然沒有脅迫老夫，但是你該不會沒聽見老化子適才所言一樣能夠留下老夫等人的那句話！」

江阿郎雙目凝注道：「如此說，你是絕對不……」

郭冠杰倏然冷聲截口道：「你不必多說了，多說也是白費，只要你能勝得老夫等人，你可以憑所學留下老夫等！」

江阿郎濃眉一揚，道：「閣下說的是。」語聲一頓，冷聲說道：「閣下請下令動手吧！」

郭冠杰冷哼了一聲，沒再說話，抬手朝魯榮等八名佩劍少年做了個手勢，魯榮等八名佩劍少年立時身形飄閃，兩個一組，分四面將江阿郎圍在核心。

八名佩劍少年身形飄閃，已同時各自撒出了腰間的佩劍，個個抱元守一，氣靜神凝，十六道目光集中一點，全都灼灼如電地注視着江阿郎，臉色冷漠，毫無表情。

這是深得武學精奧，武林一流高手臨敵的「靜」字氣勢。

江阿郎岳然峙立核心，目睹這等情形氣勢，心中不由為之暗暗一震！

顯然，這八名少年都曾受過武林名家高人嚴格的訓練調教，所學功力劍術都有高深不俗的造詣，而且深諳聯手合搏之術！

這時，齊老化子與四大護法都已退身站立在大廳前的石階上。

他五人都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也都是大行家，一見八名少年這等氣勢，心中全都不禁大為震驚！

雖然，他五人都深知江阿郎一身所學功力罕絕高不可測，但是仍不禁暗替江阿郎擔心！

江阿郎心中暗暗一震之後，他立刻皺上了兩條濃眉！

原因是他已看出這八名少年不發動則已，一發動，其劍式攻勢定必凌厲驚人絕倫！

憑他一身所學的功力，他雖然無懼，且有信心致勝，但那可能必須施展恩師一再嚴諭告誡，非生死關頭，對方非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之徒，不得輕用的「天龍八式快斬」，以免有干天和。

「天龍八式快斬」威刀罕世無匹，天下武林無人能敵，一經施展，無人能倖逃活命。

八名少年只是楓林別莊的屬下，並非江湖上巨奸大惡之徒，與他搏戰為敵，也只是奉令行事，何況他與八人無仇無怨，焉能施展那威絕天下的「天龍八式快斬」，傷他們的性命？

江阿郎這裏心中正自暗震皺眉問，齊老化子那裏突又開口說道：「郭冠杰，老化子還有句話要說在前頭，在搏戰未了，勝負未分之前，你最好別妄想乘隙派人分頭放火，否則，老化子必出手攔截，而且手下絕不留情，這一點希望你切記遵守！」

這話，雖是對郭冠杰說的，其實也是在告訴江阿郎，只管放心與敵動手，別分心旁顧。

郭冠杰心頭不禁暗暗一凜！

他心中甚是明白有數，丐帮長老與四大護法，無一不是功力高絕的當世武林高手，他所率「四虎」「八劍」，功力所學雖然都是一流之屬，但比起齊老化子與四大護法來，尚差遜一籌，如以「八劍」與齊老化子和四大護法五人相搏，二對一或可搏個平手。

「四虎」所學功力雖較「八劍」略高少許，但與丐帮四大護法相搏，一對一，「四虎」絕難有勝望！

而事實上，郭冠杰之命「八劍」與江阿郎動手的用心，目的本就是要在江阿郎全力對付「八劍」，無法分身旁顧時，讓「四虎」乘機分頭放火。

如今齊老化子這麼一說，他心中雖是既氣又恨，但又無可奈何，表面上更不得不做出一副光明磊落之概的哈哈一笑道：「老化子，你放心吧，話既已說明，老夫當然會等到勝負分曉以後行事！」

齊老化子點頭一笑道：「如此就好，老化子不打擾你們了，你們動手吧！」

郭冠杰口中冷聲一哼，倏然轉望着江阿郎故做大方的說道：「江阿郎，老夫要下令動手了，請亮刀！」

江阿郎神定氣閑地淡淡道：「閣下儘管下令，到我該當亮刀的時候，我自會亮刀！」

這話，乍聽起來，似乎是有空手搏戰「八劍」之意。

郭冠杰臉色一變，旋即眼珠一轉，道：「你要空手接戰八枝長劍？」

江阿郎神色淡漠地說：「郭閣下，你別想拿話扣我，我只說到我該當亮刀的時候我自會亮刀，是不是？」

郭冠杰嘿嘿一笑道：「江阿郎，老夫說句話你信不信？」

江阿郎道：「你說說看。」

郭冠杰道：「當他們八枝長劍那勢如長江大河的劍招齊發時，就沒有你亮刀的空隙機會了。」

江阿郎微微點頭道：「你這話我信，從他們八人的氣勢上，我看得出來，他八人的劍術造詣均皆不俗，出自名家高人的調教，不過，到時有沒有我亮刀的空隙機會，那就是我的事了！」

郭冠杰陰笑道：「這麼說，倒是老夫多話了！」

江阿郎淡淡道：「本來就是。」

郭冠杰未再說話。

事實上他已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情勢至此，按理，他應該立刻下令「八劍」動手了。

可是，他却猶豫着沒有下令。

他為什麼還不下令？

無他，因為他原以為憑「八劍」聯手足以勝得「一刀斬」的信心忽然動搖了。

他想到江湖傳說的「一刀斬」所學功力罕絕，高不可測，出道江湖只不過兩三年時間，手下已毀敗過不少的武林梟雄，一等一的高手，而且據說從無人在其手下走過三招。

這些傳說，他原本不相信，認為是江湖傳說不實，也是那些毀敗在「一刀斬」手下的梟雄高手故作渲染虛誇，用以替自己遮蓋顏面之詞。

但是現在，他從江阿郎那獨對「八劍」，猶能沉靜如山，眼看「八劍」個個長劍出鞘，

凝神蓄勢待發，仍然神色自若，猶不撤出刀來的氣勢上，已體會到江阿郎如果沒有絕對的自信把握，在以一對八的形勢下，決不敢如此狂妄托大，更不敢猶不撤出刀來！

由此可知，江湖傳說便可能不假，也絕非那些毀敗在江阿郎手下的梟雄高手故作的渲染虛誇之詞了。

他不是個糊塗人，他心中很明白，老化子對江阿郎此戰要沒有七成以上的勝望信心，決不會向他提出那要他答應留下來的彩頭賭注！

同時他更明白，對這一彩頭賭注，他答不答應，結果都將是一樣。

也就是說，「八劍」只一落敗，江阿郎必定會依老化子的意思強留下他們，押着他們前往楓林別莊討公道，問罪！

如此一來，幽冥地府那生死簿上，便登上了他郭冠杰三字，死定了！

因此，他猶豫了，沒敢立刻下令「八劍」動手！

怎麼辦？

他心念電閃暗忖中，很想令「四虎」也出手齊上，但却又有所顧慮。

「四虎」另有一套合擊之術，與「八劍」根本無法配合，「四虎」與「八劍」同時出手，不但發揮不了本身的所長合擊威力，反而使「八劍」有碍手碍脚之感，施展不開劍勢！

就在他猶豫不決，心念暗轉怎樣才能使此戰穩獲勝劵的剎那工夫。

江阿郎那裏已冷聲說道：「閣下，你該下令他們動手了！」

郭冠杰那陰沉的雙目中驀地電閃過一絲凛人的煞芒，咬牙緩緩抬起隻手，倏然一揮，沉喝道：「殺！」

「八劍」立時身形齊動，八枝精鋼長劍各自抖出碗大的劍花，寒虹如電般地分自四方疾朝江阿郎刺扎攻到。

因為郭冠杰說的是個「殺」字，是以八枝長劍所指的部位，無一不是江阿郎身上的要害死穴，致命所在！

江阿郎只要挨上一劍，就非得立刻血流五步，魂斷當場不可！

顯然，郭冠杰他是豁出去了！

這也難怪，他若不放倒江阿郎，他的這條命就非完不可。

雖然，江阿郎並未說過要殺他，他也知道江阿郎多半不會殺他，但是，若被江阿郎強留下來，押回楓林別莊，他還是死路一條！

江阿郎一見八劍全都指向他身上要害死穴部位，心中不由怒火陡升，濃眉雙軒，冷聲沉喝道：「我與諸位何仇何怨，諸位出劍竟然如此狠毒，欲置我於死地！」

沉喝聲中，一道森冷凛人的白虹如電暴長，只一飛旋間，一陣「叮叮噹噹嗆啷」連聲激响，「八劍」身形全都踉蹌暴退，手中長劍都被震得脫手欲飛！

「八劍」身形踉蹌暴退，郭冠杰與「四虎」，站立在大廳前石階上的齊老化子和四大護法全都看清楚了。

江阿郎仍然岳立在原地，那氣定神閑的樣子，似乎根本未曾動過，但右手中却多了把形式狹長，奇薄，冷氣森森逼人的長刀。

刀尖垂地，猶有絲絲的血痕由刀尖上往下滴落！

這血從那裏來？

不言可知，「八劍」已有人受了傷！

郭冠杰與「四虎」十道目光全都同「八劍」身上掃視。

他五人看見了，「八劍」中已有兩雙受了傷，都是石臂衣裂，被割開了一道寸多長，深有五分的口子，鮮血涔涔往外直流。

那傷雖然只是外傷，寸多長的一道口子，傷勢雖然不算重，但鮮血涔涔外流，該是够疼够瞧的！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他四個似是茫然無覺，不知道傷疼似的，和另四個一樣，雙目盡是驚駭之色地呆呆地望着江阿郎發怔！

這情景顯然，「八劍」已被江阿郎那罕絕無匹的功力，刀法，驚震得呆住了，渾忘了所以！

目睹這等情形，郭冠杰與「四虎」心頭全都不禁狂震不已！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江阿郎的功力，刀法竟是如此高絕罕絕，一刀之下，不但化解了「八劍」的聯手凌厲攻勢，且還傷了四人！

尤其是郭冠杰，他在心神狂震中，算是完全明白了；縱然是「八劍」與「四虎」的合擊之術能夠配合相輔，以十二對一，仍將難是江阿郎之敵！

因此，他的一顆心，立時不由直往下沉，渾身直泛寒意，彷彿那死亡之神，已在向他招手！

膽顫！神也顫！

驀地——

一條人影倏自莊外的一株大樹頂上騰起，電射劃空般掠落。

來人身材瘦高，一襲青衫，黑巾蒙面，除露着灼灼如電的雙目外，難見廬山眞面目。

黑巾蒙面人身形一落，郭冠杰與「四虎」，「八劍」立時全都肅容躬身行禮道：「見過莊主。」

江阿郎與齊老化子等人知道這黑巾蒙面人的身份了，就是楓林別莊莊主。

「嗯。」楓林別莊莊主冷然一擺手，目光灼灼地深望了江阿郎手裏的長刀一眼，抱拳一拱說道：「少俠，老朽這裏謝謝了！」

這「謝」沒頭沒腦，也出人意外。

江阿郎不由一怔，道：「閣下謝什麼？」

楓林別莊莊主道：「謝謝少俠對八劍的刀下留情。」

「哦。」江阿郎淡然一笑道：「閣下看出來了。」

楓林別莊莊主微微點頭道：「老朽如果沒有看錯，少俠對八劍施展的那一刀，該是『天龍八式快斬』的第一式『天龍乍現』。」

江阿郎神情不禁一呆，旋而雙目倏然一凝，道：「閣下也知道『天龍八式快斬』？」

楓林別莊莊主點點頭道：「老朽不僅知道，而且可說十分清楚了，只是不會而已。」

江阿郎神情不由又是一呆，詫異地道：「閣下是怎麼知道的？」

楓林別莊莊主微微一笑道：「這問題少時當與少俠詳談，請容老朽先處理一件事。」

語聲一落，倏地轉同郭冠杰道：「郭總管，老夫請教，你奉令來此做什麼事？」

郭冠杰道：「協助魯榮找金百川雷克剛二人討還祖產，了斷血債。」

楓林別莊莊主道：「金雷二人何在？」

郭冠杰淡淡道：「屬下來遲一步，他兩個已經舉家他遷了。」

楓林別莊莊主道：「如此，你就該率領四虎八劍回去覆命請示，為何在此擅自逞强與江少俠動手，不惜以八對一，節外生枝？」

郭冠杰搖頭道：「莊主錯怪屬下了，這並非屬下擅自逞強節外生枝，而是另有道理。」

楓林別莊莊主道：「你另有什麼道理？」

郭冠杰道：「江阿郎明知金雷二人的去處，他不肯告知，屬下商得魯榮的同意，欲焚毀金宅，江阿郎竟又橫加阻攔，屬下忍無可忍，乃才與之動手一搏！」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金菩薩（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芙蓉圈胡姬在醴親王壽誕的那晚上，潛進王府，說服邵機新秘密邀請九門提督黃凱進入小廳，胡姬要以潛藏京畿的革命黨人名單與黃凱交換通行京城的特別號牌，黃凱答允，問知胡姬要親到提督衙門拿取號牌，黃凱與胡姬打賭，如胡姬果能自由進出提督衙門，他便悉聽胡姬吩咐。黃凱返抵衙門後召來侍衞嚴予拱衞，但仍不能阻止胡姬的到來，不特黃凱異常驚駭，黃鈞也非常欽佩。胡姬心滿意足地拿着號牌走出提督衙門，驀見黃鈞在前面佇立，胡姬感到意外，笑問黃鈞，他這武功是那位高人指點的——

各逞瞞天計　驀施抽薪謀

黃鈞道：「胡姑娘，家師不是鋒芒畢露的人，一再嚴命，不得宣洩其名，所以……所以，無法相告。」

「你倒是很守師命，黃公子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胡姑娘，我們能邊走邊談嗎？」

「深更半夜，邊走邊談，方便嗎？」

黃鈞道：「胡姑娘，有我在，還有什麼不方便的。」

「好吧！那我們就走走，談談。」

長街寂寂，良夜深深，倒是淸談的大好時光。

「胡姑娘，芙蓉園名揚江湖，私心仰慕已久，今日能結識姑娘，實在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

「黃公子，你就會說這些客套話嗎？」

「胡姑娘，如果你喜歡聽直話，我就說直話。」

「別拐彎抹角，說你想要說的話。」

「好吧，姑娘想必聽說過金菩薩。」

「金菩薩？」胡姬故作漫不經心之態。「聽說過，那不過是一件普通的財寶而已，你提它幹什麼？」

「我打算將那對金菩薩作爲見面禮。」

「見面禮？」胡姬是老狐狸了，她逗起人來，可眞够瞧的。「你打算將這份見面禮送給誰呀？」

「送給妳！」黃鈞說來十分自然，一點兒也不像說謊。

胡姬眞想哈哈大笑，她發現這小傢伙可眞不簡單，吹牛說大話簡直就沒個底兒，最少他有說謊的勇氣。

「黃少爺呀！那對金菩薩值多少錢呀？」

「嗯……聽說要值十幾萬大洋哩。」

「那麼貴呀？東西在你的手裏嗎？」

「不在。」到了節骨眼兒上，黃鈞反倒說起實話來了。

「怎麼？」胡姬可眞有心情，她竟然像逗小孩子似的繼續逗下去：「你就這麼說說就算送了見面禮啦？」

「胡姑娘，妳以爲我是空口人情呀？」

「說了老半天，東西又不在你手裏，不是空口人情是什麼呀？」胡姬說到這裏，臉色倏地沉了下來：「剛才我就說過了，說你心裏想

說的話兒，別跟我繞彎兒。」

「好吧！我可就直截了當地說啦！我想跟妳結拜，叫妳一聲姊姊，不知道妳是否會嫌棄我這個弟弟？」

這一來，胡姬可楞啦！這小傢伙的花招可眞多。

「黃少爺，你瞧我够這個格嗎？」

「如果不願，請明說，也不用繞彎兒。」

「不是不願，而是我覺得不配，你是官家公子哥兒，我是野鶴閑雲，義結金蘭，那算什麼呀？」

「繞彎兒！繞彎兒，妳又在拐彎角了。」

「好，不繞彎兒，你對我了解多少？」

「不多，也不少，反正我崇拜芙蓉園主人是千眞萬確的事，我以有妳這樣一個姊姊爲光榮的事。」

「你知道芙蓉園約束門人非常嚴格嗎？」

「這……？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如果你成爲我的義弟，從今以後你就要聽我的。」

「我願意一切都言聽計從，心悅誠服。」

「孩子話！以你的身份，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爲什麼辦不到？我可以自主，爹管不了我。」

「好！回過頭去談你提起來的話題，你說，你要用那對金菩薩作爲見面禮送我，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胡姑娘，妳來京就是爲了那對金菩薩，對嗎？」

「是的。」胡姬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

「可是，妳如眞想得到它，恐怕還不太容易。」

「爲什麼呢？你認爲我沒有力量嗎？」

「不是沒有力量，是因爲還有許多困擾和阻撓，其中有許多困難和阻撓我可以設法除去，使妳順利得到那對金菩薩，這樣一來，豈不是等於我送的見面禮嗎？」

「喲，小兄弟，送禮是這麼個送法嗎？」

「胡姑娘，別逗啦！妳到底答不答應跟我結拜嘛？」黃鈞像個小孩子似的撒起嬌來了。「妳快說嗎？」

看上去，他倒有一片眞誠之意。

胡姬顯然也在認眞地考慮這件事，良久，她才開口：「黃公子，路上，夜深，說話實在不便，走，到我住宿的地万去，燙壺酒，溫一盅茶，從長計議吧！」

「好啊！」黃鈞像個小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來。

胡姬伸手在空中輕輕一揮，她就像一個高明的魔術師，一揮之下，立刻有一輛馬車飛馳而來。

他們就乘上這輛馬車絕塵而去。

街角處閃出來一條人影，是趙天行。

看樣子，他一直若卽若離地在跟踪胡姬。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竟然還有人在跟踪趙天行。

是洪天鶴。

趙天行似乎一無所覺，仍在凝望遠去的馬車。

洪天鶴原先站得很遠，現在，他已逐漸走到趙天行的身後，輕輕地說：「去遠啦！看不見啦！」

趙天行並沒有吃驚的反應，他的身子動都沒有動一下。

「小老弟！」洪天鶴還在自說自話。「你在看什麼呀？若是看那輛馬車，早就去遠，看不見啦！」

「閣下是誰？」趙天行仍然沒有回身。

「洪天鶴，想必你還沒聽過這個名字。」

「久仰，原來提督衙門的洪敎席。」

現在，似乎該輪到洪天鶴吃驚了。

「小老弟，想不到你還認識我！」

「恐怕還有令洪敎席想不到的事兒啦！」

「哦？」

「我早就發現你在後面釘着我啦。」

「這……我倒不信，說說看，我從那兒開始釘住你的？」洪天鶴顯然以爲趙天行在吹牛說大話。

「胡姬一出提督衙門我就釘上了她，那時你就釘上了我。對嗎？」趙天行還出眞章來。

「既然發現我釘着，爲什麼沒問呀？」

「我自己還在釘別人，那有閑工夫。」

「我能請敎小老弟貴姓大名麼？」

「在下姓趙，名天行，乃關外人士！」

「關外？我沒去過，難怪我沒聽過你的大名！」

「在下後生晚輩，名不經傳不提也罷。」

洪天鶴道：「在胡姬身後釘梢的人都是大有來頭的。」

「那倒不見得！」趙天行始終表現得很文靜。

「唉！」洪天鶴又在自說自話了：「芙蓉園本來就不好惹，如今交結上達官顯貴，更難纏了。」

「洪敎席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趙老弟，我是在替你設想，如果你沒有目的，怎會監視胡姬的行動呢？」洪天鶴在挖掘趙天行心中的秘密。

「洪敎席，有話不妨明說，用不着拐彎抹角。」

「趙老弟，我很想跟你聯手合作。」

「聯手台作？合作什麼呀？總得有個目的是不是？」

「聯台起來對付芙蓉園主人胡姬。」

「我爲什麼要對付她？你又爲什麼要對付她？」

「問得好，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街頭也不是說話的地方，到我那兒去聊聊怎麼樣？」

「洪敎席指的莫非是提督衙門？」

「放心，除提督衙門我另外還有個窩。」

× × ×

長夜漫漫！

屋外無星，無月，屋內無燈，無火，處此環境，處此心情，裴振宇輾轉反側，難以入寢，那是理所當然的。

自從他接受了胡姬的建議，潛入櫻桃斜街的寓所之後，他就一直不停地反覆思想，想前因後果，想自己的處境……愈想得多，思想愈混亂，愈沒有主張！

此刻，他眞想找個人談談，胡子金，蕭艷月，或者胡姬，甚至一個從禾結識的陌生人也好。可是，那畢竟是妄想，夜是那樣沉默，那樣寂寥，似乎他已與世隔絕。

有人說，如果你專心一致地想一件事，久而久之，說不定也會出現奇蹟，現在這句話似乎靈驗了。

裴振宇企盼有個人來跟他聊聊，果然就來了人。

當他聽到樓板有响動時，他還以爲是幻覺，等到房門推開，他才知道這是事實，鐵一般的事實。

很奇怪，他不害怕，反而有點歡欣！

是小偷嗎？卽使是小偷，也要請他坐下聊聊。

裴振宇看到了一個高大的人影，房門又輕輕地關上，然後，那個人影一步一步緩緩向床邊接近。

當他走到了一個相當距離時，却又停了下

來。

裴振宇躺在床上一動也沒有動。他表現得很冷靜，經過幾天的驚濤駭浪，這已不算什麼了。

「裴先生！」訪客輕輕在叫喚了。

聲音不熟，所以裴振宇沒有回應。

「裴先生！你當眞睡着了嗎？」

「誰？」裴振宇不得不開口了。

「別管我是誰，」聽聲音那人應該是個中年人。「也請你別亮燈，咱們就這樣聊幾句，一會兒我就走。」

裴振宇默然無語，那似乎也表示了默許。

「裴先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懂嗎？」

「我懂。」裴振宇的回答很簡短。

「那麼，你知道你目前的處境嗎？」

「很危險。」裴振宇早就想到了。

「你了解你的處境危險到什麼程度呢？」

「隨時都可能死亡，死，應該是最嚴重的了。」

「裴先生，你總算還有警覺，胡姬也好，趙天行也好，他們都不算朋友，因為他們接近你都有目的，蕭姑娘是紅粉知己，可以交心，但她懦弱無用……」

「如此說來，我是一個朋友都沒有了。」

「不，有一個，而你却把他給扔了。」

「誰？」

「胡子金，他應該是最可信托的人。」

「你是胡大夫的好友嗎？」這是一個直覺的反應。

「錯了。我跟這個人沒說過一句話，但我對他非常了解，你不讓他知道你的行踪，是件很愚昧的事。」

「現在，我該請教閣下是什麼人了。」

「我方才就說過了，我是誰都沒有關係，有一點可以肯定，也可以使你放心，我對那對金菩薩毫無興趣。」

「聽你閣下的口氣，似乎知人所不知，那麼，在下想請問閣下幾個問題，盼能夠坦誠相告。」

「裴先生，如此說未免太客氣了。」

「關於那對金菩薩，乃是家傳之物，從未在外露過面，那些江湖人物又是如何起下掠奪之意呢？」

這個問題顯然有些難以回答，那人沉吟良久，才出了聲：「裴先生既然提起這個問題，我也就要趁此請教了，那對金菩薩是如何到你們裴家的手裏呢？」

「這……我可就一無所知了。」

「祖上可有人喜歡交結江湖朋友呢？」

「據在下記憶所及，先祖父，先父都是讀書人，而且杭州不重武風，他們似不可能交結江湖朋友！」

「據我所知，那對金菩薩本身的價值約莫在十五萬龍洋左右，雖是貴重，却非無價之寶，據說，是因為這對金菩薩尚牽連另外一筆鉅大財富，所以才引起那麼多人的爭奪，這對金菩薩約莫在五十年前還在江湖道上被許多江湖大豪奪來搶去，而每一個得到那對金菩薩的人都不久之後喪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裴先生不可不愼。」

裴振宇雖是半信半疑，却也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極為關切地問：「如果我想避禍，有何良策呢？」

「這……我就不便表示意見了。」

「為什麼？閣下難道有所顧忌？」

「的確有顧忌，據我看，只有遠離這對金菩薩才能避禍。如果我眞那麼說，裴先生一定以為我別有意圖。」

「還有一點，在下深為不解，金菩薩剛一露面，有非份之想的人立刻蜂湧而至，這豈非太快了一點嗎？」

「金菩薩在江湖上失踪才不過五十年光景，有許多綫索仍然有跡可尋，也許那一些人早就留意你們裴家了。」

「閣下既知人之不知，為何吝於指點迷津呢？」

「裴先生，我能說的都說了，胡子金大夫是個正人君子，他不但古道熱腸，還有過人機智，裴先生何不去求他。如果坦誠相求，也許他能為你找一條避禍之道。」

「再一次請求閣下尊姓大名……」

「言盡於此。」一轉身，那人疾步離去。

像一陣風，像一場夢，裴振宇又重新跌入無邊的黑暗，懍人的寂寥，但是那人的話却字字映在他的腦際。

那麼鮮明，那麼深刻，裴振宇對他所說的話毫不懷疑，大概是因為他對那對金菩薩毫無興趣的緣故吧？

想到金菩薩，裴振宇覺得好笑，為了救一個有為青年，他將金菩薩視若糞土，可是，竟有那麼多人巧取豪奪。

唉！利是如此誘惑人嗎？只要唐曉峯獲救，只要自己對自己的責任能有所交代，那對金菩薩又算得了什麼呀？

這大概就算想開了吧？裴振宇此刻心中安詳了許多，躺下去，竟然有了睡意，嗯！睡一覺吧！待天明之後，立刻就去見胡子金。他眞後悔聽了胡姬的話。

他決定再見到胡子金的時候，什麼也不隱瞞，甚至另一尊金菩薩藏匿的地方他都會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 × ×

酒酣耳熱，情緒高昂，胡姬似是對黃鈞這個公子哥兒深具好感，而黃鈞也是俯首貼耳，顯得極為恭順。

「胡姊姊！」黃鈞那張嘴吧可眞甜。「人人都說芙蓉圈厲害，妳也得讓小弟我見識見識呀！」

胡姬笑瞇瞇地將芙蓉圈拿了出來。

所謂芙蓉圈，也不過是個鋼圈，圓徑約莫八寸，並無什麼出奇之處。

黃鈞好奇地問道：「為什麼把它叫芙蓉圈呢？」

「因為我是芙蓉園的主人呀！」

「妳住的地方就叫做芙蓉園嗎？」

「嗯！」

「我猜想，園裏一定遍植芙蓉。」

「是的。」

「胡姊姊！妳讓我見識，見識芙蓉圈的厲害嘛！」

「不是你看了嗎？它只是一件極為普通的兵器，不過，它在你的手裏，只是一件玩具而已。」

黃鈞面色微微一變，這話是對他有侮辱性的。

「怎麼啦，黃少爺，不高興了？」

「我知道，在你眼裏，我只是個孩子。」

「黃少爺，我絕無瞧不起你的意思，事實上這個鋼圈到了任何人手裏都只是一件玩具，只有化我手裏才是一件殺人的利器，而且，任何人都躱不掉，避不開。」

「胡姊姊，芙蓉圈的厲害我是早就聽說了，現在，我只是想見識見識，妳就不能表演一下嗎？」

「好吧，黃少爺，你懂擒拏之術嗎？」

「略知一二。」黃鈞當然有所保留。

「現在，你就將擒拏術最厲害的一着使出來吧！」

「在胡姊姊面前，我可不敢班門弄斧。」

「別客氣啦！儘管施展就是。」

擒拏之術講究的是快，巧，黃鈞當然也想賣弄，他突地出手，抓向對方的鎖骨，這是一招非常厲害的「前拏」。

芙蓉圈原本是放在桌上的，却突然套上了黃鈞的右腕，硬將他的右手給套住了。黃鈞連忙撤腕，打算將右手收回來，無奈他使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脫不出那個圈圈。

胡姬一抖芙蓉圈，黃鈞的右手，才抽了回來。

黃鈞是又羞又急，不禁出了一頭冷汗。

胡姬笑着說：「芙蓉圈有許多用途，剛才這一種名之內『鎖拏』，能鎖人之四肢，也能鎖對手之兵器。」

「高明，高明！眞是讓我開了眼界。」黃鈞倒是善於控制情緒。「現在，咱們該談談正事啦！」

「正事？你倒說說看，什麼正事？」

「當然是那對金菩薩呀！除了那，還有更重要的嗎？」

「黃少爺！你對金菩薩知道多少？」

「嗯！」黃鈞想了一想，才回答：「很值錢。」

「再沒有別的了嗎？」

「我還知道有好多人想得到它。」

「你所知道的有那些人呢？」

黃鈞道：「醴親王，還有趙家兄妹，當然還有妳！」

「黃少爺！你好像說漏了一個人。」

「誰？」

「你！」胡姬的食指差一點戳到了黃鈞的鼻尖。

「我？」黃鈞一楞，很快他又笑了：「胡姊姊，你太抬舉我啦！我够格嗎？再說我也沒那大的野心呀！」

「黃小弟！」胡姬突然改了稱呼，「承你左一聲姊姊，右一聲姊姊地喊個不停，我也不能不喊你一聲小弟了。請你聽我一句勸，那對金菩薩是不祥之物，別去招惹它！」

「哎呀！胡姊姊，妳在嚇唬我嗎？既是不吉祥之物，妳為什麼還在千方百計地想去得到它呢？」

「黃小弟！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是千方百計想得到它，但我是江湖人物，江湖中人出來走腿闖道，早就將身家，性命豁出去了。換句話說，想得到金菩薩的人都是不要命的。黃小弟，你是將門之後，犯得着嗎？」

這番話的確便得黃鈞連連打了幾個寒噤，但是，他絕不會就此罷手的。他一面自視甚多，他嘴上說的是一套，心中想的又是另一套，胡姬這幾句話還嚇不了他。

「胡姊姊！我要對妳說幾句知心話。」

「說吧！」

「本來，我是志在必得的。說句老實話，醴親王也沒有放在我眼裏，可是，自從我發現妳也在追逐這對金菩薩時，我就決定退出了。眞的，澈底地退出。」

「黃小弟！這我就不懂了，我有什麼特別嗎？」

「胡姊姊！妳是我生平最仰慕的人物，我怎敢跟妳拚一個高下呀！別說拚不贏，就算拚得贏，我也不能那麼作呀！我要帮妳都來不及哩！還會跟妳作對嗎？」

「黃小弟，我們來打個比方吧，就算我不在其中好了，你打算用什麼手段得到那對金菩薩呢？」

「說了也是白說，不說也罷！」

「黃小弟，說了絕不是白說，現在我正束手無策，你不妨給我出個主意，我看你的計謀挺多的。」

「胡姊姊！別逗啦！在妳面前我還有出主意的份兒嗎？誰不知道芙蓉園主人武功卓絕，足智多謀呀！」

「瞧你，又在甜言蜜語，耍嘴皮子了，黃小弟，說正格的，你既然帮我，就得拿出點主意來呀！」

黃鈞神色一正，很嚴肅地說：「胡姊姊！妳是眞要我替妳出主意，還是存心逗着我玩兒呢？」

「黃小弟！我幹嗎逗着你玩兒呀！」

「那好，金菩薩有一對，是不是？」

「不錯。」

「一在奇珍齋，另一尊，還不知下落，可對？」

「不錯。」

「那麼，先將奇珍齋那尊弄到手再說。」

「黃小弟，金菩薩一定要同時得到一對才有價值，得到其中之一與沒有得到沒有兩樣，你難道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黃鈞臉上浮現出詭譎的笑容，「不過，我建議你這樣作，是有用意的呀！」

「好吧！先讓我聽聽你的用意。」

「金菩薩目前是一明一暗，明的在奇珍齋，這是人所共知的。暗的在何處呢？無人能肯定，也許在原主手裏，也許早已為某人所得。現在大家都不下手奪取奇珍齋那一尊，因為大家與你的想法一樣，得其一等於不得。好了，胡姊姊，你現在下手奪取了奇珍齋那一尊金菩薩，其餘的人會有什麼想法？」黃鈞侃侃道來，最後留下一個問題。

「他們一定認為我已經得到了另一尊金菩薩。」

「對呀！這是任何人必然的想法。他們會坐在那兒等嗎？絕不！他們一定會採取非常積極的行動。」

「嗯，他們一定會來找我……」

「那時，妳就可以將他們一一除去了。」

「就算將他們一一除去，我手裏頭依然只有一尊金菩薩。黃小弟，你這條計策看起來並不高明。」

「胡姊姊！妳如果仔細想一想，妳就不會這麼說了，將那些想追逐金菩薩的對手除去，妳又掌握了其中一尊，不管是巧取也好，豪奪也好，都要方便得多啦！」

的確是一條好計，胡姬不禁暗暗佩服黃鈞的心機。

不過，這條計策有利也有弊……

胡姬道：「黃小弟！你這條妙計只怕另有用意吧？」

「另有用意？」黃鈞連連地搖着頭。「我不明白。」

「在正面說，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誘使那些想追逐金菩薩的人出面，將他們一一除去，可是在反面來說呢？我也成了衆矢之的，他們也許聯手將我除去哩！」

「可能嗎？」黃鈞微笑着說：「京畿戒備森嚴，妳尚且能從容刦囚，來去目如！那帮跳樑小丑怎會在妳眼下？」

人都是喜歡戴高帽子的，這句話聽在胡姬耳中的確非常受用，她的警覺性就在這一瞬間消失了。

「好！我採納了你的計劃，說！要如何着手？」

「有兩條路：一是由妳出面，一是由我出面。」

「奇珍齋的人最講究信用，威迫利誘全不管用，我出面只怕有困難，說吧，由你出面有個什麼妙法兒？」

「唐曉峯是亂黨，姓裴的典當金菩薩去索

取姓唐的，那麼，金菩薩就成了贓物。派一捕快，到奇珍齋去，就說姓裴的被捕，供出上情，教奇珍齋派人携金菩薩到提督衙門應訊與犯人對質。試問：奇珍齋膽敢抗命不遵嗎？」

「嗯！好計策！」胡姬豎起大姆指誇讚。

黃鈞道：「胡姊姊！如果妳贊成，咱們就照計實施。」

「黃小弟！你有把握說動你老子嗎？」

黃鈞很有信心地說：「我絕對有把握。」

「可是東西在公堂，並不在我手裏呀！」

「胡姊姊！妳是怎麼啦？這還需要我明說嗎？當奇珍齋的人走在路上時，妳就將金菩薩刧去了呀！」

「是白天行刧呢？還是晚上？」

「當然是白天，就是明天上午……」

胡姬道：「大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沒那個膽子。」

「胡姊姊！妳說笑話了，區區幾個捕快還在妳的眼下嗎？何況我事先會交代，敎他們不要抵抗。」

胡姬很認眞地考慮了一番，然後作出結論：「不錯，這條計策很完美，有了你的協助，更是萬無一失。可是，我還有一點不了解，你這樣作，到底爲了什麼？」

「胡姊姊！當然是爲了討好妳呀！」

「討好我？你爲什麼要討好我呢？」

「胡姊姊，妳還要我說多少遍呀？我仰慕妳，只要是妳的事，我都願意全力去作，並無別的緣故。」

「黃小弟！不瞞你說，你的心機深沉得令人可怕。如果是友，就對我有利，如果是敵，就對我有害，到目前爲止，我實在沒有把握肯定你的心意是眞是假。」

「胡姊姊，難道要我盟誓你才肯信麼？」

「盟誓倒不必！不過，我必須先說一句難聽的話，如果你如此作，是別具用心的話，後果就非常可怕。」

黃鈞笑着說：「胡姊姊！妳太多疑啦！」

「好吧！你可以回去了，明兒一大早我給你消息。」

「這麼說，妳是還沒有下決定囉。」

「是的。這是一件天般大的事，不但關係我個人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芙蓉園的存亡絕續，我要愼重。」

「好吧！妳仔細想想也好。」黃鈞將杯中酒一口氣喝乾，一照杯底。「明兒一大早我恭候佳音。」

黃鈞走了，胡姬也相繼跟着離去。

所謂狡兎三窟，胡姬對黃鈞，還是防了一手。

江湖道上爾虞我詐的事層出不窮，胡姬不敢輕信黃鈞，那也不算是什麼新鮮的事兒了。

× × ×

這一夜很難熬，但裴振宇還是熬過來了。天剛亮，他就溜下了住樓，掩上門，順着櫻桃斜街走了好長一段路，他才遇上了一輛黃包車。

車夫將裴振宇送到胡子金的診所。胡子金睡眼惺忪，滿臉迷惑，他也許以爲他還在作夢未醒哩！

「振宇！」胡子金親熱地迎進他，看看寂靜的街頭，然後才關上了店門，「昨天你跑到那兒去呀？」

「回到櫻桃斜街去了。」裴振宇不好意思說出眞情，不由得說了個謊言：「原想小憩一番，竟然一覺到天亮。」

胡子金道：「昨天擦黑光景，蕭姑娘到我這兒來了。」

「哦？」裴振宇不免一楞。「她是專程來看我的？」

「是呀，却想不到將提督衙門的捕快也帶來了。唉……幸好你不在，眞是鬼使神差，振宇！你是一個福星。」

「怎麼說，蕭艷月已經被監視了？」

「那是當然的呀，我也太不小心了。」

裴振宇道：「胡大夫，我……想跟你談一點心腹話。」

「振宇！你是應該找個人聊聊，不過，在開口之前你最好想想清楚，我這個人是否值得信賴？」

「子金兄！」裴振宇誠懇地說：「恕我高攀與你稱兄道弟。偌大北京城，只有你最足信任了！」

「振宇！說句良心話，我若聰明點，就該離你遠遠的，我偏偏又……唉！這大概是緣份吧！」

「子金兄！一肚子的苦悶找不到一個知心的人傾吐，怪彆得慌，我今兒個可要吐個乾乾淨淨……清廷腐敗，天怒人怨……我在前幾年就參加了革命黨。時代改變了，讀書人不再是書呆子，我也能投身冒險犯難的行列。唐曉峯是同志，不是什麼親戚，他被捕，我奉命營救他，事情就是如此單純，想不到爲了一對金菩薩變得複雜起來。」

「振宇！往下說吧！」胡子金的態度很平靜。

「那對金菩薩是家傳之物，許許多多的人爲革命而毀家，我當然不甘後人，所以才典當一尊金菩薩營救唐曉峯，誰知道因爲這對金菩薩而引起軒然大波。」

「金菩薩的事，我已經聽說了，你的意思是……？」

「財帛是身外之物，我根本就不在乎，只希望不要害了唐曉峯，也不要毀了革命工作的基礎。」

「你的看法是對的，可是你的作法呢？」

「子金兄！金菩薩之一典當在奇珍齋，另一尊……」

「對不起，振宇，我要打個岔。」

「哦？」裴振宇眼巴巴地望着對方。

「現在你可以與我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事你千萬不要提，另一尊金菩薩放在你處千萬別告訴我。」

「爲什麼呢？」裴振宇大惑不解地問。

「如果你不說出來，那就成爲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的秘密，這個秘密對你很有用，甚至可以成爲保命護身之符。」

裴振宇張口結舌，他實在不明白胡子金話中的涵義。

「振宇！我可是說正格的，到今天你還沽着，就是因爲另一尊金菩薩還藏在你心裏頭，記住，千萬別說出來。」

「子金兄！我今天感到痛苦的事並不是因爲我週遭危機四伏，而是因爲我沒有一個可以信托的朋友。子金兄……如果連你都無法信任，那我還能在北京城裏待下去嗎？」

「振宇！你可以把我當一個可以信托的朋友，但你千萬不要告訴我有關另一尊金菩薩的秘密。振宇，我就講一句推托的話吧！那樣豈不是增加我心理上的負擔嗎？」

「好！我不說！」裴振宇痛苦地點着頭。

「我不說。」

胡子金道：「振宇！現在心平氣和地說出你的打算。」

「我想跟胡姬打開天窗說亮話，只要她將唐曉峯安全送出北京，我將另一尊金菩薩無條件地送給她。我手邊的三萬塊錢票也交給她，由她去贖取奇珍齋的那一尊。」

「振宇！你這樣作無異與虎謀皮。」

裴振宇吃驚地問道：「你是說胡姬不可信任？」

「是的。凡是江湖上的人都不可信任。」胡子金說得很武斷，他似乎對江湖上的人物懷有成見。

「子金兄！我是不見兎子不撒鷹。如果唐曉峯沒有安全離開北京，我不會輕易交出那尊金菩薩。」

「唐曉峯當然可安全離去，問題在……」

「只要唐曉峯能够安全離京，就沒有問題了。」

「你呢？」胡子金一根指頭戳在裴振宇的胸口上。

「我？難道胡姬會把我怎麼樣嗎？」

「振宇！你完全不了解人性的險惡。胡姬如果不願意讓別人知道她已經得到了金菩薩，一定殺你滅口。」

「她也許會這麼作，但我不在乎。」

「不在乎？你是說，不在乎你這條命？」

「是呀！我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振宇！說來說去你還是個書呆子，在你來說，只要能救唐曉峯出險，即便犧牲性命也無所謂。可是在革命的陣營裏這種情況又不一樣了，救出一個唐曉峯，却又犧牲了一個裴振宇，一個換一個，這並不合算呀！」

裴振宇心頭一震，胡子金這番話太有道理了。

「振宇！」胡子金殷殷地問道：「想通了嗎？」

「想通了，可是……我該怎麼辦呢？」

「振宇！我倒替你想好了一個主意。」

「哦！」裴振宇精神一振。「你快說來聽聽。」

「在許多想得到金菩薩的人當中，還有一個醴親王。」

「嗯！聽說他最愛收藏古玩珍寶。」

「在許多王爺當中，醴親王是最具實力的。在皇上面前能說話，不但能說，還有份量，連九門提督黃凱都受他的節制。我看，你最好是直截了當地去見他。」

「見他？」裴振宇吃一驚。「幹嗎呀？」

「跟他要道赦免令，赦免唐曉峯無罪。」

「子金兄！這……這……不可能的呀！」

「振宇！如果你以金菩薩作爲獻禮，就一定可能。」

「子金兄！你可能有所疏漏，這就叫做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如今唐曉峯是在胡姬的手裏呀！」

胡子金沒有去解釋，他臉上透露出高深莫測的神色，提出了一個問題：「振宇，你對我絕對信任嗎？」

「當然。」這個答案是不需要加以考慮。

胡子金道：「只要你信任我，你就該照我的話去作。」

「好的！」裴振宇欣然答應道。「何時去呢？」

「立刻。」胡子金說得很用力。

× × ×

一個夜晚就這樣過去了。對趙天行來說，這個夜晚不是長與短的問題，而是這個夜晚毫無價值。

因爲他在這個夜晚中毫無所得。

趙韻芬坐在她哥哥的對面，她幾次三番想打呵欠，却都忍住了。她覺得這不是應該顯露疲態的時候。

她認爲，哥哥一定會提出許多問題來共同研討。

「小芬！妳去睡一會兒吧！」却料不到趙天行說了這樣一句話。

「哥哥！咱們那能睡覺呀！要幹的事兒多着哩！」

趙天行淡淡地說：「小芬，沒什麼可幹的了。」

「沒什麼可幹的？這話什麼意思？」

「小芬！情勢很明顯，胡姬已經佔盡了優勢，我們硬爭也爭不過來。小芬，別勉强作不可能的事。」

「哥哥！你是說……咱們放棄了？」

「沒有。」趙天行的語氣非常決斷。

「哥哥！你怎麼反反覆覆的呀？」

「小芬！聽我說，咱們現在要作的就只有兩個字。」

「那兩個字？」

「等待。」

「哥哥，經常聽你說，處處要爭取主動，要找機會，不能等機會從頭頂上掉下來，如今你又說……」

「小芬！道理是活的，現在的情勢不宜我們動，動只有消耗精神，愈動反而愈受牽制……」趙天行說。

「我不懂。」趙韻芬困惑地搖搖頭。

「小芬！現在我很累，妳也很累，有道理也說不清楚，聽我的話，妳去睡一會兒，上午不會有事。」

「你呢？」

「我要出去走走。」

「一個人？」

「怎麼？妳還怕哥哥會迷路嗎？」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萬一……」

「怕萬一胡姬設下了陷阱是不是？」

趙韻芬道：「哥哥！你不能不防啊！她現在連絡了……」

「小芬！妳放心吧！她也是人，也會累，這個時候也一定在睡覺，大天白日，她玩不出什麼花樣的。」

趙韻芬還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低看頭，悶不吭聲地走進了內房，她對哥哥的話一向是言聽計從的。

趙天行又坐了一會兒，這才走了出來。

穿過了狹窄的胡同，來到街口，他叫了一輛洋車，叫車夫將他拉到琉璃廠路南，看樣子他是要去奇珍齋。

他去奇珍齋幹什麼？眞敎人猜不透。

趙天行的確是去奇珍齋，在門口下了車，他却是以背對着奇珍齋的門，觀望着早起忙碌的路人。

爲什麼不進去呢？因爲奇珍齋還關着大門哩！

奇珍齋並不是那種臨街的店舖，是一座深邃的四合院。琉璃廠路南的房子並不密集，因此奇珍齋四週都是空地。照例也是四週高高的院牆，只是比較起來，奇珍齋的院牆要高上三尺光景，那當然是爲了防盜而建的。

趙天行在屋簷下站立了一陣之後，開始圍繞着院牆轉起圈來，幹什麼呀？莫非在打量地形嗎？

看樣子很像，想想又不可能，趙天行豈是鷄鳴狗盜之流，縱使想得到金菩薩，也不至於採取這種手段呀！

再說，他即使自甘下流想採取這種手段也未必能成功，因爲奇珍齋對各種値錢之物保管的嚴厲是出了名的。

他差不多看了有半個鐘頭，才打算離去。

現在，他才發現當他在打量這座深宅大院時，竟然也有人在打量他，那是一個約莫六十左右的老先生。

趙天行不打算去理會，老先生却找了上來了。

「年輕人！」老先生和氣地問：「你在看什麼呀？」

「看這座院牆。」趙天行不得不答理了。

「牆有什麼好看呀？牆上又沒有花兒。」

「我是覺得奇怪，這牆爲什麼造得比別人的高。」

「年輕人！」老先生很神秘地問：「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我知道，是一家買賣古玩的店舖。」

「那不就結了嗎？古玩舖一定有很多值錢的玩意兒，深牆大院，門戶重重，才不會被盜賊所覬覦呀！」

「哦！原來是這個緣故，不過，若是眞有高手，這座牆就是再高上幾尺，只怕也擋不住哩！」

趙天行明知這句話不該說，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出來。

老先生霎了霎眼，低聲問道：「老弟貴姓呀？」

「我姓趙，名天行。」趙天行就是說不了假話。

「我姓賈，家就住在那邊，」老先生抬手一指。「有心請老弟過去坐坐，把臂一談，如何？」

這是很冒失的邀請，但是，趙天行却接受了。他早就看出對方的搭訕並非無因，也就索性打蛇隨棍上。

過去幾步，有一條小胡同，在胡同的深處，一座小院子，這就是賈老頭兒所指的「家」了。

一進院落就有一種幽靜的感覺，也有一種孤寂的感覺。趙天行很快就發現這座小院子裏再也沒有別人。

「老先生！府上的人都不在家麼？」

「趙老弟！就我一個人住在這兒。」

「哦！老先生一定是客居北京了？」

「不！」老人透現神秘的微笑。「我在這兒已經住了二十年了，左隣右舍的人都認得我哩！」

一個人住在這兒？幹嗎呀？趙天行心裏如此想，不過，他却沒有問出來，當然不可如此冒失。

「趙老弟！我在此地一住二十年，是有目的的。」

「哦？」趙天行沒有發問，這點耐性他還有。

「我的目的就是那座牆。」賈老頭說這句話的時候格外興奮。「你相信嗎？就爲那座牆我在這兒一住二十年。」

趙天行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姓賈的老頭兒是個賊，他想偷奇珍齋，所以在這兒租了房子觀察地形。他眞是一個有耐性的賊，當然，他也是一個沒有膽子的賊。

「二十年來我一直沒有找着機會。」賈老頭喃喃地說。

「你是說，沒找着機會翻過那座牆？」

「老弟！那座牆對我已經不算一回事。」

「哦？那麼你所說的機會是指：：？」

賈老頭兒打個手勢，阻止趙天行問下去。他站起來，在五斗櫥一個密櫃中拿出了一大捲紙。

那一捲紙有大大小小好多張，賈老頭將那些紙攤在桌上，還一一用鎭尺，硯台之類將那些紙壓住。

「老弟！你來看看。」老人的神態非常神秘。

紙上畫着彎彎曲曲的圖形，趙天行乍看不懂，再細看，不禁恍然大悟，原來都是畫的地形圖。

毫無疑問，是奇珍齋內部的地形圖。

「老弟！這是我化費二十年心血的成果，呶！這是中門，這是迴廊，這是一號庫房，這是二號庫房，這是三號庫房，最値錢的古物放在這個庫房裏。」

「老先生！你進入奇珍齋測量的嗎？」

「不！二十年來我接觸了奇珍齋裏面許多人，廚子，學徒，幹零工的，修房子的，搬運夫，從他們口裏一鱗半爪地打聽，我敢說這些圖比親自測量還要準確。」

「老先生！你這樣作有什麼目的呢？」

「呀！老弟！你這不是多此一問嗎？我是個賊呀！」

「老先生，你一定是在說笑話。」

「噯！我爲什麼要跟你說笑話呀？」

「如果你眞是賊，你早就該動手了。」

「那是因爲我一直找不到一個好幫手。」

「老先生！如果你眞是一個賊，那一定是最高明的，你如此有耐性，工夫下得這樣大，應該不需要幫手。」

「錯了。沒有一個好幫手，這件活兒準定失敗。」

「老先生！你要什麼樣的幫手呢？」

「嘿嘿！這個幫手我已經找到了。」

「哦？那我應該向你道喜啦！是怎麼樣一個人呀？」

「這個幫手就是你。」這原是意料中的答案。

儘管如此，趙天行還是故作吃驚狀：「嗨！老先生又在說笑了，我不是賊，也不打算作賊：：」

老人道：「你的確不是賊，但是你是最好的幫手。」

「何以見得呢？」趙天行竟然有了興趣。

「因爲你對那座牆也有興趣。」

「難道這就是作幫手的唯一條件？」

「不錯。我要找的就是對那座牆有興趣的人。」賈老頭繼續鼓吹他的計劃：「我安排得非常週詳，調查也非常仔細，庫房門上用的是什麼鎖我都知道。老弟！只要你一點頭就成了。不是我吹牛，保證滿載而歸。」

「萬無一失嗎？」趙天行眞的動心了。

「老弟！聽說過神偷賈貴成嗎？」

「聽人說過，莫非就是老先生你嗎？」

「是呀！」老人驕傲地點着頭。「二十年前就揚名江湖了。那時有人傳言，沒有人能够偷奇珍齋，我就不服氣。唉！想不到這一賭氣，就浪費了二十年的歲月。」

就算滿載而歸，這份代價也太高了。

「賈老先生！我現在明白了，你下定決心要偷奇珍齋，那麼，你是否拿定目標要偷什麼東西呢？」

「那倒不一定，卽使一片瓦也成。」

「老先生！你是爲了賭氣，我是爲了什麼呀？」

「當然是爲發財呀！我總不會讓你只得到一片瓦呀！」

「老先生！我能指定你，幫我偷一樣東西嗎？」

「當然可以，你想要什麼，儘管說！」

「我只想得到一尊金菩薩：：」

「嗨！」賈貴成用力一拍手。「你眞是行家，專挑最値錢的東西。好！我就替你偷到那尊金菩薩。」

「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何時動手？」

「今晚。」老人顯得興奮極了。

趙天行站了起來：「咱們何時會合？」

「擦黑時候你到我這兒來，別吃晚飯。」

「這是幹嗎呀？偷東西還一定要空着肚子嗎？」

「當然要飽餐戰飯，我的意思是，我要奉請你幾杯，同時我要將每一個行動細節都告訴你。」

趙天行告別走了，在他來說，這簡直是一

次奇遇。

× × ×

儘管昨夜很晚才睡，醴親王今兒個還是起得很早。邵機新也只得忍着一身疲累，在一邊侍候着。

「邵機新！」醴親王吸够了鼻烟，輕輕地喚了一聲。

「奴才在。」邵機新連忙移步向前。

「昨兒個忙活了那的，我猜想你也够累的，所以有一樁事兒也沒問你，今兒個可得要問問你啦：：」

「回王爺！您不說，奴才也明白，是奇珍齋的事。」

「嗯！」醴親王點了點頭。「你辦得怎麼樣？」

「我抽空兒過齊老頭兒，他挺狡猾，壓根兒不承認有金菩薩那檔子事。當時奴才因爲還要趕辦別的事，就沒跟他計較。待會兒奴才還要去找齊老頭兒談談。」

醴親王道：「什麼？齊殷中壓根兒不承認這碼子事？」

邵機新道：「是呀！不過奴才也要去查查這個消息：：」

「邵機新！」醴親王的臉色沉了下來。

「奴才在。」邵機新連忙低下了頭。

「關於這金菩薩的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回王爺！是王爺告訴奴才的呀！」

「那：：你是懷疑本王消息來源不確？」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奴才的意思，是：：是：：」

「好啦！好啦！」醴親王不耐煩地揮着手。「告訴齊殷中，本王待他不薄，這正是他知恩圖報的時候，而且本王是化錢收購，可不是強橫霸佔，敎他識趣點。」

「是！是！」邵機新一連聲答應：「奴才這就去。」

邵機新離開王府之後，並沒有立卽去找齊殷中，他了解那個老頭兒的脾氣，用大帽子扣他根本不管用。雖然他可以聽命行事，但是事情到頭辦不好還是他倒楣。

他想到了蕭艷月，因此他是去天橋。

蕭艷月起身也很早，也可以說她昨夜根本未睡，聽說邵機新來訪，她並沒有過份感到吃驚。「蕭姑娘！」邵機新見面先打哈哈。「昨夜睡得可好？嗯！看氣色倒是挺不錯的，嗯！眞不錯。」

蕭艷月只得展顏微笑：「喲！我的總管大人，有您在我脊骨上托一把，我還有什麼好怕的？」

「哈哈：：瞧你這張小嘴多會說話。」

「總管大人！你是來看看我，還是：：」

「你瞧吧！這張小嘴不但會說話，這小腦袋瓜子也挺管用的。不錯！你說對了，我是來看你的，不過：：」

蕭艷月道：「不過，也順便跟我談點別的事兒。對吧？」

「哈哈：：對呀！倒被妳猜着了。」

「總管大人！咱們可先說好，我不知道的事，你可別硬逼着我說，免得傷了咱們倆的情份啊！」

「艷月！你放心，咱們今兒個絕不談亂黨，也不談前兒夜裏發生的那件事，這樣總行了吧？」

「那：：那還有什麼事好談呀？」

「咱們倆來談談那幾萬塊大洋的事。」

「哦！他還沒來找我，他一來，我就會跟他提。」

「艷月！別把我看成貪財之輩呀！」

「總管大人！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明說呀！」

「妳可知道妳那朋友的幾萬塊大洋是那兒來的？」

「這：：這我可就不知道啦！」

「聽說，他拿了一樣傳家之寶去典當。」

「哦？這我倒沒有聽說，眞的沒聽說。」

「艷月！憑咱們倆的情份，我相信妳的話，可是，王爺不一定相信妳的話呀！妳不妨想想看。」

「王爺？這事連王爺都知道啦？」

「哼！京城裏頭大大小小的事那一樣瞞得了王爺？」

「哦！」蕭艷月輕應一聲，沒有接話頭。

「艷月！唐曉峯被人劫走了，但他還沒有出京，在九門提督的嚴密緝拿之下，他想出京簡直比登天還難。妳那朋友也是一樣。眼面前只有一個人能够救他。」

「誰？」

「王爺。」

「什麼？王爺肯救他們倆？」

「是的。」

「正格的嗎？」

「艷月！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笑話？」

「那：：那：：一點條件也沒有嗎？」

「艷月！妳眞精明，我就是喜歡妳這一點。嗯！條件是有的，很簡單，只要妳的朋友一點頭，就成了。」

「你說說看，有機會我再跟他說。」

「妳那朋友有一樣家傳之寶，是一尊金菩薩，他拿那尊金菩薩到奇珍齋典當了三萬塊大洋。」

「總管大人！你的消息可眞靈通呀！」

「我剛才就說過了，什麼事能瞞得過咱們王爺呀？」

「總管大人！請你往下說吧！」

邵機新輕輕咳了一下，清清嗓門，這才接着說：「咱們王爺最喜歡收集古玩，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很高興，只要你那朋友到奇珍齋把那尊金菩薩贖回來，再賣給咱們王爺，他要多少，咱們王爺就給多少，漫天風雲就散啦！」

「總管大人！事情就這麼簡單麼？」

「當然啦！身爲親王，說話那能够不算數呀？」

「好吧！我想法子找找他，把這事：：」

「艷月！這可得趕緊點，下午我就來討回話。」

蕭艷月道：「那可來不及，他在那兒我都不知道哩！」

邵機新道：「艷月！妳難道不關心妳那朋友的生死嗎？」

「當然關心。可是：：可是：：」

「別可是可是的啦！妳們女人辦事就是這麼拖拖拉拉的。艷月！我問妳，妳信不信得過我？」

「當然信得過。」蕭艷月只有這個回答。

「那麼，你將他的姓名，以及他原先住在那兒都告訴我，我帮忙妳找，我可比妳方便得多啦！」

蕭艷月考慮了一下，終於吐露了：「她姓裴，名叫振宇，他原先住在櫻桃斜街，詳細地點我可不清楚。」

「好！咱們分頭去找，要快呀！」

邵機新匆匆地去了，因爲他的目的已經達到。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邵機新一心想在醴親王面前邀功，費盡心機，總算找到了一些眉目，有名有姓有地址，只要找到裴振宇，還怕奇珍齋不認賬嗎？孰料他興冲冲地回到王府，竟然聽說裴振宇正在和醴親王在書房裏密談哩。

邵機新一楞之後，連忙問：「他是多早晚來的？」

「總管一去，姓裘的就來了。」

他又問下人：「我可以到書房去晉見王爺嗎？」

「王爺曾經吩咐過，任何人都不能擅進書房。」

當然，醴親王如此作是有原因的，因爲裘振宇登門求見的時候就說過一句話：有一件異寶要呈獻王爺，唯一的條件是——王爺必須單獨接見他，否則免談。

王爺接受了這個條件，侍衛人員也提出了要求——要搜身，以策安全。裘振宇也接受了這個條件。

現在談判正到了節骨眼兒上，以裘振宇的身份，能與醴親王平起平坐，這恐怕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你說，要我下一道赦免令，赦免唐曉峯無罪？」

「是的。求王爺開恩。」裘振宇並沒有忘記禮貌。

「你的話可就先後矛盾啦！你先前一直辯護唐曉峯無罪，現在又教本王赦免他的罪，這不是……？」

「回王爺！敝侄的確無罪，但他因亂黨之嫌而被執，又被人刦走。不明內情的人，總以爲他跟刦持的人是一黨，無罪也變成有罪了，所以要請王爺赦免。」

「辯得好！不過，你也許不明朝廷的規法，這道赦免令本王無權頒下，權在聖上，可不是那麼容易……」

「王爺在聖上面前，一言九鼎，只要王爺有意救人，聖上是絕不會刁難的，還請王爺開恩。」

醴親王笑着問道：「這一個法子是誰替你想的呀？」

「是小民自己想的，小民已被情勢所迫，走投無路，小民也聽說王爺一向慈悲爲懷，因此才敢冒險一試。」

「嗯，我欽佩你的膽識，現在不談赦免的事，先談談金菩薩，那尊金菩薩目下在你手中嗎？」

「只要王爺將赦免令頒下，小民立刻將金菩薩獻上。」

「怎麼？你膽敢跟本王討價還價？」

「回王爺，小民是險處求生，企望王爺恕罪。」

「嗯，赦免令本王可以在晌午時候辦妥，你那個時候帶着金菩薩再來晉見本王好了，去吧。」

「這……？」裘振宇面現猶豫之色。

「怎麼？你還怕本王設局，詐騙你的寶物嗎？」

「回王爺，小民萬萬不敢有此想法，不過，其中還有內情，王爺也許還不明白……強徒刦持敝侄，並非相救，而是想逼小民交出金菩薩，如今敝侄還在強徒手中。如果小民交出金菩薩之事洩漏出去，敝侄性命一定不保。」

「那……你教本王怎麼辦呢？」

裘振宇察顏觀色，相機進言：「回王爺，第一步應該先命令九門提督撤銷封鎖，停止緝拿。」

「目的何在？」

「目的在鬆懈強徒的戒備，一定會來找小民談判，那時小民再沒法套住對方，待時機成熟將他們一網成擒。」

醴親王托腮沉吟，似乎在很認眞地考慮裘振宇的建議。良久，他才開口問道：「你住在那兒？」

「爲了取信王爺，小民願意從現在開始，接受王爺的監視，直到……」

「裘振宇！」醴親王的臉色倏地沉了下來：「關於唐曉峯參加亂黨，企圖推翻清廷，本王屢次接到密報，並且也獲得鐵證……當然，本王也清楚，這一小撮不知死活的人想要推翻清廷，那是作夢，如果唐曉峯知過能改，以後不再參加亂黨活動，本王到朝上去討一張赦免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問題是，你的誠意不夠。」

「回王爺！小民那敢有半點欺矇之心。」

「裘振宇！你還要強辯嗎？」醴親王的臉色更難看了。「本王問你，金菩薩到底一共有幾尊？」

「兩尊。」裘振宇不得不據實回答。

「其一典當在奇珍齋，其一藏在何處？」

「這……這個秘密小民還不能亂說。」

「你剛才口口聲聲要將一尊金菩薩獻本王，是那一尊？典當奇珍齋的那一尊？還是密藏的那一尊？」

「是……典當奇珍齋的那一尊。」

「你將一尊金菩薩典當奇珍齋，已不是秘密，你還以爲本王無法得到那尊金菩薩嗎？」

「以小民所知，奇珍齋信用卓著，即使王爺使用強權，奇珍齋的店東也未必肯就範，何況，如此作也影响王爺的聲威，王爺在行事之前，最好還是三思，三思。」

（未完）

暗器雜談

閻王刺・太極針

海雲

近代的武林高手，首先推重鏢師，就因爲有資格保鏢的師傅身經百戰，他們有時以寡敵衆，另外一些時候，跟匪幫苦鬥，亮出兵器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鬥得非常兇，習慣了保鏢生涯的武林高手，當然是另有一套。

清末民初，有些大師傅從鏢師變成拳師，孫玉峯就是其中一個，事實上在江湖稱霸的人，不止孫玉峯，不過，他除了做保鏢還做拳師，而且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精武體育會教授拳脚，指導後輩，練武之人，不管是否親眼看見過他老人家，都有這種感覺，認爲他是一個十分傑出的高手，但以孫玉峯本人來說，却非如此，他經常很謙虛的說：「我並非威震武林的人，事實上也沒有這種資格，如果說我手上有些斤両，只是說我的刀法比較靈活吧了，至於拳脚，我並非特別出色。」

驟然聽了進耳，也許你會覺得他說的是謙話，實際上確是事實，你再聽聽孫玉峯說的另外一番話，便知道他除了謙虛之外，所談的還是事實，他在另一晚閒談之際，如此解釋：「兩人抓着武器較量高下，我的手上有一把刀，能夠抵禦任何一種堅強的武器，對方就算有甚麼絕招施展出來，我都能夠應付，就因爲我花了很長的時間練習刀法，有充份的自信心，至於拳脚，那就不同了，江湖上有些人苦練一招，或者連環踢出十多脚，又或花十年八年的時間練習鐵沙掌，可以一手插進黃牛的腹部，把牠的腸臟拉出來，碰着這種人，我就沒有把握取勝，更重要的是這一點，中國武功裏面能夠一招傷人的功夫，有百多種，假如他說清楚自己最擅長的是那一種，還可以應付，不過，對方十分陌生，自己無法摸清楚他的拳脚門路，更加不知道他擅長的一招是甚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交手，那就實在很難說一定打贏的，不但我有這種感覺，對方也有這種苦衷，一句話說，中國的拳脚有許多特別古怪之處，經過苦練多年，更加出色，防不勝防。」

孫玉峯師傅說這番話，含有警誡意味，勸告他的門人不要自高自大，隨意跟別人交手，他說得如此謙虛，實際上含有警惕的意味在內。

孫玉峯特別指出這一點，兩人交手，互相纏着打鬥，有時會倒地打滾的，將跌未跌之際，認眞危險，有些人故意纏着倒地打滾，施展絕招，一脚踢在要害上面，不死也受重傷，故此，他認爲除非爲勢所迫，切勿碰頭就互相糾纏，倒地滾個不停，還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有些人並非在將跌未跌之際施展絕招，而是互相抱緊倒地打滾時，愈滾愈遠，連滾一百多次，幾乎滾到氣絕，沒有這種功夫的人，多滾幾次，頭暈眼花，那時就會弄到手軟脚軟，無力再鬥，但有這種情形發生，當然是屈居下風。此外，還要注意到對方身上是否有甚麼暗器

收藏，在打滾的時候，脫穎而出。最常見的一種暗器叫做閻王刺，這種刺的形狀沒有甚麼古怪，只是三寸長的尖刺，它附連於一個鐵環，換句話說，有一個鐵環在中央的一部份伸出一條尖刺，喜歡使用暗器的傢伙，先行把這個鐵環穿在身上，等於腰帶，外邊再穿長長的棉袍，把它罩住，不容易發覺，特別是北方，天氣寒冷，身上穿的衣裳比較厚，更加看不出來，假如兩人打鬥，他故意賣弄玄虛，使對方發招，然後乘機抱住對方的軀體倒地打滾，滾了兩滾，他的一雙手就伸到對方背後，使它壓緊對方的軀幹中部，那條長達三寸的鐵製尖刺，就會穿過棉袍，還穿破對方的衣裳直刺進去，練習過這一招的人，多數是看準對方的小腹在甚麼地方，然後發招，希望那條尖刺插進臍孔，一插就倒地身亡。

綜合上述各點，可見拳脚無情，有時一個渾身是勁的師傅，貼身打鬥，也會死在別人的暗算之下，反而比不上明打明的用刀或棍棒分出勝負來那麼安全。

很少人有這種偉論，多數人都覺得赤手空拳互相搏鬥，比較用刀劍之類的武器打鬥安全得多，但在事實上，孫玉峯師傅所說的話，確有價值，懂得武功的人，一個握刀，一個握棍，如此打鬥，沒有甚麼詭計，反而赤手空拳搏鬥，會有另外一些十分恐怖的絕招施展出來，不容輕視。

說到這裏，順筆談談南洋各地的浪人最喜歡使用的一種武器，它並非長棍或大刀，而是一條圓木，那條圓木的長度僅有四寸，兩邊都是鈍的，毫無尖刺，不善於使用這種武器的人，把它握在手中，簡直不知道該如何運用，事實上它太短了，不能夠稱做短棍，握住圓木的一端，剩下來的另外一端只有兩寸長，既不能擋，又不能衝，無從發揮短棍的威力，可是，那些浪人抓着圓木就打得非常燦爛，實在使人驚異。

何以赤手空拳的人不容易鬥得過兩條圓木呢？就因爲圓木的一端握在手中，剩下來的一邊，就算它非常之短，兩寸已經太長了，只有一寸，仍有很大威力，比較拳頭或手掌，厲害得多。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一拳打向對方的肋骨，未必使對方受傷，就因爲拳頭並非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一點，圓木就不同了，它向肋骨插去，有如棍尾，隨時把對方的肋骨打斷，如果圓木放橫拍打一個人的咽喉，即是打氣管或聲帶上面，更加沒法抵擋，在另一方面，圓木打在臉上任何一處，都會發生劇痛，入眼則爆眼，擊中鼻樑，鼻樑骨折斷，沒法呼吸，如果圓木向上下顎的牙齒重擊一下，恐怕十多隻牙被打斷，連根拔起，弄到滿口鮮血。還有一個絕招，左右手握塊細小的圓木，向耳朵一拍，那種損害更大，練習過武功的人，都無法忍受，這個絕招就叫做「金鼓齊鳴」。

南洋羣島的浪人，往往隨身携帶四寸長以及一寸直徑的圓木，把它看做貼身打鬥的武器，想得那麼刁鑽，實在難以令人入信的，但却有這麼一回事。

孫玉峯師傅警告所有門人，切勿在外邊滋事，隨時打鬥，他只是指拳脚上面的絕招而言，沒有包括各種看不出來的暗器在內，所有練武的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明刀易擋，暗箭難防，並非虛語。

最後，談談太極針，這種東西雖然叫做太極針，却不是太極門所獨有的，不過因爲它的形狀跟太極相似，以此定名而已。這種東西的本體有如扁球，又或圓球，務求它容易握緊，有一根長針，兩端尖銳，貫穿它的中部，握住小球，向前衝刺或者放橫插去，都是很有威力的，夜間作戰，光綫較暗，不容易看得出那根尖刺，很容易就會受傷，尖刺的兩端各長半寸，給它在身上任何一處插中，那種傷害，非同小可，就算預知對方握着太極針作戰，仍然不易取勝，何況事前毫不知情呢？當然是打輸了，實情如此，武林中人都把它看做兇險的武器，擅長使用它的人，還有這種本領，能夠把它脫手飛出，看做變相的飛鏢。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第十一誡（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在三個青年歹徒口中，追問出安達的下落，追踪到一處僻靜的海灣，把安達擒獲，向他追問李小珍的下落，安達承認當初李小珍同意向我失踪，要向她父親李雲龍敲詐一筆，但在他們還未採取行動時，李小珍忽不知所踪，安達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司馬洛提醒他是否有什麼人知道了他們的計劃，趁機綁走李小珍，安達沒答覆司馬洛這一問題，却趁機逃走，司馬洛苦苦追趕，但終給安達逃去，司馬洛沒法，打電話叫梁芬妮叫李雲龍與他聯絡，梁芬妮取笑他昨晚與安妮去了何處，安妮定然很快樂了——

死兩條人命　追一條綫索

「她還滿意，」司馬洛說，「現在別廢話了，替我打這個電話。」

「你等着吧，」梁芬妮說，「我相信，他會聽我的電話的，我可以對他說我害了急病之類。」

在大約十分鐘之後，電話亭的電話就響起來了，果然是李雲龍打來的。

「眞對不起——」李雲龍說。

「別廢話了，」司馬洛說，「你有沒有心臟病？」

「沒有，爲什麼——？」

「血壓高？任何會使你進醫院的病？」司馬洛說。

「也沒有血壓高，」李雲龍說，「糖尿病倒有的，不過不很嚴重。」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馬上就要糖尿病發作，進醫院去，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和任何人通電話和聯絡。你辦得到的。你一定認識一些心腹的醫生。」

「爲什麼我要這樣做？」李雲龍問。

「因爲事情可能弄僵了，」司馬洛說，「我逼得太緊，他們可能也來逼你，你不方便答覆，如果你進了醫院，他們就不能逼你，可以拖一拖，你現在就暈倒吧，裝得像一點，讓公司裏的人都知道。」

「我不能這樣做，」李雲龍吼道，「如果人家以爲我有生命危險，那麼我的公司發行的股票——」

「媽的，你要女兒還是要股票？」司馬洛吼道，「想一想，假如你得回了你的女兒，嫁給闊家，你的生意會有多大的發展！」

到底是一個天生的商人，司馬洛這樣說，就似乎比較打動他救回女兒更有效了。李雲龍說：「好吧，既然你認爲應該這樣做……」

「當然認爲應該這樣做才叫你這樣做了，」司馬洛說，「而且要馬上就做，我們沒有這許多時間的。」如果安達是在已經逃了回去見他的同黨[illegible]，那他們可能馬上就要對李雲龍施壓力了，他們也許會再向李雲龍要一筆大的錢，而且不會給他太多時間，錢一到手他們也許就會沒有了消息，而且[illegible]也不會回來了。

「好吧，馬上。」李雲龍嘆了一口氣。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又回到車子上，開走了。

× × ×

這邊，在他那間巨大而豪華的私人辦公室

裏，李雲龍也把聽筒放回了，苦着臉，取出一條手帕來揩抹臉上的汗。

司馬洛叫他演戲，他却不是演員呀。

門給輕輕敲響，一個鼻架眼鏡，美麗年輕而時髦的女郎走進來。她說：「董事長，他們在等你開會呢，如果你……咦，你怎麼了？不是覺得不舒服吧？」這個女郎就是李雲龍的女秘書。

李雲龍的臉色的確不大好看。

「呃……」李雲龍吶吶着，「是有點不舒服的，你知道我的病有時——」

「要不要找醫生來？」

「還是不必了，」李雲龍說，「開好了這個會，我就到醫生那裏去。」

他站了起來，女秘書就領先走在前面。她還是有點擔心李雲龍，所以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看看他。當她回過頭來時，她却看見李雲龍已不是在走路，而是扶着一張桌子，痛苦地喘着氣。

「董事長……」

李雲龍的同答就是「隆」的一聲——他一交摔在地上了。幸好那地上是鋪着厚厚的地毡，摔下去就和倒在床上差不了多遠的。不過如果不是這樣，李雲龍就不會摔得這樣重了。

由於她是女人，所以這女秘書也有着女人的典型反應。她尖聲叫了起來。但是隨卽，一個大機構最高女秘書的高度處事效率就發揮出來了。她馬上衝到李雲龍身邊跪下，扶着他。

她並不企圖把這一具她拖不起的軀體抱起來，而祇是把他扶好，使他比較舒服地在地毡上躺着。

「韋醫生……」李雲龍有氣無力地說，「韋醫生……」

她也知道韋醫生是誰，而且她也非常能幹地跑進李雲龍的寫字間裏，找到了韋醫生的電話，打給韋醫生。她告訴了韋醫生李雲龍的情形。

「奇怪，」韋醫生說，「他的病並不那麼嚴重呀，也許是工作過勞或者是別的事情了。我爲他召一部救護車來吧，我會在醫院等他，安排他轉到私家病房的，現在你先——」他對她作了一連串護理的吩咐。

她放下了電話，在旁邊看護着李雲龍，依照韋醫生的吩咐作了以防不測的措施，然後拿起內綫電話，打到外面的會議室去，把那些正在等候繼續開會的高級職員們都召進來。

反而這一羣大漢，一見這情形就手忙脚亂，鬧作一團，什麼建設性的事情都沒有做得出來，徒然增加了空氣的汚濁程度。

最後，救護車就來了，把李雲龍接到了醫院去。

自然，由於他是給救護車接去了的，所以他就由政府醫生急救了。李雲龍繼續裝暈，使那些醫生莫名其妙。他們明明驗出他並沒有毛病，也知道他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所以就把他交給他的私人醫生去攪了。

在私人病房的病床上，李雲龍張開了一邊眼皮對韋醫生微笑。

「李雲龍，你究竟在攪什麼鬼？我早懷疑你是在假裝的。」

「我要昏迷不醒，」李雲龍說，「直到我告訴你我要醒了，你才把我弄醒。你得幫我這個忙，老韋。」

「這又是一個炒股票詭計？」韋醫生說。

「不是的，」李雲龍說，「我另有難言之隱，不過如果我的股票因此而下跌，你不妨大量入貨。」

「用苦肉計追女秘書？」

「別那麼壞心眼好不好？」李雲龍沒好氣地說，「總之將來我會向你解釋的，總之目前我要昏迷，不能和任何人交談。」

「好吧，我給你注射一劑鎮靜劑好了，不過先警告你，這一張賬單，我一定放膽開的。」韋醫生狡猾地微笑。

「我給你好了，」李雲龍說，「反正你也從來沒有對我大減價過。」

「經過這一次，」韋醫生說，「你就會知道我以前的收費是多麼便宜了。」

李雲龍閉上眼睛繼續昏迷，直到後來，一針刺進了他的屁股上，他的眼睛才「霍」的張了開來，而且差點叫出聲來了。

「我的天，」他呻吟着說，「世界上有這麼粗的針？」

「價錢貴，針自然粗一點，」韋醫生吃吃笑，「這樣，你自然會覺得物有所值了。現在，你的美麗女秘書正在外面等消息，我應該怎麼跟她講？告訴他董事長今後需要多一點女性的慰藉？」

「別胡鬧好不好？」李雲龍說。跟着，他就開始覺得飄飄然了。那藥力是發作得很快的。他是眞的開始「昏迷」了。

韋醫生等他睡着了之後，才出去把他的女秘書召進來。

「他怎麼樣了？」女秘書關心地問。

「馬小姐，你是馬小姐嗎？」韋醫生問。

「馬佩貞。」

「馬小姐，」韋醫生說，「你也看到，他現在仍然沒有醒。不過，他是沒有危險的，我已經替他注射過了。他主要的毛病是工作過勞，擔心太大了，就讓他在這裏睡兩三天，鬆弛一下，就沒事了。」

「但，公司裏的事——」

「你去管好了，」韋醫生說，「難道連性命也不要嗎？祗要不是需要付錢的事，你總可以替他應付過去的。」

「如果有一定要他自己解決的事呢？」馬佩貞問。

「那就拖一拖好了。」韋醫生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還是以前的梁芬妮好，她總是以他的健康爲最重要，怪不得李雲龍娶她了。」

馬佩貞的臉有點紅。她皺一皺鼻子：「但我並不打算嫁李雲龍呀。」

「現在你同公司去替他照應着好了，」韋醫生說，「他家裏我會通知的，我和梁芬妮很熟。」

「我已經打了電話通知了，」馬佩貞說，「現在她正趕來。」

「你果然是個能幹的女秘書。」韋醫生的手忽然在她的屁股上一捏。

拍！他的臉上馬上着了一個閃電般快的巴掌。

韋醫生摸着臉呆在那裏，馬佩貞則踏步走掉了。

但卽使如此，韋醫生還是沒有生氣。後來，他還露出了一個微笑。美麗的女人，似乎摑他一掌也不會太痛的。

在馬佩貞走了之後，梁芬妮就來到了。

× × ×

司馬洛推開那座木棚的門，裏面的三個人就都靜了下來，不敢再繼續掙扎了，雖然他們的掙扎至今還沒有什麼成績。司馬洛是把他們縛得很緊的，沒有那麼容易掙脫。不過司馬洛的來到，却使他們鬆了一口氣。司馬洛答應過會同來放他們的，現在司馬洛就同來了。由於他們是對司馬洛說了眞話的，所以他們就覺得，司馬洛沒有什麼理由會不放他們了。

司馬洛對他們微笑：「唔，我看，你們一定已經很累了，是不是？但是很抱歉，你們還不能走。」

其中一人呻吟一聲，苦着臉看着司馬洛。

「先生，你究竟想怎樣？我們不是已經很合作了嗎？你沒有找到飛機堅？」

「我找到了他，」司馬洛說，「但可惜的是，又給他溜掉了。現在我要你們再帮我一次。他逃走了，他會躲到什麼地方去？你們告訴了我，我就放你們。」

「我們又不是他，」那人痛苦地道：「怎麼知道他是逃到那裏去了呢？」

「動動腦筋，想想吧。」司馬洛說，「你們和他相熟，你們應該比我知道得多的。想一想，他有什麼地方可以躲的？」

三個人面面相覷。他們覺得眞是痲煩透了，但是肉在砧上，也沒有辦法。司馬洛命令他們動腦筋，他們也祇好動起腦筋來了。

「快點，」司馬洛說，「我沒有時間了，我得馬上找到他，別拖延。」

「他沒有什麼地方好躲的，」其中一人終於說，「他出了事，他祇有來找我們。現在他不能來找我們了。」

「他另外有一黨的。」司馬洛說，「他正在和另一帮人在幹着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那人問。

「可以値到幾十萬元的大事。」司馬洛說。他不能說出那是一件什麼事，祇能說出價錢來。

那人搖頭：「我不相信，如果他另外有人，爲什麼他要找我們來替他出頭呢？」

司馬洛愕在那裏了。這人說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如果安達是和另一帮人合作把李雲龍的女兒藏了起來，而向李雲龍進行勒索，那麼，他要把司馬洛打一頓，似乎找那另外一帮人來行事會更適合了。

「他以前是那種擄人勒索，逼良爲娼的人，」司馬洛說，「那種朋友他一定不少的。你知道他最近常和那一些人來往？」

那人又搖頭。「他已經和他們斷絕了，他可以說——」有點嘲諷地，「已經改邪歸正。最近他也常常對我們說，他不會再做什麼壞事了。我們還笑他是傻瓜。」

那麼這和安達在浮台上所講的話是脗合了。安達不是表示他想和比杜絲結婚的嗎？司馬洛仍然不大相信自己的判斷力那麼差，會給安達騙倒。他仍然相信，安達在浮台上說的是眞話，既然如此，那爲什麼安達又要走？他究竟要逃避什麼？

忽然，司馬洛的腦筋變得很混亂了。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推測，祇有找到安達，可以把這許多疑問解開。他咬牙切齒地說：「找到他是最重要的，你們告訴我，他可能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我們實在不知道。」那人苦着臉。

司馬洛抓起了地上一條木板。那木板還有發銹的釘子嵌着的。他把這木板舉起來：「既然你們不給我面子，我祇好給你們一點滋味嚐嚐了！」

馬上，三個人的臉上都出了更多汗。

「不要，」另一個人哀求地叫着，「他眞的沒有什麼地方好躲的。除非他是回到了他的哥哥那裏。」

「他的哥哥？」司馬洛的眉毛抬了一抬。

「是的，他的哥哥，他有個哥哥的，他們是兄弟兩個人。」那人說，人就是怕逼的，現在一逼，綫索就出來了。

「他的哥哥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他是個正經人，」那人回答，「開一間修理汽車的工場。不過，他們兄弟却不大合得來。」

「怎樣合不來？」司馬洛問。

那人聳聳肩：「他哥哥是個正經人，以前常常干涉阿堅的行動，要阿堅跟着他在修車廠做事，阿堅反感，結果兩個人就鬧翻了。不過有時候，阿堅手頭緊，也會去找他，聽他教訓一頓之後借一點錢。」

「他這哥哥叫什麼名字？」

「阿康，徐國康。」

「地址？」

這人也告訴了司馬洛，他們和安達是很久的朋友，也認識安達的哥哥阿康的，事實上，有時車子有毛病，也會去光顧一下阿康。

「除了他哥哥那裏之外，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司馬洛問。

「眞的沒有了，」那人回答，「就是有，也是我們不知道的了。也許，他交了些新朋友吧。」

司馬洛沉思着，而還是那個問題在困擾着他。如果安達是交了些新朋友，和這些新朋友合作把比杜絲擄去了的話，那安達爲什麼又要找這三個人來對付司馬洛呢？

爲什麼？許多個爲什麼？

「現在你可以放我們吧？」那人哀求着。

「不行。」司馬洛固執地說。

「你究竟想怎樣？」那人痛苦地說，「你不放我，我們會死在這裏的，我們已經告訴了你眞話呀！」給打了一頓之後又給縛在這裏，那滋味是眞不好受的。

「你們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並不打算殺死你們，到了我認爲適合的時候，我自然會放你們了。」

「放我們有什麼關係？」那人說，「我們不會再和你作對的。」

但是司馬洛沒有回答他，祇是走了出去。三個人恨恨地低聲咒罵起來，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祇好在那裏等下去了。他們祇有等司馬洛回來放他們。

而司馬洛自然去找安達的哥哥阿康了。

× × ×

那間修車房是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上，兩旁都是古舊的四層樓宇，這條街祇有一個進口，另一頭則是大約二十級的石階，通到另一條與它成爲直角的大路上。行人可以沿着石階上去，汽車却是不能直通上去的，也因此，根本不會有車子路經此地，街的兩旁，停滿了待修的汽車，這裏除了阿康的修車工廠之外，還有另外二間同樣的，其餘就是五金工廠之類。

司馬洛去到的時候，阿康並不在那裏，祇有他的妻子在着。一個很年輕的女人，看來不超過二十五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而且還快要有第三個了。她大着肚子，正在餵兩個孩子吃飯。

這才忽然提醒了司馬洛，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對於有些人早已經是吃午飯的時間。而他還是沒有吃過一點東西。他的肚子已經相當餓，也許他是應該去找點東西吃吃了。不過，事情在逼着他，他還是要先辦好了這件事。

阿康的妻子樣貌很平庸，但微笑起來的時候很可愛，良善在她的臉上充滿到像要滴下來的蜜糖。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麼良善，連一隻蒼蠅也不願意殺死。

「阿康出去了，」她微笑着說，「你找他有什麼事呢？」

也許他不在也好，他的妻子看來不善於說謊，尤其是她是大着肚子的。阿康也許會包庇他的弟弟，但他的妻子一定不會拚着兩條命而這樣做吧？

「我……祇是有點生意上的事情，」司馬洛說，「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她抬頭看看鐘。「差不多了，如果你可以等，不妨在這裏等等他。」

「好吧，」司馬洛點頭，「我等等他。」

「請坐，」她要起身去拿一張椅子，司馬

洛連忙自己去拉來了一張。她又說：「在這裏吃飯好不好，不要客氣。」

忽然之間，司馬洛感到很大的誘惑，極想接受她的邀請，但是他搖搖頭。「用不着了，我剛剛吃過。」很客氣的一句謊話。

他環顧店內，那裏面的汽車零件多如山積，有四五個學徒的工人正在作着。他說：「這裏生意還不錯。」

她聳聳肩：「總算可以維持生活吧了，也沒有什麼大出息。」

「你知道嗎？」司馬洛說，「我也認識阿堅的。」

她的表情忽然有點生硬，動作也有點生硬了。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向兩個孩子餵飯。

司馬洛撫撫那個比較大的，大約五歲的孩子的頭：「小朋友，有見到堅叔叔嗎？」

「誰是堅叔叔？」孩子迷惑地看着他。

母親的表情就像要哭出來似的。她低聲說：「他們不認識阿堅的。」

司馬洛有點失望了。卽使這個良善的母親會說謊，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也不可能說謊得那麼好的。

司馬洛聳聳肩，道：「我聽說阿堅已經回來了。」

「誰說的？」她詫異地看着他，「阿堅怎會到這裏來呢？」她說話的聲音降低了下來，似乎不想讓孩子們聽到。

「他不會回到這裏來嗎？」司馬洛問。

她搖搖頭。「當然，如果他肯學好，他是可以回到這裏來做事的，阿康給他一份工作沒有問題，但是他這個人——」嘆了一口氣，「就是不長進，阿康回來時你最好別提他，阿康也許會不高興的。」

「那麼，」司馬洛說，「原來你們和阿堅是已經失去了聯絡了。」

「也沒有什麼好聯絡的，」她又聳聳肩，「他已經是一個大人，而且，他出現也總是來要錢的。」

「實在我也好久沒有見過阿堅了，」司馬洛說，「你可知道究竟在哪裏可找到他嗎？」

她又聳聳肩：「我不知道，他從來沒有說，我們也從來沒有問，反正我們也沒有需要去找他的。」

司馬洛更加失望了。他的旁敲側擊的探問，並沒有什麼收穫。祇是更進一步斷定了安達並沒有回到這裏來。

他望望店子的後面，那裏面截了一半作爲住家，還有一度樓梯通到上面的閣樓去。閣樓上面，也同樣是住宿的地方，安達有沒有可能躲在那後面或者閣樓上呢？他站起來，無聊地在店內走來走去，一面說：「這地方面積倒不小。」

「是呀，」她說，「是舊樓，而且租錢也不多，不過，業主終有一天要收回拆建，那時要找新的舖位，可就很痲煩了。」

司馬洛走近了那樓梯，然後猛的回身看着她，但這個女人並沒有一點心虛的表示，看來，如果安達是眞的躲在這上面，那她的演技是眞好了。但司馬洛還是不肯放棄，他又問道：「我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間嗎？」

「直進後面了，」她頭也不抬地說。

司馬洛一直走進裏面，經過了後面的間隔，那用板間起來的房間，門口的垂簾也張開着，可以看到裏面並沒有人在着。他再走出了外面，外面就是天階，天階旁邊一間屋子就是洗手間了。

司馬洛進去用了洗手間，再出來，站在天階上呆看着閣樓的窗子。那窗子却是半掩着的，看不見裏面有沒有人。可惜司馬洛又找不到藉口上去看看。

他正在那裏看着的時候，後面忽然有人粗聲問：「什麼事？」

司馬洛吃了一驚，轉過身來，看見天階的後門已經打開了，門口站着一個人。顯然這度門根本未鎖，祇是虛掩着的。站在門口這個人，就是安達的哥哥阿康了。

阿康身上穿着一件寬闊的夏威夷恤，一條短褲却是舊舊的，裝扮很老實。頭髮剪得短短的，其中已滲雜了不少銀白。他看上去，和新潮青年安達是那麼不同，然而一望就知道他們是兄弟，由於面部輪廓以及神態都是那麼相像的。他看來比安達老得多，雖然司馬洛知道他不過比安達大六年，也許這就是用正當行業去謀生的吃虧之處吧——必須十分捱苦。

阿康也出奇地打量着，奇怪這個人是爲什麼會出現在他的天階裏，東張西望。

「哦，康哥，」司馬洛說，「我是來這裏找你的弟弟阿堅的！」他故意提高聲音說話，一面很用神地注意着，一面注意阿康的反應表情，另一面注意閣樓上的窗內，有沒有人會因爲聽到了他所說的話而有所動作。

阿康的反應是很明確的。他的臉一沉，說：「我沒有這樣一個弟弟。」

看來他這個人的脾氣並不好。

「我知道你對他也許不大好感，」司馬洛誠懇地說，「但我是有很要緊的事，急於要找到他的。」

「他欠你多少錢？」阿康不屑地看着司馬洛。

「不是這個，」司馬洛說，「我找他是對他有好處的。」

「這倒新鮮了，」阿康說，「他的朋友之中，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是對他有好處的。」

「我也不能算是朋友。」司馬洛說。

「你是——警探？」阿康問。

「也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我不能及時找到他，那警探也許就會來找他了。他闖下了瀰天大禍，而這不是他一個人應付得來的禍事。」

阿康苦笑着聳聳肩：「很可惜，我却是最找不到他的人。而且，他的事，我也早已不管了。」

司馬洛站在那裏看了他一會，阿康也困惑地看着他。兩個人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司馬洛那是一種預感，總覺得綫索應該在這裏，他是應該留在這裏的，雖然阿康却是很明顯地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

阿康則是另一種感覺，覺得這是一個特殊的來客，不像他的弟弟的那些其他豬朋狗友，不能就這樣輕蔑地把他趕走的。

「他正在逃走！」司馬洛說。

「這不是新聞。」阿康一面走進屋裏一面說。

「這一次却是一件大新聞，」司馬洛說，「這一次他是逃走也解決不了問題的。」

他們進了裏面，阿康的兒子圍過來叫爸爸，他的妻子問：「吃不吃飯？」

阿康微笑：「我已經說過，我在外面吃了飯回來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她說，「我去爲你倒杯茶來吧。」她放下碗筷，走到外面的天階去了。

阿康走過去對那些學徒問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兩個孩子一直抱着他的腿子。司馬洛奇怪，安達爲什麼又不肯過這種生活，和阿康一樣，又有什麼不好。不過這是很難講的。譬如有人問他結婚有什麼不好，他也回答不出來，他祇是不能給一個女人絆住，而且一想到就怕。

阿康問完了他要問的，又走回來，推着兩個纏腿孩子：「好了，到媽媽那邊去洗澡。」

兩個孩子還是不肯走，他的妻子在後面叫了一聲，他們就去了。

阿康回到司馬洛的身邊，拉兩張椅子和他一起坐了下來，取出香烟來，給司馬洛一口，自己要一口。司馬洛注意到那是一種中等價錢的香烟。阿康看來還有儉樸的美德。兄弟雖然同是從一個地方出來，有時分別却會大到天和地一樣的。

阿康吸着香烟，等着。司馬洛說：「這一次，阿堅是逃得很狼狽了，他一生大概從沒有這樣狼狽過。你能夠告訴我他是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嗎？」

阿康祇是看着他。

「我已經說過，我找他是有好處的，」司馬洛說，「為了許多人的利害關係，我也不想說得太詳細了。我祇能告訴你，他是拿去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的主人急於要找回來，他交出來，那就什麼事都沒有，他逃，給找到時，我也不敢保證發生什麼了。」

阿康深深地吸着那根香烟，說：「我早已說過，我不會再管他的事的。我沒有他這樣的兄弟！」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等着。如果阿康眞有此意，也不會讓他在這裏坐這樣久了。有些人嘴巴常常說自己要做的事，往往就正是自己做不到的事。

後來，阿康終於說：「如果是這樣，他應該會逃到我這裏來的。但他並沒有來。」

「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逃？」司馬洛問。

「如果有，我就不知道了，」阿康說，「誰知道他交了些什麼新朋友？我已經五個月沒有見他，如果不是借錢，他也不會回來。」接着打量着司馬洛：「你是私家偵探？」

「為什麼認為我會是私家偵探呢？」司馬洛問。

阿康聳聳肩：「我也有過一段荒唐的日子，我並沒有忘記某一類人的模樣。」

「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私家偵探，」司馬洛說，「不過，你得把你所知道的私家偵探再乘三，因為，當我不擇手段的時候，我會很殘忍的，不過目前，我祇是想幫忙阿堅。」

阿哥頹喪地搖搖頭：「我是明白你的意思的，我知道阿堅這一次也許是騎上了虎背了，我也希望你能把他扶下來，很可惜，我却不知道那裏可以找到他，眞的不知道。」

司馬洛聳聳肩：「既然你不知道，那也沒有辦法了。但萬一他回來找你，你能不能通知我一聲？」

「怎樣和你聯絡？」

司馬洛給了阿康一張名片。「這上面的電話是傳呼服務社的，你打這個電話找我，服務社會用無綫電聯絡我身上的無綫電傳呼機——」司馬洛拉開衣服讓他看看縛在腰間那隻無綫電傳呼器，「我接到訊號，馬上打電話向服務社聯絡，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我。」

阿康接過了名片，又愼重地看着司馬洛：「如果你先找到阿堅，可能的話，請放他一馬行嗎？最好先通知我一聲。有什麼要賠的，我也可以設法張羅。」

「我盡我的能力吧。」司馬洛苦笑。

如果要賠的是一個女孩子的命，阿康怎樣張羅呢？

司馬洛轉身要走。後面天階裏傳來了一聲尖叫。那是阿康的妻子的尖叫。司馬洛的毛髮都豎了起來。

阿康已經轉身向店後衝了進去。司馬洛和他同時出了天階上。他們看見那個懷孕婦人正掩着嘴巴，搖搖欲倒的，還是在尖叫着。

他們也看到了安達，也即是阿康的弟弟阿堅，就站在後門。那後門已經掩上了，他就靠身在後門上，兩眼發直地看着他們。他的口角有很濃的血正在流下來，就像那是一罐罐紅油漆傾倒了。

「你把太太扶進裏面！」司馬洛把阿康一推，就跳到了安達的面前。

阿康是當然會認為他的妻子是比安達更重要的。

看着安達，司馬洛的心就在發緊。安達硬直地站在那裏，眼睛呆呆地睜着，眼球就像是玻璃製成的，既沒有動，亦不霎一霎。

「安達，」司馬洛輕輕碰碰他，「你沒事吧？」

沒有反應。安達的眼珠對他是視而不見的。司馬洛再推推他，安達就向他的懷中仆了過來。

司馬洛把他抱住。在地上放下來，把把他的脈皺起了眉頭。

那邊阿康已經把她的妻子扶回了店中去了。那幾個學徒趕過來，關心地問：「什麼事？發生了什麼？」

「沒事了，」阿康說，「你們做事吧，不要管。」

他把太太扶回了房中，兩個孩子也跟着進來了，又是纏着他的腿。

「阿堅，……」那個婦人呻吟着說道：「他……」

「你別管，」阿康說，「你在這裏休息一下，讓我去管吧。」他又推推那兩個孩子，「你們在這裏看着媽媽吧，別出來，知道嗎？」

兩個孩子乖巧地點點頭。阿康出來，關上了房門，又走出天階去，把天階的門也關上了。他看見司馬洛蹲在他的弟弟的旁邊。安達胸前的衣鈕已給他解開了。安達就這樣躺在天階的地上。

「怎麼樣？」阿康說，「我們應該把他放到床上。」

「用不着了，」司馬洛柔聲地說，「你的弟弟已經死了。」

阿康也在旁邊蹲下來，把把安達的脈。其實看到那完全沒有活動的眼睛，就已經知道面前的是一個死人了。他果然摸不到脈搏。

「阿堅！」他把安達猛搖起來。完全沒有反應。

他也知道安達果然是已經死了。他低下頭來，在那裏縮作一團，司馬洛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也慶幸看不見。那表情不會好看的。接着，阿康就劇烈地抖顫起來，也許他是在哭，也許不是。一個人在極度傷心的時候，反而不一定會哭出來的。

司馬洛在旁邊動手搜索安達的衣袋。不過並沒有搜出什麼來。而阿康祇是低着頭在那裏發抖。現在他是眞沒有這個弟弟了，但這也並不覺得是值得慶幸的事。

阿康一點也不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雖然這個弟弟今後是不會再給他什麼厖煩了，這是最後一次。

跟着，司馬洛就看見有些水滴在安達的臉上。阿康終於流淚了，不過，仍然沒有哭出聲音。

司馬洛則正在極力驅走心中的難過，動起腦筋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安達逃到哪裏去呢？似乎他逃去的地方是錯誤的地方。他在那個地方不但得不到庇護，而且受到了致命的襲擊。他再逃走，逃回一個他知道一定安全的地方，就是他哥哥的店子。但是回到來時他却已經支持不住，倒下來死了。

阿康終於又動了，他伸出手去，把安達的衣服再拉開一點，檢視着安達的胸膛。

「不是利器打死的，」司馬洛指出，「是拳腳或者木棍之類。看，這裏左胸有一隻紅紅的脚印，很清楚。踢這一脚的可能還不是普通人，起碼是練過功夫的。」

阿康小心地把安達翻轉過來，解開他的衣服，使他的背部也露出來了。

司馬洛的嘴巴不由得呆呆地張了開來。在愈來愈暗的天色之中，他也可以看到那奇怪的圓形紅印。紅中帶着瘀，兩個交疊的圓印，直徑大約有六吋。

「這……這是什麼？」司馬洛奇異地問。他起碼可肯定，這既不是拳印，亦不是脚印。

「木頭。」阿康沉着地說。

「木頭？」

「一根圓木柱，」阿康說，「把末端鋸平了，擅在人的身上，就是這樣的圓印了。祗是兩下，已經夠了！」

司馬洛的心中一動，剛才似乎窒住了的血液，現在又迅速地奔騰了起來。他說：「也許你知道是誰會用這種方法打人的？」

阿康凝視着司馬洛，眼中好像燃燒着火焰，然而那却是冷酷的火焰。他慢慢地說道：「我看，還是你先告訴我吧，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件事，司馬洛實在不方便告訴任何人，但是，阿康因為這件事而死了一個弟弟，似乎他是有權知道的了。因此司馬洛告訴了他，一點也沒有保留。

當他說完了之後，阿康祇是呆在那裏，沉默着。

「我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司馬洛焦急地說，「如果你知道這是誰幹的，你最好快點說出來。」

「你做得很對，」阿康還是慢吞吞地說，「司馬洛先生，你做得很對，你也猜得很對，但是後半部你却猜錯了。阿堅從你的身邊逃開時並不是畏罪而逃。是你告訴他那張照片的事，使他知道是誰把他的女朋友搶走了的。」

「你怎麼知道他知道？」司馬洛問。

「我也認識這個人。」阿康說。

「誰？他是誰？」司馬洛執住阿康的手臂，把他搖動起來。

阿康的眼忽然一瞪，叫道：「把手拿開。」兩臂一甩，便把司馬洛的手甩開了。司馬洛也倒退了兩步。

「這個人名字叫劉文輝，人們叫他木頭輝，因為他是在木材行裏做事的。也因為他喜歡就地取材，用木頭打人。」

「但你的弟弟怎知道是他？」司馬洛問。

「因為木頭輝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了，」阿康說，「以前，木頭輝專門控制女孩子們替他做妓女，就是用照片的方法。先拍下這些下流的照片，女孩子們不依他，他就把照片寄給她們的父母家人。所以當阿堅聽到你提起照片的事，他就知道是誰了。」

「所以他就去找木頭輝算帳，」司馬洛咬牙切齒地，「這傻瓜，他應該帶我一起去。」

「一個男人，有些事情是非自己做不可的，」阿康說，「尤其是，阿堅和木頭輝還是好朋友。他以為木頭輝對他比哥哥還好。」

「也許他以為可以就這樣向木頭輝把人要回？」

「也許是這樣，然而木頭輝不肯，他們就打了起來。也許他直接去找木頭輝算帳。總之，他就打不過木頭輝。」阿堅用手指點着安達背脊上的那兩個圓印。

「木頭輝在哪裏可以找到？」司馬洛問。

阿康却好像沒有聽見他的問話似的，繼續說下去：「當阿堅把這位小姐收藏起來之後，他一定見過木頭輝，把這件事對木頭輝透露了。木頭輝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發大財的機會。如果李雲龍的女兒落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勒索到很大一筆錢。於是他乘着阿堅不在家的時候，去把她捉了過來了。他知道阿堅是不敢聲張的，而阿堅也果然不敢聲張。」

「我問你，哪裏可以找到木頭輝？」司馬洛說。

「他當然是在有木頭的地方。」阿康說着，臉上露出一個古怪微笑，就像殭屍在微笑。

「什麼地方是有木頭地方？」司馬洛問。

「有木頭的地方就是賣木頭的地方。」阿康說。

司馬洛執住他的手臂，把他猛搖起來。「阿康，聽我說：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

阿康又猛的把他甩開了。「別搖我了，我並不是瘋了！我知道應該做什麼。」他用手指着司馬洛的胸膛，「我用不着你教我。讓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吧，司馬洛，阿堅去找木頭輝把人要回，但是木頭輝不肯，他們打了起來，阿堅自然打不過木頭輝，他從來就打不過他的。阿堅給打了一頓，逃回來……」

「他應該到醫院去的，」司馬洛說，「他已經傷得太重，他只能支持到踏進這個門口，就死掉了！」

「他回來找我，」阿康說，「為什麼逃回來找我？」

「因為你是他的哥哥。」司馬洛說着，一面小心地留意着阿康的眼睛，他知道當一個人變成瘋狂的時候，首先就是由眼神表現出來。

「因為我是他的哥哥！」阿康說，「也因為他要我替他出頭。」他輕輕執住了司馬洛的衣襟：「司馬洛，也許你認為死了一個人，應該先去報警，但我不認為這樣，我的弟弟要我替他出頭，這是他要我做的最後一件事，以後，他不會要我做什麼了，所以這件事我非做不可。」

「你瘋了，」司馬洛說，「讓我去吧，你不是那種人。」

「我不是那種人？」阿康把他的衣服執緊了，差不多把他的人也提離了地面，「你怎知道我是那一種人？不是說過，我也有過一段荒唐的日子嗎？我和木頭輝打過，而且每一次我都打贏他，現在我還是能贏他。」

「還是……讓我去好一點。」司馬洛說。

阿康把司馬洛搖動。「你是個好人，司馬洛，我們一起去吧，但讓我動手，這件事一定要讓我動手。」

司馬洛的腦筋轉動了一陣，點點頭：「好吧，我們一起去。」

也許，這也正是他想做的一件事，他也不大贊成報警，雖然一個人已經死了。

不錯，如果報警，警察會去把木頭輝抓起來的。

如果比杜絲就是收藏在木頭輝那裏，這當然是很好的。但假如是在另一個地方呢？警方就需要把木頭輝盤問一番了，而木頭輝還未必會招供出來呢？

另一方面，那些捉住比杜絲的人，就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來了。他們很可能會索性把她毀滅，不留一點痕跡。這就是司馬洛所害怕的。

如果讓司馬洛去問木頭輝，那麼情形又會不同了。因為司馬洛的手段是不同的。他常常記着運用他的第十一誡。不是人，他就不用人的方法去對待。

所以，也許他和阿康是可以合作的。

而且，他知道阿康那一段「荒唐的日子」，是有一點本事支持的。阿康剛才兩次把他甩開，這就不是一件普通人容易做到的事。

「他……」阿康指指地上的弟弟的屍體，「我們得把他放好。」

司馬洛有點擔心地回頭望望天階那度門。阿康把阿堅的屍體抱了起來，一面說：「你去把那門打開吧。」

司馬洛把門開了，阿康便把阿堅抱進去。他的妻子又出來了，面孔蒼白着，眼睛睜得大大的。

「阿堅——他怎麼了？」她吶吶着問。

「阿堅沒事，」阿康說，「他有點不舒服，我讓他到閣樓上去躺一躺。」

「要不要找醫生來？」她問。

「不，你別管這件事，」阿康說，「你回去休息好了。去！去！」他揮着手。

她只好退回房間裏，而且把兩個孩子也拉了回去。她對她的丈夫倒是挺服從的。阿康一面把阿堅抱上去，一面故意提高聲音說：「你在這裏躺一躺就沒事。我出一出去就回來。」

他的演技倒是不錯的。

司馬洛陪他上了閣樓，那上面是另一間工場，似乎是阿康私人所用，用以修理一些比較精細的機器的。那裏放着一張行軍床。阿康小心地把他的弟弟放在行軍床上，小心地替他蓋上了一張薄被。幾乎像是一位母親在替兒子蓋被。

蓋上了被之後，安達果然就像是在那裏睡着了似的，只是咀角有一點點血絲。不過，阿康的妻子是不會上來看到這血絲的，由於阿康出去之後，就把門鎖上了。

「我們得說點謊了，司馬洛，」阿康一面下樓，一面喃喃着低聲對司馬洛說：「我們走的時候阿堅是還活着的，他還告訴了我們應該去找誰。他看來沒有什麼大碍，所以我們就讓他睡在那裏了，我們不知道他會死的。」

司馬洛點點頭。「這樣的謊話，實在也是對什麼人都沒有害處的，事實上，如果他回來得早一點，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如果我們說眞話，我們可能要坐上好多年牢的。」阿康說。

他們還是從後門出去，阿康在路邊有一部汽車停着。一部外表看來殘舊不堪的汽車，然而開動了之後，機件的性能却是非常良好的，當然了，阿康是修車的專家，如果他自己的座駕車的機件也不好，他也不必幹這一行了。

他就一直把車子開到海邊去。

不過，這不是游泳的海邊。這只是一座十分骯髒的海灣，附近一些工廠的污水渠排出的廢料已經把這座海灣的海水染汚到又綠又黑。如果能在這海灣裏找到一條魚，那可以算是奇跡了。

那裏海邊的泥地上就有一座木園。木板，木塊堆到森林似的。遠遠，司馬洛就一按阿康的手臂：「在這裏停下來吧，我們得先進去看看，也許女孩子就是藏在那裏面。」

他的意思就是不請自進，最好未經通傳，就從另一條路進入木園去觀察一下。

這一點，阿康也不反對，他也不想木頭輝因爲知道他來而逃掉了。

於是他們繞到木園的後面，從木堆之間走進去。這並不困難，這座木園根本就沒有圍牆的，從哪一個地方進去都可以。而天已經全黑了下來，他們的行動不容易被察覺到的。

也沒有人察覺。木園裏就只有木頭輝一個人在着。木頭輝就在木園的正中間，那座巨大的油布竹棚的正中間，有燈光的地方。

司馬洛和阿康兩個人很容易地找到了木頭輝，木頭輝正躺在一張帆布椅上，在一隻光禿燈泡照明之下，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那種最廉價也最劣等的薄本連環圖。

他們並沒有和木頭輝打招呼。他們只是像兩隻大老鼠似的，在木堆裏鑽來鑽去，找尋比杜絲的下落。

這木園裏是有很多可以藏人的黑暗縫隙的，不過阿康對司馬洛說，人多數不會是藏在這裏面。因爲這個地方，每天進出的搬運工人不少，存放的木料運出去，新的木料又運來。一條肉票，總不能夠收藏在許多人有機會看到的地方，以及很容易呼救的地方。

而且，木頭輝又不是這木園的老板，他只是負責在這裏看守的。

不過爲防萬一起見，司馬洛還是找一找。

他果然找不到什麼。雖然如此，司馬洛還是比較放心了。現在他知道安達並不是向李雲龍勒索的人，亦不是和那帮人一鼻孔出氣的。因此那帮人極可能還不知道，李雲龍是已經派了人來查他們，這使他的時間並沒有減少。他還是有和先前一樣多的時間，雖然，這也並不算是很多的時間。

「好了！」阿康終於不耐煩地說，「現在我們去問木頭輝吧。他會告訴你在什麼地方的。我會叫他告訴你。」

「好吧！」司馬洛咬着下唇。

他們通過那些木料堆的縫隙，向木頭輝睡着的地方逼近。

木頭輝已經把他那本書放了下來，正在懷疑地四面張望。顯然他已經感覺到危險已在接近他，或者，他是聽到了一些不對的聲音。

所以阿康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一點也沒有感到詫異。

他瞇起眼睛看了阿康一會，接着咀巴裂成一個微笑：「怎麼，原來是康哥，什麼風？」

木頭輝微笑起來一點也不好看。雖然他不微笑的時候却是更難看的。躲在暗處的司馬洛當時就決定，他並不喜歡這個人。

「你今天看過我的弟弟嗎？」阿康冷冷地問。

「阿堅？……」木頭輝有點尷尬地聳聳肩，攤攤兩手。

他既沒有表示看見過，亦沒有表示沒有見過。

「我剛剛見過他。」阿康說。

「哦，他好嗎？」木頭輝問。

阿康四面張望着，說：「你是用那一段木頭的？」

木頭輝對阿康露出一個尷尬的微笑。「你怎麼了，康哥，你從來不會管這種事情的呀。我和你弟弟是吵了兩句，這也不算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了，我們又不是從來沒有吵過架。他太頑皮一點，我教訓了他一頓，如此而已。就是換了你，你也會一樣做的。」

「謝謝你的教訓！」阿康冷酷地說，也許太冷酷了，「很可惜，你教訓得太重了一點，我的弟弟已經死了！」

這就像引發了一隻炸彈似的，木頭輝給炸得一跳跳了起來，馬上就向兩堆木頭之間的空隙衝去。

但是司馬洛却在這裏出現了。司馬洛雖然沒有和他相撞，木頭輝却像是撞着了彈簧似的退了回去。

「你……你是誰？」他吶吶着問。

「我是你的朋友！」司馬洛的聲音和笑容，也是同樣地冷酷地，「你應該多謝上帝使我出現了，因爲有我在這裏，就有人勸阿康在適當的時候收手不會把你殺掉！」

木頭輝沒路可逃了。他挨着一堆木板移動着，手在那些木板的縫隙之間摸索着，忽然從一條縫隙裏抽出來了一段木頭。

大約有三呎長，直徑有六吋左右，他就用兩隻手執住這段木頭，背脊靠着那堆木板。

「原來就是這段木頭。」阿康說。

「你們別過來，我警告你們！」木頭輝緊執着這段木頭，睜眉怒目地，眼光在司馬洛和

阿康兩個人之間飄來飄去。這段木頭是一件奇怪的武器，看上去似乎笨鈍一點，不過，木頭輝却是自有他的特別用法的。

「你用這個對付我沒有用的，」阿康說，「你又不是沒有試過。」

「你用不着警告我的，」司馬洛說，「我只是一個旁觀者，我不會搶在康哥的前頭。」

木頭輝當然是最相信司馬洛的話，他的眼光還是在兩個人之間射來射去。

阿康慢慢走近他：「你知道我要怎樣做嗎，木頭輝？我要拿了你這木頭，塞進你的屁股，或者塞進你的咀巴。你想塞進哪一頭，你自己選擇吧！」

「現在和以前不同了，」木頭輝說，「阿康，你想想看，你已經多久沒有打過架？」

「我還是可以打贏你！」阿康說着，忽然迅速地一跳而前。

木頭輝那段木頭也迅速地揮動了，向阿康迎頭擊下去。阿康對自己的本領的信心，原來果然是眞的有所根據的。當這段木頭擊下來時，他就退後了兩步，曲起了手臂，向上一擋。「拍」的一聲响，手臂多肉的部份就與那段木頭相撞，把木頭也撞得差點飛離了他的手中。

木頭輝狼狽地退後了兩步，恐懼地看着阿康。阿康繼續踏步上前，一面用手大力拍着自己的手臂，說：「來呀！我已經那麼久沒有打過架，這不是使你信心十足嗎？」

木頭輝的眼睛又閃動着射向兩旁，現在他似乎是正打算覓路而逃了，不過目前，他却是無路可逃的。一邊逃路有阿康在着，而另一邊逃路則是給司馬洛守住了。

他祗好咬着牙抵抗到底了。

他又把那段木頭揮動，向阿康迎頭擊下去，不過，當阿康再用手臂擋上來的時候，這段木頭却又在半路上忽然一轉，不再是從上擊下，而是用另一頭向阿康的胸上撞了過去。

安達也就是這樣致命的了。然而，阿康就是阿康，而不是安達。那段木頭撞過來的時候，阿康迅速地把身子一側，木頭就從他的身邊經過了。同時，阿康提上去擋木頭的手臂也迅速地放下來，把那段木頭緊緊地夾在腋下。

木頭輝慌張地要把那段木頭抽出來，但是辦不到。阿康的手臂夾得那麼緊，就像一隻鐵鉗把那段木頭拑住了似的。

接着，阿康的手掌就揮動了，在木頭輝的臉頰上反手擊了一掌，然後正手又擊了一掌。

木頭輝連那段木頭也放棄了，踉蹌地跌向後面，臉頰上已給那兩掌摑得一陣怒紅。司馬洛在旁邊看在眼裏，就知道阿康的確是有過一段荒唐的日子的，而且這一段荒唐的日子，一定也是輝煌的日子。不論是打架的經驗，身手或天份，都比木頭輝高强的。

現在，木頭輝已經被逼放棄了那段木頭，阿康就從腋下把木頭取了下來，在手中轉動着，臉上仍然是那個冷酷的笑容。

「木頭輝，」他說，「你用這個打人是打得多了，也許自己却是從來沒有挨過吧？現在，我就要給你兩下，讓你嚐嚐自己的傑作的味道！」

木頭輝又退到很後，用背靠着那一大堆木料。兩隻手又在那縫隙間摸索着，似乎又要找出來一段木頭。

不過這一次，他却是從那縫隙裏摸出來了一把刀子。一把有一呎半長的刀子。是那種用以剖開西瓜之類的巨大切果的刀子，而且是很鋒利的，磨得明幌幌的。木園裏用的是鋸子，所以這是木頭輝的私人工具了，而且這當然不是用以劈木頭的工具。

「放下來！」司馬洛喝叫着，隨手拿起了旁邊一條長條的木板。

這木板是笨重得多的武器了，但是超過十呎長。在長度上是比刀子佔優的。

「別過來！」木頭輝的刀子向司馬洛一揮，臉上的表情就像一隻老虎正在咆哮，「這不干你的事，你別管！」他却不知道，這件事情對司馬洛的重要性，是不下於對阿康的。

「讓他吧！」阿康執緊了那段木頭，對司馬洛說，「我還是不怕他的。」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暫時沒有向木頭輝進攻。如果他的估計沒有錯誤，那麼阿康是應該有能力壓倒木頭輝的，雖然木頭輝的手上有刀子。不過他還是緊執着那木板，以防萬一。

阿康執住那段木頭，慢慢地走近木頭輝，木頭輝則橫着刀子，戒備地等着他，仍然保持着背向那堆木料，以使司馬洛不能從背後向他偸襲。

當阿康走得够近的時候，木頭輝就手起刀落，向阿康迎頭劈下去，阿康忙把手中的木頭打橫，兩手執着，向上一架。

木頭輝却沒有劈在那段木頭上。他的刀子及時在空中一轉，刀身就貼着那段木頭向阿康的一隻手撤過去。阿康連忙放開這隻手，讓過了刀子，隨即棍子一撩，就擊向木頭輝腹部。

木頭輝連忙退後，又貼回那堆木料上。阿康的棍子再接再厲地向他的腹部撞過去，木頭輝側身閃開了，木頭撞在那堆木料上。木頭輝的刀子隨即向他的頸部橫掃過來。

司馬洛冒了一額冷汗，因爲，假如阿康閃避不及的話，他的頭部就會與頸子分離的。

但阿康及時一矮身，刀子就「呼」的一聲從他的頭頂上揮過了。而且阿康及時把木棍向上一提，擋向木頭輝的刀子。「托」一聲响，那把刀子劈中了那段木頭。由於這是一把非常鋒利的刀子，一劈中木頭，就深深地陷了進去，給木頭夾住了，一時拔不出來。

阿康馬上乘機把那段木頭扭動。他用的是兩隻手，力氣自然是比木頭輝一隻手拿着刀子大得多了。

木頭輝雖然連忙用兩隻手要去把刀柄執緊，却已遲了一點了。那把刀子已經給阿康扭得從他的手中脫了出來。於是他就索性把刀子放棄了，一拳擊向阿康的腹部。這一下倒是給他覷了個空，阿康的肚皮給他結結實實地擊中了一拳。阿康呆了一呆，木頭輝的第二拳又到，擊中了阿康的下頷，把阿康打得向後倒退，仰跌在地。

木頭輝好像足球門將似的向阿康撲下去。雖然看着阿康陷進了劣勢之中，司馬洛却沒有出手。反正木頭輝手上並沒有刀子，不能一下子把阿康殺掉的，他就讓他們拚個明白好了。

果然，阿康也不是這麼容易就給壓倒的。當木頭輝一撲下來的時候，阿康雖然來不及閃開，然而他手上的那段木頭却能够及時移動。這段木頭移了過來，斜斜地在地上一豎，便碍在木頭輝與地面之間了。木頭輝的心窩撞在木頭的一端上，木頭的另一端則在地面上一撞。地面是毫不讓步的，於是就使木頭輝的心窩蒙受了最大的痛苦了。他尖叫一聲退後，連腰也伸不直了。

阿康一翻身坐了起來，那段木頭再向前一送，又撞在木頭輝的肋骨上。「蓬」的一聲响，木頭輝再向後退，撞到那堆木料上，那堆木料把他再撞了回頭，阿康用那段木頭貼地一掃，掃中了他的脚，他便在地上仆倒了。

他狼狽地連忙要滾開逃走，已經太遲了。

阿康已經跳了起來，一脚踏住了他的腹部。那段木頭迎面撞下來。木頭輝恐怖地叫道：「不要！」

祗叫了半聲，木頭已經到達，不過却不是重重地撞下來，而祗是壓住了他的嘴巴，慢慢

地用力壓下去。木頭輝嘴巴裏發出着「唔唔」的聲音，覺得牙關也快要給壓斷了。

「我說過要塞進去的，」阿康咬牙切齒地說，「現在吞下去吧！吞下去！」

「好了，好了，」司馬洛在旁邊說，「塞別處吧，把嘴巴留給我，我還要他回答我一些問題。」

阿康把木頭拿開了，但是隨卽又快速地撞了下去。木頭輝的盆骨着了一下，痛得把身子屈曲起來，但是阿康一脚踏住他的小腹，木頭則壓住他的額，強逼他再躺平了。

司馬洛在他的旁邊蹲下來，伸手拍拍他的臉頰，微笑：「現在你應該感激我了吧，朋友？如果不是有我在這裏，你已經死掉了！」

「你們——究竟想怎樣？」木頭輝可憐地問。

「那個女孩子，」司馬洛說，「阿堅那個女朋友，你把她藏在哪裏？」

木頭輝搖搖頭，表示他不明白。

阿康祇是把手中的那段木頭動了一動，他就連忙改變過來，又表示明白了。他匆匆地說：「我……我不知道，她不在我的手裏。」

「現在我們再講清楚一點吧，」司馬洛說，「阿堅有個女朋友比杜絲。他們有個計劃，實行這個計劃，第一步就是要他這位女朋友比杜絲躱起來。於是阿堅把她收藏在家裏，但是有一天，她忽然不見了……」

「你……你是李雲龍派來的偵探？」木頭輝現在明白司馬洛的身份了。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你也應該把人交回出來了。李雲龍已經付過了錢。」

「人不在我手裏，」木頭輝說，「我已經告訴了阿堅。他……沒有對你們說嗎？」

「怎會不在你手裏？」司馬洛說，「比杜絲是你捉走的，是不是？」

木頭輝點點頭，他不能不承認的。

「那你把她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忽然發出一聲大喝，使木頭輝也嚇了一大跳。

「你賴不掉的，」阿康在旁邊插嘴，「拍一張裸體照片，這是你的作風。你把那女孩交出來，那我會把你送上警局。你不說出來，我就在這裏把你宰掉！我會把你的每一根骨頭都敲碎，然後把這段木頭塞進——」

「你聽我說好不好？」木頭輝哀鳴地，「我承認是我把那女孩子捉走了的。但是，我沒有地方能把她收藏起來的，對不對？我得有人合作才行。」

「誰？」司馬洛又一陣興奮了，興奮得全身的血液都奔騰澎湃起來，「你和誰合作？」

「孟地斯。」木頭輝說。

「孟地斯是誰？」司馬洛轉問阿康。

「孟地斯是誰？」阿康也問木頭輝。顯然阿康也沒有聽過這名字的。

「一個菲律賓人，」木頭輝說，「你不認識的，我也是新近認識他。他是專幹這種事情的。我把比杜絲賣了給他，他給了我五千元，就是這樣了。」

「什麼就是這樣了？」司馬洛吼道：「孟地斯在哪裏？他把比杜絲收藏在哪裏？」

「我不知道，」木頭輝說，「我祇是要了五萬元。我……我承認是我教他拍照片寄給李雲龍的。但我不知道他把人藏在什麼地方。」

「別說謊！」阿康不耐煩地吼叫着，又用那段木頭在他的肋骨上一撞。木頭輝又痛得縮作一團，眼淚也流下來了。司馬洛一點也不同情，而且還嫌阿康撞得不夠重。有些人是不能用人的方式對付的。

「我眞的不知道，」木頭輝呻吟着，「我沒有理由知道的，他也沒有理由會告訴我。我祇是拿了五千元，其餘的沒有份了。你以為他會告訴我這麼傻嗎？」

這倒說得有點道理。

「你把比杜絲捉了交給他的，」司馬洛說，「在哪裏交給他？」

「就在阿堅的屋子附近，」木頭輝說，「他開了一部車子在那裏等着的。」

「你把比杜絲捉了交給他，他就開車走了？」司馬洛問着，一面知道，這可能是眞話。

「是的，」木頭輝又點頭，「就是這樣，過了兩天，他就拿錢來給我。」

「但是你總知道哪裏可以找到孟地斯的，」司馬洛說，「你平時怎樣和他聯絡？」

「我平時沒有和他聯絡。」木頭輝說道。

「別放屁，」司馬洛吼道，「你和他不是朋友嗎？既然是朋友，怎麼會沒有聯絡？」

「是他來找我的，」木頭輝說，「他就是為了這件事情來找我。」

「什麼意思？」司馬洛愕然。

木頭輝告訴他，孟地斯是相當神秘地出現的。有一天，木頭輝在一間桌球室打桌球，孟地斯出現了，和他搭訕起來，兩個人玩了幾盤，孟地斯總是輸給他，他們談得很攏，一起去喝酒，孟地斯又請他到夜總會去玩，酒酣耳熱之時，孟地斯告訴木頭輝他是幹什麼的，又問木頭輝有沒有「生意」可以推薦，他有的是本事和經驗，可以合作。木頭輝剛好知道安達和比杜絲的事，他就獻議可以如此如此做，從安達的手裏把比杜絲搶過來，安達一定不敢聲張，而李雲龍又是一個很肥的對象。孟地斯馬上接受了，而他們當夜就去進行。木頭輝準備了一大塊沾滿哥羅方的藥棉，在屋子的附近伏伺着，當比杜絲出來散步的時候，他就從後面撲過去，把她迷倒了，抱到孟地斯的車子，交給孟地斯。當時孟地斯又給了他一千元做定金，而過了兩天之後，孟地斯就把答應了的數目也給他送來了。

司馬洛瞪着木頭輝，道：「我不相信你的故事。」

「我……我說的是眞話呀！」

「你和孟地斯認識的部份，」司馬洛說，「太多巧合了！剛好他來打桌球，剛好他是幹那一行的，剛好阿堅做了這件事，剛好你知道，就不是眞的了。」

「這是眞的，」木頭輝說，「我也覺得很奇怪，後來想起來，我懷疑他是早知道阿堅做了這件事的，也許他懷疑我也有份，想參加一份，也許他祇是想探出那女的究竟是藏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相信這是巧合。我也認為這是有預謀的。」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孟地斯？」

木頭輝搖搖頭：「他已經利用了我，你以為他還會讓我找到他嗎？他不是傻瓜，如果我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他，我會向他再要錢了。」

這也是很有道理的話。如果木頭輝說的是眞話，那麼，孟地斯的出現就不是巧合的了。可能他的確已經查出了安達把李雲龍的女兒收了起來，懷疑安達是和木頭輝合作，就故意出現在木頭輝的面前，和他聯絡，探聽一下，打算分上一份，等到發覺原來安達根本不是存心綁票的時候，他就向木頭輝把這機會買過來。

而，為了某種理由，他相信木頭輝說的是實話。他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理由，腦子的後面，似乎有一條綫索躍躍欲動，快要跳出來了，但是又跳不出來。捉摸不着。

總之，這個孟地斯使他擔心，很擔心。

看來孟地斯是個大行家。他拿得出五千元來給木頭輝，就證明他是來頭不小的了。有許多國際江湖客就是專幹這種事情，而且有本領，有本錢，又有心狠手辣的。司馬洛很擔心。

這一種人通常不會把肉票歸還。錢收够了之後，毀屍滅跡，往外埠一逃，就永遠找不到他，也不可能知道他是誰了。

木頭輝和孟地斯不是老相識，他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孟地斯，孟地斯亦不會讓他知道。而且，孟地斯亦可能根本不是叫孟地斯。

腰間忽然響起了一陣「軋軋」的聲音，司馬洛下意識地撩起了上裝。那聲音就是他腰間那隻無綫電傳呼器發出來的。有人打電話到傳呼服務中心找他。

阿康的注意力也被這東西吸引了。他說：「哦，有人打電話找你。」

就在他們這一分神的時候，木頭輝反抗了。他一定知道這是他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他是拚了性命去反抗的。他一手把壓着他的額頭那段木頭拍開了，兩隻脚撐了出去，一隻脚撐中了阿康的腹部，另一隻脚撐中了司馬洛的腹部。兩個人分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飛跌了開去，司馬洛仰跌在地上，阿康則倒撞到一堆堆了起來有十多呎高的木材上，把那堆木材也撞得搖幌了起來。兩個人都一時呆住了。

木頭輝抓起了那段木頭，眼睛兇暴地睜得大大的，一躍而起，手一動，就把嵌在木頭上的刀子拔了出來。他舉起了刀子，向阿康飛撲過去，手起刀落，就向阿康迎頭劈下。

司馬洛是來不及制止他了，而阿康看來也來不及抗拒了。刀子一閃就到。然而，在最後一秒鐘，阿康却恢復過來，及時滾開了。

那把刀子「托」一聲劈在其中一段木頭上，刀鋒又深深陷進了木內。又是和剛才一樣，刀子被木頭夾住了。

木頭輝已經受過了教訓，他不想像剛才一樣失去了刀子，所以他就用雙手執住刀柄，使出了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會有的氣力一拔，要把刀子再拔出來。

他的刀子沒有拔出來，却把那一段木頭拔了出來了。

那是一大堆圓木段，每一根都是大約有六七吋直徑，本來是齊齊整整地堆在那裏，堆得好好的，但是這樣從中間拔出來了一根，就不能再保持齊整了，況且剛才給阿康撞了一撞，早已有點不穩，現在就嘩啦一聲，好像狂流一樣塌了下來。

木頭輝恐怖地叫了半聲，就給木堆淹沒了。那些木頭不斷地滾來滾去，木屑飛揚起來像起了大霧，那隻沒有罩的燈泡給氣流吹得在上面搖搖幌幌的。

後來，那些木頭終於靜下來了，祇有那隻燈泡還在搖幌着。剛才他們打鬥的那一塊空地，已經給亂堆着的木頭填滿了。

司馬洛從藏身的地方爬了起來，戰戰兢兢地探出頭去。他剛才是閃到了一堆木板的角落後面。那是木板，不會滾動的，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塌下來，而他所躱的角度，又是那些圓木不容易撞到的，所以他是絲毫無損的。

「阿康？」他叫道。

「在這裏！」阿康從另外兩堆木頭之間的縫隙中鑽了出來。他躱得很好，並沒有受傷。

「木頭輝呢？」司馬洛焦急地叫道，「別讓那傢伙逃掉！」

「他在這下面，」阿康用手一指那一大堆圓木，「我看着他倒下去，他並沒有逃掉。」

他們兩個人匆匆忙忙地把那些圓木一根一根地搬開，搬了幾根，就看見木頭輝了。通過那些交加着的圓木的空間看見他的。看見但還碰不到他。他果然就是給壓在木堆的底下，燈光轉折地照到他的半邊臉。那半邊臉是全部紅色的，好像上面噴上了紅色的油漆，祇有兩隻眼睛沒有給紅色沾到，這兩隻眼睛大大地瞪着，眼珠翻向上面，一動也不動。

一個人如果連眼睛也睜着不動，其他的地方是也凶多吉少了。

「他死了！」阿康低聲說。

「是的，」司馬洛說，「他死了。」

「我的天……」阿康失神地看着司馬洛。大概在那段「荒唐的日子」裏，他也沒有殺過人的，他並沒有經歷過殺人的味道。到底，以前的流氓並不像現在那些那麼「够膽够色」。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走？」阿康說，「我們殺死一個人。」

「別傻吧，」司馬洛說，「我們並沒有殺他，是他殺死了自己的。而且，這種人死了算得什麼一回事？不過像死一隻狗一樣吧了！」

他不由分說，把阿康拉着走，一直拉到遠離了那座木園，兩個人在黑暗中停下來，喘着氣。

「我很抱歉，把事情弄糟了，」阿康在喘氣之中斷斷續續地說，「現在，你找不到那女孩子了！」

「你並沒有把事情弄糟，」司馬洛說，「木頭輝已經說了眞話，他也不能說得再多了，而且，根據他的眞話，也找不到那女孩子。」

「但假如他沒有死……我是說，他的死是掩飾不住的，這個孟地斯，如果他看報紙知道木頭輝死了……」

「卽使木頭輝沒有死，也掩不住的，」司馬洛說，「你的弟弟也不能多活幾天。」

「那怎麼辦？」

「你的弟弟明天上午十點才死，」司馬洛說，「明白嗎？我們並沒有來找過木頭輝，你也完全不知道這裏的事，你不知道你的弟弟傷得那麼重，他回來找你，你讓他在閣樓上睡覺，明天上午十點鐘，你叫學徒上去叫醒他，那時才發現他已經死了。你不提木頭輝的事，可能沒有人懂得把他和木頭輝聯繫起來的，就是聯繫起來，大概也祇會猜是他弄死了木頭輝之後才逃回去找你，而他在打架時受重傷……」

「為什麼明天早上十點鐘？」阿康問。

「因為這就是早報來不及刋登這段新聞。」司馬洛說。

「但晚報呢？」

「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說，「你不能太遲去叫醒他，如果你下午才發現他死了，沒有人會相信的。而且，木頭輝的死訊，也會出在晚報上了。」

「那你沒有多少時間了，」阿康說，「祇有到明天晚報出版之前這段時間。」

「是的，只是這段時間，」司馬洛說，「我祇有好好利用這段時間了。」

「但如果你在這段時間內你還不能——」

「替我祈禱吧。」司馬洛說，「現在你開車載我找到一個可以打電話的地方吧。」

他們回到了車子，阿康把車子開動了。兩個人都沉默了，要說的話，已經說了，現在兩個人都想着同樣的事情，那就是，當明天的晚報上市時，如果司馬洛還不能把女孩子找出來，這個孟地斯就不會再等下去。他反正已經收過了錢，就是把以後的財路切斷，他也不會可惜的。他們怎麼能找到孟地斯？木頭輝甚至還不曾有機會把孟地斯的樣子說出來。而且就是說了出來，那又如何？祇是一張面孔而已，幾百萬人之中的一張面孔。也許那是一張菲律賓人的面孔，範圍會小一點。但是，一張菲律賓人的面孔，也有菲律賓人的面孔的麻煩。菲律賓人的面孔，似乎張張都是差不多的。中國人看外國人，洋人每一個都差不多，印度人每一個都差不多，菲律賓人也是每一個都差不多。

阿康把車子在一座電話亭停下來。司馬洛下了車，阿康就把車子開走。他們沒有說什麼，沒有交換過一句對話，經過了他們的經歷之後，他們實在是用不着說什麼的了。（未完）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毒手（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時震東與伍剛中，田大錯等在山道截擊楚相玉，時正衝，時正鋒，沈雲山，楚相玉身中痲藥暗器，仍被逃脫，時震東施展神槍，雖把兩個不忠不孝，作惡多端的弟弟時正衝，時正鋒制住，但一念之仁，不忍遽下殺手，致遭反噬，時震東在死前拚盡最後一口氣力，終把時正衝，時正鋒刺斃槍下，時家三兄弟相繼偕亡，鐵手在客棧中力誅八殘後趕至戰場，剛趕上田大錯把沈雲山手脚打斷，傷躺雪地，沈雲山雖知難逃法網，仍目射兇燄，狂言對時震東恩義未報抱歉，但對田大錯等的恩義，早已報了——

激鬥天地動 慘搏鬼神嚎

鐵手等人一時語塞。田大錯厲聲道：「騙鬼！你在牢裏不殺我，我感激得很！為什麼你不饒了老勝，勝一彪死在你手，你還稱不稱得上狠心狗肺！」雪花亂飄，北風怒吼。

雪花打在沈雲山的頭上、身上、臉上，沈雲山的臉上，一片茫然：「沒有！我沒有殺勝一彪！你們三人中，我跟他感情比你還好——」

柳雁平忽然激動得臉也紅透了，年青人本就是易激動的，但年青沉着的柳雁平，絕少如此激動過，大聲道：「你還想抵賴——我要替勝大哥報仇！」步法一錯，雙刀刺出。

沒有人料到柳雁平會猝然出手的，至少有四個人立時出手制止，那是鐵手、周冷龍、周白宇和白欣如！

鐵手的出手是必然的，為了人道，他應出手；周冷龍的出手是應該的，為了王法，也為了他的責任；周白宇和白欣如的出手，一是要聽沈雲山說下去，一是同情和不忍！

他們的出手自然快得過柳雁平的刀，可是柳雁平不知何時已走得十分貼近沈雲山，一閃步，雙刀已刺入沈雲山的胸膛！

沈雲山只有一條腿是完好的，他畢竟是「鐵血大牢」中的高手，論武功，甚至在柳雁平之上，他立即抬腿，踢飛了柳雁平的右手刀。

可惜他只有一條腿。柳雁平的左手刀全沒入他的胸膛。鐵手、周冷龍、周白宇、白欣如都已遲了一步。

沈雲山雙眼一反，鐵手立即扶住他，只聽他掙扎道：「我……我沒有……殺……」以後他的聲音便被風雪蓋住了。

周冷龍沉聲說道：「小柳，你太衝動了。」

柳雁平垂首道：「我——我恨他殺人不認帳！」

鐵手道：「他沒有不認帳，人不是他殺的。」

柳雁平聽得一震，田大錯吼道：「什麼，你說勝老大不是他殺的。」

鐵手點點頭，一字一句的道：「勝一彪勝統領不是他殺的。」

周冷龍皺眉道：「莫測高深。」

鐵手道：「我早已懷疑此事，兇手不是沈雲山，而是另有其人。」

柳雁平激聲道：「兇手是誰？讓我殺了他。」

鐵手冷冷地道：「你殺不了他的。」目光如電，釘子一般釘在柳雁平的臉上，道：「兇手是你！」

× × ×

所有的人都怔住。

柳雁平冷冷地道：「鐵兄，別鬧這種玩笑。」

鐵手緩緩地道：「田統領，沈雲山帶人闖入『鐵血大牢』時，你被點倒了，『天殘八廢』要來殺你，是沈雲山制止的，是嗎？」

田大錯點點頭道：「是。」

鐵手道：「我聽『鐵血大牢』的人說，勝一彪的脾氣不好，不單與沈雲山有過磨擦，跟柳雁平也十分不睦，只有跟田統領交情不錯。」

周冷龍點點頭道：「不錯，我記得這四人打得最多的是勝統領和柳統領——柳統領平日倒很少與田統領、沈統領等衝突過。」

鐵手道：「我查出了這點，便覺得有些兒不對勁，沈統領放過田統領，沒有理由卻殺了勝統領的，於是我着意去查。」

柳雁平已然臉色發白。

鐵手道：「一查之下，我發現了幾個疑點：柳統領告訴諸葛先生說，沈統領劫人時他不在，待他一回來，便匆匆追敵去了。田統領的穴道是他解的，他說他衝入第三牢裏時，勝統領已死了，你是不是有這樣說過？」

柳雁平冷笑道：「不錯，我是這樣說過，這又有什麼好疑的？」

鐵手道：「那穴道你會不會解？」

柳雁平冷笑道：「我一解就開了。」

鐵手道：「那是什麼穴道？」

柳雁平道：「解開穴道我發現勝大哥已死，那裏還記得那是什麼穴道。」

鐵手道：「你一發現勝統領死後，便去追敵？」

柳雁平道：「正是。」

鐵手道：「可是田統領被你解開穴道之後，並沒有立刻去追敵，他先去安頓一個婦人，然後再去追沈雲山，守衞們都看見，你一出去，田統領就跟着出來，也就是說，田統領撫慰那婦人的時間並不算很短，但你在第三牢的時間就擱得更長，那時你在幹什麼？是解穴？還是痛罵勝統領之後，殺之復仇？」

柳雁平臉色又青又白，雙拳緊握，全身竟顫抖起來。

鐵手道：「還有，獄卒都死在『天殘八廢』的毒蛇下，勝一彪的傷口却是刀傷，刀扁而闊，是短刀而不是長刀，無論是獄卒的刀或沈雲山的刀，都劃不出這樣的傷口來。」

這時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柳雁平被沈雲山踢掉的刀，鐵手却指着沈雲山的傷口道：「勝統領的當胸一刀，和這一刀一樣！」

每一個人都用憤怒的眼神盯着柳雁平，田大錯忽然吼道：「是了！小柳曾和勝老大打過一場，因勝老大罵他娘娘腔，小柳輕功要得，勝老大的鐵膽更要得，一膽飛中小柳的腿，小柳便飛不起了，勝老大說——」

柳雁平的臉忽地漲得通紅，道：「他說我是『騸種，連鬍子也不生一根，做他老婆好商量』！」

田大錯道：「勝大哥罵人都是這樣的，他罵我也不是一樣，狗娘養的，只有你才會記在心頭！」

鐵手嘆息了一聲，一個男人被人家這樣罵法，是非記在心頭不可的，勝一彪罵田大錯，可能罵別的，不過無論如何，也不會像罵柳雁平一般傷人心。

柳雁平反而鎭定了起來，冷笑一聲，道：「我是記仇記恨，但並不是等於說我殺他。」

鐵手突道：「可是全滄州『鐵血大牢』的獄卒都說，勝統領的慘叫聲響起時，却正是沈雲山欲跨出『鐵血大牢』時，除非沈雲山分身有術，否則——」

柳雁平的臉色更白了，周冷龍沉聲道：「小柳，你不該選那個時候公報私仇的，這樣做，令劫獄者逍遙法外，也害死了時將軍——」

柳雁平強作鎭靜道：「我不承認，你們只有懷疑，沒有證據。」

鐵手笑道：「你本不該殺死沈雲山，以嫁禍給他的，因為根本有人親眼看見你做這種事。」

柳雁平變色道：「誰？」

鐵手道：「勝一彪。」

柳雁平大笑道：「他是死人！」

鐵手冷冷地道：「他還沒有死，你那一刀，只刺在他的肩胸之間，沒有傷及心臟。」

柳雁平仰天大笑道：「說謊，說謊，那一刀我明明刺中他的心窩——」

他忽然住嘴，再也笑不下去了，只見每一個人都望着他，目光那麼冷，那麼厭惡，他恨不得立時打扁自己的嘴，叫它再也說不出話來。

柳雁平的目光如火，仇恨的火，盯住鐵手，彷彿想把他燒死。

只聽周白宇道：「難怪人說『武林四大名捕』，一向絕少用刑，但犯人到了他們的手上，絕少會不說眞話，今日才得一見。」

鐵手道：「用刑太殘忍了，萬一寃枉，不是對別人傷害太大？又或逼打成招，豈不是於事無補？六扇門的人，還是少用刑的好。」

白欣如笑道：「人人都如鐵先生的想法就好了，六扇門也比較沒那麼令人心寒啦。」

周冷龍冷冷地向柳雁平道：「小柳，時將軍已殉難，可是你做出這種事，無論是誰，也不能容你。」

柳雁平忽然低頭哭泣，道：「我……我錯了……」

風雪呼號，鐵手、周白宇等不禁掩然長嘆。

人還是不要做錯事的好，一旦做錯了

事，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人做錯了事，往往還要錯下去！

柳雁平忽然如燕子般掠起，飛起一腳，踢中沈雲山的屍首，沈雲山的屍體直撞鐵手，他自己却一個「細胸巧穿雲」，倒飛了出去。

鐵手接住沈雲山的屍首時，已攔不住柳雁平了。

周冷龍、田大錯的輕功，遠不如柳雁平；白欣如却措手不及，周白宇也沒有想到，他立時竄了出去，閃電般刺出一劍。

柳雁平半空翻身，變成了「燕子三抄水」，一掠而過，周白宇一擊不中，他已遠出丈外。

眼看他就要逃脫而去時，忽聽後面衣袂之聲，眼前一花，一個人已在身前，一招「唐兵留客」已攔住了他。

如果柳雁平是輕功中的高手，伍剛中就是輕功中的祖宗！

周冷龍眼見柳雁平就要逃脫，雙手一揚，九件暗器，向柳雁平呼嘯打到。

柳雁平被伍剛中一阻，惡向胆邊生，一刀刺去，刀刺出時是「過關斬將」，中途時成了「蘭舟催發」，刀眞正到了伍剛中身上時就成了「刀不留人」！

一招三變，防不勝防！

伍剛中根本不變，一掌擊出，狂飈立生，純內家勁力撞向柳雁平。

刀未到，掌風已至，柳雁平當機立斷，借勢向後疾退，以避開伍剛中的掌力。

正在這時，周冷龍的暗器已打到，伍剛中的掌風厲嘯，恰好遮蓋了暗器的劃空呼嘯。

柳雁平等於背向暗器，撞了過去。

他發現時，一枝鋼鏢，一支三梭透骨釘，已打入他的背部。

他猛地「鷂子翻身」，才轉過來，一枚金錢鏢，一支五虎斷魂箭，又打入了他的前胸。

柳雁平的刀已立時舞了個風雨不透，四枚暗器已被他砸開，可是他力已衰，人已傷，「噗」又是一枚柳葉飛刀，插入他腹腔。

柳雁平半空落了下來，臨死前問了一句話：

「勝一彪是不是眞的死了？」

鐵手肯定地點頭道：「死了。」

然後柳雁平便帶着微笑死去。

鐵手長歎了一聲，也許勝一彪死得眞不寃，他罵人也罵得太過份了，令人一生一世，至死也不會忘記。

鐵手猛地記起一事，問道：「楚相玉呢？」

周冷龍苦笑一下，道：「他中了兩件暗器，趁混亂中衝入雪堆叢裏，殺了我們四個人，便忽然不見了，遍尋也不獲。」

鐵手看了一看地上死的軍士，變色道：「他就在軍中，快——」

忽聽一個聲音，緩緩的道：「不錯，我就在這裏。」

各人循聲望去，只見在那一羣軍士之中，有一個竟然是楚相玉，穿的竟是軍士服飾。

楚相玉緩緩解開身上的軍裝，笑道：「好眼力，我衝入這些人當中時，一共殺了四人，殺第一人取其衣，殺第二人時取其褲，殺第三人時取其帽，殺第四人時取起靴，然後衝入羣中，馬上成了一名小軍士，如果從這裏逃離，必然會給你們看見，但若衝入軍士們中要不被看見，這點還難不倒我，何況……」

衆人看見地下四名軍士的屍體，果然是衣衫不全，周冷龍心中大罵自己愚蠢，楚相玉除躲在自己軍中外，還能躲到那裏，可是他却一直沒有看出來。

鐵手冷笑道：「更何況你中的痲藥已發作了，要逃也逃不了，裝成軍裝，佯作搜索，反而可以借此逼出痲藥。」

楚相玉笑道：「猜得很對，而且，痲藥都給我逼出了。」這時楚相玉已除去了軍裝，露出了一身鮮血一般的紅色勁裝，而臉上仍然笑態可掬，敢情一身才智武功，都到了英華內歛的階段了。

紅衣上有兩處，更紅得燦爛，一處在左肩，一處在右腿上。

鐵手冷冷地道：「藥力可能已逼出了，但傷口不會好得那麼快的。」

楚相玉旁若無人，淡淡笑道：「只要身子不痲軟，這一手一足之傷，還可以讓各位輸得個心服。」說着舒了舒受傷的手和脚。

衆人不禁嘩然，楚相玉的話似乎是要擊敗他們，易如囊中探物一般，不禁心中大怒，周冷龍喝道：「楚相玉，我要你回獄！」

楚相玉向周冷龍打量了一下，道：「你就是江湖人稱『三手神猿』的周冷龍？時震東是條好漢，他死了以後，你能帶得了我回去的話，一定能昇爲主將了，」然後笑了一笑道：「可惜你帶不了我回去，只好你跟我回去了。」

周冷龍冷笑道：「那要看你帶得了我回去，還是我帶得了你回去了。」

楚相玉道：「動了手之後，你就是死了，我也懶得帶你回去。」周冷龍勃然大怒，楚相玉也不理他，逕自笑道：「我看你剛才和時震東能各自暗算我一鏢，還算不弱，我手下正需要一些慓勇的悍將，所以才問你，你們殺沈雲山時我不出手，一方面因藥力未完全逼出，二因我用得着你們，但沈雲山又是你們的死敵，他一旦不死，你們容不得他，他也容不得你們，所以我只好等他先死了。」

衆人聽他這樣漠不關心的對他的一名功臣，狠心如此，不禁心寒。

伍剛中氣極笑道：「沈雲山眞長了一對狗眼，竟爲你効命！」

楚相玉笑道：「你說我狠毒是不是？我要的是一國之大業，做的是天下之大事，怎能不出手乾脆俐落？曹孟德，漢高祖，這些眞正能經國立世的大英大豪，莫不如是！」衆人聳然動容。

鐵手冷笑道：「你妖言惑衆，不怕人神共憤，王法不容麼？」

楚相玉大笑道：「什麼人神共憤，天下那有一個人生下來就做皇帝的？只要我打得下天下來，我就是千萬人膜拜的神明，也是天子，我說的話，便是王法！」

楚相玉目中精光閃動，繼續道：「我本就是皇帝的表親，因爲我自幼要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大業，所以勤習武，攻兵法，而他心裏妒忌，誣我篡奪他的王位，所

以我的妻子兒子，全給他一夜間叫大內高手斬了！」楚相玉咬牙切齒，兇光暴現，煞氣如劍鋒，比冰還冷刺入每一個人的心中。「所以我要推翻他，而且要親手殺了他，什麼皇帝，我就是皇帝！什麼天子，我就是天子！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七湖九州，都有我的部屬，你們聰明的就投誠，否則今夜你們誰也別想活着出去！」

楚相玉如此痛罵天子，鐵手等都驚住，一時想不出話來反駁，楚相玉雙目如刀，盯着鐵手又道：「你就是『天下四大名捕』之一？」

鐵手道：「我是鐵手。」

楚相玉道：「你剛才一眼就發現我僞裝成軍士，智力很高，手上的功夫必不錯，你投効於我，日後定必爲新朝重臣，不在戚少商之下。」

鐵手冷笑一聲，道：「我只想告訴你一句話。」

楚相玉道：「你說。」

鐵手道：「諸葛先生的人，沒有一個是叛臣逆子，我恰巧就是諸葛先生的四名得力助手之一。」

提到諸葛先生，楚相玉的臉色，也變了。

因爲楚相玉一生戰鬥無數次，從未敗過一次，他三次行刺皇帝，一次是在數千精兵圍捕下闖了出去，一次是力戰大內二十餘名高手不勝而逃，但眞正敗在一人手下的，是第三次行刺皇上時，遇着了諸葛先生，三百招後，慘敗被擒。

三百招便敗北，在楚相玉來說，可算是奇恥大辱。

所以凡是有人提起這一場戰役，楚相玉必不放過。

鐵手也變了色，因爲他提到諸葛先生，便也想起那皇城一役，諸葛先生在三百招外才擊敗楚相玉，而諸葛先生的武功，做自己的師父都有餘，楚相玉之所以在三百招後落敗，可能跟環境心理有關係，因爲那時皇城精兵已四面八方圍住了他，分心也可能是落敗的主因。

「否則的話，」諸葛先生曾對鐵手這樣說過，「只怕他至少可以接住我三百五十招，這個人，是我平生僅見的大敵！」

這楚相玉的武功之高，可想而知，鐵手實在沒有把握知道，他們合力能不能把楚相玉擊倒？

楚相玉臉色變了一陣，忽又笑道：「你是人才，剛才提過的話，算你無心之過，你若投効於我，我絕不追究就是了。」

鐵手仰天大笑，薛丈二沒好氣的道：「楚相玉，你還是看看你今日能否逃得出去吧！」

楚相玉含笑一一看過去，二十名軍士，二十名差役，薛丈二，原混天，白欣如，周白宇，伍剛中，周冷龍，田大錯，帥風旗，鐵手……忽然道：「你們以爲這就能困得住我嗎？」

原混天道：「你不妨試試。」

楚相玉撫髯道：「我平生最有名的武功，有兩種——」說着忽然停止，沒有說下去。

周白宇道：「冰魄寒光掌。」

白欣如道：「烈火赤焰掌。」

楚相玉嘉許的看了二人一眼，冷笑道：「有眼光，我左手練的是至寒至陰的掌力，右手練的是至熱至剛的掌功，你們聽好了，待會兒，對付我時，就得要小心點——我現在要殺那個人——你們出去阻攔吧！」

楚相玉隨便用手一指，遙指向一名差役，那名差役臉色陣青陣白，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鐵手等知道楚相玉的意思是要殺這人，給自己等一個下馬威，立時身形展動，圍在那差役的身前。

楚相玉說到「阻」字便已出手。

楚相玉一出手，全場四十八人，連同那名差役在內，沒有一個人看清楚相玉是如何出手的。

紅影長空閃過，每一人心中一凜，俱以爲是向自己衝來的，忙伸手封架，這時半空中才說了一聲「攔」，到了「吧」字時，楚相玉的手掌已擊在那名差役的胸膛上，也是輕輕的「拍」地一聲，那名差役全身一陣抽搐，全身似被烈火灼焦，立時氣絕。

那差役一倒下，衆人立時退開，結成圓圈，圍住楚相玉，楚相玉望了望倒在他脚旁的死屍，道：「這是『烈火赤焰掌』，還有『冰魄寒光掌』，這次死的是——他！」

楚相玉用手一指，那軍士立時嚇得僵住了，鐵手大喝道：「全力保護他！」

周白宇，伍剛中，周冷龍三人立時閃到那軍士的身前，半月形的迎向楚相玉，薛丈二，原混天，守在左右翼，只要楚相玉一過，便從旁側擊。白欣如，田大錯，帥風旗閃身至那名軍士的身側，身後，準備架住楚相玉的一擊。

天下絕沒有能在這九大高手的維護下一擊而中。

楚相玉能！

楚相玉沒有飛撲，也沒有出擊，他只是忽然一掌擊在雪地上，十尺之遙的那名軍士，忽然全身僵硬，飛彈而起，落下來時已成了一具冰凍的死屍，七孔流血，血成了冰，「冰魄寒光掌」！

楚相玉是用掌把力道傳入地下，再襲向那軍士立身處，撞入那軍士的雙脚裏，再凍僵了他的心脈！

這種「借物傳力」之法，小可以用簫用笛作爲武器，中可以用絮用筆作兵器，大可也用飛碟傷人，飛花殺人，飛紙戮人，飛水擊人，但像楚相玉這種「借物傳力」法之巧妙，準確，快速，武林中沒有多少人能够。

鐵手，伍剛中，周白宇，周冷龍的臉色都變了。

楚相玉從容地道：「是不是？日後我便是一國之君，我不會騙你們的。」

鐵手等一時無話可說，第一個差役死時，還可以說對方猝然出擊，但這一次軍士之死，他們已全力阻攔，還阻攔不住，眞的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了。

周冷龍擺了擺手，那十九名軍士向後退了十幾步，帥風旗也揮了揮手，那十九名差役也退出十尺之遙。

誰也看得出這干軍士和差役，要戰楚相玉，不過是飛蛾撲火而已。

而這些人後退，就等於說，這九大高手要與楚相玉一拚了。

楚相玉不會看不出來的：「你們硬要跟我鬥，我却覺得殺了你們可惜！」

鐵手突然大聲道：「諸葛先生手下敗將，也來言勇？」

楚相玉的臉色變了，忽然衝了過來，就像一股巨大的，紅色的急風！

鐵手同時已衝了出去。

這股大力湧來時，鐵手根本不避，反而迎了上去。

因爲，他知道，狂飇來時，要避也避不了，要力挽狂瀾，就得有螳臂擋車的勇氣！

沒有人比鐵手更明瞭「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話。

鐵手衝入紅影。

伍剛中，周白宇，白欣如都待出手，但沒有出手，以多敵少的事，他們不到逼不得已時，是絕不願意去做的。

這時鐵手急閃了八次，紅影也急閃了八次。

伍剛中，周白宇，白欣如看得大汗涔涔而下，如果換作是他們，這八下改換身法之後，就再也避不過「絕滅王」的毒手了。

但是鐵手冲天而起，突破了紅影！

紅影也冲天而起，去勢更快，又罩住了鐵手。

周白宇的臉色變了，當日他與追命力戰無敵公子時，對方雖武功蓋世，掌力無雙，但雙腿却是大弱點，所以後來才被他們合力搏殺。

而今，這個楚相玉，居然輕功奇高，無敵公子的優點，他都有，而弱點却都能够補正過來，已到了完全無瑕可襲的地步了。

眼看鐵手完全淹沒之際，鐵手忽然急遽直下。

紅影跟着飛墜而來，鐵手又不見了，只剩下紅影閃動，掌風厲呼。

周白宇疾道：「不能講江湖道義了，我們都不是他的對手，鐵兄已危險——」

忽然所有的掌風和衣袂之聲，都停頓了下來。

衆人望去，心裏涼了半截。

楚相玉含笑的望着鐵手，他的右手，正箍在鐵手的脖子上，鐵手冷冷的望着楚相玉，沒有叫痛，也沒有求饒，甚至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

楚相玉笑道：「當世之下，能接得住我二十五招的年青人，已經很不錯了。」忽然厲聲道：「你服不服？」

鐵手道：「服。」

楚相玉仰天大笑，得意至極，道：「你還降不降？」

鐵手道：「不降！」

楚相玉一愣，道：「還要打嗎？」

鐵手斬釘截鐵地道：「打！」

楚相玉笑道：「要知道你的性命，就在我手中——」衆人不禁捏了把汗，誰也不敢上前去救，要知道楚相玉要扼殺鐵手，比扭斷一隻鷄頭容易得多了。

鐵手居然大笑道：「大宋男兒，有一口氣在，便打！」

楚相玉臉色變了數次，忽然抽手，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放你嗎？」

鐵手撫着脖子道：「不知道。」

楚相玉道：「我平生愛才如命，尤其像你這種不怕死的人，能做我手下，必定能助我大事。你剛才有意激怒我出手，好讓大家看清楚我的武功，容易對付一些，像你這種忠心的部下，我到那裏去找？」頓了一頓，向周冷龍等橫了一眼，道：「待我先把他們殺個一乾二淨，看你還降不降？」

鐵手大喝道：「要殺先殺我！」「虎」地一拳擊出。

這一拳擊出，一拳變兩拳，兩拳變四拳，擊到楚相玉身上時，已成了八拳。

可是對手是楚相玉。

楚相玉忽然不見了，鐵手的拳便打了個空！

楚相玉一縱一落，三次換氣，已到了那羣差役羣中，掌起掌落，兩人燒成焦炭，兩人成了冰棒！

伍剛中春雷般的大喝一聲，首先衝到楚相玉身前，一劍刺出。

楚相玉動容道：「好快的劍！」說了四個字，已還了四十八掌，順手還劈死了兩名閃避不及的差役。

空中又掠起兩道白虹，又急又快，絕不在伍剛中的快劍之下。

周白宇與白欣如！

只見紅影翻飛，兩白一黑的身影圍着紅影不斷地轉動，隨時有三道劍光飛擊紅影。

但與紅影的聲勢比較起來，那兩道白影，只像兩隻白蝴蝶，那道黑影，也只不過是隻喜鵲，而那道紅影却是捕蝶人，射鳥人！

鐵手才看了一會，就立刻衝上去了。

現在是鐵衣，黑袍，兩道白光，力鬥紅影，但片刻間，紅光大盛，其餘四道影子已岌岌可危了。

周冷龍忽然大喝一聲，「閃開！」

兩道白影，鐵衣，黑袍急閃，一刹那間，只留下楚相玉在場中。

同時間，數十支箭已像雨一般地向他射去。

原來周冷龍已安排好那十九名軍士，彎弓搭箭，一旦等人影分開，立刻集中力量，以痲藥箭射向楚相玉。

楚相玉笑聲不絕：「暗算一次成功了，要再來第二次麼？」竟然貼地平飛，雙手連揮，接下射來的箭，在軍士們未第二次搭箭時，已衝了進去。

同時間，慘叫迭起，六名軍士的屍首已飛了起來。

薛丈二錯步擰身，坐馬沉拳，推窗望月，「砰」地擊在楚相玉的背上。

薛丈二這一擊，少說也有五百斤氣力，楚相玉只一衝，便卸盡了他的力道，順手又劈殺了兩名軍士。

「地趟刀」原混天全身化爲一道刀光，直斫楚相玉雙腿。

楚相玉如一頭大鷹般飛起，猛地一沉，一足踢在原混天的頭上，一足踢在原混天的腹上，原混天立時慘死！

周白宇、白欣如分左右衝來。

楚相玉雙掌一撞，周、白二人斜飛而出。

伍剛中目眦盡裂，也衝了過來，一劍當頭劈出。

楚相玉雙掌一拍，竟拍住伍剛中的厚劍，劍身寸碎。

這只是電光火石間的事，伍剛中與薛丈二，原混天的感情就極好，一見原混天慘死，怒急攻心，猛向前衝，「砰砰」兩掌，打在楚相玉胸前。

楚相玉也沒料到這老人除了劍法快之外，連身法都這麼快，錯愕間兩拳皆中胸前，楚相玉臉色變了一變，血氣翻騰了一陣，却也沒事。

伍剛中見一擊得手，心中本來大喜；但楚相玉居然沒事，不禁大駭！

伍剛中外號「三絕一聲雷」，劍快爲一絕，居然給人拍斷了長劍；內功又爲一絕，但打在楚相玉身上，好像沒有事一般，不禁萬念俱灰，起了拚死之心。

殊不知楚相玉修「冰魄寒光」，「烈火赤焰」兩種奇功，內力已至化境，天下已沒有多少人能把他一掌擊傷，連諸葛先生也只得一連八掌，擊在同一處，才把他打傷，伍剛中能雙掌擊得他血氣澎騰，也算是武林中內功首屈一指的高手了。

而楚相玉被這一擊之下，心中動了殺機！

伍剛中一拳無效，反抓已扣住楚相玉胸襟。

伍剛中只想扣住楚相玉片刻，這時鐵手的拳已自背後擊到。

楚相玉忽然起脚，他這一脚，十分怪異，鐵手忽然被踢飛出去！

伍剛中抓中楚相玉，想把他掄起來，可是楚相玉紋風不動。

楚相玉雙掌已自脅間推出。

伍剛中人急生智，竟搶撲過去，一把抱住楚相玉。

楚相玉那兩掌，反而被自己身體所阻，擊不出去了。

但是「絕滅王」的雙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折之間，反拗擊中伍剛中的背部。

同時間，白欣如和周白宇的長劍又至，楚相玉猛地一個翻身，變成把伍剛中背向周白宇和白欣如，二人一驚，匆忙收劍，以免誤傷伍剛中！

而這時「絕滅王」的雙掌已擊在伍剛中的背上。

伍剛中斷劍，衝前，出掌，抓扣，力摟，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鐵手，周白宇，白欣如三人搶救無效，楚相玉已擊中伍剛中。

沒有人能中「絕滅王」的「冰魄寒光掌」與「烈火赤焰掌」而不死。

伍剛中也不能。

帥風旗這時一劍向楚相玉咽喉急刺而至！

楚相玉本來可以輕易扔掉伍剛中，再把帥風旗斃之於掌下的，忽然間，他胸口一冷一熱，不禁大驚！

原來伍剛中自知無倖理，也不運功抵掌，只把全身功力，凝聚在背後，一中掌後，在未氣絕的一刻前，把內力撞在胸膛上，逼入楚相玉的前胸。

伍剛中本就扭住楚相玉，兩人是貼身搏鬥的。

伍剛中這一下，是拚了一命，把掌功反送出去，可是大部份的掌力，仍擊在體內，一下子左身結了一層薄薄的冰，右身灼得皮焦額裂，慘然倒斃。

伍剛中雖死，但畢竟有小部份的勁力，擊中了楚相玉的胸膛。

「絕滅王」楚相玉本不應與敵手太過逼近的。

若不是他太過輕敵，伍剛中又焉能逼近他呢？

楚相玉的內功，可以抵住任何掌擊。

可是那是「冰魄寒光掌」與「烈火赤焰掌」的內力！

楚相玉饒是功力深厚，捱了這兩記掌力，臉色也變了；一股極其陰寒的功力，一股極其剛烈的功力，在他身子裏遊走。

如果現在不是在戰鬥中，楚相玉只需要一盞茶的時光便可以把它逼出了。

可是現在不單在戰鬥中，而且是在大戰鬥中。

楚相玉一愣，帥風旗的劍已到。

楚雙玉猛然側身，帥風旗的劍一歪，刺入他右臂裏。

楚相玉一聲大吼，在長劍未完全沒入他的右臂前，他的反手已抓碎了帥風旗的頭顱！

這時軍士中的卜魯直與岑其藏，一刀一杖，雙雙撲到。

楚相玉左手一拍，伍剛中的屍首直撞向卜魯直，卜魯直閃避不及，被撞得噴血而歿！

但岑其藏已撲到，一杖刺了下去。

楚相玉雖然負傷，但他什麼陣仗沒有見過，強自鎮定，正欲運起「冰魄寒光掌」與「烈火赤焰掌」應敵，忽然全身一震，血氣上湧，金星亂冒，作聲不得！

原來他被自己的「冰魄寒光」，「赤焰烈火」兩種掌力竄流入體內，一時還未逼出，一旦要運功，反而更引起這兩道勁力奔竄，「冰魄寒光掌」力竄入「烈火赤焰掌」力內，「烈火赤焰掌」力又滲雜入「冰魄寒光掌」力內，一時十分痛苦，兩種掌力都運不起來，反而奇痛無比。

要知道這兩種掌力，一至剛，一至柔，連楚相玉也只得一臂練一種掌力，不敢混屬，而今體內眞氣混雜，苦不堪言，若不是楚相玉內力深，定力高，早已走火入魔，癱倒當堂了。

可是這一來，岑其藏那一杖，便避不過了。

長杖刺破「絕滅王」的小腹，刺入了三分，但已刺不下去了。

「絕滅王」雖體內眞氣遊走，不能力抗，他一身銅皮鐵骨，岑其藏的功力又遠不及帥風旗，竟再也刺不下去。

楚相玉當機立斷，一衝，長杖折斷，楚相玉右手已廢，但左手欲閃電一般地揑碎了岑其藏的咽喉！

這時，鐵手，周白宇，白欣如又已到來！

楚相玉已然受傷，這難逢的機會，任誰也不會輕易地放過！

若放過了這個機會，只怕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活回滄州的。

遽那剩下的十三名差役，十一名軍士，也拚命衝殺過來，他們眼見楚相玉談笑間已殺了整整二十人，不禁心寒，可是這也使他們更清楚地知道，不殺「絕滅王」

，他們要逃也逃不了。

這時的「絕滅王」，可說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了。

但虎畢竟是虎，虎是獸中之王，不是任何人可以欺負得了的。

× × ×

周白宇的七劍，白欣如的五劍，楚相玉都避過了。

鐵手無情，鐵拳更無情。

楚相玉一手刁住鐵手的右腕，再反手一搭，扣住鐵手的左腕！

楚相玉雖運不起他最厲害的兩種內功，但他內力基礎極穩，出手奇準，力道也把握得極好，天下任何人的手都得被他扣住。

只要一被扣住，他就可以把鐵手一脚踢死！

只要踢走了鐵手，他就可以喘上一口氣。

只要他有喘上一口氣的機會，憑他的武功，便可以反敗爲勝。

他的要求不大，只求能使這如排山倒海，拚命的搏鬥緩上一緩，他就可以應付了。

天下任何一雙搭手，都會被他這一搭刁住。

除了一雙手。

鐵手。

× × ×

鐵堅而硬，冷而滑。

鐵手的手比鐵更硬，更滑！

楚相玉才刁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已抖脫了楚相玉的手，雙拳照樣冲出。

若楚相玉還有第二隻手，還能阻上一阻，並借勢避了開去。

可惜楚相玉的右手幾乎被帥風旗一劍透骨，而左手正欲變招，忽覺一麻，剛才中的鏢藥力未完全消退，而且失血過多，竟已慢了！

鐵手的手先至，右拳擊在楚相玉的左肩上。

楚相玉立時聽到了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楚相玉的左腿立時踢了出去。

楚相玉除了「烈火赤焰掌」與「冰魄寒光掌」享譽武林外，他的一雙脚，至少能踢出五種武林最難學也最收效的腿法，其中一種便是「五虎斷魂腿」。

「五虎斷魂腿」當然是「五虎門」的絕技，但「五虎門」，以「五虎斷魂刀」出名。

這「五虎斷魂腿」却不甚出名，正因爲不出名，所以才有更多人傷在「五虎斷魂腿」下。

每個敵手都在留意着馳名武林的「五虎斷魂刀」，沒料到刀花中一腿擊來，不重傷也落得個半死，再補上一刀，才算斷了魂，沒有名的武功，不是較差，就是較毒，也就是更生效。

楚相玉的「五虎斷魂腿」，已經練得連「五虎門」的門主都及不上。

他的腿本來可以後發而先至的，可是他用錯了腿，他用的是右腿，不是左脚，他的右腿跟左手一樣，同樣失過血，同樣藥力仍未消。

所以這一腿，無形中慢了一半。

楚相玉這一慢，在這種時候，無疑是致命傷。

鐵手的左拳便擂在楚相玉的胸膛上。

楚相玉以爲他能捱得下這一擊的，但鐵手的鐵拳力道，竟比他想像中的大了一倍！

楚相玉立時倒飛了出去，一面飛，一面吐血！

他那一脚，也等於是踢空了。

楚相玉倒飛，鐵手前追，周白宇的劍已向後遞了過去，楚相玉的身子等於向周白宇的劍撞來。

劍冰冷地刺入楚相玉的背。

冰冷的劍鋒，貼在楚相玉的肌膚上。

楚相玉畢竟是身經百戰者，突然醒起，他絕不能昏，他空有一身武功，尚未施展，怎能暈倒？

他立即雙腿一分，成一字形，左右踢了出去，正是，「無極派」腿法：「南轅北轍」！

他的脚到的時候，劍鋒入背二寸五分，周白宇沒料到那一腿如此之快，被一脚踢中胸部，飛了出去。

鐵手全力追趕，也避不及這陡然一脚，「砰」地踢中心胸，鐵手只做了一件事，及時把手護在胸前，那一脚的力道，是踢在手上再打中心胸，鐵手也立時飛了出去。

這兩人一面飛出一面吐血，吐的血比楚相玉吐的還多，各自跌在丈外的雪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薛丈二已衝了過去，伍剛中已死，原混天也死了，薛丈二只求拚命！

楚相玉狂笑，「噗」地一聲，臂上，背上，腹上所帶的兩劍一刀，竟倒飛向薛丈二！

薛丈二只抓住一劍一刀，另一劍的劍鍔，倒撞中他的咽喉，立時撞碎了他的咽喉，薛丈二嘶叫了幾聲，身子一軟，倒下地去。

楚相玉現在的傷處是：左右手一碎一斷，胸上中了兩刀一拳，腹上一道鏢傷，背上一道劍傷，再加上那兩處鏢傷，以及運力射出刀劍殺死薛丈二，以致鮮血標出，縱是鐵打的人，也支持不住！

楚相玉居然支持得住，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做了一件事。

反攻！

× × ×

其實，也只有反攻一途，沒有人比楚相玉自己更知道，他現在不反攻，只有等死！

猛聽周冷龍又一聲：「打！」

數十支箭，又向楚相玉射來。

楚相玉一面閃避，一面衝近，他沒有手，而且前衝，那些軍士和差役都是呆住了，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楚相玉中了三箭，但他已衝入人羣中，東砸西撞，凡是給他撞中的人，不是全身灼焦而死，就是成了一具凍屍！

沒有人避得了楚相玉奇異迅速的身法，轉眼已死八人。

而楚相玉深深地知道，這不止是反攻之法，而且每撞中一個人，就可以把自己體內流竄的兩種掌力轉送出去，這樣雖不[illegible]

氣舒洩出去，以致再可以運「冰魄寒光掌」與「烈火赤焰掌」，他雖然已沒有了手掌擊人的機會，但這兩種內功一旦回復，別人要殺他，只怕很難了。

剎那間，楚相玉又撞倒了六個人，只要再撞多兩人，他體內的眞力便可以恢復了。

忽然間他被一個人用力抱住，那人那麼用力，幾乎使楚相玉聽到自己骨頭呻吟的聲音。

楚相玉立時把頭一仰，頂在那人的心胸上！

那人猛吐了一口血，仍然不放，正是「分金手」田大錯。

周冷龍這時已衝來，左手執劍，右手持刀。

楚相玉大急，運起全身功力，全傳入田大錯體內。

田大錯五官一齊被功力激出了血，楚相玉也感覺到自己全身虛脫了，他的功力，已一時舒洩了出去，幾乎把半生修爲，都耗盡了，再也收不回來了。

田大錯的手鬆了，可是仍沒有脫，楚相玉竟掙它不脫，他知道自己的功力，已所剩無幾。

周冷龍已衝近，擧刀劍，楚相玉的求生欲望仍是很濃，他功力不在，功夫在，雙足踢出。

在這種情形之下，楚相玉居然還能準確地把周冷龍的刀劍踢飛。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

周冷龍的外號是「三手神猿」，他居然有第三隻手。

第三隻手突然自衣內伸了出來，拿的是一柄短刄，一刀刺入楚相玉的胸腹，及至沒柄。

楚相玉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雙腿突起，宛若長蛇，一夾夾住周冷龍的左右太陽穴，用力一扭，周冷龍的脖子便斷了。

這時田大錯已鬆手，他眼見周冷龍一刀命中楚相玉，便知道這仇人也活不成了，他便安心地死了。

田大錯手一鬆，楚相玉跌在地上，恰巧周冷龍這時也跌在地上，兩人一口都是泥，都是血。

兩人都還沒有立即死亡，楚相玉喘着息，問了一句：「你爲什麼竟會有三隻手？」周冷龍答了一句：「我本來就是孿生子之一，另一兄弟死了，他的一隻手長在我身上，所以我有三隻手，但怕別人視爲怪物，所以一直都是藏起來。」

難怪他外號叫做「三手神猿」，這外號絲毫沒有叫錯，不過只怕當初第一個取這外號的人，也不知道周冷龍眞有三條手臂，知道了也不免大吃一驚。

楚相玉和周冷龍一問一答，竟絲毫沒有敵意，問的問得誠懇，答的答得忠實。

只是這一問一答之後，這兩人，便永遠不會再說一句話了。

× × ×

風雪依然厲吼，似在咆哮着些什麼，從楚相玉自「滄州鐵血大牢」被救走，一直到他現在搏殺伍剛中，原混天，薛丈二，岑其藏，卜魯直，田大錯，周冷龍，重創鐵手及周白宇後，仍一直咆哮着，不止不休，好像在憤怒着什麼。

可是不管風雪何等憤怒，「絕滅王」都聽不到了。

雪地上只剩下五名猶有餘悸的軍士和五名驚魂未定的差役，呆呆地立着，只怕楚相玉還會突然跳起來，殺了他們。

雪地上還有一條白色的影子，當周白宇一被踢中時，她已無鬥志，立時竄出扶住他。她當然便是白欣如。

當她扶住周白宇，周白宇嘴邊溢着血，只說了五個字：「我不會死的。」便暈了過去。

周白宇是不會死的，因爲他的劍先刺中「絕滅王」，劍加手，比腿要長，楚相玉只輕輕踢中他，沒有全腿踢了下去，因爲一旦傾身追踢，劍入體內就更深了，所以楚相玉沒有追擊，只求踢開周白宇，所以周白宇才能保留這一條命。

可是楚相玉的脚力仍令周白宇重傷。

而鐵手呢！

鐵手倒在地上，四肢乏力，他沒有爬起來，胸膛如刀割一般地疼痛着，不過他也沒有死。

那千鈞一髮時用手一擋救了他的命。

他的一雙鐵手，仍然接得下楚相玉那一脚，所以他僅被震傷，沒有被震死。

可是他眼見「絕滅王」楚相玉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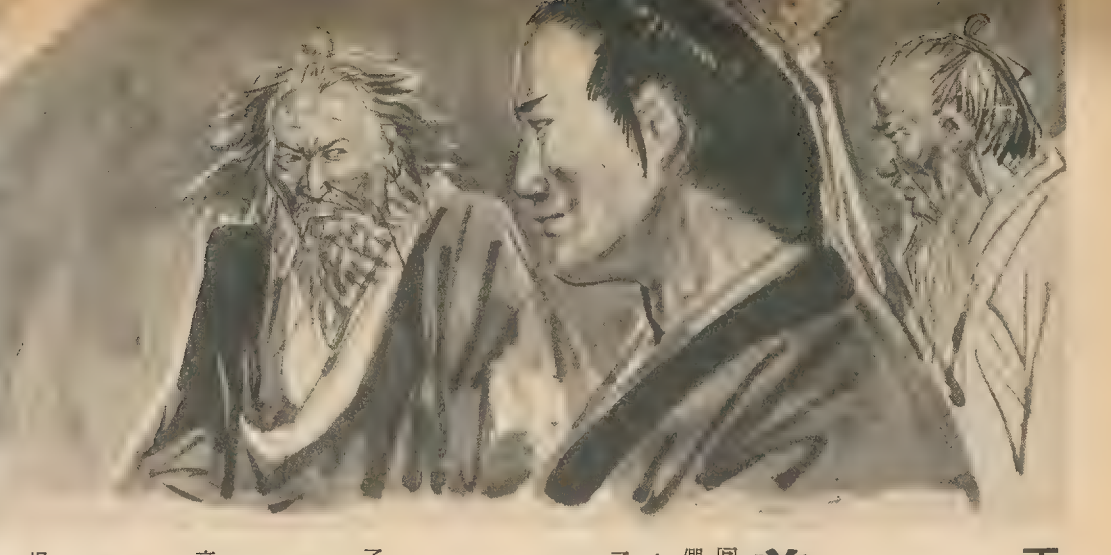
這麼多人圍攻他一個……萬里追踪……施於暗算……過於輕敵……不容喘息……等等等等，才殺得了他，鐵手怔怔的望着風雪，想起戚少商的話，憶起「絕滅王」的大志，一時也不知道他這次所做的，是對還是錯？只覺得很疲乏，很疲乏，沒有一次比這次更空虛，更沮喪……。楚相玉本可以早把他殺了……。

他只願他自己能在雪地上，就這樣的躺下去，躺許多許多時候……。

風雪紛飛，蓋在他臉上，頭上，嘴上，白雪雪花，純淨而高潔地飄下來，似要洗淨這世界上的所有血漬……（續完）

四大名捕故事之四：「玉手」鐵定下期刊出

「玉手」，是名作家溫凉玉君繼「毒手」後的又一篇「四大名捕」的續篇，四大名捕故事，作者行文緊湊，佈局詭奇，在本期刊完的「毒手」一篇中已有目共睹，這篇「玉手」，氣氛更爲緊張，情節尤其動人！讀者諸君，千萬不可錯過。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得綠荷、黃栴、紅牡丹之助，在萬花園地道中救出被囚的宗一志後，與董川護送白鳳、宗一志返回城中後，重回萬花園外，與陳長青、白栴等佇候即將到來萬花園指揮園中殺手向他們圍攻的敵方頭目景二公子，黃昏時份，景二公子果單身來到，對楚小楓等口出狂言，但在楚小楓和董川先後施出三招絕學的第一招中，便兩次傷了左臂，這時，景二公子心有恐懼，深怕楚小楓等會趕盡殺絕，不料楚小竟楓向董川請求放過景二公子，董川依言退身一側，景二公子不敢怠慢，急步向園中走去——

胸蘊凌雲志　心藏六甲謀

董川道：「小楓，這一次，我眞的不明白了，咱們有機會留下他，但你却放了他。」

忽然間，一陣金風破空之後，數十支强箭，掠頂而過。

强箭高過幾人頭頂三尺以上。

任何人都覺出，這一排强箭，是故意射向高空。

楚小楓道：「這就是他的報答，夜色迷濛，咱們又都在長箭威勢距離之內，這一排弩箭，至少，要使咱們有數人受傷。」

董川說道：「七師弟，但是三師弟等的仇恨……」

楚小楓接道：「殺一個景二公子，也不算晉他們報了仇，再說，也可能使這條綫索斷去，無極門只不過是首當其衝，他們的目的，不止是無極門。」

陳長青道：「小楓說的不錯，目下情勢未明，殺一個景二公子，也無補於事，無極門三絕劍招，也許可以替咱們爭取不少時間。」

楚小楓道：「爲了自保顏面，我相信，景二公子會據理力爭。」

陳長青道：「小楓，現在應該如何？」

楚小楓道：「如若能和排教中人接上綫，最好一起撤走。」

一面舉步前行，一面施展傳音之術，接道：「對方太隱密，咱們也要隱入暗中才能挖出他們的根，老前輩，這件事，你必須要助我一臂之力，壓制他們一下，晚輩好好推想一下，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陳長青道：「壓制一下，壓制什麼？」

楚小楓道：「目下咱們已經證明了這座萬花園中，是一座謀圖江湖，爲害武林的組合，但它似乎是一座分舵罷了，如若是貴帮和排教，挾强大實力，毀去這座分舵，並非難事，但這一來，可能蛇藏豹隱，他們很久不會再露面了。」

陳長青道：「小楓，你的意思是說，要我想法子阻止丐帮和排教出手對付萬花園。」

楚小楓點點頭，轉身而行，一面低聲說道：「晚進正是此意。」

陳長青道：「好吧！丐帮的事好辦，但排教中人，肯不肯聽我的，還很難說，老叫化只能試試。」

楚小楓道：「老前輩必須辦到。」

陳長青道：「老叫化子，盡力而爲。」

白梅歎息一聲，道：「老叫化，年頭是越來越不對了，過往，這些爲惡江湖之人，至少還講究的黑道規矩，義氣，所謂盜亦有道，現在可好，他們完全變了質，有如毒蛇一般，隱藏於陰暗之中，擇人而噬。」

陳長青苦笑一下，道：「老叫化也想過這個道理，他們隱密的越深越好，不外爲躱一個人罷了。」

楚小楓道：「什麼人？」

陳長青道：「春秋筆。」

白梅道：「不錯，這支筆，鐵面無私，這些年來，揭露了不少僞善之徒的面具，使人覺着奇怪的是，竟然還有人敢如此隱身爲惡。」

楚小楓道：「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春秋筆太凌厲了，所以，那些爲奸作惡之徒，都不得不避忌他，他們深隱於暗中，用嚴密的組織，爲非作歹……」

白梅接道：「小楓，你這一提，倒使我想起一件事。」

楚小楓道：「什麼事？」

白梅道：「他們爲什麼要選無極門，這中間，定有原因。」

董川道：「無極門雖然不是大門戶，但我們很興旺，老實說，再給我們十年時間，不但小楓師弟的成就無可限量，就是董某和一志師弟，也都會有些成就。」

白梅搖搖頭道：「這不是重要的原因。」語聲一頓，接道：「老叫化子，你說，他們最怕最恨的，是什麼人？」

陳長青道：「春秋筆。」

白梅道：「對，他們最怕最恨的人，是春秋筆，第一個要殺的人，自然是春秋筆了。」

陳長青怔了一怔，道：「怎麼？你說，宗領剛和春秋筆，有什麼關係不成？」

白梅道：「我只是這樣懷疑，領剛作事，向有決斷，老實說，他究竟作些什麼事，我也很少知道，不過，我記得三年前，迎月山莊中有個傳說……」

董川接道：「老前輩，可是說那一次，春秋筆要到迎月山莊的事？」

白梅道：「不知道那傳說由何而起，說是春秋筆要到迎月山莊。」

董川道：「他去了沒有？」

白梅道：「你不知道。」

董川道：「好像是沒有去。」

白梅道：「誰知道呢？春秋筆是否去過迎月山莊？」

董川道：「沒有，以後那傳說，就消聲不聞了。」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心中忖道：馬夫老陸。

白梅道：「老叫化子，你看，這件事，是不是和春秋筆有關係？」

陳長青沉吟了一陣，道：「春秋筆，究竟一個人，還是很多人？」

白梅道：「這個，你問我，我去問誰，普天之下，知道春秋筆的，大概，就是屬於春秋筆的那幾個人？」

楚小楓道：「老爺子的口氣，可是說那春秋筆，不是一個人了？」

白梅道：「一個人，絕對不會有那麼多的能力，一支筆，也無法記述那麼多事情。」

楚小楓道：「老前輩說的是，一支筆絕對記不了這麼多的事，一個人，絕對無法查清楚這麼多事情。」

白梅苦笑一下，道：「小楓，這只不過是我老人家的猜測，事實上，春秋筆所作的任何一件事，都無法猜測。」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爺子，我們只是在猜測，用不着對任何人負什麼責任。」

白梅道：「這個，我也知道，但妄斷春秋筆的事情，那可是一件很大的笑話，這些年來，武林中人人都知道春秋筆，但却沒有一個瞭解春秋筆，更何況，去評論春秋筆。」

楚小楓回顧了成中岳一眼，道：「師叔，對春秋筆的事，師叔聽說過什麼沒有？」

成中岳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有這麼一件事，有幾天，大師兄齋戒沐浴，不沾腥葷，告訴我有一位貴賓將來，那是武林中第一位奇人。」

董川接道：「以後呢？」

成中岳道：「以後，師兄就未再提過那件事，那位貴賓是否到過了迎月山莊，只怕除了師兄之外，別人再不會知道內情了。」

陳長青道：「這麼說來，春秋筆，確有到貴門的意思了。」

成中岳道：「唉！在下所知道的，就只這些了。」

陳長青道：「如若春秋筆這個人，確然到了迎月山莊，那就是有一點問題了。」

白梅道：「那是說，他們夜襲迎月山莊，是爲了春秋筆。」

陳長青道：「奇怪的是，春秋筆怎麼會和宗領剛認識呢？」

白梅道：「春秋筆，一向不和別人來往，怎麼會和無極門連絡呢？」

楚小楓突然歎息一聲，道：「陳老前輩，江湖上盛傳春秋筆這個人，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陳長青道：「這個，你是問什麼內情？」

楚小楓道：「在下之意，是想知道，那位春秋筆是一位老人，還是一位年輕人？」

白梅道：「根本，我們就無法知道他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如何能知道他是一個年輕人，還是老人？」

楚小楓道：「老爺子，那位春秋筆，可能已到過了咱們迎月山莊。」

白梅歎息一聲，道：「我也這麼想，只是他去的十分隱密，除了領剛之外，別的人都不知道。」

董川道：「師母也不知道麼？」

白梅道：「很可能，師父是正直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相信他答應的事，一定會格遵諾言。」

楚小楓道：「老前輩的意思是說，春秋筆雖然到過了迎月山莊，但除了先師之外，還沒有人知道。」

白梅道：「這個，只是老夫的推測之言而已。」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不會錯了。」

白梅突然停下了脚步，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孩子，你……」

楚小楓急急接道：「老前輩，不要懷疑什麼，晚輩的意思，只是……」

只是了半天，只是不出個所以然來。

白梅接道：「只是覺着奇怪，春秋筆爲什麼要見你師父，對嗎？」

楚小楓道：「晚輩正是此意。」

白梅道：「這件事，因領剛之死，已經是死無對證，不用再說下去了。」

楚小楓道：「這個……」

白梅接道：「老叫化子，你不要疑神疑鬼的，春秋筆是何等神秘之人，他要見領剛，也許只是想求證一件什麼事？」

陳長青道：「照常理而言，宗門主，至少會和你白兄商量一下才是。」

白梅道：「唉……老叫化，老夫心願已了，眼看着半子之靠的女婿，已然敬成業就，何況，我已年近古稀，實在也用不着再在江湖上走動了，所以，我決心退隱，才搬離開迎月山莊。」

陳長青沉吟不語。

羣豪回到了襄陽，各自分頭安歇。

丐幫的人手，愈來愈多，守夜值更的事，自然用不着楚小楓等再行費心。

當晚在初更時分，白梅突然行入楚小楓的臥室。

楚小楓也剛剛坐息過一陣，親自奉上了一杯香茗，道：「老爺子，你……」

白梅低聲接道：「孩子，咱們去見丐幫幫主，這是一位忠厚長者，他閱歷之深，舉世第一，你答話之時，可要謹慎一些。」

楚小楓道：「答話謹慎一些，是什麼意思，是當言者言，還是言無不答。」

白梅道：「不許說謊，不能回答的事，寧可告訴他不能回答。」

楚小楓道：「弟子明白了。」

白梅道：「好，咱們現在就走。」

兩人行出室門，陳長青早已在門口等候。

他雖是丐幫長老，但他對幫主却十分的名重，先行報名之後，才推門而入。

白梅，楚小楓緊追在陳長青身後，行了進去。

黃幫主坐在大廳中，雪髯垂胸，白眉掩目，身前高燃着一盒檀香。

香烟嬝嬝中，更見寶相森嚴。

陳長青躬身說道：「弟子奉命請來了楚小楓和白梅，恭候訓示。」

黃幫主緩緩睜開雙目，點點頭，道：「兩位請坐。」

白梅，楚小楓依言坐下。

黃幫主道：「長青，你出去，我要和白兄，小楓好好的談談。」

陳長青應了聲，躬身而退。

連陳長青都被摒退出去，要說的事情，顯然十分重要。

黃幫主兩道目光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道：「孩子，能不能告訴我，你武功眞正來處，唉，不是老叫化妄作斷言，那些劍招，手法，決非無極門所有。」

在這位武林中一致敬慕，德高望重的老幫主之前，楚小楓只好說道：「老前輩，晚進爲誓言束縛，有些事，不便坦然說出，只能奉告，這些武功，都是從一本書上所得。」

黃老幫主道：「什麼人贈給你這本書呢，能不能說？」

楚小楓道：「不能，這正是晚進誓言束縛之處。」

黃老幫主道：「唉，孩子，你自己說吧！檢那些能說的告訴我。」

楚小楓道：「曾給晚輩奇書的人，就在迎月山莊之中。」

黃老幫主點一點頭，說道：「這就是了，孩子，你接受這本書時，他跟你提過什麼條件沒有？」

楚小楓道：「沒有。」

黃老幫主道：「那本書，是否還要交還給他？」

楚小楓道：「不用交還，不過，那位老前輩告訴過晚進，看完之後，把它燬去。」

黃老幫主道：「你燬去了？」

楚小楓道：「是……燬去了。」

黃老幫主道：「那書上的記述，你都能夠記得麼？」

楚小楓道：「記得，一字不漏的記得十分清楚。」

黃老幫主道：「這就好，不過，最好，還是把它記述下來，藏於一處隱密所在，不要被別人取去。」

楚小楓道：「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晚輩的胸腹之中。」

黃老幫主點頭，道：「嗯，難道你不會忘去麼？」

楚小楓道：「不會，晚輩的記憶之力很好，再說，書上記述的武功，晚輩都已經開始習練。」

黃老幫主道：「那好極了，希望能把它們練的純熟。」

楚小楓道：「晚輩受教。」

黃老幫主回顧了白梅一眼，溫聲說道：「白兄……」

白梅急急說道：「白梅不敢，白梅不敢，老幫主有什麼吩咐。」

黃老幫主拂髯一笑，道：「小楓有些話，不便說，咱們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白梅恭聲道：「老幫主垂詢，白梅知無不言。」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我只答應了那位老前輩不能說出去，可沒有答應他別的。」

白梅點頭笑道：「老幫主想問什麼了。」

黃老幫主道：「你說，那贈書之人，是何許人物？」

白梅道：「老幫主，可是懷疑他就是春秋筆？」

黃老幫主道：「老叫化確有這個想法。」

白梅道：「這麼說來，那人早已到了迎月山莊，而且，住了很久，只不過，沒有知道他的身份罷了。」

口中對黃幫主說，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楚小楓點點頭。

黃老幫主道：「白老弟，那人隱身之法，一定十分技巧，他如不主動找人，只怕別人很難發覺他的身份？」

楚小楓又點點頭。

白梅道：「老幫主，照區區猜想，他隱身無極門是希望查明宗領剛的行爲如何，春秋筆例來不捲入江湖恩怨搏殺之中，所以他雖然早已知曉無極門陷入危急之境，宗領剛的爲人行事，又能使他滿意，但却無法插手相助，所以，選擇了一個人，贈以奇書，準備由他挽救無極門的危難，可惜，天意難違，在刧者難逃，他雖用心很苦，却無法挽救這次大刧。」

黃老幫主目睹楚小楓沉思不語，點頭一笑，道：「大概是如此了……」

語聲一頓，接道：「唉，只不知道，他是否也在那一次刧難中遇害？」

白梅道：「這個，這個……」

楚小楓搖搖頭。

白梅接道：「看樣子好像是逃出了？」

黃老幫主道：「他能逃出去，必是先走了幾日……」

楚小楓搖搖頭。

白梅道：「想是還留在那裏？」

楚小楓又搖搖頭。

白梅道：「黃幫主，只怕他也死了。」

楚小楓沉吟不語。

白梅道：「難道他早死了幾日不成？」

楚小楓忽然點點頭。

黃老幫主道：「可是在迎月山莊被襲之前，他剛好死去。」

楚小楓望望黃老幫主和白梅，默然無言。

黃老幫主道：「他是眞的死了呢？還是借着死亡之名，避開了這場是非。」

白梅道：「他可以避開死亡的，爲什麼要死？」

黃老幫主道：「那會引起人家的懷疑，春秋筆決不能留下可疑痕跡！」

白梅點點頭，道：「幫主明鑒。」

黃幫主說道：「我想，不論他以何種身份，出現於何處何地？最好的掩護辦法，就是死亡。」

白梅道：「世界再沒有任何一件事，比死亡更容易使人遺忘了。」

黃幫主道：「對！這就是他永不受人懷疑的原因了。」

白梅道：「這麼看來，他是一個人了？」

黃幫主道：「很難說啊！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確知他的身份，以老叫化的想法，不論他出現於何時何地，只怕都不會是很引人注意的身份。」

白梅道：「老幫主，咱們是否應該查證一下，他是不是眞的死了呢？」

黃幫主說道：「不止是應該，而是一定要查。」

白梅道：「查！可是如何一個查法呢？」

黃幫主道：「這就要有人帮我們了，以宗門主的爲人而言，一個無極門中的人，不幸死去了之後，必然會予以厚葬。」

白梅道：「這個當然。」

黃幫主道：「這就是綫索。」

白梅道：「咱們開棺查看？」

黃幫主道：「問題是他現在何處？他埋骨何方？」

這一次，楚小楓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黃幫主却輕輕吁一口氣，道：「白梅老弟，我想，他埋骨之處，距離迎月山莊，一定不會太遠？」

白梅，黃幫主，兩個人都轉向了楚小楓望去。

楚小楓仍然是靜坐未動。

白梅輕輕咳了一聲，道：「那人埋骨之處，定然十分難找。」

黃幫主道：「只怕埋葬他的人，都已經不幸遇難，所以，沒有人知道那個地方了。」

楚小楓神情肅然，仍是不言不動。

白梅皺皺眉頭，重重的咳了一聲，道：「老帮主，這件事，好像是有些麻煩了。」

黃帮主道：「有些事也不能太過勉强。」

楚小楓抬頭望了兩人一眼，苦笑一下。

黃帮主道：「白老弟，我想這件事，可能會有很多人知道，咱們何不找人問問？」

楚小楓這一次有了反應，又搖搖頭。

黃帮主微微一笑，道：「白兄弟，這件事，不宜讓太多的人知道。」

楚小楓又點點頭。

黃帮主道：「白兄弟，我看，咱們都慢慢的想想這件事，或許，能想出來一個可行的辦法！」

楚小楓緩緩站起身子，道：「晚進想告辭了。」

黃帮主道：「好！你先走一步吧！累了一天，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

楚小楓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望着楚小楓的背影，白梅輕輕吁一口氣，道：「老帮主，孩子年紀輕，不懂事，有得罪的地方，還望老帮主不要見怪！」

黃帮主道：「白兄弟，我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沉重！」

白梅道：「年輕人遵守信諾，無虧大節，是好事，老朽也不便太過深責於他。」

黃老帮主道：「我明白，這是咱們爲難他，如何還能責備他？」

白梅道：「老帮主論事之明，實叫老朽佩服。」

黃帮主笑一笑，道：「白老弟，聽小楓的口氣，似乎是春秋筆，確已到了迎月山莊，那一本無名劍譜，亦是春秋筆所贈……」

白梅接道：「老朽覺着奇怪的是，春秋筆一向不捲入江湖恩怨之中，他又怎麼會贈給楚小楓這麼一份劍譜。」

黃帮主神情肅然的說道：「白老弟，這件事，不外兩個原因，一個是春秋筆已經選定了承繼的人，楚小楓可能入選……」

白梅哦了一聲，接道：「這個，豈不是和春秋筆處事方法，有些不同麼？春秋筆一向行踪隱密。」

黃帮主道：「這件事，你如是早一些問我，我也可能答覆不出，但現在，老叫化已想出他的內情了。」

白梅道：「願聞高見？」

黃帮主道：「執掌春秋筆的人，首要公正，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淡薄名利的胸襟，然後，才能夠執掌春秋筆，這些人，不能從小培養，必須就現有的俠義人中，選擇一位，宗門主崛起江湖，表現的有聲有色，可能已被列入了接掌春秋筆的主要人選，所以，才有春秋筆到無極門的消息……」

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言。

白梅歎息一聲，道：「領剛公正有餘，只是武功還不足接掌春秋筆，老帮主不用心存顧慮，有事只管請說。」

黃帮主道：「就老叫化子的推斷，春秋筆去過了無極門，可能是經過了一番攷查，發覺了宗門主是江湖中人，和執掌春秋筆的條件不合，但他看上了楚小楓，自然，楚小楓也只是初步的入選人，至於，製造春秋筆息隱一事，死亡是最好的安排。」

白梅點一點頭，說道：「不錯，小楓的才華，機智，都是上上人選，但老朽的看法，他似乎不是那種嚴肅之人，擔任春秋筆，未必合適。」

黃帮主道：「這個麼？老叫化，也有相同的看法，楚小楓似是屬於那種飄逸瀟洒的人，他能執大義，但可能不拘小節，收服了綠荷，黃梅，紅牡丹三個女人，就證明了他是一個講求實效的人，但也是上乘的辦法，除此之外，想救出宗一志，可能要有數十高手的死亡，還未必能夠如願，自然，這方法，也只有楚小楓能用，換了一個人，就不具備有收服三個妖女的條件。」

白梅道：「咳！老帮主，我也在爲這件事發愁，小楓把三個小妖女收在身邊，終非了局，這件事應該如何？還望老帮主能夠指點一個應付之法。」

黃帮主道：「這件事，咱們用不着操心，我雖然不懂星卜之學，但數十年來的閱人經驗，使我對人的看法，大致不會有錯。」

白梅道：「綠荷，黃梅，紅牡丹，是江湖上出了名淫娃，蕩婦，無極門如何能夠收留，雖然領剛在臨死之前，留有遺言，允准小楓便宜行事，不受無極門的規戒約束，但他如若帶

着這幾個蕩婦淫娃，在江湖上走動，那算什麼名堂？再說他年輕氣盛，血氣方剛，心性還未完全穩定，一受到了這三個丫頭的誘惑，那豈不要造成一件大恨大憾的事。」

黃帮主笑一笑，道：「老弟，既然他可以不受無極門的門規約束，你又為什麼替他操心呢？」

白梅道：「老帮主，你好像對這件事，一點也不關心？」

黃帮主道：「關心又能如何？事實上，他的作事方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白老弟，如若現在還沒有救出宗一志，無極門會不會接受三女的要求？」

白梅道：「這個，這個……」

黃帮主笑道：「我相信，無極門會答應的，那時候，無極門會背上了這一個沉重的負擔了。」

白梅道：「但楚小楓答應了，我們自然也無法拒絕。」

黃帮主道：「至少，你們在心理不會有太沉重的負擔。」

白梅道：「老帮主的意思是……」

黃帮主道：「老朽之意是，楚小楓如若能執大義，小節微疵，不用計較了……」

神情轉變的十分嚴肅，緩緩接道：「白老弟，自從春秋筆，出現武林，確然揭發了不少假冒偽善之人，數千年來的武林平靜，都是春秋筆之賜，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春秋筆揭發了隱慮，却也把那些兇惡之徒，給逼到了更為隱密的地方，老朽已聽長青說過萬花園的經過之情，像這樣龐大的勢力，豈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來，而且，江湖上數十年來平靜如水，也不可能忽然間，冒出了這麼一大批高手出來，所以，老朽推想，這批人來自有處，只是他們的舉止太過神秘，行踪詭異，叫人無法測出他們的來路。」

白梅道：「說的也是，那景二公子不但武功高，而且十分博雅，一身所學，似是源出一派……」

黃帮主接道：「這就是破綻……」

緩緩站起身子，接道：「白老弟，你可以去了，玆事體大，恐怕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咱們也不能妄加忖測，夜色已深，白老弟，也該回去休息了。」

事情太過重大，白梅也知道無法再說下去，站起身子，長揖告退。

他沒有立刻回到臥室休息，却折轉到楚小楓的臥室之中。

室中燈光明亮，楚小楓雙手支顎，正在對燈凝思。

聽得步履之聲，楚小楓才抬頭望去，顯然，他的心思很沉重，想的全神貫注。

白梅揮一揮手，道：「孩子，你還沒有睡麼？」

楚小楓親自替白梅倒上了一杯香茗，低聲說道：「晚進正在想幾件事！」

白梅道：「想什麼？」

楚小楓道：「唉！晚輩少不更事，答應了把綠荷，黃梅，紅牡丹帶出萬花園，現在，確不知如何處置她們？」

白梅已得黃帮主的開導，心中倒是開明了很多，笑一笑，道：「怎麼？你沒有想好如何安排她們就答應了下來。」

楚小楓道：「晚進當時只求救出一志師弟，就算她們條件提得再苛一些，我也會答應，沒有想到……」

白梅接道：「沒有想到後果，會帶來如許麻煩？」

楚小楓道：「晚輩目前，就遭遇到這些困難。」

白梅道：「你明白一點說吧，是些什麼樣子的困難？」

楚小楓道：「晚輩有很多事要辦，但却不知把三個丫頭，留在何處？」

白梅道：「董掌門人不是已經答應了把她們收入無極門下麼？」

楚小楓道：「晚輩想過了一陣，覺着實在不妥。」

白梅心中忖道：這孩子究竟是讀過萬卷書的人，心智反應，比別的人強的多了。

口中却故意問道：「那裏不妥了？」

楚小楓道：「她們三個人，都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而且聲譽不好，如若把她們留在無極門中，只怕她們會故態復萌，唉！董掌門太威嚴，很難和她們相處，而且，她們的花招多，一旦情急，只怕作起事來，就不擇手段了，我擔心她們會鬧出事情。」

白梅道：「說的也是，這三個丫頭，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淫惡人物，你那位方方正正的掌門師兄，確也應付不了她們。」

楚小楓道：「所以，晚輩擔心的很。」

白梅道：「小楓，我看得出來，連老叫化子，陳長青算在內，她們三個丫頭片子，內心中也只佩服你一個，所以，只有你才能帶着她們，三個人武功不錯，人也夠機智，你帶在身邊，也是幾個好帮手，如是日後能夠變化了氣質，說不定會變成很有用的人？」

楚小楓道：「唉！老爺子，晚輩也這樣想過了，但我辦事，最好是一個人行動，帶着她們，實在是一個累贅。」

白梅笑道：「這就麻煩了，你答應了人家，總不能撒手不管吧？」

楚小楓微一沉吟，道：「老爺子，小楓倒是替她們想到了兩個去處，不過，還要老爺子鼎力帮忙。」

白梅道：「我能幫上忙，你倒說說看？」

楚小楓道：「丐帮組織龐大，不在乎多幾名弟子，而且，規法森嚴，她們也不敢以身試法。」

白梅道：「法子是不錯，只可惜她們是女人，丐帮從來不收女弟子。」

楚小楓道：「排教呢？」

白梅道：「排教，我老頭子沒有辦法。」

楚小楓怔了一怔，道：「老爺子，你老人家……」

白梅搖搖手，道：「小楓，少給我高帽子，老爺子我不戴這個。」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難道老爺子你眞的不管麼？」

白梅道：「管？怎麼一個管法，像這樣的事，我可是沒有插手的本領……」

語音一頓，接道：「其實呢，解鈴還是繫鈴人，你既然把三個丫頭給召來了，就該自己想法子解決，先要她們跟在你的身側吧。」

楚小楓長歎一聲，道：「如是想不出別的辦法，那也只好如此了。」

白梅道：「你能想通就好……」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小楓，你的話都說完了，現在，我老人家要說幾句了。」

楚小楓道：「晚輩洗耳恭聽？」

白梅道：「不論迎月山莊死了什麼樣一個人，只要他死在遭襲之前，我想一定會有很多的人知道。」

楚小楓點點頭。

白梅道：「這本來是一件不怎麼引人注意的事，但，如是已傳出去，那就會立刻沸騰江湖？」

楚小楓道：「老爺子說的是。」

白梅道：「這中間的利害得失，你想想看，如是找別人問，會不會……」

楚小楓歎息一聲，接道：「這中間有很多可疑，晚輩決定去看個明白。」

白梅道：「你去。」

楚小楓道：「是……正如你老爺子所說，這件事，不宜有太多的人知道。」

白梅道：「這件事，要不要告訴黃老帮主一聲呢？」

楚小楓道：「這件事，由老爺子決定自己吧。」

白梅點頭道：「好，小楓，你準備幾時動身？」

楚小楓道：「明天晚輩就去。」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小楓，大白天，方便麼？」

楚小楓道：「晚輩天黑之前趕到，初更時分動手，唉，幸好晚輩已得先師遺命，不受無極門的門規約束，如是我還是無極門中弟子，就要受門規約束了。」

白梅道：「這就是領剛生前的思慮週到，也是對你信任很强，讓你放手施為。」

楚小楓道：「晚輩很感激先師的苦心，既然給了我這個機會，晚輩只有盡力而為了。」

白梅笑一笑，道：「小楓，你休息一會，明天，還有事情。」

第二天，楚小楓召來了綠荷，黃梅，紅牡丹三女。緩緩說道：「妳們現在，要決定一件事情。」

綠荷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你們現在，是否決定跟隨着我？」

綠荷點頭，道：「我們自然是要跟着楚公子了。」

楚小楓道：「跟着我，不過，事先我要和你們約法三章。」

綠荷道：「什麼約法？」

楚小楓道：「第一，你們要洗面革心，不能再作出見不得天日的事。」

綠荷道：「這個，我們一定遵從。」

楚小楓道：「第二，我是一個很喜歡找事的人，妳們跟着我，會吃很多的苦。」

綠荷道：「我們跟着公子，死而無怨。」

楚小楓道：「第三件事，也是你們很難作到的。」

綠荷接道：「什麼事？公子請說。」

楚小楓道：「守份，妳們跟着我，只是個丫頭的身份，希望你們能守着丫頭的本份，不得有任何逾越。」

黃梅笑一笑，說道：「關於這一點，我們明白，我們跟着公子，侍候公子，照顧你吃飯穿衣。」

楚小楓道：「除此之外，你們不許隨便殺人。」

綠荷道：「是。」

楚小楓笑一笑，又道：「其實，你們用不着跟着我吃苦，我們可以安排你們三人去一個地方。」

紅牡丹道：「公子不想要我們了？」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我是覺着，妳們可以選擇。」

綠荷道：「不用了，我們已經選擇了公子，生死相隨，決不改變。」

楚小楓道：「好吧，我在家裏時，用過丫頭，我是個很會用丫頭的人。」

綠荷道：「那很好，我們三姊妹作過很多的事情，但却從沒有作過丫頭，所以，我們很希望能作個眞正的丫頭試試看。」

楚小楓笑一笑，說道：「妳們先別太高興，等你們作過我的丫頭之後，你們就會發覺，我這人，是多難伺候，我吃起東西來，嘴有多刁。」

綠荷道：「公子，這些事，你不用擔心，我們三姊妹，都學過幾天做菜的手藝，只要肯用心，燒的幾樣菜，還不算太壞。」

楚小楓心中暗暗忖道：「這三個丫頭，看來是跟定我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妳們不用拜入無極門了，跟着我個人就是。」

紅牡丹格格一笑，道：「婢子們離開那裏時，就是打算追隨公子，想不到，竟然是如願以償了。」

楚小楓道：「今天，我要暫時離開襄陽，去辦一件事……」

綠荷接道：「帶不帶我們同行？」

楚小楓道：「就是不方便帶妳們，所以，妳們要留在這裏。」

綠荷道：「行，但不知公子幾時回來？」

楚小楓道：「快則連夜趕回來，遲則第二天中午之前。」

綠荷道：「只去一天麼？」

楚小楓道：「對，這地方，是丐帮的臨時總舵，安全無慮，你們住這裏，可要多多小心一些……」

綠荷接道：「小心什麼，這地方安全無慮，為什麼還要小心。」

楚小楓道：「小心妳們自己的行為，別要鬧出什麼笑話來！」

綠荷臉一紅，道：「公子放心，我們絕對不會叫公子丟人，由此刻起，我們一個個，都會變成了端莊賢淑的女子。」

楚小楓道：「但願如此……」

語聲一頓，又接道：「妳們去準備吧！今天，我要吃一頓很豐富的午餐，然後，出門辦事？」

三女相互一笑，退了出去。

果然，三個人一齊下了廚房。

做飯的廚師，眼看三個如花似玉一般的大姑娘闖了進來，生火的生火，洗菜的洗菜，三不管，就動起手來。

別看三個人是江湖上出名的淫娃蕩婦，但作菜的手藝，眞還不壞。

天近中午時分，被她們作出了八個很精緻的美餚。

可苦了廚房的買菜師父，三女挑的却是最精微的地方，譬如白菜，她只要一點菜心，燒一盤，剝了幾十顆大白菜。

楚小楓遍嚐了八味美餚，笑一笑，道：「三位的手藝，還不錯。」

綠荷道：「很久沒有下廚房了，生疏一些，公子……」

楚小楓揮揮手，道：「我只是說，還不錯，並不是很好，單是吃這一件事上，你們還得多下工夫。」

黃梅道：「公子，廚下材料不足，如若我們自己能去選購，也許還會再好一些。」

楚小楓道：「大家住在一處，此事不足為訓，我只是試試你們的手藝罷了，人生在世，要作的事情很多，要下工夫的事情也很多，拿作一件美味可口的餚菜而言，就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我只舉此一端，其他的事，妳們自己可以想想了……」

綠荷歎息一聲，接道：「婢子們明白公子的意思了，你是叫我們學習作人，作一個正正當當的女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們明白就好。」

綠荷道：「公子，我們練武，算不算正經事呢？」

紅牡丹道：「當然是正經事了，我們今後要追隨公子，在江湖上走動，難免有和人動手的機會，如是咱們武功不濟，不但不能替公子分憂解愁，而且還會拖累於他。」（未完）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往刺甘十九妹，在舉刀欲下之際，驀覺此舉有欠光明，遂先揚聲喝叫甘十九妹，然後再舉刀劈下，但甘十九妹一被驚覺，立即滾身避過，並反手扣住尹劍平腕脈，尹劍平功敗垂成，反落人手，自知難以倖免，把心一橫，拚諸一死，亡命反攻，僥倖掙脫，但在逃離窗口時被自外進來的阮行打中毒籤，尹劍平運功逼毒，蹣跚走至一處溪澗，正俯身喝水之際，驀見一葉方舟自蘆葦叢中駛出，舟上有一長像堂堂一表的漁人打扮壯漢，手持長篙正蹲在舟前似在觀查什麼，尹劍平好奇，靜伏窺伺……

絕地逢豪客

這時見漁人由身上拿出來一個小小竹筒，信手一晃，竹筒一端，即亮起了一團火焰。

隨後他探手出去，即把燃有火焰的竹管套揷在水面上原已設好的一根竹籤上，頓時水面上下，各現出栲栳大小的一團火光。

這人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根繫有竹節的絲絲，信手繞了一個套結，以繫有竹節的一端緊持手中，却把那套結的一端置入水中。

看到這裏，尹劍平也就明白了——這個人不過是一個尋常的漁人，正在從事例行的捕魚工作而已，只是對方何以會有這種奇特的捕捉方式，他却是未曾深思，只因腰胯間傷處痛楚難當，猛可裏像是抽筋了似般地一陣抽痛，足下一蹌，「噗通！」的踏了一個水花。

那人正在聚精會神的觀查着什麼，聆聽之下，驚得一驚，頓時站起身來。

絕症遇良醫

尹劍平既已現形，乾脆也就不再掩飾，遂即現身步出，出聲招呼道：「仁兄——」

那人乍見尹劍平又是一驚，以手按唇，「噓！」了一聲。

尹劍平忙即止聲。

披簑人向他怒目看了一眼，擺擺手，示意他不要出聲，遂即緩緩又蹲了下來。

也就在這人身子方自蹲下的一刹，只聽得嘩啦！一聲水响之聲，一條黃影自水面翻縱而起，冒了個高兒，却向丈許以外疾流之中，扎落下去。

那人在黃影甫現時，驚呼一聲，整個身軀快閃直出，極爲快捷的搶落向水面，只見他單足一點水面蘆尖，龐大的身軀，像是一頭巨鷹般地搶向疾流，信手一抄，抓向空中那條黃影，却是慢了一步，眼前水花一濺，却被那物件入水逃去無踪。

尹劍平方自看出空中黃影，像是一條極爲粗大的巨鱔，細鱗闊口，粗若人臂，端的不可多見。眼看着牠入水逃逝，不覺甚是遺憾，心中正自痛惜內疚，面前人影一閃，那披簑漁人，已然站立眼前。

這人雖說是一身笨重簑衣，可是觀其來去，却不嫌絲毫笨拙，來去如風，分明輕功一流身手。

尹劍平內心固然驚異萬狀，奈何胯間傷勢，可能因着了水，一經發作痛苦難當！他實在無能兼顧許多，嘴裏痛呼一聲，足下又打了一個踉蹌，却把手上連鞘的一口長劍，力揷水內，才穩住了前跌的身子。

那人一張發怒的臉，原似正要發作，或許是發覺到尹劍平的動作有異，表情怔了一怔，掩忍着心裏的怒火，未曾當時發出——

「你這個人……」那人打量着尹劍平不勝驚異的道：「你怎麼了？」

尹劍平這一刹，只覺得傷處抽痛，如萬蟻附骨，簡直是難以忍受得住。

當下猶自挺身道：「在下身中鏢傷，急須延醫求治，仁兄可肯載我一程麼？……」

那人一雙目光，很快的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由他身形外表斷定他所說非僞，頓了一下才開口出聲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尹劍平强行忍着身上的痛楚，說道：「福壽居——」

三字出口，只覺得胯間一軟，足下一蹌，再也挺立不住，直向水面上倒了下來。

那人表情一驚，身形略晃，已撲到了他身邊，猝然伸手抓住了他一隻胳膊，即時制止他倒下的身子。

「走！」那人說：「我們上船去再說。」

緊接着身形已騰空躍起，尹劍平由對方那隻接觸的手，體會出這個人臂力甚大，觀諸他擰腰騰身之勢，可知他身手不弱，當時也就配合他的起落之勢，即時點動足尖，三數個起落之後，二人已雙雙落身於小舟之上。

那葉平底方舟，猝然落載了兩個人，不停的在水面上搖幌着，直似要翻轉過來，却見那人身子向前踏進一步，雙腿分跨着略微向下一蹲，水波在船頭上翻起嘩啦！的揚起了一片浪花，頓時平定了下來。

尹劍平這時已忍不住坐向船板，見狀點頭讚許道：「仁兄好俊的功夫！」

那人却將高挑在空的一盞燈取下來，照向尹劍平臉上——點頭道：「你說身中鏢傷，在那裏？」

尹劍平指了一下傷處，那人就近細看了一下，頓時神色一變道：「是毒藥飛鏢麼？」

「大概是吧——」

說了這句話，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呻吟！

那人道：「既然是毒藥飛鏢，却要有解毒的藥才成，你可有解藥？」

尹劍平强力提運着眞氣，不使毒氣上攻，諦聽之下，搖搖頭道：「沒有——小哥，這附近有外傷的大夫……沒有？我……我可是支持不住了！」

那人年歲約在二十六七，與尹劍平相差不多，一副年輕人的直率純樸，却絕不笨拙，舉止更似極爲精明。

聽了尹劍平的話，他搖搖頭道：「不不——這附近根本就很少住家，更別說傷科的大夫了……」

說罷又細看了一下他的傷，皺眉道：「所幸傷在下盤，要是別處，只怕這時，早已發作了！」

一面說，他遂即駢起中食二指，一連向尹劍平傷口處附近的幾處穴道戳去。

他一連點戳了幾處地方，才驚異的看向尹劍平道：「原來你已先把這幾處的穴封閉？」

尹劍平十分佩服的點頭道：「不錯……這麼看來仁兄誠是高明了！」

說着喟然嘆息一聲，接道：「在下所中毒傷，非比尋常，如非我先已將各處穴道封閉，又已止住流血，現在早已喪命，只是……唉……看來也沒有什麼大用……」

那人一雙濃眉緊緊蹙着，冷冷笑道：「這也很難說，人不該死五行有救，要是你沒遇見我呢，豈非要暴屍荒野了？看來我們倒是緣份不小！」

說罷即由水上把先時揷在竹籤上的火種摘下來，就手熄滅收入懷中，即由船邊拿起長篙，逕自將這艘平底方舟撐向溪流——

水勢湍急，小舟被衝得橫出了老遠，在水上一連打了幾個圈子，才認定一個方向畢直前進。

尹劍平一隻手扶住了船上柱子，把身子倚向正中船篷之上。

却見小舟在那人操持之下，在水面上一瀉如箭，經過了一條狹窄彎道，才見開闊，水流既緩，舟行也就平穩了下來。

那人才得閑兒，扭過臉看向尹劍平道：「還沒有問你姓什麼？」

尹劍平說道：「尹——伊尹之尹！仁兄貴姓？」

那人頓了一下道：「我姓吳——」少頓接道：「怎麼樣，忍得住麼？」

尹劍平道：「忍是忍得住，只怕毒勢發作，時間一久可就痳煩——」

那人一笑道：「這可就看你的造化了！」

尹劍平聽出對方話裏有話，不禁神情一振道：「吳兄的意思是……？」

姓吳的道：「你剛才問到這附近可有傷科大夫，其實這話是多餘的，即使是有，也只能醫治尋常刀傷，像你這等毒藥鏢傷，那一個又懂得醫治？」

尹劍平失望的道：「吳兄說的是——只是在下心中存着萬一的指望罷了！」

姓吳的搖搖頭道：「一點指望也沒有。」

尹劍平怔了一下道：「那……可怎麼好？我們這是去那裏？」

那人道：「且先回到我住處再說。」

尹劍平道：「吳兄住處遠麼？」

「不遠，就快到了。」說時伸手向前面指了一下：「就在那前面。」

尹劍平道：「吳兄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姓吳的搖搖頭道：「沒什麼人，就只有我臥病的一個老娘——」

尹劍平心裏一陣失望，暗忖着既然這樣，你又何必把我帶回家來？

心裏雖是這麼想，嘴裏却不曾道出。

那人嘆息一聲，說道：「我娘這個病，是長年累積下來的，一時也好不了，只有這麼拖着了！」

尹劍平無精打采的道：「就該找個名醫求治才是。」

「名醫？」姓吳的「噗哧！」一笑道：「誰是名醫？我娘就是名醫！」

「你娘——？」尹劍平驚異的道：「吳兄，你說什麼？」

「我說我娘就是最好的大夫！」

尹劍平怔了一下，以爲自己聽錯了。

「慢着！」他重覆的追問道：「你說你母親本人就是個爲人治病的大夫？」

「不錯！」姓吳的說道：「是個最好的大夫！」

尹劍平抱拳道：「失敬！失敬——吳兄你這麼說，我心裏就塌實了。」

那人微微一笑，說道：「你可也不要高興太早，這話可難說得很，什麼事都保不住會有意外。」

尹劍平心頭又是一沉，道：「這話又怎麼說？」

姓吳的道：「很簡單，我娘雖然說得上是醫中聖手，但是在這個地方，却並沒有外人知道，到時候她老人家是不是答應給你治傷，還很難說。」

尹劍平沒有說話。

姓吳的道：「就算我娘答應看你的傷，是不是就能解開了你所中的那種毒，這也很難說，所以這一切只有看你的造化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道：「吳兄說的不錯，這確是事先無法知道的事情——」

他接着嘆息一聲道：「眞要如吳兄你所說——那也只怪我命當如此，夫復何言？」

姓吳的收回手中長篙，倚向尾舵，目注向他道：「不過，你也不要太失望，我娘眞要是醫不好，只怕很少有人能醫得好，你就是再去別處也是枉然！」

尹劍平點頭道：「吳兄你這麼說，我倒是安心了，請教吳兄你大名怎麼稱呼？」

姓吳的道：「這個——我叫吳慶，慶祝的慶，老兄，你看來武功不弱，想必是武林中人了？」

尹劍平感嘆一聲，道：「亡命天涯，九死一生，敗軍之將，再也不敢稱勇了！」

「這麼說，你是爲仇家所迫了？」

「這——」尹劍平不得不承認道：「就算是吧！」

他隨即轉變話題道：「吳兄分明高人，何以這等打扮，想是一隱者了。」

吳慶一笑搖搖頭道：「什麼高人不高人，隱者更當不上，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娘是個病人，這裏地僻人靜，很適宜讓他老人家養病，我呢，雖是粗通武藝，却也不能拿來當飯吃，打打漁，倒也安閑。」

尹劍平翻了個身子，輕輕哼了一聲！

吳慶皺了一下眉道：「又痛了？」

「還好！」尹劍平手撫傷處道：「府上到了麼？」

吳慶看了一下道：「快了——」

尹劍平道：「方才聽吳兄這麼一說，可知令堂必係一個有分寸教養長者，既精通醫術，又爲什麼不懸壺濟世，造福鄉梓呢？」

吳慶呆得一呆，張唇欲說，却又臨時止住，遂道：「我方才已經說了，我娘是身染疾病之人——」

尹劍平點頭道：「這麼說，令堂何不自己醫治一下呢？」

「唉！」吳慶苦笑道：「當然爲自己治過了！」

說到這裏，目光裏略似責怪的，看着尹劍平——

「說起來，這還要怪你——」

「怪我？」尹劍平一時爲之瞠然！

吳慶道：「你聽我一說也就知道了。」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道：「我母親所患的乃是百年罕得一見的『風毒症』！」

「風毒症？」尹劍平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名字。

「這是發自雲貴苗族的一種怪病——」吳慶道：「我母親早年在苗疆停過一段時候，同先父從事醫療工作，不愼爲當地風毒所中，眞正發作，却是近十年的事情。」

尹劍平道：「什麼是風毒……？」

吳慶說道：「野花盛開，花香互傳，再爲當地瘴毒所侵，隨風四散，中人無知，累積成疾。」

「這可眞是聞所未聞的怪病！」

「可不是，」吳慶皺着雙眉道：「這種病好在病者平時不知，春夏時節和好人一般無二，只待一過中秋，病勢才行發作，入多就更爲厲害，發作時候，遍體生出桃紅斑塊，全身痲癢不堪，每一根骨頭都軟痲無力，眞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尹劍平一面提運着下腹眞氣，不會闊散，聆聽之下，奇怪的問道：「這種病莫非就……沒有醫治的方法麼？」

「有！」吳慶說：「是我父遍查醫籍，拜訪高明，才得了一個方子，這個奇怪的藥方，除了數十種希罕草藥之外，最難求的却是那個藥引子！」

「什麼樣的藥……引子？」

吳慶道：「那個藥引子須要百年老鱔王一條，取其血膏爲引，才得成藥。」

「啊……」尹劍平忽然明白過來，一時作聲不得。

吳慶苦笑了一下道：「我父親故世之後，我母子窮數年之力，足跡走遍大江南北，遍搜窮鄉僻壤，爲的是找尋一條百年鱔王，只是那裏找得着？我娘的病也就一年重似一年！」

說到這裏，他重重的嘆息了一聲，又道：「我娘固然是心灰意懶，不再存指望，我雖力圖振作，却亦是無可奈何，那裏想到遷居來此之後，却意外的發覺到，這積翠溪附近，盛產鱔魚！」

吳慶的臉上忽然生出了光采，尹劍平却內疚的垂下頭來。

「這麼多年來，我早已熟悉了捕鱔的經驗！」吳慶說：「經我四處探察結果，斷定就在這積翠溪上流水源處，藏有一條老鱔，觀其洞穴，斷定這條鱔魚，最少也有三百年的年歲，是我用盡苦心，耗費了許多時日，才將牠引到淺水蘆叢，因知這類老鱔，喜食翠皮之蛙，又愛水中弄月，是我煞費苦心，故佈疑陣，不意第一次我心太急，被牠逃脫，第二次——也就是剛才你所看見的那一次——」

重重的嘆息了一聲，他沉痛的道：「這一次按理說，牠是無論如何也不該逃掉的，却又遇見了你——」

尹劍平頻頻苦笑，却也無話可說。

吳慶道：「這類老鱔，性又通靈，復又多疑，好不容易我看着牠將要上鈎入套，却被你發出的水聲所驚，臨時受驚脫逃，看來再要擒牠，又不知什麼時候了。」

言下頻頻搖頭嘆息不已！

尹劍平愧疚無已的道：「這件事純係我的冒失……我眞是太大意！」

吳慶看了他一眼，哼道：「當時我眞恨不能給你一個厲害，可是看見你這副樣子，氣也就消了，你也不是故意的，當然不能怪你。」

尹劍平歉疚道：「話雖如此，我却是內疚萬分……」

吳慶道：「你也不必這樣，好在，這條老鱔的習性，我也摸熟了，牠雖逃過了今天，逃不過明天，早晚我一定能夠把牠擒到手中，只是——」

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麼，遂即關照尹劍平道：「這件事你可不能在我娘面前提起來，否則再想要她老人家爲妳療傷可就萬難了！」

尹劍平皺了一下眉道：「爲什麼？」

「這還要問？」吳慶苦笑道：「今天晚上她老人家還指望我能捉回那條老鱔，我看她八成一夜都沒睡覺——」

頓了一下，他才又嘆息一聲接道：「如果她老人家知道是因爲你的緣故，才功敗垂成，還豈能爲你療傷看病？所以你千萬不能說，否則的話，一切後果我可不負責。」

尹劍平黯然點頭道：「吳兄既這麼說，我不提也就是了……噢……府上快到了麼？」

「已經到了——」

一邊說，吳慶彎過了舵來，小船緩緩的向着岸上靠去，尹劍平乍然發覺到眼前敢情來到了一個孤處波心的陸台坡地。

月色下，只見這爿地異常幽靜美雅——

在一爿蘆葦繚繞裏，响起了起落和諧的蛙鳴聲——那是一個孤處水面的小島，極小的小島，看過去頂多只有六七丈見方。

吳慶用力的撐船上岸，然後扔下了篙，走過來扶起了尹劍平道：「來！我扶你下去。」

尹劍平實在也不能再客氣了，點點頭道：「有勞——」

吳慶扶着他下了船，往前走了幾步，就看見一間竹舍聳立在小島正中，除了這間竹舍，全島再也找不出第二房屋，看着這間竹舍，必然就是吳家了。

一隻黑狗撲過來大聲吠着。

吳慶連聲驅着，一面向尹劍平道：「我娘果然還沒睡，且先到我房子裏躺下再說。」

尹劍平這一陣只覺得傷處疼痛不堪，感覺到一團熱氣直向上衝，情知毒性已發，當下忙自運提眞力，強行壓制着，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

吳慶扶着他繞向竹舍左面，踢開了一扇門，進入一處尚稱寬敞的房間，摸着黑先把他扶到床上睡好，才轉身外出，就門框上把懸着的一盞燈拿進來置好。

尹劍平倚在木床上，只是呻吟不已。

吳慶把燈端過來，向他臉上照了一下，驚道：「啊——想不到這麼快就發作了，這可怎麼是好？」

一面說，他忙把他鞋襪脫下，還爲他解下了身後那個沉重的背包，連同尹劍平手上的那口「玉龍劍」一併放好。

尹劍平苦笑道：「兄弟……我這身衣服都濕透了……實在不好拜見令堂……」

吳慶道：「不要緊，來，先換上我的。」

於是取出一套乾淨的粗布衣褲爲他換好，手足接觸時，吳慶發覺到他週身火熱，心裏也不禁着起慌來。

等到一切就緒，吳慶扶着他睡好，遂道：「你先歇着，我這就去請我娘去——」

尹劍平點頭道：「多謝！」

忽然門外傳來聲音道：「用不着請我，來了。」

緊接着一片燈光，從門外溢進來。一個鷄皮鶴髮，手持鳩杖的瘦削老嫗，已現身門前。

尹劍平猝吃一驚，單臂力撐着坐起身子——却見吳慶已張惶的趕了過去。

「娘！」吳慶驚異的道：「妳老人家怎麼起來了？」

一面說着話，他趕忙用手去攙扶那個老婦人。

不意，那老婦人却倔強的後退了一步，道：「你別管我，我還有話問你。」

說時，這個老婦人把另一隻手上提着的一盞燈高高的舉起，一片燈光照向尹劍平臉上。

「我問你——」她忿聲說道：「這個人是誰？」

尹劍平至爲尷尬的道：「伯母，我……」

「你不要開口，」老婦人忿忿的轉向吳慶道：「你說。」

吳慶面現肅容的道：「娘——這個人爲仇家所迫害，身中毒藥暗器，妳老人家要是不救他，他可就活不成了！」

老婦人用濃重的鼻音冷笑着，一面抖顫顫的走進來，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你這個孩子……」她獰厲的目神，狠狠的盯向吳慶道：「娘平常是怎麼關照你來着……不長進的東西！」

吳慶頓時臉上現出畏懼之色，垂手道：「兒子不敢，娘……這個人生命垂危，請妳老人家勝必要……」

老婦人插口道：「你不要多說……我比你清楚，娘活了這麼大，什麼沒見過……」

一面說，她頻頻冷笑不已。

尹劍平睡在床上，打量着這個老婦人，只見她面色蒼白，滿臉重紋，可怕的是在她臉上手上頸項上，都似生有一塊塊的紅色斑塊，襯以她形銷骨立的瘦長身材，簡直形同鬼魅一般！那雙眼睛，閃爍在下垂過長的眼皮裏，剩下豆大的兩點瞳仁，看起來益增陰森恐怖之感！

現在，那豆大的兩點瞳仁，已經移視向尹劍平身上，尹劍平下意識裏感覺到一種戰慄，緊張！

老婦人目注着他，甚久才說道：「你姓什麼？」

「尹——」尹劍平頓了一下，道：「尹劍平！」

當他說出了眞實姓名之後，心裏不禁又有些後悔！

老婦人却並不十分在意他的名字，却冷冷的道：「從那裏來的？」

「福壽居——」

「十里坡的那個客棧？」

「不錯……就是那裏。」

說到這裏，他實在支持不住，緩緩的把身子向後面躺了下來，並且忍不住發出了呻吟！

老婦人似乎無視於他的痛苦，一雙瞳子凌厲的釘在他的身上，道：「十里坡一向平靜，從來沒有江湖人的行踪，你又怎麼會落下了這身傷？」

一旁的吳慶忍不住插口道：「娘——是這樣的，他——」

老婦人強白道：「你不要插口！我要他自已說。」

吳慶倒是眞的不敢再吭聲了。

尹劍平無可奈何，強忍着身上的痛楚，一面運着氣，一面吶吶的道：「在下是追躡一位仇家，來到了福壽居……不意爲其所敗……中了暗器……你老人家行行好……可否先看看我身上的傷……再說。」

老婦人哼了一聲，說道：「我並沒有答應要爲你看傷，況且，我對你眞實的身份，還很懷疑！」

「懷……疑？」

尹劍平語氣悲愴，心裏却充滿了怒火，如非他此刻傷勢發作動彈不得，復有性命之憂，對於這個老婦人的無情與諸多怪異斷斷乎不能忍耐。

只是眼前，他却連發作的力量都沒有，爲了想活命，一切只有儘量的委屈求全！

「不錯——」老婦人接着他的話頭道：「我這一輩子，已經一錯……再錯……」

語氣裏充滿了悲憤，凌厲，那雙綠豆般的瞳子掃向她兒子身上，再轉向尹劍平，更似具有無比陰森氣質——

「如今老邁病弱——退隱天涯……我們不能再錯了！」她手中鳩杖連聲的頓着地面：「我已多年不見生人……更不願隨便管人家的閑事，並不是我不願意，實在是我已心力交疲，無能爲力，你知道吧！」

尹劍平已由對方話中聽出了這母子二人的離奇身世，必有不可告人的隱情，只是這些都不是他眼前所能關懷的，他再也沒有閑情意緻去關懷別人了。

諦聽之下，他只能報以一聲痛苦的呻吟！

「娘！」一旁的吳慶幾乎在哀求了：「這位尹兄，他絕不會是妳老人家想的那些人……要不是他身上中了毒藥暗器，兒子也絕不敢帶他同來惹妳生氣……娘，妳老人家，就行行好吧！」

老婦人哼了一聲道：「那要看看他到底該不該死了！」

吳慶道：「妳老人家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婦人道：「我要先證實了他的身份才能給他看傷。」

吳慶急道：「可是他已經不行了呀！」

「你知道什麼？」老婦人慢吞吞的道：「放心，他死不了的——」

說着她緩緩的自位子上站起來，一隻手由桌子上提起了燈，向牀前走過來。

吳慶忙跟上來，老婦人遂以手上燈向着尹劍平臉上照過去。一面冷笑道：「這個人內功高深，非比一般人——」

她是在跟她兒子吳慶說話：「你可看見了？他身上雖然中有毒傷，但是到此刻，却能眞氣聚結，並不曾渙散，這證明了他精於一種『內鎖元陽』功力——很可能是來自『西崆峒』的門下。」

一聽到「西崆峒」三字，吳慶神色由不住倏地一陣大變！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西崆峒……？」吳慶疑惑的眸子，視向尹劍平說道：「娘是說他……他是西崆峒的來人……？」

「我還不能肯定，但是有這個可能。」

「這……」吳慶頓時亂了章法：「這……不會吧！」

「所以……」老婦人把手上的燈交到了兒子手上，「我們不能不弄清楚——」

話聲甫落，手上的那根鳩杖乍然翻起，「噗！」的一聲已點在了尹劍平心窩上。

尹劍平「喔！」的一聲，身子倏的弓起，緊接着又緩緩的躺了下來，只覺得老婦人那根鳩杖之上傳射出一種凌人的勁道，雖說是一種

無形的勁道，給人的感覺，却像是一支有形的利劍，深深的洞穿了他的前心後背。

在這種勁道之下，尹劍平全身上下，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陣痙攣——

「說！」老婦人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要把他吃下去：「你是不是西崆峒山來的？」

尹劍平強忍着身上的痛楚，搖搖頭道：「不是的……你們弄錯了——」

老婦人呆得一呆，冷笑道：「那麼……你怎麼曉得鎖陽凝氣的功夫？」

尹劍平指了一下她手上的杖，痛苦的道：「妳老人家請……拿開手杖才好說……話。」

老婦人倏地收回了杖頭，叮！一聲頓點在地。

「你要實話實說！」她獰笑道：「要是有一字虛落，我就要你的命！」

她的話端非虛語，只要尹劍平有一字虛假，老婦人那根鳩杖要想取他性命，不過是舉手之勞。

尹劍平顯然已經瞭解到眼前情勢，分明自己已落在了對方母子波譎雲詭的隱情之中，一個對答不妙，即有性命之憂，果真這麼死了，較之毒發身死更為不值！

忍着毒發的痛楚，他倔強的冷笑了一聲道：「前輩妳錯了……我這門功夫，並非是妳所說的『鎖陽功』……在下更不是什麼西……崆峒的門下！」

老婦人兩道灰眉分了一下道：「胡說——天下武功，我少有不知，除了西崆峒一門的『鎖陽定血功』以外，我就沒聽說還有什麼功夫，能夠聚結真力於百穴不開的——」

不可否認，眼前這個老婦人乃是武術界中的一個大行家，在她面前更休想虛言搪塞！

尹劍平冷笑着，微微點頭道：「老前輩，妳這就太武斷了，聽妳老人家的口氣，應該不會不知道，冷琴閣的獨門內功……吧！」

他強忍着身上痛楚，說了這幾句話，已禁不住汗下如雨，大有氣息不接之勢！

老婦人聆聽到此，忽然嘴裏「哦！」了一聲，由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冷琴閣？」她驚異的道：「你說的是南普陀山的冷琴閣？」

尹劍平點點頭，吶吶道：「不錯——冷琴閣的主人冷琴居士，他老人家的『六隨』功力，就具有前輩妳所說的那種功能！」

老婦人忽然呆了一呆，却把那張瘦癟皺紋滿佈的臉仰了起來，她顯然是在運用思潮，費心的想着什麼。

漸漸的，她臉上已消失了原有的凌厲！

「你說的不錯……我倒是忘了這門功力……」她緩緩的點着頭道：「這麼說，你莫非是『冷琴閣主』洗心子的門下弟子？」

尹劍平點點頭，斷續的道：「在下曾……隨閣主習過幾年功力……蒙閣主盡心傳授……故此得擅這門功夫！」

一旁的吳慶忍不住看着母親道：「娘，他說的可是真話？」

老婦人點頭道：「我幾乎忘了，洗心子確實具有這一門功力，只是並不見得他說的就是實話！」

尹劍平喘息着說道：「在下說的，確是實話——」

一面說，他痛得轉換過另一面身子——

吳慶持燈在他臉上照了一下，不禁吃了一驚，道：「娘——他的情形只怕不好！」

老婦人鳩杖乍翻，「噗！噗！噗！」一連點中了他身上「風市」、「鳩尾」、「桑門」三處穴道。

鳩杖一出即收，儼然高明出手。

尹劍平登時感到了身上一鬆，原先上湧的強大的氣機，猝然間為之緩和下來，頓時痛楚大減！——

他感激的點了一下頭道：「謝謝前輩慈心加惠！」

老婦人鼻子裏冷哼一聲道：「洗心子與老身交非泛泛，我與他湘江一別，至今雖二十年不曾見面，可是他冷琴閣的武功，我却是知悉甚清，你却休想騙得過我。」

尹劍平聽她方才一開口，竟然呼出冷琴居士鮮為人知的名號，就猜知她與居士必有交往，現在由她話中加以證實，不禁大為驚喜！

想不到在此窮途末路之際，竟然認識到這等高人異士，却是大大出乎意外！

老婦人却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只把一雙綠豆大小的瞳子注定着他道：「我只不過暫時為你阻止住毒氣的上攻，並非為你解開了身上的毒，這一點你可省得？」

「在下懂得。」

「那就好！」

一面說，她遂即退身，在椅子上坐下來。

「現在你說，六隨之功，是那六功！」

尹劍平道：「是——」心中一動，却搖搖頭道：「請恕在下不能實說。」

老婦人獰笑道：「為什麼？」

尹劍平道：「在下當初隨居士習功之時，曾許下諾言，今生今世，不得以此功，示知外人！」

「這也罷了！」老婦人冷笑道：「你既是居士傳人，當然知道居士生平喜好，我問你，他平素起居，最喜穿着什麼顏色衣服？」

尹劍平不假思索的道：「青布長衣！」

老婦人點頭道：「不錯，那麼他右手無名指上可曾戴有一枚指環？」

「這個——？」尹劍平略一思索，遂道：「前輩錯了，居士右手食指自幼折斷，那裏戴有什麼指環？」

老婦人輕嘆一聲，面上神色更為緩和的道：「這麼說就對了——老身與他多年知交，豈能不知道他自幼傷指！但他却以此為憾，裝有義指，非身邊人萬萬不會得知，這麼看來，你確實是他門下，倒是老身過慮了！」

頓了一下，她才又道：「我家的事情，也就不與你再多說，總之——我不得不對任何一個上門的陌生人，保持警覺，這一點你還不要怪罪！」

尹劍平苦笑道：「在下不敢！」

老婦人感慨道：「老身痼疾糾纏，十年蟄伏，羞見故人，你既然是冷琴居士的弟子，說起來也不算是什麼外人，且容我看一下你的傷吧！」

說到這裏，她遂即站起身向一旁的吳慶道：「掌燈過來。」

吳慶甚為欣喜的把燈掌了過來。

一片燈光，照向尹劍平面上，也照亮了老婦人那張瘦削染有紅斑可怖的面頰！

尹劍平移了一下身子，想把胯間傷處露出來，老婦人伸手按住他——

「你先不要動，讓我先瞧瞧你的這一雙照子——」

「照子」就是眼睛，老婦人雖靜居十年，但她說話談吐的口吻裏，却含有很濃重的江湖氣味，這證明了她過去的歲月，絕不單純！

「燈——」她示意兒子把燈掌低一點。

吳慶把燈往下面移了一些，近到幾乎已經挨着了尹劍平的臉。

「嗯——」老婦人的那一雙眸子，死死的盯着尹劍平一雙眼睛，道：「毒——一點都不錯——」

她直起身子來，冷冷的說道：「好厲害的毒！」

吳慶急聲道：「娘——妳趕快給他治一治吧！」

老婦人凌厲的眸子掃了他一眼，像是在說：你懂什麼？

吳慶頓時就不再吭聲了。

「現在你可以把身子轉過來了，」老婦人說：「你傷在那裏？」

尹劍平勉強的轉過身子來，現出了胯傷。

「解開他的衣服——」她對兒子說：「照亮了。」

吳慶幫忙把尹劍平褲子解開，褪下來，燈光下現出了濕淋淋的一片血漬。

「好傢伙！」吳慶眼睛發直的道：「竟然會流這麼多的血。」

老婦人伸出一根手指，沾了一下，然後放在眼前看了看，兩根手指，搓了一下，忽然，她像是觸及了什麼，面色倏地變得很深沉的樣子。

「娘——這是什麼毒？」

吳慶似乎發覺到母親的臉色有異，老婦人却已經回過身子，在一旁位子上坐了下來。

「說！」她臉色顯得異樣的陰沉：「這是誰下的手？」

「是——」尹劍平吶吶道：「是晚輩師門的一個仇家！」

「仇家？」老婦人冷笑着道：「你這個仇可是結大了！」

「娘……」吳慶道：「你老人家，莫非知道……？」

老婦人眼睛不曾離開尹劍平，冷冷的道：「如果我猜的不錯，你所中的是一種很特殊的暗器，大概是一支籤形的東西吧？」

尹劍平登時一怔，吶吶道：「不錯——你老人家怎麼知道？……」

伸出一隻手，老婦人道：「那麼，拿出來給我瞧瞧。」

尹劍平伸手一摸，隨身革囊不在身上。

吳慶道：「在這裏，我來給你拿。」

他三腳併兩步走過去，拿起了尹劍平原先繫在身上的鹿皮革囊，轉遞與他，却為老婦人伸手拿了過來。

革囊上染滿了血，老婦人不避血腥的打開了囊蓋，嘩啦！一下子把裏面的東西都倒了出來。

略一顧視之下，她毫不猶豫的拿起了那支暗器——

燈光下，那是一枚長有七寸，通體烏黑色的鋼質長籤，她的臉忽然間為之扭曲了。

「就是它——」老婦人嘴裏喃喃的道：「丹鳳籤！」

「丹鳳籤？」

尹劍平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名字。

「你莫非還不知道？」

老婦人的眼色裏，這一剎又似乎充滿了忿恨——那該是一種長時積壓在內心的隱恨吧！

「那麼我告訴你！」老婦人苦笑着道：「你的死期可能不遠了！」

尹劍平臉上一陣黯然！

吳慶却遠比他更為驚嚇！——

「娘——這話怎麼說？你老人家不是最擅解治毒疾嗎，怎麼會……」

「你知道什麼？」老婦人鬆弛的眼皮，忽然搭了下來：「你說的不錯，娘確是擅解百家之毒，自信這個天底下，沒有我不識的毒，也沒有我解不開的毒，但是却惟獨這一樣例外。只有這一種毒，我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尹劍平神色一振：「你老是說，我還有一綫希望？」

「哼哼……」笑聲完全由鼻子裏傳出來。

老婦人黯然的搖着頭道：「一綫希望！一綫希望，大概也不能這麼說吧！」

吳慶緊張的嚥了一下唾沫：「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毒？這麼厲害？」

「七步斷腸紅！」

「七步斷……腸紅？」

說話的是老婦人，答話的却是尹劍平，他身子一下子坐了起來，……

「完了！」他心裏吶喊着：「我竟然會中了這種毒！我命休矣——」

一剎間，有好幾張不同的臉，由他眼前歷歷閃過去——李鐵心，徐斌，段南溪，謝山……以及這些人口吐鮮血，掙扎不起垂死前的慘狀！

尹劍平驀地呆住了！他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什麼話也沒有說。

老婦人道：「你知道這種毒？」

「我太清楚了！」尹劍平苦笑着道：「我而且知道，正如你老人家所說，這是一種任何人也解不了的毒，看起來後輩這條命只怕保不住了！」

「情形却是如此，但是……」

老婦人吟哦着，一時沒有說出來。

吳慶忍不住道：「那……莫非你老人家還有什麼辦法……？」

「我已經說過，我沒有把握！」老婦人一剎間，似乎眼睛裏充滿了淚水：「但是詳細情形，還要等我試過之後才能知道……」

「試過？」吳慶驚喜的道：「難道你老人家已經有了解這毒的方子？」

「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方子——」她笑得那麼淒涼：「却從來也沒有試過——」

頓了一下，她轉臉向吳慶道：「你去一趟，把我的藥箱子拿來——」

「是！」吳慶答應了一聲，放下燈，轉身向門外奔出。

「這可就要看你的命了！」老婦人看着他道：「碰好了，你這條命或可保住，碰不好，你更可能加速而亡！」

老婦人臉上帶出了一種淒慘，冷笑又道：「小伙子，你有這個勇氣試麼？」

尹劍平性情，原本該毫不考慮的一口答應下來。

可是他却有許多顧慮，那是因為他身上所負的使命實在是太重了……他不能馬上就死了——一定要死，也要最起碼等到自己把事情交待之後。

談到事，眼前最迫切的事情，莫過於去淮上找樊鍾秀，把甘十九妹復仇的消息帶過去！要他趕快設法逃命，聯合志士以圖復仇——

還有一件事，就是要「鳳陽府」去找到尉遲一家，見着那位叫尉遲蘭心的姑娘，把晏春雷的死訊以及晏的證據告訴她，並請他們儘快為晏把後事料理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肩負在他雙肩之上的復仇大任。

然而，這一項使命，在眼前看來，似乎是太過遙遠，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想到了如許多的長者託囑，那一張垂死的臉，一句句沉重期望的託囑——尹劍平忽然眼睛一酸，不覺熱淚為之盈眶！

老婦人頓時臉上現出鄙夷之色。

她面色一沉，道：「怎麼，你害怕了？怕死？」

「不——」尹劍平說了那聲「不！」立刻又點頭改口道：「是的——老前輩，我不是怕死，而是不能死！」

「那可難說了。」老婦人冷笑着，斜乜過那雙豆子大的眸子看着他：「這個願望，不操在你手裏，也不操在我手裏。」

頓了一下道：「在閻王爺手裏，閻王要你

三更死，誰能留你到天明？到底怎麼樣，你可要快一點作個決定。」

「老前輩，」尹劍平把身子坐正了道：「我必須要知道，我如果不吃下你老人家的藥，還能活多久？」

「告訴你，七步斷腸紅，是一種特製的劇毒，毒性發作之快，爲古今毒藥罕見，最快時在七步之內，卽能使人喪命，功力至好的人，也最多只能延續兩個時辰——你是什麼時候負傷的？」

「喔！」尹劍平想了一下，點頭道：「約莫有兩個時辰了！」

老婦人皺了一下眉，道：「罕見——這就是我想不通的了。不過，你應付的措施極好，可能是使你毒性緩和發作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剛才封閉了你的那三處穴道，對你的幫助很大——」

她苦笑了一下，又道：「可是儘管如此，你却無法逃過毒性第二次的發作——」

「第二次？」尹劍平驚惑的道：「還有第二次？」

老婦人慢慢的點了一下頭：「大概也快了，如果我猜的不錯，在一個時辰之內，第二次毒性將要發作，而這一次，多半就會奪去了你的性命！」

尹劍平怔道：「這麼快？」他接着點頭道：「這麼說，我已別無選擇……我願意接受你老人家的醫治，請老前輩就下手吧！」

說話時，吳慶已提着藥箱子奔進來道：「娘這個箱子藏得好隱秘，讓我找了半天。」

他邊說，遂卽把箱子送到了老婦人手上。箱子裏滿盛着一些丸散膏丹。

其中有一個黃綢子小包，放置在箱邊一角，老婦人把這個小包拿起來。

綢包上緊緊纏着紅帶，老婦人雙手拿着這個小小綢包，却像是重有萬斤似的。

「娘！」吳慶道：「這裏面是什麼？」

「是……」老婦人冷森森的笑着：「你一看就知道了——」

一面說，她把這個小綢包，交到了兒子手上。

吳慶遲疑了一下，遂卽匆匆解開紅帶，把這個綢包打開來。

尹劍平的眼睛情不自禁的移向綢包。

老婦人表情黯然！

綢包打開來——「叮噹！」一聲，跌下一個鐵器。

老婦人吩咐兒子道：「拾起來。」

吳慶彎腰拾起。

然而，當他目光初一接觸到手上這件物件時，陡然間他就像一具木頭人般的呆住了！

「啊——毒……毒籤！」

燈光下，那是一枚墨黑色微有光澤的，長有七寸的鋼籤，色澤尺寸甚至於形樣，簡直就與尹劍平所中的那枚「丹鳳籤」一模一樣。

「這……？」吳慶吶吶道：「這不是……他身上的那根暗器麼？怎麼會跑到了你老人家的箱子裏來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不是他身上的那一根。」一面說，她隨手由桌上把尹劍平身上所中的那根毒籤拿起來。

燈下，兩根毒籤，併列比較，簡直一模一樣。

「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吳慶大是疑惑的道：「怎麼你老人家也收藏着一根？」

尹劍平也呆住了！

事情的發展似乎過於離奇，除了這位吳老夫人自己申述之外，任何人也無法解開這個謎團。

老婦人一剎間，臉上帶出了無限傷感，却又似有無限忿恚！

冷笑了一聲，他斷斷續續的道：「我不但……收藏了這件暗器……而且還認識這個暗器的人！」

尹劍平登時又是一驚！

「這個人……不用說，也就是打傷你的那個人，」她的眼睛移向尹劍平道：「說——打傷你的那個人是誰？」

尹劍平怔了一下，道：「阮——阮行！」

「姓阮？」老婦人搖搖頭，說道：「不對吧——」

她臉上猝然間罩下了一層寒霜：「你用不着瞞我，對於這個人，我應該認識的比你清楚——我告訴你吧，她是個女的——」咬了一下牙：「一個姓水的女人，也是天下最狠毒最厲害的一個女人！」

尹劍平神色一振道：「老前輩莫非說的是那個『丹鳳』水紅芍？」

老婦人身上起了一陣顫慄！

「不錯！」她含有責備的眼睛盯向尹劍平：「那麼你剛才爲什麼不說實話？」

尹劍平嘆息道：「你老人家誤會了……以『丹鳳毒籤』打傷我的的確不是她，但是却與她脫不了關係。」

「什麼關係？」

「這個姓阮的，只是水紅芍手下的一個奴才！」

「一個奴才？」老婦人呆了一下道：「說說看。」

尹劍平道：「後輩的仇家確是水紅芍，但迫害我師門破碎，殺害我同門，迫我至深的却是一個姓甘的少女——甘十九妹！」

「甘十九妹？」

老婦人搖了一下頭，表示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你老人家隱息十年，自然是不知道如今江湖之間的事了……這件事說來話長……」

「長話短說。」

尹劍平點點頭道：「你老人家說的那個水紅芍，如今早已息隱江湖。」

「這一點我知道，」老婦人道：「可是我却不知道她的門下如今又出現了。」

「甘十九妹！」尹劍平悵悵的道：「如今出現的這個甘十九妹，據幾位前輩估計，她的武功，並不遜於當年的水紅芍，更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啊——！」老婦人的臉色益加陰沉！她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緩緩的又低下了頭。

尹劍平似乎很累了，說了上述的幾句話，情不自禁的把身子躺下來，並且發出沉重的呻吟聲！

老婦人驚了一下，道：「你的毒可能又要發作了……我本來有很多話要告訴你，也只有先緩一步了。」

她獰笑了一聲，接着又道：「先試試你的命吧！」

說到這裏她扭過臉看向兒子道：「來吧，我們得趕快下手了。」

吳慶早已迫不及待，當下忙走過來。

老婦人看着尹劍平道：「我不瞞你說，對於醫治你所中的這種毒傷，我可是絲毫也沒有把握，不過——我確信，如果我眼前不試一試的話，你同樣的會很快的喪失性命——如果這樣，那就不如乾脆來賭一賭你這條命了！」她繼續道：「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丹鳳籤不止是使你一個人受害，更可能喪命，我同樣也是受害人……」

可憐尹劍平，他現在實在已經不能出聲說話了，却只能以點頭來表示他的感激，並催促老婦人快點下手醫治。

吳慶驚訝的道：「娘——您看他的臉，怎麼會這麼紅？」

可不是嗎，燈光下，尹劍平那張臉，已由先前所見的蒼白變成了赤紅。

——他像是在克制着一種難以言宣的極度痛苦，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一剎間佈滿了他整個面龐，他緊咬着牙，全身上下顫動得那麼厲害！

老婦人由藥箱拿起了一柄小刀，抽出來，現出了銀光四射的刀鋒。

她似乎很沉重，遂卽把手上這口刀伸向燈焰，反覆的燒着——

吳慶不解的道：「娘——妳要幹什麼？」

老婦人沒有吭聲，她遂卽由藥箱裏拿起了一個油皮紙包，打開來，裏面是一個樣子像是蘿蔔般的東西。

吳慶伸出手要去拿，但却被老婦人用手抓住——

「你想死麼？」她冷笑着說：「這東西有毒！」

吳慶頓時收回手來。

老婦人那雙豆大的目光，遲疑着掃向牀上的尹劍平，喃喃的說道：「我別無抉擇——小子，只好看你的命了！我要你知道，我所用在你身上驅毒之法，乃是大相違背一般傳統規則的。」

她用刀指向尹劍平兩處肩頭，以及前胸部位，十分陰沉的道：「告訴我，這三個地方是不是特別疼痛？有什麼感覺沒有？」

「是——」尹劍平掙扎着道：「痠……痠痛！」

「這就是了——」老婦人頻頻點着頭：「這叫『毒侵三關』，又叫『一字併肩』，一到痠痛停止，你這條命就沒有了！」

這幾句話，非但身當其事的尹劍平驚駭不置，就連旁立的吳慶也聽得毛髮聳然！

「娘——」吳慶顫抖的道：「你老要救他一救……」

「廢話！」老婦人道：「你當娘是拿他在試着玩兒麼？……」

一面說，她卽以手上短刀，向着那個狀似蘿蔔般的東西上戳去，一連幾刀，那物件被戳破了幾個洞，流出一種白色似如同乳液般的東西——

至此，刀鋒上已沾滿了那種白色，狀如乳液的濃汁。

老婦人忽然發出了幾聲咳嗽，一面忙卽用原來的那張油紙，匆匆把那個「蘿蔔」包好，遂卽把藥箱放到一邊。

「娘！那不是一個蘿蔔麼？」

「蘿蔔？」老婦人冷笑道：「那是『地籐瘤子』，是一種人世罕見的奇毒東西，爲了這玩藝兒，我曾煞費苦心！天知道——」

她的聲音忽變得很低，喃喃的接下去道：「……我留着它……原就是來對付這種『七步斷腸紅』的。」

尹劍平在牀上發出劇烈的喘息，他看上去幾乎像是要「窒息」的感覺——

「快……」他掙扎着道：「你老人家請快出手吧！」

「還不到時候。」老婦人目光注視着他道：「這叫做以毒攻毒，一定要等到毒氣上湧的一剎間，我才能下刀，你的性命，也就在那一剎那才能決定……」

「可是……」尹劍平劇烈的喘息道：「我……已經不行了……」

「你的神智還清楚。」

話才住口，只見尹劍平大吼一聲，整個身子魚挺而起，那張紅臉猛可裏轉爲黝黑，他猝然張開了嘴，似有一口怒血要噴出來。

就在這一剎間，老婦人已翻起了手上的那口短刀，神速無比的一連在尹劍平身上「心坎」「咽喉」「氣海」三處穴道上戳了下去。

隨着她的刀勢拔起，奇怪的是却不見怒血濺起，由三處刀口所噴出來的，却是紫黑色的三股氣體。

尹劍平上挺的身子，陡地就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般的，忽然鬆弛了下來。

也就在一剎間，三處刀傷裏，同時冒出了血花，三股血箭，每一股都足足噴起了有尺許高下。

老婦人容得這三股血箭方一噴起，卽速運指如飛，一連點了他數處穴道，止住了流血，那上竄的血勢，一經冒起，却又迅速的降落下來。

只聽見尹劍平呻吟一聲，遂卽直挺不動。

持燈在側的吳慶，看到這裏，方要說話，老婦人已拉着他迅速的向後退開，並示意他不得開口出聲。

母子退立一隅，足足站立了一些時候，老婦人才長長的吐出氣息道：「好了，現在可以出聲說話了。」

邊說遂卽向牀前走過去，吳慶掌着燈隨後跟上去，只見牀上的尹劍平，全身直僵，一動也不曾動一下。

看到這裏，吳慶由不住熱淚奪眶道：「他……死了！」

老婦人冷冷一笑，說道：「現在還言之過早——」

吳慶怔了一下，走過去以手探了一下尹劍平的鼻息，氣急敗壞的道：「什麼言之過早……？連氣都沒有了……」

他邊說邊自忍不住低下頭，一陣傷心，淚如泉湧！

老婦人在兒子傷心悲泣時，却只是注意的觀查着尹劍平的臉，並且翻開了他的一雙眸子，仔細的看了一下，然後她却似胸有成竹的退坐一邊。

看着兒子傷心的模樣，她微微點頭道：「你這個孩子，難得你還有這番至情！」

吳慶抬起衣袖，把臉上的眼淚擦了一下，痛心的道：「他死的太慘了，娘——我們甚至於連他的身世姓名，都還不知道……您太大意了！」

一面說，他痛泣出聲，手上的燈搖曳出一片淒迷：「早知道這樣，我也就不再把他救……回來了，只以爲你老人家醫術高明……誰知道……反而加速了他的死……」

老婦人那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只是在兒子臉上轉着，冷冷一笑道：「擦乾你的眼淚，一個男人寧可流血，也不要落淚，那是我們婦道人家的事——」

吳慶怔了一下，重重嘆息一聲，像是負氣又似沉痛的坐下來。

老婦人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再長長的吐出去——自從她罹患那個「風毒症」以後，她卽有這個奇怪呼息的習慣，「風毒症」不但使她髮色轉變銀白，也使她整個面部輪廓變得醜陋不堪，間接的也腐蝕了她原有的溫柔與屬於女子的那種慈藹，因此在某些方面，她看起來幾乎是「怪癖」與「殘酷」的。

她由矮几上拿起了那盞燈，走向牀邊。

吳慶看着她道：「等一會我去爲他買口棺材去——」

語氣裏顯露出對於母親的深深不滿！

「棺材是用來裝死人的，」老婦人道：「我們這裏還沒有一個死人。」

吳慶登時一呆，霍地站起。

老婦人特意的把燈撐高了。

四隻眼光逼視之下，牀上的「死人」居然

有所異動。

像是「奇跡」似的，他先是睜開了眸子，緊接着眼珠子開始轉動，手足四肢也不甘寂寞的開始移動了起來。

老婦人那張冷峻的瘦臉，看到這裏，居然破例的帶起了一絲笑容，卻把眼光移向吳慶，後者在這一刹間，所顯示出來的驚喜，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他忽然撲過去，緊緊的抓住了尹劍平一隻手，歎聲道：「你活……了……你活了！尹兄，尹兄——」

尹劍平看着他，又轉向牀邊的老婦人，微微點了一下頭，那副樣子，就像是大夢初醒一般，緊接着那張木訥的臉上，陡地顯示出一種喜悅，遂即作勢要探身坐起。

老婦人的那根鳩杖陡地壓在了他肩上：「小夥子，你最好稍安勿躁——」

尹劍平點了一下頭，遂即平身睡好。

老婦人道：「我這一手，雖說是行險，卻總算做對了！要不然，我這個兒子，也饒不了我——」

吳慶不禁臉上一紅，訕笑了一下，低下頭來。

老婦人眸子裏交熾着一種喜悅，打量着牀上的尹劍平道：「總算你命不該絕，也是我十年深思熟慮的苦心沒有白費，這個世界上絕沒有僥倖的事情，現在，我已經證明，我可以不畏懼『丹鳳軒』的『七步斷腸紅』了——」

那份喜悅，只如雲霓一現，那麼短暫的，又自她的面頰上消逝，代之而起的，卻是一番悵惘——

往事，卻又把她帶到了另一番悲痛的境界裏。

「要是當年……我……能研究出這種解毒之法，那該多好？……該多……好？」

說到這裏，她臉上又重復現出了初見時的那種凌厲，倏地轉身向門外步出。

吳慶呆了一下，喚道：「娘——」

老婦人身子停了下來，道：「記住，從現在起，兩個時辰之內不能飲水，以後就不碍事了。」

吳慶答應了一聲。

老婦人道：「暫時不要他離開，我還有重要的話要告訴他，一切等天亮了再說。」

說完向門外步出。

× × ×

一覺醒轉，卻已是日上三竿時分。

功夫漫談

美國佬敎中國功夫

慧心

有一個黑夜，在南美洲巴西的一條大街，忽然之間，五個巴西人在酒吧裏面跟一個美國人糾纏，他們亮刀追出去，這幾個巴西人都是刀法非常熟練的，美國人沒有槍，身上卻有十支墨水筆，那種墨水筆剛剛抽出來，順勢一甩，就把墨水筆的筆套拋去，僅有筆桿在手，他就把墨水筆看做秘密武器，追上來的人，給他脫手飛出，一支墨水筆就打盲一隻眼，被擊的人痛得倒地打滾，刀子也拋去，三個追近他的人都給墨水筆插盲眼睛，而且是飛射出去的，其餘兩個，不敢再追，設法救活被擊中的三個朋友再算，於是，這個美國人就很輕鬆的走開。他喚做卡明，不但是美國特務頭子，而且在美國特務圈裏面敎授中國功夫，包括暗器在內。

墨水筆可以變成暗器，那是很合理的，有一種牌子的墨水筆，那個鐵咀能夠插在普通的木枱上面，拔出來再寫，絲毫不會變質，你也可以試試，這樣硬的墨水筆頭，配上堅固的墨水筆心，能夠拋得準，眞眞正正可以在五六尺之內插盲一個人的眼睛，不必在墨水筆裏面再加其他毒液，因爲寫出來的墨水，有強烈的酸性，如果給墨水筆的筆頭插中眼睛，亦即等於把筆桿裏面的酸質注射到眼球轄心之內，那個人立刻中毒，就算不死，也失去戰鬥力，倒地昏迷，故此，墨水筆可以看做貼身秘密武器，懂得把它放射，身上有十支墨水筆，就有機會擊退十個持刀的刀客。

墨水筆並非違禁品，它也沒有裝置毒物或毒液，只是普通的墨水筆而已，故此，它目前已經變成美國在海外活動特務必須練習的一課武功，那是中國暗器之一。

從中國傳到美國的另外一種暗器就是「筷子」，因爲筷子的形狀細長，脫手飛出，彈力特別強大，墨水筆只能六尺之內傷人，極難在十尺之外仍然可以插傷別人的，筷子就不同了，中國的象牙筷子，如果在一個腕力特別強，而且練習過暗器的專家拋出，隨時可以在二十尺之內刺傷一個人，不一定打中他的眼，打中臉孔或頸部，筷子都可以使他受傷，普通的塑膠筷子比不上象牙筷子那麼堅韌，但仍有力量刺傷對方的，即使它被拋擲出去，接觸到堅強的物件，自動折斷，對方仍然受傷，故此，任何一種筷子都可以看做暗器。

從中國傳入美國的另外一種暗器叫做五爪金龍，那是由五隻鐵鈎混合構成的，下邊是一條很軟的塑膠繩子，任何一個人不必練習過武功，只是把那個鐵鈎飛到高處去，碰着甚麼它就抓甚麼，抓得非常堅實，那個人就可以沿着尼龍繩子扳登，如果練習過三幾個月，抓得更準，而且拋得更高，當然它是夜行人的貼身寶物了，再者，那種鐵五爪金龍，不但抓木，還可以抓人，碰着追兵貼近，脫手飛出，在二十尺內可以抓傷對方的臉孔，第一次抓不到，把它收回，再拋另外一次，且戰且走，想突圍而出，它是很理想的秘密武器。

緊貼着五爪金龍的尼龍繩子，長達三十尺，那個人能夠把它拋得那麼高，繩子就有那麼長，那條尼龍繩子不但可以看做扳登的東西，它還有另

外一種用途，可以利用繩子擋刀，或者用繩子繞住對方的頸子，使勁一扯，使他氣絕。這一派散手，在中國北方是很有名氣的，由清代的飛賊趙燕所創造，叫做天繩派，不但中國的武功重視繩子，印度的武林高手也很重視它，印度人有一招是用繩子攔命的，不管是否在交戰狀態中，只向對方頸部一繞，就立刻飛奔，那個人無法擺脫繩子，只有給他拖在地上走動，拖了十多二十步，就給繩子繞緊，咽喉無法呼吸，多走幾步便會喪生，那時停脚，他也昏迷，印度人把這一派稱做繩子功，現時利用繩子和五爪金龍混合構成的夜行人的絕技，已經傳到美國，由上述的武林高手卡明負責練習它，而且把它敎授給每一個必須練習的人，希望深造。

卡明苦心研究中國的功夫，希望以最簡單的方法指出這種搏擊的方法有何特徵，而且能夠加以鍛鍊，任何人都可以發揮，故此，他所研究的功夫是科學化的，並非徒托空言。關於掌刀，他認爲日本空手道的掌刀苦練手掌的掌側和掌根，使它變厚，加以打沙包和打木板之後變成痲木，用那一處去劈敵人的額角或頸上動脈，就有很大的殺傷力，這種壓力只是從手掌發生，並非中國的功夫，中國功夫的蝴蝶掌，硃砂掌或鐵砂掌等，另有一招，除了練習掌勁之外，還有另外一些特殊的打法，使那一個鐵掌打得更加出色，因此之故，他認爲中國的掌法比較日本的掌法靈活，變化多端，而且殺傷力更強。

經過多次研究之後，他認爲中國掌刀除了特殊的打法之外，還可以向對方的穴道出擊，一掌打在穴道上面，就使對方受傷，那是很合理的，因爲穴道等於神經叢，或者血管較爲接近皮膚之處，確是不堪一擊，他特別欣賞用掌刀去劈肩背與後腦相連的地方，那是膏肓穴，即是該處屬於大腦跟整個身體各處神經連接的一環，稱做延髓，那個部位一經拍打，被擊的人倒下來，立即昏迷，如果那種震盪力較大，就有可能喪生，總之，在背後由第一節計算，到第三節的脊椎骨，在第三節脊椎骨與第四節脊椎骨之間的一處，就是致命的膏肓穴，此外，接近膏肓穴兩邊的頸根，那是琵琶穴，左右琵琶穴如果給對方用指掌一抓，整個人就痲痺，雙手無法活動，呆了一呆。

打鬥當中，只是一瞬間的呆鈍，就會打輸，那種絕招是中國功夫的特色，日本空手道沒有這一套。

另一方面，卡明認爲中國功夫的脚法十分神妙，特別是倒地打滾之際，那雙脚仍然可以由低處踢起來，不必翻身起脚，那樣子的拳術，是整個世界各地拳脚都沒有深入研究的，只是中國功夫，大概中國北方往往天寒地凍，兩人交手，便即倒地，在地上打滾之際，根本無法站起來，只有互相用脚纏住打鬥，故此，對這種打鬥很有經驗。此外，中國功夫還有許多絕招是敗中求勝的，看來明明打輸，忽然之間使用救命的絕招，便會取勝，有許多門派以二龍爭珠的手法插盲敵人的一雙眼，另一方面，握緊拳頭，利用中指的指節骨突出之處，在對方頭頂使勁鑿下去，這一招叫做獨劈華山，也會使對方腦門受到劇烈的震動，昏迷不醒，而且有可能在長期昏迷之後喪生。還有另外一種絕招是向敵人下體進攻的，叫做撩陰腿，幾乎所有中國功夫都知道如何踢出這種脚來，以及如何防範。

中國的功夫有許多門派，每一種門派都有些致命的絕招，看做那一個門派的特徵，那些絕招是要苦練多時的，跟本門的拳脚配合使用，更加出色，極少人把各種致命的絕招分別學習，出手傷人，務求一招致命，故此，卡明所研究出來的混合拳術，把中國功夫各派拳脚的絕招集中在一起，只是花了半年的時間練習，便可隨意施展出來，確確實實能夠出手傷人，他認爲一個特務份子隨時會受人包圍，必須以寡敵衆，便要使用最突出的拳脚，能夠閃電般從十多個敵人當中突圍而出。

中國的功夫確有獨到之處，不過，研究出來，交給美國的特務使用，並非一件好事。

尹劍平由牀上欠身坐了起來，感覺到自己確係是另一番感受，有一種「兩世爲人」的意味！

吳慶由對面椅子上站起來，道：「謝天謝地，你總算不妨事了，怎麼樣，覺得那裏還不舒服？」

顯然他就在這張椅子上守了一夜。

彼此目光對視之下，尹劍平眼神裏充滿了感戴之情，不知何時，他們兩隻手已經緊緊的握在了一塊。

「看你的神情，大概是復元了，來——」

吳慶由几上拿起了一個瓦罐，裏面滿盛清水：「口渴了吧？」遂即遞過去。

尹劍平雙手接過來，一股腦把一滿罐清水喝了個點滴不剩，遂即跨下牀來，卻由不住足下打了一個踉蹌。

吳慶一把抓住他道：「小心點，兄弟。」

尹劍平一隻手扶在門框上，面對着舍外的多日陽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猶記得昨夜毒發垂死的一番感受片段，猶不禁餘悸尚存！

——那時候生命充滿了悲哀，所見的一切，都是灰色的，自己莫明其妙的想到了許多，卻又似什麼也沒有想，只是空洞洞的……

面對着陽光，他忽然又恢復了自信，感覺到未來的不可限量，情緒之於人，其微妙以至如斯。

就在那棵大樹下——

陽光交熾着一片燦爛，黃葉在寒風下打着圓圈，幾隻翠羽尖嘴的翡翠鳥低飛穿梭着，綠色的羽翼，衝刺着，試探着，像是在探覓着人生的秘境！那些久繫壓積在心靈上的痛苦感受，諸如仇恨、責任……確是一種幼稚，對於整個宇宙空間，面對着大自然的一切，這些「人爲」的困境，似乎說明了人類的低能與愚蠢……如果一個人，能夠把任何自己不愉快的情緒

擺脫開來就好了。

——就像是那幾隻翡翠鳥，生活在純自然裏，該多好？——然而，對於「萬物之靈」的人類來說，那是一種「侈望」，永遠也辦不到的，寧非諷刺？

吸引住尹劍平目光的，倒不是那棵樹，亦非是那幾隻翡翠鳥，而是坐在樹下的那個人。

那個銀髮皤皤的老婦人。

也許是冬日的陽光太寶貴了，老婦人久病之身，浸浴在陽光裏，是在體會着一種享受。

她手裏拿着那支片刻不離的鳩杖，聚精會神的在思索着什麼，不時的以杖梢在地面上劃着，銀白的長髮，在陽光的映襯之下，閃閃發光，而那張瘦削的面頰，也就益加顯得猙獰可怕！

他們的目光終於不期而遇——

老婦人遠遠的點着頭，抬動着一隻瘦手，示意他來到近前。

吳慶說道：「我娘在叫你呢，來，我們過去！」

說着，他遂即扶着尹劍平來到樹下。

老婦人看着他點頭道：「你已經好了——可喜可賀！」

尹劍平撲地拜倒道：「老伯母活命大恩，沒齒不忘！」

老婦人嘆息一聲，道：「不用客氣，你站起來——」

她以手中鳩杖，指向一塊大石道：「坐下來，我還有好些話要問你。」

尹劍平應了一聲：「是！」遂即在那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吳慶也在一旁坐下來。

老婦人看了兒子一眼，道：「今天難得看見了太陽，你去把娘醃的鹹魚拿出去晒一晒……還有那兩面魚網也該晒一晒了。」

吳慶不大想去，老婦人不停的揮着手，他只好站起來不大甘心的去了。

尹劍平心裏有數，老婦人這是借故有意把兒子支走，她必然有些話，不打算要她兒子聽見。

「我是故意要他走開的。」老婦人看着兒子漸去的背影，道：「因爲有些話，不能告訴他！」

「我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

老婦人點點頭，神色大爲緩和的道：「你是一個聰明、智勇兼具的年輕人，昨夜初一看見你的時候，我就看出了你的大異尋常——」

「你老人家太誇讚了！」尹劍平感傷着道：「果如伯母所說，我也就不會負傷，落得如此下場了！」

「那可不一樣——」

老婦人的那張臉，忽然拉長了。

「那是因爲你的仇家過於厲害！」她冷森森的接下去道：「這個天底下，我想能够與『丹鳳軒』爲敵的人，大概還不多見。」

尹劍平怔了一下，昨夜他毒發之時，語無倫次，到底說了些什麼，他實在已無從記憶，對方又與自己說了些什麼，却也印象模糊！是以，乍聞老婦人提起「丹鳳軒」這三個字，由不住使他大吃一驚！

略爲收斂鎭定，他反問道：「伯母莫非也認識丹鳳軒的人？」

「我太熟了……」老婦人冷冷的道：「你用不着再對我有什麼懷疑，把你所經過的都告訴我吧，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們是一條路上的。」

尹劍平神色一凝，道：「你老人家想知道一些什麼？」

「你的眞實姓名，身世！」老婦人吶吶的道：「最重要的，是你與『丹鳳軒』的結仇經過。」

經過了昨夜的一番邂逅，他已經對於眼前的這個老婦人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況乎對方母子與自己有救命之恩，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虛言搪塞。

頓了一下，他吶吶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了，伯母一定要聽麼？」

老婦人點了一下頭，說道：「我非要知道不可。」

尹劍平苦笑道：「好吧！我也實在應該要找上一個人傾訴一下了，只是這件事關係重大，伯母還請代爲守口。」

老婦人冷冷的道：「孩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到頭來不爲外人所知，你的事也並不例外。」

尹劍平想不到她竟然會這麼說，當時想了想，事情也確是如此，再深一層想，簡直就沒有守密的必要。

老婦人冷漠的笑着，接下去道：「一個人是不能永遠在黑暗中過活的，要想強大，就必須要接觸陽光，退縮和逃避都不是應敵之策。說出了你心裏的畏懼，找出其中的癥結，試着去克服它，這才是上上之策！」

尹劍平在對方昨夜拿出了另一枚「丹鳳鐲」暗器的時候，心裏已對她有了初度的認識。

聽了她這番話之後，心裏略一運思，也就不再隱瞞，當下遂即簡單擇要的將自己姓名出身以及結仇經過，說了一個大概。

老婦人不止一次的表現出「震驚」神色，直到尹劍平一直訴說到小店謀刺甘十九妹不幸自身遇害時，她才伸出手止住他再說下去！

「以下的我都知道了。」

一面說着，她遂即由位子站起來圍着眼前的這棵大樹，他轉了一個圈子。

臉向着外面的一片湖水，她用手裏的鳩杖，擊點着面前的一塊大石：「老天……老天……想不到我十年不入江湖，竟然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轉過身來，尹劍平發覺到她的那張臉已經變成了一片緋紅，原先臉上的那些塊狀紅斑，似乎在這一刹，都串聯在一塊——

她並且發出了劇烈的喘息聲，很困難的搖動着她瘦長的頸子。

尹劍平嚇了一跳，上前道：「你老人家……怎麼了？」

「不要……緊！」老婦人擺了一下手，回身又跌坐在座位上：「簡直難以令人置信，岳陽門滿門上下，居然就這麼完了，還有雙鶴堂……哼哼……」

說到最後，她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忽然抬頭看向尹劍平道：「你曾提到了岳陽門李鐵心的那口玉龍劍——？」

尹劍平道：「晚輩已經帶來。」

「好！」老婦人道：「拿給我瞧瞧。」

尹劍平答應了一聲，轉身回房，須臾取劍步出，恭敬交到老婦人手上。

老婦人一隻瘦骨如柴的手，輕輕在劍上摩挲着，連連點頭道：「不錯這口劍我見過。」

一面說着，隨手向劍匣上一拍，只聽「嗆！」的一聲脆響，匣內長劍已自行跳出。

老婦人手握劍柄緩緩抽出。

尹劍平忙道：「小心劍上有毒。」

「我知道。」一面說，她把劍放遠了，嘴裏向外輕輕吹着氣：「好厲害的毒氣——」

尹劍平道：「你老人家可曾留意到劍上的那個指印？」

老婦人徐徐點着頭，一雙豆大的眼光，緩緩的在劍身上轉動着——

「你是說，這個指印，是甘十九妹留下來的？」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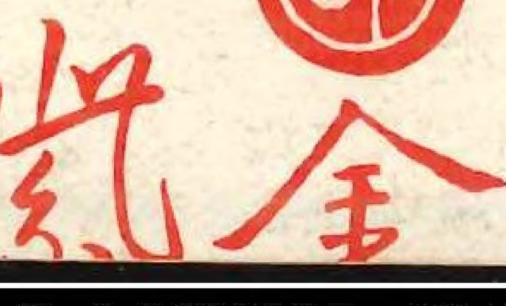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強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